猫与过错，星与死

那个孩子的身影消失是在8年前的冬天。

她第一次遇到生命，那是一个寂静的清晨的事件。

她的家在半山腰。周围是什么都没有的荒地。

无法盼望住在近邻的小伙伴，上学和出去游玩都有诸多的不便。

但是水啊，星星啊都是非常的漂亮，小小的不满和巨大的安心感。充满了家的回忆。

但这也只是专指夏天的情况。

山里的冬天十分寒冷，冬天的早上更是辛苦。

虽然父亲都是用车送到车站。

车窗上满是密密麻麻的寒霜，出发前不对引擎进行数10分钟的预热是会熄火的，自然也无法出发。

“钥匙扭的动吗？”

在父亲享受饭后咖啡的时候，去把引擎发动着是她每天的工作。

出了玄关，边呼出白色的哈气边横穿过整个庭院。

把年代久远的轿车门打开。

和往常一样，插进钥匙试着旋转。

库噜噜噜噜，引擎震动的声音。

就在，到今天已经重复数十遍的、小小的她感到骄傲的工作结束的那时，

【#\*\*\*\*\*\*\*\*\*\*\*\*】

响起了声调极高的悲鸣。

她听到了既不是人类的悲鸣，也不是因为疼痛而哭泣的声音，小而又小的声音。

数分钟后。将爸爸的车前盖打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生命

格叽格叽响着的传送带，

怪物一样的发动机，

彼此咬合的机械中。

一个看上去像母亲的猫，两个孩子一样的小猫。和周围环境无比突兀的存在着。

三只猫在引擎箱里相互依靠着团成了球。

猫妈妈头以上已经没有了，

小猫的一只，身体的大部分被机械卷进去已经不再动了，一定当时就死去了吧。

剩下的一只小猫半边脸已经全部染红了，像被雨打湿了的狗那样，咻咻的呼吸着。

小猫倚靠着尸体——不，有一半已经变成肉块的猫妈妈。恐怕它也只有数分钟的生命了吧，拼命的拼命的，向着猫妈妈的胸口倚靠过去。

【太可怜了】

父亲哀悼的声音。

昨夜的寒冷肯定让它们非常难受吧。

父亲开车回来之后，被引擎的暖气所吸引的小猫们，钻进了狭小的引擎箱。

它们一直在里面待到天亮。

一早，直到被传送带卷进去才醒来。

80年代那种气密性很差的车，好像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

【——听好，不要觉得做了坏事。】

父亲的声音好遥远。

灰色的粘连在一起的小猫的毛。

母亲和兄弟的血，还有一半是自己的血。

——啊啊，看见头盖骨里面了——

被斑斑驳驳渲染的小生命。

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吧，哆哆嗦嗦震动着，一心只想着向死去的母亲的胸口靠过去。

【……………？等一下…………】

她把小猫抱起来。

向着山里独居的祖父的房间那里跑去。

到底是后悔还是动摇，

是悲伤还是混乱的原因，说实话，现在已经分不清了。

她将涌上来的泪水尽全力抑制住，向着祖父的工房飞奔过去。

祖父是什么都能做到的魔法使。

她自己也一次都没有见过【魔法】这种东西，只是凭着话语凭空想象，那与常识基准不同的。她所知道的祖父就是那么一种生物。

所以，

祖父的话，肯定能够帮上忙的。

【是说要把这只小猫的命运改变喽】

住在洞窟里的魔法使，发出了毫不关心的声音。

请帮帮它吧，她这么恳求着。

使用魔法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可是将整个世界变化的大事。

简直像是机械一样的回答，没有回应她随意的愿望。

[…………啊]

回过神的时候她手上只有小小的尸体了。

冰冷的毛发。

怎么看生命都已经消散了。

抑制不住的泪水，从眼眶中流了出来。

胸中那沉痛的悔恨仿佛阴沉的天空那样无边无际。

【毫无作用啊，结果，还是什么都无法改变】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她也无法把握。

这十分钟的空白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

和谁相见，

都知道了什么，无责任的回到和以前一样。

能确定的事情只有一件，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

【那个。那里有谁在吗？】

那一天，

对我来说，她的出生就只是一个错误而已。

……………啊啊

不管怎么说，

全部都是值得怀念的，久远的过去了。

那是距离现在8年前的事情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魔法都无法取回的，最开始的相见，和她们相遇的那一天。

冬天的清晨

傲慢、贪婪、只有破坏能力的。

我一定是狼。

还没有回来就已经向着门口摇尾巴、

要是没人关注就会心碎，变成一个人就会忧伤起来。

不管怎样。

被小红帽打败是肯定的。

## 不普通的人

那是一个安静的早晨。

从床上窥探天空的摸样，就好像是用画具涂抹出来的灰色一般。

温度计指着六度上线的温度。就11月来说还真是让人无法原谅的温度。但这只是刚开始。

早饭时间已经错过了，自己竟然是被饥饿感叫醒的真让人看不下去。

虽然只是这么悠哉的睡一觉，对她来说，今天的早上也是很幸福的。

时针已经指向八点了。

就平时来说是令人绝望的时间，不管怎么做都已经确定要迟到的时间了。但今天是学校创校休假的日子。

托休假的福，可以久违的像这样悠闲的度过一个早上。

回过头来，窗外令人忧郁的颜色有如钢铁般的，虽说是早上但感觉是黄昏的天空。

真是的，这样怎么也不能说是一个良好的早上了吧。

不过，对于三个小时前还在通宵的她来说，外面的天气不论怎样都无关紧要了。

现在比起其他的还是睡觉重要啊。

在床上再打个盹就是一个完美的清晨了，所以外面天气什么的让老天爷关心去吧。走过去关上窗户

拉上窗帘。

垂下眼帘，向着沉沉的睡眠开始努力。

【至少再有两个小时平平常常的梦境的睡眠就好】

困意还好好的残留着，很快就能睡着了。

意识渐渐的沉淀下来。

但是，

仿佛无法容忍她小小的愿望一样，

【-------------------------】

小小的但是音调极高的声音缠着耳朵，

没弄错的话是电话吧，

已经习惯了一般，仿佛一直在闭着的眼睑，与她的意识作对似的猛地睁开。

“啊啊真是的，今天还打过来。”

电话设在一楼的客厅。

这个屋子到楼梯大概要十米的距离，楼梯还是分段的。

对睡眠不足的她来说，这段距离太遥不可及了。

…………电话铃锲而不舍的响着。

无视的话总会挂的吧，但如果她能做到的话，那她就能说自己够温柔了呢。

“有珠，不在吗？”

正在期待怯懦的同居人的活跃表现呢，很快就放弃了。

想一下就知道今天放假只有自己的学校呢，同居的有珠是在山上的大小姐学校上学。肯定已经去学校了。

电话倔强的不肯放弃。

不管它还挺烦人的，感觉音量还提高了一点。

【啊啊够了，难得快睡着了】

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随便穿上了羽绒服，她到了屋子的后面。

【哇，好冷】

双手和在一起，揉搓着取暖。

这个屋子的取暖措施太少了。

所以，冬天的气温是让人恐惧的强敌。

乌云密布的早上，不用看温度计也能知道这深冬的寒冷。

这座大屋在更靠近山里的地方，附近是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的森林。所以这里的冬天比街上来的更早。

走过长长的走廊，无机质的足音在楼梯回响。

馆内的装饰品是不想让人放在手里抚摸的东西，生活气息更是感觉不到。

比起豪华更多的是寂寞的感觉。

像这种由昏暗晨光装饰的房屋，被当做鬼屋是肯定的吧。

【嘛，鬼屋也就是那么回事吧，

但是只有两个人住怎么说也太大了吧，这个屋子】

楼梯有超过30个台阶。

对方似乎很闲啊，还是说对这个家里的构造十分熟悉呢。

她感觉是后者的原因。

窗上显露出忧郁的颜色。

听着丝毫不知自重的电话声加快了脚步。

大概，听到电话声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幸福的早上要烟消云散了吧。

总之，这就是一连串事件的最初了吧。

不够浪漫的话，请睁大眼睛继续看吧。

不管是统计也好，传说也好，

事物的开端，大概都是这样风平浪静，平静一如平常吧。

她的一天1

她终于到达学校正门的时候，雨丝毫没有减小的势头。

远远的可以看见隐藏在云层中的阳光。

这么看来，这场雨说不定要持续到傍晚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跟我没关系就是了。】

天空的模样又不能填饱肚子，而她的运气则是糟透了。

熬夜到很晚，早起又碰到这么一个冬雨占据的早晨。

看来找她来也不是为了什么简单的事情啊。

被这种预感弄得头疼的她穿过校门口，径直向着学校宿舍走过去。

途中除她以外的学生一个都没有看到。

也没有看到社团活动的学生。

就连教师用的接待处也立起了“休息中”的牌子。

学校也和学生一起休假了。

当然，这个时间还把她叫出来的家伙除外。

这个事实弄得她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了。

她推开了教职员室，向着看惯了的办公桌望过去。

朴素但是笔挺的衬衫和西服

稳重的感觉和让人不敢小看的细眼镜

被不搭调的烟草味包围着，25、26岁的好男人。

话虽如此，还不到让她心动的程度。

【山城老师】

顺势把门关上。

完全没有被声音吓到的样子，被叫做山城的老师抬起头来。

【呀，早啊苍崎，事情已经听说了吧。】

【是啊，一小时前在家里听到了，事先完全没有打过招呼。】

也是这个高中毕业的山城，和学生的岁数相差不大。

也因为这个原因比别的老师更被学生仰慕。

知识丰富，语气温和。

比起教师，更像是可以信赖的前辈那种感觉吧。不过不巧，对苍崎来说他可没啥可仰慕的。

彻头彻尾的教师。

对待学生的爱憎分的非常清楚，就算被冤枉也会在休息场所假笑的大哥哥……类似这样的，就是苍崎对山城的评价。

山城的教学理念和苍崎定义的好教师形象正好相反，因此对他说话比较强硬，更不用说亲切了。

…………话说回来，亲切啊和蔼啊微笑啊什么的，她从一开始就没装备过这些东西。

【啊啊，今天看来也一副不高兴的表情啊，苍崎】

【那是老师的错觉吧。

今天只是特别的，没啥话可说而已】

不卑不亢的回过话去，她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表情很吓人。

睡梦中被吵醒的糟糕情绪，睡眠不足的疲劳感，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正站在眼前，肯定不会有啥好脸色吧。

【是吗？那就好。也不想给他带来太多麻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帮得了他】

【老师，关于这件事，还没没有任何人详细给我说明过。】

刺人的视线和话语，山城哦了一声附和着，把烟掐掉了。

【——？在电话里没有说清吗？】

【只是转校生的介绍吧，除此以外什么都没说，

理由啊脉络啊一点都没有说明过。】

简洁的回答，山城感到问题严重似的挑了挑眉毛。

已经见识到她有多恼怒了，理由自然是在休息日里并没什么大事却把她叫出来，就连电话的内容也是让人抓不住要领这件事了吧。

还真是严格啊，山城老师不由的苦笑起来。

【老师，你要认为这话挺好笑的，那我觉得我现在回去也没关系吧】

【呀，抱歉抱歉，是我失礼了。这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认真的在说。想请你帮个小忙。】

【真的？转校生的问题？】

【唔，该说是麻烦，还是该说是困难呢

他……………草十郎他啊，有点，各种意义上来说有点错位呐。我想与其由我带着他校内参观。不如交给和他同级的你比较好】

【…………】

她不爽的表情估计和外面的阴云一样了。

教师的工作竟然交给学生来做这也太怠慢了。还有那个转校生的所谓错位这个评价？

品格有问题，不大合群。这类问题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可是这个错位到底指的是什么？

【错位什么的，这可不是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吧。】

苍崎带着疑惑（不審：**ふしん，可疑，疑问**、思案：**しあん，思量主意**），很快把头转过去。

为了这个那个的烦恼也不是办法。

不管怎么说这个对话本身就错位了让心情不爽，再加上相关的情报太少。就算是现在拒绝了也只会让回到床上的心情更加糟糕。

【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啊，要说学级的话和你一样都是二年级。性格非常冷静，很容易听进话的类型。反过来说就是没有什么霸气，那样的人不是很容易聊得来吗？

苍崎同学和班里其他人不同，肯定会相处的很好的。】

【那种事情直接和本人说过话之后才能知道。我想问的不是这些，而是为什么非得是我？】

带刺的问题，同时也代表苍崎答应了带转校生熟悉学校的工作。

虽然有不满，但是先把那种情绪放到一边。工作优先的态度。

明明有着极度自我的气质，但是做事却尽力的公正。这也可以说是她的特长了。

稍稍矛盾的特质，但是核心非常强悍，这也是山城把这件事拜托给她的原因。

…………嘛

有时候，也会发生那份强悍超出山城预想范围之外的事情。不过一码归一码。那种天灾一般事情发生了就赶快打住。这也是山城班主任针对她的对策了。

【那让我再问一次，山城老师

那么，为什么找我来？】

不由分说的责问。山城稍稍被压制了似的回答道

【嗯，那个啊。

并不是因为苍崎对老师表示了足够的尊敬所以才给予苍崎相同的信赖。也不是因为苍崎是那种为了学校对教师和学生同等看待，一刀切的铁律的学生会长。都不是因为这些哦。】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我可想不到被这样叫出来还要接受你给任务的道理。】

完全不信任他的苍崎眯着着眼睛盯着学生会的顾问。（见据：盯着，着眼未来）

17岁少女不该有的魄力。

17岁少女般的可爱。

在她身上奇迹般的取得了平衡，山城老师好像眼花了一般，平稳着笑着应和下来。

【不，要光说工作的话确实应该由我去做。这个人选与教师啊还是学生会长之类的头衔没有关系。

怎么说呢，我想会接受这种拜托还不计较得失的人就只有你了。你很适合干这个，所以就强力推荐喽。】

换句话其实就是，“感觉你是那种极端的老好人了”。

【——山城老师】

【呜哇。好了好了，别瞪我别瞪我。说过了吧。我不管怎样待会还要和他说话呢。

那么回答（纳得）了你的问题，咱们这就动身吧。已经在这里聊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不是吗？

哦，还有。下着雨还让你过来真是辛苦了。回去的时候我自然会开车送你的。】

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的山城指导员。

那就免了。这么回过话去。向着教职员室的后面走去。

等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变成了小雨。

在这里无所事事，听着雨滴落的声音。

屋子里只有像事务所的一样布置的长方形桌子。

人影只有一个，除了他以外再别无他人。

被带到了这个屋子，被告知请坐在这里等待一会。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是一般的学生肯定这时候会不满或者不安吵闹起来了吧。但是少年好像田里的稻草人一样。一句话不说的静静的守在这里。

体内已经被寒冷浸透了。

现在是11月末，开始迎来冬天的上午是很冷的。

室内温度比外面只是勉强能忍耐的程度。

去找暖炉也是无可厚非，无视老师的话走出去就可以。但是他既没有想着去找暖炉也没有到别的暖房里去。

他也没有往手指尖吐气，好像完全不冷似的。无所事事的观察着周围。

这个煞风景的屋子好像是会议室的样子。

在校生看来值得敬仰的会议室，在他看来是完全没有装饰的屋子，只是宽敞点罢了。

生活的气息完全没有，甚至可以和干巴巴的石洞联系起来了。

他也没有要做的事情。在这么冰冷的屋子里面等着谈话，好像是他做错事了准备检讨一样。

【………………唔】

不管怎么想也没有答案。雨声又把思绪唤了回来。

下雨的天空，和山里有点相似。

不，是某些原型一样的地方吧。

气味啊声音啊柔软的地方啊之类的，根源是相同的。

这仿佛异界的地方，跟山有相通的东西啊。

为了这么点细微的事情正在暗暗高兴。

很喜欢被雨浸润了的小镇。

当然看到好天气里被太阳照耀的小镇心情也会很好，但是这种喜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他喜欢阴雨的天空。

雨中被烟雾缭绕的小镇有一点点土的味道。让他想起了思念中的家乡。

只有这个时候，来到大都市里的不安才会感觉稍稍淡薄一点。

【————】

很快的就又失望的叹了口气。

真是让人看不下去，离开家乡已经两周了。还是心里放不下，也太不干脆了。不自觉的把肩膀垂下了。

这样下去就要和难得的新生活说对不起了。他打起精神，礼仪端正的继续等待下去。

因为很无聊也就热心的把意识沉浸在雨声里。

对他来说这种程度的等待根本算不上苦的样子。

让人麻痹的寒冷，一个小时的无聊等待。而他有着把这些跟着深呼吸一起咽下肚里的平常心。

荒山上待着三年啊，不断忍耐的赤穗浪士啊。

长处就是忍耐，就这样好像傻了一样等待着。

那就是对于现在这个时间点，少年所拥有的特长。

另一方面，苍崎正对这个委托发着火。

从教职员室到会议室的这段路上，听着这位将要见面人物的简历。

似乎这位仁兄从出生到现在，都是生活在连电都没通的山坳里面。

连电都没有的意思就等于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半以上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吧。

【这落后程度也太夸张了，已经不是战后和战前的差距了，都已经达到鲁滨逊的程度了。】

她为转校生太过落后而烦恼的程度其实也乐观了。

因为，那个山坳里的村子作为人们的聚居地长期与世隔绝。

就算是山脚下的村子也不可能一个月只有一次邮递员的来访，在现在的日本都这样认为。

但是，在现在这样高速铁路、JR、旧铁道像动脉静脉血管一样遍布日本的情况下。这样的山村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也是事实。

现在确实存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条件下谋生的人是抱着怎样的理念生活着的，旁人根本无法想象。就是这么个问题。

【没有通电什么的，那想从村子里出来怎么办。公共电话之类的总有吧。】

【好像是没有啊。开始在这里生活之后，首先让他吃惊的好像就是电话。

‘电话还真是方便呐。’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这么说着。这么说来也是，找个机会再跟他确认一下怎么样？】

啊哈哈笑着的老师被苍崎斜着眼鄙视了。

不知道为啥很开心，山城指导员对乡下的纯朴少年很合得来的样子。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的老家其实也在山里，所以也不能说没有通电这件事是不可能有的这句话。

——那家伙，该不会连学校都不知道吧。】

【嗯，如果说知道什么的话也就只有这个了吧。实际上今天也是第一天过来。所以也有点紧张，谈话进行不是的很顺利。

唔，那样的是不是该算是野孩子？被狼养大的狼孩那类的？哦不，探险队那样的？】

【……………………………………】

【等……苍崎同学好吓人啊。玩笑啦，开玩笑的。能别这么瞪着我吗？

没关系，谈话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这么比喻吧，无法用话语沟通的小动物那种感觉吧。】

【山城老师，这个比喻可让人放心不下来。】

直白的给回过话去。她对于没有电的生活可是无法模仿的。本来就不高兴的脸上更加阴沉了。

因为，那是她所不知道的世界。

指导员无奈的耸了耸肩。

其实她也想说毫无办法然后回到自己温暖的床上。不过被自己的自尊心逼着没办法放弃。

出来并见了老师，不但自我判断接受了这个任务，还听了相关背景和内容，已经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撒手的事情了。

雨声在背后响着，走在冰冷的走廊上。

会议室就在眼前了。

眉头就那么皱着，长长的头发摇晃着，她面向着还没见过的异邦人走过去。

也不是多么优雅的步伐，反倒是像向着敌人突袭的脚步。

【……………呀，苍崎同学

我是很信任苍崎你啦，但是还想提醒一下。怎么说啊，那个，温柔一些。可以的话笑一笑好吗？】

【我不擅长假笑，不过，会稍微努力一下的。】

【啊，是那样吗？那就好

…………呀，真是有意思。知道了苍崎同学也有不擅长的东西。】

山城指导员终于把耸着的肩放松下来的时候，也到了会议室门口。

山城指导员一边用眼神提醒着“温和一些，记得温和一些”。一边把手放到会议室门把手上。

托他的福，弄得她烦躁的情绪更厉害了。

【…………我知道了，亲切是做不到了，再说笑容也不是凭意识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吧。话说回来这种自来熟的工作让鸢丸那样的人不是更合适吗？】

苍崎也知道自己和亲切挨不上边，仔细想想，睡眠不足加上在休假时期被叫来学校。这种情况下挤出的笑容会是什么样子。

再加上，这一切的元凶是个比起高才生更像是个小学生的家伙。

这个元凶把不管怎样看都该属于自己的，学校的本职工作，压到了不论从道理还是从职责上都无关的自己身上。

至少，怎么说呢。

再给我多懂点人情世故啊。平时多锻炼锻炼就不会说这种白痴事情了。

【……………啊，对面也是敌人呐，不管怎么说都是敌人。

虽然很抱歉但是在情况好转前都是敌人呐。虽然连面都没见着就这么定义对不住了。真是的。非得在我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睡眠不足造成一阵阵的头疼，给她的攻击性又增加了一分。

这扇门对面的人我不管你是怎样的人畜无害。但凡是对我睡眠造成妨碍的东西都是敌人。

刚巧就在苍崎烦躁的情绪到达顶点的时候，山城指导员把会议室的门打开了。

慢慢横向展开的风景。

情绪什么的随便吧。

她径直用视线向着会议室突袭——

对，将一切改变的敌人就在对面。

镜头转向另一边。

时间也稍微向回倒转一些。

【只要什么都不做就行了。】

对有些人来说…………

对有些人来说…………

对主动的她来说是羡慕的反面，不管什么怪事都能接受，学不来高级品。

对被动的他来说是亲切的反面，能唤起乡愁的苦棘。虽说是那样，眼下，极品的等待的人脸上没有丝毫不满

他只是很自然的，笔直的站着远眺着灰色的天空。

更何况等待的时间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嘛，之前那位老师聊的还算不错。不管怎么说也不可能是钱的问题。

雨声倒是一直随着等待持续着，伴随着风。

【但是，差不多过了9点了吧……………

唔，到底怎么样了？】

尽管如此也只是漠然的看了一下时钟。继续漠不关心的听着雨声。

假期的学校没有任何杂音。

啵滋啵滋敲打着窗户的雨。

安静阴沉的空气。

还有，

卡兹卡兹径直向这边过来的，响亮有力的脚步声。

【…………还好，还以为已经被忘了呢。】

听起来是一个轻轻的脚步和一个比较重的好像大人的脚步。

在他放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会议室的门敞开了。

【对不起呐，让你等了相当长的时间。】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有些害羞带着抱歉的笑容。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性。

应该是叫做山城和树的老师吧。把他带到这间会议室里的也是他。

【咦，怎么，理中老师不在吗？

真是的，本来想让他陪你聊聊天呢。】

叫做山城的指导员很抱歉的一下一下点着头。

在他后面的是。

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就那么紧闭着嘴。

毫不迷茫的眼神，留着长长黑发的少女出现了。

【————】

整个人都呆在那里忘了呼吸。

雨水敲打窗户的声音也随着听觉消失了。

…………这个瞬间

他第一次感受到，仿佛是错觉一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种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

她也稍稍的有那么一瞬感到吃惊。

理由也不知道。

和之前听到的一样，少年是一个纯朴的乡下男孩形象。但是直觉却给出了“不能这么认为”的相反观点。

【————】

他有些吃惊的睁大了眼睛。

理由是很清楚。

……………但是，却没有将其正确的描述出来的语言。也只能将这个解答栏空着。

这个瞬间。

少年确实感受到了，触碰到了何为命运的东西。

【介绍一下，这位是转校生静希草十郎。然后这位是负责带领草十郎参观校内的，我们的学生会长，放弃了休息日来担任导游的，苍崎青子。】

——话语和雨声都像在远方一样模模糊糊的。

两个人的会面就像是这种感觉。

既不好也不坏，像啪叽一声散开的火花那样散开。不管不顾的开始了。

学生们都这么说。

苍崎青子总是是那副心情不好的样子板着脸。

这其中有90%都是偏见，对苍崎来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里连用来不爽的闲暇时间都没有。

她单纯的觉得说话有些麻烦，这也只是性格问题，没有办法。

不断微妙的，有时露骨的、对着看不见的某些东西发怒在她身上是见不着的

但如果这些传言全是偏见，那最后就不会变成“学校七威胁”之一了。

可惜的是，其中有10%是真的。

苍崎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头痛之类的病了。对好多无害的事情感到十分反感。

比如今天这件事就是那10%的体现。

这时她的愤怒只是纯真的，与她的年龄相符的小孩子的任性而已。

昏暗的会议室是被雨染上的颜色。

为了节约电费，白天不开电灯是学校的规矩。

在会议室中站着的是事件的主角。

第一印象是野花一样沉稳的样子。

虽然背一直挺着笔直，全身都充满了力气的样子。但给人感觉却是很老实。

好像是部下那种……不，确切的说是可以被拜托事情的样子。

尽管穿着制服，也能看出来是比标准体型更瘦弱一些的身材。

没怎么打理和修整过的黑发，特别是没有拉向眼睛那里的头发。

这么一个少年形象，站在那里。

这份平庸，说的好听一点。比起说是一个少年倒更像是一个青年应有的样子。

平静的气氛一般也都是指大人。

这恰巧和苍崎的“说不出理由但就是很反感”的地方对上了。

少年非常自然的和会议室的环境融合到一起，完全没有违和感。仿佛他才是学校的主人，反倒是苍崎他们这边是客人一样。

【————】

好像是为了纠正自己所持立场的正当性，苍崎原因不明的烦躁起来。

卡其、苍崎感觉自己转入了警戒模式。

【——难以置信

我刚才是不是毫无原因的发怒了？】

对不清楚的事情烦躁起来，自己的事情更是如此。

对完美主义者的她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情但始终是一个需要让人挂念的刺。

【呀，啊哈哈，苍崎同学你看，是不是该打声招呼啊？】

山城那边试图缓和气氛的话，倒是真让苍崎又烦起来了。

【——打招呼？】

斜眼看了山城一下后，苍崎很快转过头径直盯着少年。

不，如果是第三者看见了，肯定以为是在凶他。

真是灾难，苍崎感情的矛头已经对上了什么罪都没有的初次见面的少年。

【呀，久等了草十郎。】

被叫到名字的少年…………也就是我，转过头去。

眼睛被夺去一般看呆了。

炫目到让人忘记了呼吸。

这让人紧张到呆住的瞬间所看到的是，山城指导员那平稳的微笑和旁边一语不发的少女。

【介绍一下，这位是转校生静希草十郎。然后这位是负责带领草十郎参观校内的，我们的学生会长，放弃了休息日来担任导游的，苍崎青子。】

山城指导员介绍完后，少女向前走了一步。

不由分说的视线。

真的和暴力一般，估价似的眼神。

另一方，草十郎堂堂正正的迎着那视线，对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吃惊，就那么保持平静的站着。

虽然之前并没有碰到过这么打招呼的，但是可能都市里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吧。草十郎似乎是这么误解了。

这两个人演出的这场好戏，在第三者眼中可是十分震撼。

被因缘弄得无名火起的狂暴者和不论发生什么都一脸认真的望着对方的乡下少年。

当事人先放到一边，周围的人们可是感觉看到了蛇的狩猎现场。

就算是苍崎身后的山城指导员也一样。

认为选一个优等生来负责带领转校生熟悉校园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为什么这个优等生看起来心情这么不好啊？现在身边的空气也都被震的闪着电火花。

竟然到这种地步，山城只能承认这是自己的失策了。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好说。

这个万事都能轻松解决的女学生。弄不好的话甚至可能变成把整个学校都翻个个的狂风。

万能到如同画卷中的恶魔一样的东西。而这时，作为身处在现场的教师，山城和发生这种事的原因可脱不开关系。

【啊……嗯，两位很聊得来嘛。那么再见，我就介绍到这了。】

啊哈哈，带着苍白的笑声，山城指导员悄悄索索的回到了门后。

【我就在教职员室，转完了就到那里找我。

那个，苍崎同学，千万，一定要，

怎么说……表现出来学生会长的宽大度量，这一点上我是很想相信你的。呐。】

被两人看着…………正确的说是被其中一个斜眼鄙视着…………山城指导员就这么抽身逃走了。

留下来木讷化身的纯朴少年，

和一直抱着臂膀的少女两个人。

片刻的沉默。

好像是将棋选手遇见初次对阵的对手而烦恼使用的套路一般。而实际上，青子注意到她思索的就只有自己的事情。

总之，先把烦躁的心情放到一边。

在说连对他烦躁的原因都没有搞清楚。大大的叹了一口气之后，青子直接面对着草十郎。

【算了，如果山城老师不犯傻就不会有这种事了。——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严厉的口气，光是说的话就是在为难那位少年了。但是少年回答的声音听不出来有半点反感。

用那张一生都和阴险无缘的脸说道：

【啊，我是静希草十郎。你是苍崎同学（会长）对吧。】

不知为啥很高兴，咬字清楚的回答。

【“同学（会长）”就算了，我也没什么身份。

叫你“静希君”就行吧。】

【行啊，怎么了？】

【在说称呼的方法啦。在问你称呼你“静希君”有没有问题？】

【————】

【怎么了，我说了奇怪的话了吗？】

【嗯，说了。】

少年理所当然的立即回答道。咦，也不是这样的，等等的小声发着牢骚。

【不，没什么。非常一般的称呼呢。

就请叫我静希君吧。叫你苍崎没问题吧？】

【哎，请多关照了。】

青子淡淡的回应着，并转过身去。

也不能一直任性下去，交给的工作就要好好完成。这也是她的政策。

【抱歉呐，这边并不会很贴心的介绍。

时间也很宝贵，马上开始喽。】

【那就帮大忙了，果然时间是很重要呢。】

青子的直球打空了一般没有任何效果。

【——————】

不管别人做什么，都无视掉而且不往别的地方去想，这种人还真存在在这世界上。

从刚才开始青子的各种攻击都打空了，她开始加快脚步希望这差事快点结束。

没有窗户的走廊上没有外面的阳光，也没有其他人的身影。

如果说会议室是天然的洞穴，那么这里就像是人工的监狱了。

实际看到现在走廊上的气氛，弄得青子又开始想叹气了。

【先问一下，从山城老师那听到的事都理解了吗？】

【啊啊，学校的结构终于是弄明白了。

这个建筑物里面有竟然这么多同年龄的人一起学习，有点无法想象。】

【……是吗？那就好。】

青子头疼似的用手指顶着前额。

这个叫草十郎的少年连学校是什么都不知道。

说不定只是漠然的听到学校是许多人一起学习的场所而已。

高中教师根据各种学科把相关知识的见解、结构和创造性教授给学生。

但是说到学校是什么，还有根本理念是什么？估计一天也说不完，做梦也想象不出来。

基本往往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都太基本了。

……就连接受高中教育的青子都抱有疑问，山城指导员也说过，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话说，连转校考试都是勉勉强强考过的。

【…………嘛，和我没关系就是了。】

走在走廊里的的青子在心里这么想。

怎么说呢，和这个与时代错位的男子相处就仅限今天一天吧。不，是希望就只有这一天。这么对自己说着。

【苍崎】

对着这样的青子，少年淡然的说着。

【什么？】

【这边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行吗？】

【所以说，是什么？】

【是我的错觉也说不定，你好像总是拿眼角在看人。

果然，哪里不舒服吗？】

别是吃坏肚子了，一副真的很担心的表情。

棒！的一声，青子的脑袋感觉被锤子砸了。

确实从刚才开始青子就一直在斜视草十郎。

而且是真的在鄙视他。

更正确的说是在鄙视所有东西。

之前就被同居人这么说过：

【青子的视线对普通人来说太严厉了。

应该稍微对事情宽容一点。】

说这个的时候是很认真在教诲的视线，明确是在表示“要是再这么给自己加负荷就要有生不完的气了”的意思。而把那个会错意到这种地步上，这个少年也太迟钝了。

【…………把我当做傻瓜…………看样子也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应该不会的。】

【？】

自己这么说服自己，可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还不能确定。

青子到现在有个感觉。

这个迟钝的转校生，对自己来说是和未知生物同等意义的存在。

【…………好吧，不把话说清楚就不能明白，那也只好说了。可能……不对……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你的错觉，我的表情间接的把感情表现出来了。客客气气的语气，还有聊天介绍什么的太麻烦了。】

入侵者听着青子的话，咚的敲了一下手心。

【原来如此，虽然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不太明白，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很快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草十郎直率的回答道。

但是，他对青子的情绪是种什么表现还是不明白。

虽然读了文字，但是文字的含义还是不懂。

虽然是想想就能明白的问题，对于混凝土脑袋来说还是太难了。

【…………原来如此，确实是错着位呢，这家伙。】

青子现在总算明白山城指导员的话了。

这个少年太奇怪了，已经不是迟钝这种基准的话可以形容的了。

…………尽管如此，对他来说，这里才是外国一样的地方。允许他有一段时间的犯傻才是文明人应该做的。

【那好，总之先去你班级的教室吧。】

重新摆正姿态的青子这么说着，

但是草十郎举起一只手示意等一下。

【啊，还有一个。】

泰然说着这话的草十郎。青子用沉默催促他快点。

用指头顶着额头，模模糊糊的不安感不知为何持续着。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为啥你在生气呢？有惹你生气的商店，还是有背景的人那类的？】

【——————】

长长的沉默。

现在也没有后悔药吃了。青子现在对早上接了那个电话这件事肠子都悔青了。

对手也没有恶意。

这只是天然，单纯的天然。青子这么说服自己，试着把涌上来的感情压下去。

【不是你的错，你也没必要在意。

只是，现在在学校忙和睡到自然醒的情况比较，权衡不出好坏所以正在头疼而已。】

回头这么回答完，然后青子自顾自走开了。

静希草十郎被当做失礼的陌生人，完全从青子的视线中剥离出去。

不论以什么做为基准都毫无疑问的普通。性格是很普通，朴素的好人，形象性格是极端的洁白。性别是男性，样子是呆呆的。

草十郎这样的人所看到的，被称为苍崎青子的人物。做事干脆利落，很有精神。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动如风，静如松。

指着物体时的手指啊，

通过走廊或者教室时的动作啊，

时不时的，为了确认自己是否走的太快而回头确认同行人的姿态啊，

那些一举一动，都不能不引人注目。

青子首先带领来到了二年C班的教室。

相比之前的会议室多了不少人气。果然草十郎对这个场所是干什么的没有概念。

青子在做了简短的说明之后，开始带领草十郎认识其他种类的特别教室、体育馆、食堂、更衣室、保健室。

因为草十郎在到达地点之前，总要求做出些说明。所以当他们从二层的视听教室出来的时候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了。

【…………麻烦了。】

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草十郎停住了脚步。

【还有20分钟就到一点了。】

【唉？骗人的吧，我们的校舍才没有那么大！】

开始熟悉校内是从上午10点之前开始的，快到一点就意味着已经花了将近3个小时了。

只是带着在校内熟悉一下按理是不会这样的。

【…………是这样啊。到达之前先要事无巨细的跟你说明清楚。这样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就算是到太阳下山也不稀奇。】

青子偷偷看了草十郎一眼。

说这个也并不是当他是讨厌的对像，而只是对已经了解了的人稍微抱怨一下。

【……………唉？】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心境变化，草十郎一副很抱歉的样子低下了头。

【怎么了，这家伙————那该怎么做，这种情况？】

困扰的反倒不是草十郎而是别人。

这时，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有反应也没啥表情的草十郎，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感涌上来。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青子又毫无理由的烦躁起来了。

【那，有什么麻烦了？

要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有什么没有说清吗？】

【不，那个虽然也有。但学校的事情先放一边，到一点了就有点麻烦了。】

草十郎用非常担心的眼神四处看着。

似乎是很在意外面的样子，不巧的是，这个走廊里没有窗户。

【…………这样啊，很在意时间就是说，你还有别的事喽。

呋~，是吗，跟人的约定还是注意遵守的，不是凭自己高兴就随意干什么的家伙啊。

什么嘛，看不出，你和脸一样是个好人呐。】

【？夸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没人在夸你啦！！】

终于怒吼出来的青子。

【接着呢？】

【接着？】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好像终于明白了青子话的意思，草十郎啊啊的出着声，用冷静下来的脸点着头。

【关于这个我希望保密。】

“…………还以为驯养终于开始了，这家伙在这方面的节奏太让人抓狂了…………”

理所当然的发怒了。把怒火尽力按捺下去，青子做出了完美的笑容。

【静希同学？】

青子向前走了一步。

【这是秘密。】

好像感觉到了杀气之类的东西，草十郎配合着向后退了一步。

一步，一步。

像磁石一样，不管怎么退，还是被青子靠近了。

继续展露着笑颜，只不过额头上的青筋正在震动着。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哟。

——你，耍我很开心吗？】

尽管没有向神起誓那种样子，但还是如同证明自身纯洁般的。青子维持着自己尽力做出来的笑容没有消失。

【…………我知道了，我会说明的。】

举起手来投降了。

青子也停止了逼近。不适合的笑容也消失了。

【实际上一点的时候我有打工。但是，这里禁止学生打工的吧。】

【是这样没错…………啊，因为禁止打工所以想要保密啊。你是傻瓜吗？那样的话只要要求个许可就没有问题了。】

【知道，考试的时候拿到许可了。】

【嗨~】

和脸相称的周到布置，青子脸上有了点阳光。

可。

【但是取到的许可只允许打一份工。】

【？只有一份工？你打工还在兼职的吗？】

【…………这已经减了两份工作了。

光是生活费就很头痛了，学费更是不得不借钱。工作前只允许一分打工说什么也太勉强了。】

【不，我想太勉强的就只有你吧。】

青子有些呆住了，对草十郎有点另眼相看。

不光学费，连生活费都在自己想办法解决，非常了不起。

而这也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情。青子觉得有些抱歉。刚才还在因为这个冲他发怒的自己，有点欠考虑了。

节奏被打乱了，这个对现代社会知之甚少的少年口中会说出“打工”这个词，可以想象他的不容易。

【…………那样的话没办法了。

好吧，你去吧。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苍崎没关系吗？】

青子完全不知道没关系指的是什么。但是还是知道草十郎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而且，青子也多少有些意外。

稍微有些想了解一下这个对人心迟钝的少年了。

【没关系，我这就回去了。】

顺带一提，顺路去教职员室的选项完全没有。

对山城说转入手续都已经完成了，往后就只有外交辞令般的招呼。

“老师，已经带领他熟悉完了。”

“辛苦你了，静希同学也辛苦了。那么，对学校宿舍有什么感想吗？”

“谢谢，怎么说呢，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校啊！”

“哈哈哈，是吗是吗。那明天就加油吧！”

那种怎么都行的场景可以想象。对话也跟她毫无关系。

【山城老师那边不用在意。

把麻烦事推给学生自己跑到教职员室里歇着，他喜欢就继续在那里待着好了。

不，没准没有在那等？】

【是吗？苍崎人真好啊，真不错。】

【？】

到底是什么真好？

草十郎说的是指什么，青子完全搞不明白。

【那我这就走了，今天谢谢了。】

【只限今天呐，就只有今天。】

好了，快点走吧。青子举起一只手一甩一甩的催促草十郎。

对那个动作很中意似的，草十郎很高兴的笑起来。

平时总是一副呆呆的样子。这时看到他的笑容会感到分外柔和。

忍不住想要微笑回去的和睦度。

但是，

对那种东西毫无反应的才是苍崎青子。

【那好，再见喽。】

【哈？】

留下了好像和老朋友说的话语，草十郎向着楼梯走过去……

才怪，走进了旁边的教室。

【等…………】

那个背影，径直向着窗户走了过去。

他很干脆的把教室的窗户打开。

十一月的刺骨寒风和淅淅沥沥的雨声随之鲜明起来。

他这个动作的意为这什么，苍崎青子瞬间就理解了。

【喂，等一下等等等等————】

直到这时，踩着窗沿的草十郎，才被青子拼死阻止了。

【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啊。】

【干什么？去打工啊！】

【那窗户才不是用来走人的！话说回来，知道这里是几楼吗？】

听了这话反应过来的草十郎。

【…………还以为会死呢，从二楼下去真是太危险了。】

【危险的是你的脑袋。】

伴随着无力感，坏话出来了。幸运的是草十郎没听到。

【我说啊，这里的窗户不是用来给人出入的。刚才已经说过了。】

【知道了，没时间了所以才这么干的。谢谢呐，以后会注意的。】

好嘞，边把放在窗沿上的一只脚放下来，边把窗户关上的草十郎。

可以看到制服的下摆，已经被雨水弄湿了。

【…………好吧，我无所谓。

你想从哪里出去都和我没关系。但是，希望在我面前不要这么走。

另外…………你，真的明天要来学校吗？】

【来啊，虽然很不安，但是不是熟悉过了吗？】

那拜拜，这么回话到，少年向着楼梯走过去。

这次很普通的从楼梯下去了。

【……………哈~没关系吗？那家伙。】

发呆的同时，回想起离开的背影。

虽然已经不想和这个乡下人扯上关系，但是还有些莫名的地方让人在意。

尽管很挂心，但是好像有什么雾一样的东西隔着，现在还不能很清楚的说出来。

而且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理由的，对那个怎么样都行的转校生发起火来。

奇怪的一天，奇怪的转校生，奇怪的感情。

回头看看，其实既没有值得发怒的地方，开心的地方更是谈不上。青子歪着头这么想着。

【嘛，算啦。

反正就到这了。】

静静响着的雨声。

灰色的天空连时间也麻痹了。

现在明明是中午，但已经感觉是晚上了。

教学楼里应该就只有自己和山城两个人了。

没开电灯的教室显得有些阴暗，只有一个人给人感觉有些不舒服。

沙~~青子把左手的袖口往上挪了挪。

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手表确实准确的指着一点。

【…………时间，还有。】

说着，青子从窗户往下看去，

小雨之中，穿着制服的男子打着伞悄悄的走着。明明是见惯了的场景，她却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她的一天2

青子和之前说的一样，回去的时候没有顺便去教职员室。

山城的【回去的时候开车送你】的提议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是为了对他在休息日把自己叫出来多少报复一下。那提案有多少倍的魅力都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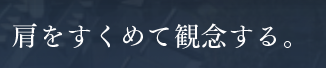
脚步声在楼梯口停下，打开了全红的雨伞。

和早上的预报说的一样，过了正午之后雨下的小了。

这样看的话，再有一个小时雨就该停了。

青子换好鞋子，望着远处天空中透射下来的日光。

【——嘛，这也不错。】



青子既不喜欢雨也不讨厌雨。撑开红色的雨伞走在路上，青子心里还是有点开心的。

在教师们占主导地位的三咲高中里，青子的红伞是十分稀少的颜色。

一段时期里，关于“青子的伞在过去是白色的”的怪谈开始流行起来。在故事里和妖怪做了交易的青子十分活跃。

把传说中的伞打开，青子向着三咲市车站走去。

她就读的私立三咲高中，名字自然是取自三咲市。

在过去遍布田地和森林的三咲市，在这十年里，以高度成长期的势头开始向着现代化进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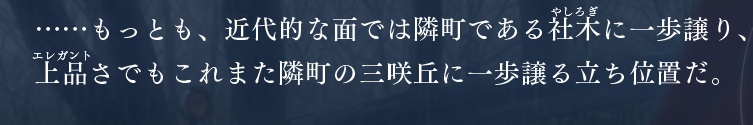
充满田园风情的三咲市已经在哪里都找不到了。这种声音也有。

【其他的地方都赞成，那就把还留着的地方继续保留好了。】

市长一句话把少数派镇压下去，开始长期计划起新的街道建设。

都市开发会汇聚起巨大的金钱。

曾经只是普通的町的三咲町用十年时间变成了现在的三咲市。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原本山里住人的的地方才叫町。把山劈开或者挪走倒是可以另说。】

都市化的都是地势平坦的周边，丘陵啊山地啊还是十年前的样子。

以前称作三咲町的地方，居民已经守不住了，资金也已经枯竭的样子。

现在，三咲町的人们也都向往着都市生活。当然实际生活在田边的人也不可能呆呆的不受影响，实际上半数地方的人也都开始都市化了。

在这样的三咲町里，三咲高中在开发开始以前就存在了。

现在用的是第二教学楼，以前的教学楼在山更上面的山中。

遥远，狭窄的小道。

以前上学的道路现在也变成了野兽们的走廊了。

因为种种理由在二十年前闭校的三咲高中，从三咲市的某个超市集团里拿到了足够的借款并建立了新校舍。

如同藏起来般，森林中的校舍作为旧校舍被遗忘在过去里。三咲高中在新教学楼里重新开始了。

但是，实际上，在三咲高中里读书的学生大部分都不住在三咲町里。

住在这种田园小村里的人们大多朴素善良，比起这种私立高中更希望就读公立学校。

没什么好隐瞒的，青子其实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

她在中学毕业的同时，跑到东京生活。把国立大学作为目标而开始在酒吧打工，每天奔波着。谨慎的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可是她小小的梦想却因为姐姐突然的离家出走而破灭了。又因为种种因缘在这个难得的创校纪念日撑着全红的雨伞走在这条街道上。

【…………这么回想一下……

我的人生，全是这种灾难啊。。】

在十二月前的严寒中，独自一个人感叹着。

【但是，唉，算了。一个人在这里感叹也改变不了什么。】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到了学校的后面。

缓缓盘绕的道路下方是挤满了各式房屋，充满了人群的街道。

三咲町的车站是全新的。

过去这里的建筑物只能看到废弃工厂。现在东西两边都被含有巨大商场的复合建筑物所替代。

从这些商场里出来的时候，青子都要感叹近代化万岁。和朋友们一起逛商场，买想要的东西。这里的建筑物不论过几年都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这么穿过了没有想要买东西的一家商店。

其实是想在哪家咖啡店里好好休息一下身子的。但是只有一个人也没什么消遣，再说同居人还在学校受苦。只好先忍耐一下了。

【————————】

突然回过头，目光寻找着。

一瞬间，视野的某个角落，感觉看到了穿着红色衣服的某个人。

【——————呼】

看来是看错了。

后背还残留有类似第六感的恶寒。那也是常有的事了。就这么算了吧。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青子伸了个懒腰。向着一贯的放学路走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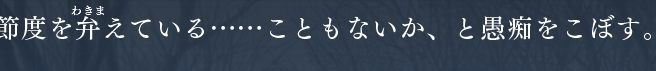
这么放着背后的恶寒也就消失了，只有街道的喧哗还残存在耳朵里。

【哈——————】

大大的叹了口气。

如果是错觉的话，错觉些让人舒畅的事不行吗？

【夏天的蚊子之类的，像这一类的。】



【…………波澜万丈，商场繁盛，诸事如常，还有

对了，需要忙碌的事情只要不说就不用开始了。】

因为这点事就高兴的会想到夏天的蚊子也不稀奇了。

乐极生悲（甜美的果实里面多半会吃出虫子），嘛，这是很现实的价值观吧。得出这么个结论的青子。

充满油和热气的厨房，等来了一小时的休息时间。

今天也平安无事的把白天的修罗场熬过去了。

剩下还有宵夜的混乱状态需要奋斗，所以谁都没有脱掉厨房制服。

在这激战结束的厨房之中，多了一个呆立的新参加者。

【打扰下，是这么穿吗？】

用和新人相称的不安的声音问道。

【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也这么想，就像店长说的那样，再多点笑容就能超越了撒。这也是为了商业街的明天呐，咋了？那真是非常对不起呐，外面雨也停了，一起去哪里逛逛不？晚上回去没啥事的话一起去搓一顿怎样？】

穿着耀眼的橘黄色制服前辈，一边认真的双手合十道着歉，一边十分费力的给他穿上制服。

十年前，三咲市就只是田地和森林。车站前的建筑物开始林立，住宅区的二层以上的房屋也不断增多。过去田园风景的车站一去不返。

在这之中，都市里也仍然还留有过去残影。被称为三咲市的空白地的白犬塚。

一条缠绕高高山丘的长长的道路。

在远离着作为人们生活中心的车站，过去的住宅地上。

在以前，在三咲高地的地方建造住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定高度以上的地方是没有人居住的。

三咲町中心的孤立的山丘，白犬冢就是其中一例，在山丘上看不到任何住宅。

沥青的道路一直延伸着，很快就被茂密的森林所掩盖。再有就是如同山间小路的道路了。

而在这条道路中间的放置的自动贩卖机则如同是分割町与山的分界线。

对孩子们来说这里有新开发的游乐场，但在这之前这里则是一无所知的地方。

不，正确的来讲。

这里是除了一座鬼屋以外一无所知的地方。

青子向着长长的道路的上方走去，

三咲町的景色在眼前展开。

玩具一样的风景，好像可以一块一块取下来的建筑区。

与这近似的是海的图画吧，但是很遗憾，这里是山中的城镇。

天空仍然阴沉沉的。要是晴天的黄昏，这里的景色就会非常美丽。

欣赏美景可以说是登上这长长盘山道的奖励吧，遗憾的是今天连那奖励的影子都没有。

【……哈，下着雨也没法骑车。一天里竟然要连着两次坐公交车，真是。】

这条盘山道作为青子上下学的道路走了将近两年，说辛苦也确实是辛苦。

【咦，门还锁着？

有珠还没有回来吗？】

青子无可奈何的耸着肩，把手放在了古旧的铁栅栏上。

厚重的铁门沉默的欢迎着这位年轻的少女，慢慢的打开了。

——山丘上坐落着的鬼屋。

那是三咲市自古流传下来的传说。

而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也渐渐发展复苏成最新的传说。

比如说，已经在数年前就腐朽的废屋，突然在某个夜晚亮起了灯光。

还比如说，山上收集了无数的玻璃，而在某一天突然全部消失了。

还有，在浓雾的日子里会有小孩在那里迷失，然后就“神隐”了。

再有，深夜，明明听不到惨叫的声音，但怪声会在只那座房屋中回响…………这个是根据青子的不好传言改动后的成果。

另外，偶尔会有看起来很可疑的高级车开上道路。

传言的种类与日俱增。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山上腐朽了多时的洋馆，在数年前复活了。

在无人居住的山中，

即便是白天也被阴暗的森林所掩盖的废墟。

这些话语所关联的，是从这个时代取出的魔法的残渣。

那即是，

这个久远寺邸。

三咲町里谁都知道的，山上魔女的家。

也是青子居住的地方，货真价实的幽灵大屋。

倒也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幽灵大屋只是俗称。

久远寺宅是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从英国运来的，血统正宗的洋房。

作为公寓来说有些窄，作为家的话又大的不像话。

相当于普通住宅三倍面积的本馆，和包围着本馆的庭院。

庭院四周耸立着高高的铁栅栏，上面被长满刺的植物藤蔓爬满了。

附属的别馆，坐落在远离本馆的高台上。

就这样被各种传言包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与町里的人们格格不入，把不自然的豪宅建在山丘上。肯定会引起别人的厌烦。

诽谤中伤，误解传言都是需要付出的代价。

而且住在其中的只有两个人，住户都是吸血鬼的传言也不胫而走。

【…………嘛，我倒还好，有珠那个样子，肯定会这么传言的。】

打开玄关。

与黄铜的钥匙十分契合的双开的大门，钥匙孔里面似乎有什么杂质。

青子一只手把门推开，走进了这个被称为幽灵的大屋。

…………话说回来。

吸血鬼之类的先放在一边，幽灵相关的，状况相似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过。

洋馆的少女

和外面的天气同样，房屋里面也是灰色的阴天颜色。

可能是设计者趣味的原因，这个楼梯处有电灯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了。

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二楼的天井。

能用作照明的只有这个高高的天井所透过的日光和月光而已。

到雨天的话这里就会像入夜前似的昏暗下来。

没有月亮夜晚更是冷的好像身处没有恒星照耀的外星球。所有的东西都被绝迹了一般。

休息的场所是在这个建筑物最东边的屋子，在这之前不先去自己的屋子里换下衣服就冷静不下来呢。青子走上了楼梯。

沿着墙壁向上的楼梯直通到二楼的大厅。

到三楼的屋顶的里屋必须要通过这个大厅的里侧才可以。

虽然这么说，青子到这里的两年来，也没有使用过屋顶的屋子。

久远寺邸非常大，分为东馆和西馆。

青子借住的屋子只在东馆那部分，只有两间，对青子来说这也足够了。

把打开来也只有图书的世界紧紧锁住的门，过去5年间作为库房的屋顶的里屋也没有试用。

东馆走廊最里面的就是青子的房间。

青子刚住下的时候，专门选了不怎么大的房间。没有考虑多么深远的事情，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样打扫的时候能省事。

房间里放着一张稍大的床，青子爱用的红木制书桌、衣柜，整齐的放着上衣的收纳盒，还有两个九层的书柜。

从老家里运来的东西就只有这些了。

作为养育了苍崎青子16年的证明，好像就减缩成这种程度的东西了。

还有隔壁的房间，这两间房就是自己借用的房间。

【——对了，从有珠那里借来的警戒塔。还要检查一下坏了没？】

确认一下通宵一直到今天早上的成果，

一墙之隔的书房展示出的，是与刚才的苍崎青子生活完全不同的，持续时间还不到一年的她的人生。

并不是为了至今为止的她，

而是为了证明从今往后的她所在的，其他人无法介入，孤独的，无理的世界。

【呜哇…………坏了还好一点，这消失的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果然自己编写还是太早了。算了，想笑就笑吧，知更鸟。】

若无其事的站在左边的知更鸟飞走了。

才能只是平平，也不是很努力，还总是害怕失败。

这时就能体现出青子的乐天派性格，和自由奔放的个性

把制服换成家居服后，青子回到了一楼。

推开楼梯东侧的门，地下室一样昏暗的走廊继续延伸。

这个走廊没有通向外面的窗户，没有电灯的话只能看见黑暗。青子打开了开关，走进了最近的房间。

【没有电的生活啊……想象不出来呢。】

这个房间因为青子的喜好已经改变了很多。

墙壁上是奢华的纹饰。

威严满满的沙发。

波斯制的高级地毯。

看上去好像是哪座城堡中的一个房间。但在这其中，三十英寸的大彩电坐镇在电视架上，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宣示着自己的存在。

电视机像穿着不存在新装的皇帝，尽力的向着沙发他们虚张声势，让其他东西拜倒在自己的威严之下。

洋馆的主人虽然很不愿意安放电视机，但对作为平民的青子来说，这个东西带来的平常感是不可或缺的休息。

刚开始住在这的时候，还因为电视和同居人还发生了战争。现在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现代文明的机器了。

【什么嘛，还在说别人，我们这也是一样啊，和时代错位的家。】

带着点快乐的心情，青子泡起茶来。

厨房和大厅之间只隔着一个墙壁，在那里煮沸了水，准备好茶壶和锅。全部准备完毕后泡起了红茶。

【哈——】

把整个身子埋进沙发里。

喝了一口红茶，接着，第二口。

时钟的时针在耳边轻响。啊啊，今天下午干什么呢？这么模模糊糊的想着喝了第三口。

沙发柔软的触感，正有一种想试试到底能往沙发里沉多深的冲动的时候。

【————】

青子的眼睛还一眨一眨的没有完全张开，猛地从靠垫上支起身子。

既不是梦也不是妄想，

不知何时，自己的眼前坐了一位少女。

并没有多吃惊，青子拿起了茶杯。

已经泡好的红茶完全变凉了。

【我睡着了？】

青子的声音，向着桌子另一边的少女问去。

【嗯。】

少女没有抬头，毫不关心的回答着。

——如果没有说话，她就会被错认为是一个美丽的人偶吧。

那个少女端坐在沙发上，手上拿着一本古旧的书在读着。

纤细的手脚和不知阳光为何物的洁白肌肤。

没有忧愁也没有欢喜的表情，在少女身上感觉不到人类的感情。

比青子还要浓密的，不混杂任何杂质的黑发。

带着冰冷颜色的瞳孔，一行一行的浏览着书页。

会被认为是修道院服的黑衣是少女所就读学校的制服。

那身黑色和少女十分相称，在青子看来是有些合适过头了。

宛如一幅风景画一般，

少女有一种从一开始就是以这种形态出生的非现实感。

微微低下的脸洁白无瑕，让同性的青子见了都感叹其美丽。

这个少女正是，住在这栋幽灵大屋里两人中的另一个。

名字叫做久远寺有珠，和青子同年的同居人。

【我睡了多久？】

【不到一个小时…………在这睡着会着凉，感冒的。】

有珠毫不关心的回答着。因为有珠一直都这样，青子也毫不在意。

青子看向座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七点。

已经睡了超过两个小时了。

回想一下这一天全是一些麻烦事。通宵到天明的疲劳终于爆发让身体睡过去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明明可以把我叫起来的吧，难得泡的红茶都凉了。】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凉了。】

【也是呐，说说而已。】

青子把凉掉的红茶一口气喝下去。

在这个缺乏取暖设施的久远寺宅邸中，这类冷掉的东西就足以把刚睡醒还恍惚的头脑弄清晰了。

【这样就算是Fortnum&Mason(英国高级食品饮料公司)也没有意义了。

欢迎回来，有珠。偶尔这样奢侈一下，你也一起放松一下。

今天真是太倒霉了——所以虽然有点早，但我还是报告一下吧。】

抱着破罐子破摔的精神，青子耸了耸肩。

【嗯，怎么了？】

住在一个屋檐下近两年了，两个人之间感觉还只是单纯的住在一起而已。

青子有青子的想法，

有珠有有珠的坚持。

对着询问时候头都没抬的同居人，青子干脆的把现状说了出来。

【首先必须要道声歉，

昨天晚上通宵完成的作为例子的那个，消失了。不是从含义上来说的消失，而是稍微有点事走开一下就沸腾到坏掉，就那么消失掉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啦，循环的回路应该是在两三条以上，或者是缝合的也说不定。】

哎呀，伤脑筋呀。青子好像在说着别人的事。

【……因为什么事？】

【今天早上突然打电话过来的，学校那边叫赶快过去。

然后就把转校生的麻烦事推到我身上，今天一天就全都耗在这件事上面了。等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连痕迹都没有了。

生气了？有珠。】

【……没什么，青子弄坏的东西每一件都要追究的话，一辈子都说不完。

还有代用品，再从头开始就行了。

话说回来——生气的是青子你吧。】

【唔……】

今天比平时敏锐啊。

这时候，青子的表情与其说是冷漠，倒的确更像是在发怒。

这个先不管，

【哦，说起来这个转校生呐，十分的错位。

过去是在十分偏僻的深山里生活，完全没有这里的常识。说起来有山门异界这句话吧，这么看来还确实是呢。有珠】

被叫到名字的有珠抬起了头。

本来就没有期待有珠能到同情自己的青子，稍微加快了语速免得被当做白痴。

【是个初次见面就在那里发呆的家伙，带着他熟悉校园的时候也总是走神。

那家伙，可能是认为是在教室里和教师一对一学习的吧。~啊，要光是这种就算了，还在可接受范围内，这种程度的笑话而已。

结果呢，我简单详细的说明了是怎么在教室里学习的之后，你知道那家伙说了什么吗？

“苍崎，那其他的教室是干什么用的？”

问我这个！

哪还有什么其他的教室啊！】

【怎么说呢，对着那家伙一点一点说明后总算给我懂了点了。

都想不出会在哪有问题，是该说这家伙缺乏想象力还是该说还没习惯想象这些事情呢？

唉~好歹说过一遍的事情都能记住，至少不是个白痴吧。】

【你会批评人还真少见。

…………那个没用的人，很在意吗？】

【一~丁~点都没有在意，但是，明天开始还要再闹出点什么事这一点上有点让人放心不下。】

对，担心的是，惹出事后有很高的概率还要再让青子去收拾烂摊子这一点。

大概，是会这样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一天这么痛苦的度过之后，没理由还那么在意那个转校生的。

【总之就是个奇怪的家伙，说不定会和有珠你很合得来呢。】

【山门异界形容的很好。】

但是，和这类人物合得来之前先要见面才行，有珠又把视线放到书上这么说道。

也是呐，青子这么简单的回答道。

【话说，有珠你从刚才开始就在读什么？】

【灵的进化论之二次创作。心灵日记一样的东西。】

【啊啊，伊曼纽·史威登堡,是这样吗？现在才开始读不是一样没办法吗？】

【真书的话确实是无聊，但这个是假的。

把他的缺点用令人称赞的戏剧性补足了。写的很不错的冒险小说。还建立了很庞大的秘密组织，名叫坎特。很吸引人。

…………从笔迹上来看，是你的祖父写的。】

【…………是吗？那个人还有这个兴趣。看不出来还挺幽默的呢。人已经不在了还真是可惜。】

青子似乎在怀念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的祖父。

【你的祖父，今年夏天不是还顺便过来了一下吗？】

【无所谓，就当他死了好了。】

呼，青子叹了一口气，想着再在沙发上坐的舒服一点。

把靠垫的形状整了整，靠着靠背做成床的样子，青子舒服的躺在上面。

【……………说起来。】

有珠悄悄扫了一眼躺着的青子。

埋在沙发里的青子像尸体一样一动不动的躺着。

在沙发里躺着的青子的心情，也不是不知道。

有珠无言的责备着青子。

这么一想，今天新做好的工作，还没捂热又很快消失了。

……把有珠无言的责备无视掉，暗示着今天的对话就到此为止了。

两个人就这么对峙着，今天的失误先这么放着等明天再开始新的工作吧。

但是，苍崎青子就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好了啦，怎么了？】

青子保持着躺着的姿势问有珠。

【今天如果做不到的话，还是会有些伤脑筋的。】

【所以我在反省，

学校优先于个人，对吧。】

【那好吧。】

有珠无机质的声音，弄得青子牙痒痒。

有珠说的事情青子也明白。

不管怎么说青子自己也非常清楚。

学校生活的外表，只是自己现在生存方式的妥协。

而在当今这个时代，隐居是很不容易的。有珠所指的是青子对隐居生活的不彻底。

换句话说，有珠沉默所代表的含义是——

“说已经做好觉悟的人，是你自己。”

今天的失败并不是多么大的事情，

这个大宅里的生活和学校生活相比较，偶尔会遇到像这样学校更重要的情况。而因此造成的失误，只是个小事件。

但是，这件事也是青子觉悟不彻底的象征。很容易明白青子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和有珠没有关系，

这是，我不得不自己决定的事情。”

基础学习只有一年半。

在这段时间里，随着自己对事物渐渐了解，一种预感也随之而来。

“既然已经选择了，那肯定会迎来那必将到来的日子。”

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也会在那时坚持不住吧。

“好吧”，青子直起身子。

起身面对着有珠那纤细美貌所做出的，无言的视线。

【OK，有珠，下周肯定做出来。

这样就行了吧。】

【嗯，如果青子觉得可以的话……】

与此相似的话似乎在数小时前刚听到过，

嗯嗯的点着头。

为什么都已经回到家了，还不得不想起那个乡下人呐。

【那接下来的准备就拜托了，我还做不到。】

【场所还是之前那个公园可以吗？】

【这样路线方面会比较妥当，但是另一件怎么办？

那一边不是更急一点吗？】

【时间和场合，森林也是会有变化的，是这么教的吧。】

再简短的说过这些之后，有珠又把视线落到了膝盖上的书页上。

对两者来说最重要的对话也到此结束。

接下来又回到了不太合得来的两个同居人的普通生活。

好的，青子取来电视机遥控器，打开了电源。有珠仍然在读书，自己则参加到显像管所显示出来的世界中去。

【啊】

突然，有珠轻呼了一声，又沉默下去。

不想被发现似的用一只手遮住了嘴。

有什么话想说，很快又发现那是没什么意义的话。所以她又不再说了。

时不时的会有这种自制力赶不及的时候，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偶尔会出现。

好像，之前说的是【那】，这么回想着，青子把视线投向了可爱的同居人。

【嗯？怎么了？】

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小。强势的眼睛正放出像猫一样好奇的目光。

【……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那是什么呢？】

有珠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害羞的把目光移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有珠的表情十分的温和，让人喜欢到禁不住想要咬一口。

有珠的父亲可能预见到会有今天的她，所以起了一个和她非常相称的名字。

【……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想着要和谁说一下来着。】

青子恩恩的点着头，催促着有珠。

【不怎么有趣，其实也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想都想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青子，像人那么大的猫，忽闪忽闪出来送外卖的原因，知道吗？】

一瞬间，青子又有了一种有珠说了一个不像笑话的笑话的错觉。

不，正常来考虑的话是这样，

但是有珠是认真的在烦恼。

虽然青子一直坚持有珠的幽默细胞为零，但这要是个笑话的话，那说是零都不合适而要改为负数了。只能认为有珠就只是在如实陈述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嗯…………这句话有两个需要确认的地方。我们一个一个来印证，好吗？】

【好的，我也怀疑是个布偶。

但是，想不出这么做的理由来。

特地穿着这么精巧的猫布偶装，离开商业街去送外卖，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考虑难易度之前，我倒是先要考虑下那个人有没有常识。】

听着青子的话，有珠微微点了点头。

【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吧。像我们这样的人更是，与外界隔绝生活在山坳里的家伙是五花八门的。

我的话，估计看见的话会出声和它打听一下的吧。】

听了这些话，有珠的脸向旁边转了转。

【…………唔…………黄昏时突然出现在住宅区的送外卖猫啊，出现背景是落日的火烧云，听起来好浪漫对吧。

对了，今天的晚饭怎么办？

难得聊到相关的话题了，我们叫个外卖怎么样？】

我很喜欢外卖呐，青子笑眯眯的说着。

这个家里的晚饭似乎是采用轮流制又似乎不是，做起来全凭两个人的兴致（心血来潮了就准备两个人的饭）。实际上就是采用随便的形式。

不想做的话连续一周都没有晚饭的事情也有过。对两个人来说这样似乎才是最舒适的。

可能是嫌做饭麻烦，也可能是单纯的喜欢外卖。

今天晚上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结果就是，三咲的餐馆联盟那里提出了对这个房屋要极度注意。

要餐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时候…………在晚上八点以后基本已经没有人影了……上到这么一个山坡上来意味着什么，送餐人的忧郁可想而知。

【时间是八点前，刚好还能够点餐。我想要吃昏月的。那里的月见边很好吃啊。最近都没跟他们打过招呼呢。】

青子取出来像扑克牌一样的卡片，那是店里赠送的商品目录。学生会长满心欢喜的看着产品介绍。

有珠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幸福的青子，自顾自的回答道：

【抱歉，我已经吃过了。】

这句话把青子的身体冻住了。

叫外卖的话最低要叫两份，所以没有一起吃的人的话是人家不会送的。

如果就为了一碗荞麦面就把人叫出来那和公主大人也没啥区别了。这个世界果然是没有边界的冷漠。

虽然是题外话，但其实外卖方也在商讨对策。

【明年的外卖要求改为三份以上才可送怎么样？】

这种魔鬼一样的规矩被通过了，青子她们目前还不知道。

【你，你这叛徒！

哦，所以才回来的这么迟啊。

明明是回家部的，从这到学校连公交，走路算在一起也只要二十分钟。我应该想到为什么已经5点了还没有回来。】

但是也悲伤不起来，那时候青子困到连自己睡着了都没注意到。

【啊啊，可恶的女人，这种时候就要想着被剩下那个人，至少买点礼物什么的暗示一下才对！

我的话之前在外面吃的时候不是还带了你的那份吗？】

青子发着火，虽然不知道有多少是认真的。

毕竟早上还饿着肚子呢就被叫起来，从被电话叫出去到现在，除了红茶什么东西都没进过嘴。这样肚子还没有饿的咕咕叫已经是奇迹了。

嘛，之前那件事虽然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而且可以算作另一件事情。但作为刚才被欺负的反击，青子一下子站了起来。

【…………之前的那次？

是说你明明晚餐是到市中心吃的寿司，回来时手上拿的却是便利店的塑料袋那次吗？】

你是草丛里的蛇吗？

【怎，怎么啦，那不还是好好的买给你了吗？】

【那只是想隐藏真相吧。】

有珠冰冷的视线。

确实，那时候有珠一口一口吃着塑料袋里的便当，突然问了一句和寿司相关的话，青子不小心说漏了嘴。

但是对喜欢新鲜事物的青子来说，新近开张的“回转寿司屋”太令人惊奇了。抑制不住想要调查一下的冲动。

不诚实根据场合不同也会成为罪。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啦。那，这次可以把以前的帐抵消了吧。】

示意自己对这个提议持否定态度，有珠把视线又投回到书上。

没有同意的表示这还是让人感觉有点恐怖。

【没办法了，今天真是倒霉。

作为大人还是到厨房锻炼锻炼做饭的水平吧。】

不知道对谁说着话的青子站起身来。

【啊，忘了问了，有珠晚饭是在哪吃的？】

手轻轻的翻了一页书。

到目前为止为了不和青子正面作对都在读书，但是这也到极限了。于是把书合了起来。

有珠一只手拿着书站了起来，慢慢穿过客厅。

走到门口后，向着青子那边转过头去。

【想听吗？】

【嘛，有点。】

感觉到有压力的青子，慢慢点着头。

有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那只猫，把多余的外卖送给我了。】

简单的说完，立刻从客厅了走出去了。

昨天，还发生过这种事。

“都市就是魔界。

但是，渐渐习惯了之后就会觉得住的请方便的。”

哈，无力的叹息。

静希草十郎俯瞰着冬天的校园。毫无根据的担心起来。

黑板的一角是十二月的月历。

很快的，草十郎转校过来已经十天了。

日期也移到了12月，辛苦留下来的天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校园的树木就那么裸露着枝条，飞舞飘散的落叶把地面完全覆盖了。

现在是古文课。

讲台上的老师慢悠悠的做着讲解，时间也随之流逝。

好不容易适应了教室，但还是跟不上一次4堂课的教学时间安排。

对基础不好的草十郎来说，每天的教学都是艰苦的战斗。

现在正在囫囵吞枣的暗记，以后再慢慢的体会吧。

但是杂念总缠着不走。

明明没有时间走神，虽然这么严厉的对自己说。

【…………哈】

真伤脑筋，现在不论怎么做都没法集中精神上课。

集中力不足是经常有的事情。

都市的冬天和山里的相比，住的要轻松很多，每天的打工也并不是很严苛。

肉体的疲劳的话，做为人，这种谁都会有的普通理由也可以排除。

那么是教的东西太无聊了吗？这么说也不对。

草十郎并没有感觉到课程像他的同学们说的那样无聊。

要非给分类成有趣的还是无趣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有趣的那一类。

所以也找不出精神层面的理由。

集中力如此散漫的原因不管怎么想，都和草十郎自身脱不开干系。

“不行，这样不就又走神了吗？”

责备着自己又把目光召回到黑板上。

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卡兹卡兹规则的声音。为什么这个声音像是催眠曲一样啊？想要把这个纯朴的转校生引诱堕落下去。

果然呐，他无法专心上课。

“————唔”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草十郎思考着。

其实也不用费力想去，原因的话，就是。

不管怎么想，除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别的原因都不可能。

我们的午饭

宣告课程结束的铃声响起，老教师向大家行了礼向走廊走去。

向着他的离去回礼，三十多个学生一起起立。

十一点半开始就慢吞吞前行的时钟，现在正好指着12点。

休息的空气开始扩散了。

从艰苦的学习中暂时解放。

学习生活中豪华的午餐时间开始了。

三咲高中的学校食堂味道并不怎么样。

作为私立学校，在这方面很是怠慢。就算再怎么抗议也不过是给学校挠挠痒。

今天有当日特别菜式提供。

价钱勉强接受，味道就那么回事。也因此，学校里的大趋势是自带便当。

草十郎转入的二年C班也不例外。

男生像是炫耀力气似的把十几个桌子合到一起，做了一个长长餐桌。

女生则是简单的把周围两三个桌子合到一起，很快天南地北的谈笑起来。

贵重的午休时间一分一秒都浪费不得。

做法不同，两个阵营的理念相同。

【————】

就这么一会，草十郎还没反应过来，还在呆坐着。

从转学过来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天了，还是跟不上这个速度，到现在还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喂，静希，来这嗨。】

在教室的窗边占据了一大片桌子的地方传来了喊声。

站在没放稳的椅子上，保持着就算什么时候倒了也不奇怪的姿势，一个劲招手的是木乃美芳助。

不会说话也没啥毅力。在班级里面风评很差的家伙。粗线条的性格更是树敌不少。

偶尔也会因为太粗线条了，让所有人都跟着头疼。

【吃的终归就只是吃的，

我啊，昨天店里剩下的太多了，全他妈的是春卷啊春卷。老爸见之后说扔了浪费，一股脑全塞给我了，今天能吃的就只剩这玩意了。】

尽管是这么一个人，向这边伸出援手的就只有这个现在边喊边把便当盒打开的木乃美了。

木乃美和草十郎在同一家店里打工，是转学前就认识的少数几个打工的同伴。

也是使草十郎首次对“孽缘”这个词有实感的人。

【哦！不错，静希也来，今天期待已久的盒饭祭开始喽。】

【……………这是刚刚决定的吧……………只是吃个饭，冷静点不行吗？】

【傻瓜，这样不是很乐呵吗？这样就算是山寨货但这螃蟹罐头可是不限量随便吃的？不是鲭鱼罐头哦。】

【真的？我擦——我也来。

牛肉罐头一人份一个，先到先得。】

【你啊，那个吃一个吃几个都一样吧，最美味的就只限最开始吃的那一个。】

【静希他们过来的话就只能保证一人七个以下了，帮大忙了。】

【话说木乃美你便当里中间这个，怎么比罐头还硬？】

一直藏着自己的饭盒不拿出来的同学们开始骚动起来，今天分外的团结。

桌子上堆成金字塔的各色罐头。

把保质期用油性笔盖上的那个，看起来像是从谁家的仓库里面挖出来的。

【好了小的们，各自把自己的饭盒拿出来。吃的话是地狱，剩下来的也是地狱。我们还将碰到第五堂课没饭吃的恐怖修罗场，就算是铁的恶魔也给他揍趴下吧——

咳，所有食物由下町的马克商会，中山市场提供。】

【拉倒吧，傻瓜才休息呢白痴yeah！】

乱成一团，各自举着盒罐头翻了天的男学生们。

【来，静希你也吃，这还剩着不少呢。】

【免了，昨天就说过你这里面的东西可能有毒，再说，这里面有一半东西都快到保质期了吧。】

【什么呀，这么不给面子。】

越来越热闹的人群。

似乎是想一个也好，来多增加点牺牲者。

估计是平息不了他们了，没办法，这么想着站在座位旁边的草十郎。

【那么，我们能钓你上来吗？

静希同学，把那些家伙放一边过来这边吧。】

另外一方势力加了进来，

过来打招呼的是一个和短发很相称的女生。

前几天，她就开始劝诱草十郎加入田径部。

【…………不，这个也请容我拒绝，如果可以的话。】

很困扰的表情这么说着。

在她们的桌子上就只有草十郎不怎么认识的果实，还堆的山一样的高。

【唉~为什么呀，不喜欢木瓜吗？

也有芒果哦，还有椰子。另外帮我保密，这里连夕张的哈密瓜都有哦。】

非常有说服力的果实集团。

【等一下，真的有椰子？那玩意能吃吗？】

【啊，芒果有多余的我想带点回去。】

【白痴，连肉都没有也好意思叫饭，所以你们这帮家伙才瘦成这样。】

各处响起的叫喊，果然草十郎跟不上这里的节奏。

【……………能明白的只有到哪都只有毁灭一条路啊。】

换句话说，草十郎哪边的邀请都拒绝不了。

别人的好意都率直的接受的他，有时候就会这样优柔寡断。

就有这样的人，对好意都无法拒绝，对应该舍弃什么会犹豫，会判断不了。

身后出现的一个身影，拍着迷途羔羊的肩膀。

【闪开闪开，和这里的白痴打成一片你的人生就玩完了。给我适当的和他们保持距离。

还有你们这帮听好，别把善良的羊往地狱里面引，】

在草十郎背后传来了与场合不同，刀刃一般的声音，整个教室都被这声音压下去了。

【副会长】

草十郎转过身去，站在那里的是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男生。

杂乱，外观却很漂亮的向上梳起的长发，

整体看非常英俊，可能通过他正俯视着整个班级的刺人目光看出他的暴力性。

和好像一直在打瞌睡的草十郎相比，是一个一下就能震慑人心，完美无缺的美男子。

别人对他的反应应该是畏惧、尊敬才对，可惜的是。

【搞什么啊？副会长大人都出来了。】

【你们这帮白痴像在这里晃来晃去，不是应该去食堂占地的吗？】

【唉唉唉，怎么来我们这些屌丝聚集的贫民窟了，王子不应该去A班优雅的来一杯咖啡或者红茶之类的吗？】

【又是来叫静希的吗？青子女士也是，鸢丸殿下也是，静希你到底都干啥子了？】

【啊~静希又没违反啥校规，等一下，难不成破坏了啥潜规则了？】

【这么说的话——规司，果然你被苍崎甩了就从那里跑掉了这件事是真的吗?】

【……………………】

像这样充满着亲近与友情的叫骂声。

草十郎开始同情这位作为各种话题主人公的男子了。

但是主人公完全没有反应。

只是很无聊的扫了一眼喧闹的同学，用洪亮的声音开始说了。

【你们这帮家伙还是这么精神那正好，把这精力拿来参加冬季特别清扫班如何啊？啊？

现在自己提出来参加的人全校范围都没一个，2年C班全员参加的话，我和苍崎肩膀上的担子也能轻一点了你们说对吧！】

和那端正的容颜稍有不合的，刀刃般发自丹田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教室。

屌丝部队和甜品爱好者们被这一喝后都和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下来。

如果说这里的男生们有什么害怕的事情的话，那就只有【冬季特别清扫班】这一个选项了。

冬季特别清扫班。

那是从前前代学生会手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在冬假里打扫目前处在放置状态的旧校舍及其周边已经和荒山没有区别的庭院。其宗旨就是借着学校责任名义的拷问。

恐怕冬假的三天假日全都得搭进去。

当然做出的贡献会保留下来，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这也只是学生会走形式设立的志愿活动，自愿参加的就算有一个人也近乎奇迹了。

【啊…………不，我那个，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因为吃了过期的罐头，咳。】

【我们也感觉有点贫血……不多吃点水果的话可能会死…………另外冬假还有一堆的事要做。】

除了一人以外的所有2年C班同学都开始往角落里面缩。

【很好，果然午饭要安静点吃才好。

明明是二年级的，比一年级的少爷们还吵，稍微给我自律一点啊混蛋们！】

唔~开始慢慢散开的混混们。

草十郎也想着混进去，开始跟着人流一起走。

【喂，你过来草十郎，借一步说话。】

规司搂着草十郎的肩，阻止他混到同伴里去。

【……什么啊，学生会太霸道了，有没有人教他点餐桌礼仪啊？】

木乃美看到准备要离去的两个背影，抓住时机用只有同伴能听到的音量抱怨起来。

【啊啊？可以啊木乃美，好吧，你是值得纪念的第二个人。冬假的时候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

副会长很明显听清了木乃美的话，亲自点名，示意木乃美已经被选上了。

【哈？说什么呢那家伙？

那不是自主参加的吗？就算是副会长也没那个资格让人强制参加吧。】

嘻嘻嘻，嬉皮笑脸的2年C班问题儿童。

【你说的那只到昨天为止，

由会长提议，学校同意。今天开始赋予学生会成员具有强制力的推荐权。

特别是会长和副会长的推荐是绝对的，你要拒绝的话嘛……学校那边先不管，苍崎会干什么我可是完全没兴趣去阻止的。】

【靠！！！这不是判我死刑吗？学生会真这么狠啊。】

听到木乃美的咒骂变为悲鸣。副会长和草十郎从2年C班出来了。

【你也够辛苦的，草十郎。】

【你也很闲嘛，副会长。】

进到无人的学生会室的两个人交流着感想。

三咲高中的学生会室有两个，

一个是开会用的大会议室。

另一个屋子作为数学的贮备室和资料室来使用。

作为资料室，靠墙的地方都被放文件的资料架密密麻麻排满了。本来就不大的房间更因此显得狭窄了。

说这里是学生会室，更像是一个人隐藏的家。

给草十郎找了张椅子，对面的男学生面向这边坐下了。

规司鸢丸。

私立三咲高中理事长的儿子，学生会副会长。

和草十郎一样都是二年级，大约一周前，学生会会长说着转校生就麻烦了把草十郎推给他的时候认识的。

【别叫副会长了，和狗屎混蛋一样的称呼呢，我说到底不过是会长的狗而已。】

哎呀哎呀的自嘲着。看样子也不是有不满。

鸢丸从口袋里取出速食丸子，一副很难吃的样子放进嘴里。

一个100卡路里，团成团状的速食品。其实就是把肉干牵引成片状再做成的东西。

【是吗？但是说是狗的话可不好呢，鸢丸。】

带着一副难受表情的草十郎也坐下来了。

【啊？狗怎么了？】

【我是在说“说是狗的话可不好。”比喻的东西和你区别很大呢，毕竟那东西很恐怖呢，狗。】

【？怎么会，明明是山里长大的却怕狗。】

【虽然只要是个活着的东西就很可怕，但狗跟这还不一样。

自始至终就没有能赢成群野狗的东西呢。

狗群跑起来很快，另外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不懂得放弃。

我在山坡上被追过，直至最后一条都会一直追着不放。】

边这么说着边打开便当。

嫩草色的布包裹着的是三个三角形的饭团。

【shock了】（震住了）

【稍……什么？】

【不，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的用手握出的饭团。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了。】

【…………什么意思啊？】

【夸你呢，白痴。】

草十郎从对方那里收到不论是夸奖还是侮辱的评价，都是同样的回应。委屈的表现，或者不显眼的讨厌的这类细节一点都没有。

但是像今天这样连说的是好话还是坏话都要一点一点解释清楚的还是很少见的。

根据鸢丸的推测，这个少年对是否是个人无法退让的东西分的很清楚。他有这样的气质。

【话说回来，这个硬硬的好像面粉一样的。好吃吗？】

草十郎津津有味的看着鸢丸的速食品。

【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吧。唉，给你试试就知道了。

人类不管什么事都想省点劲快点解决，如果事情和三大欲求联系起来就更是如此。】

鸢丸把丸子嘎啦嘎啦倒到剩下的一张空闲的桌子上，理所当然的从草十郎那里拿了一个饭团。

草十郎也理所当然的无视鸢丸的强盗行径，与之相对的拿了一个丸子尝了尝。

【…………怎么感觉，是在吃土啊。】

【没错，这东西就和没有游戏的人生一样。】

草十郎继续保持着一副很难吃的表情，按照礼仪继续吃着丸子。

对未知的事物很好奇，而且开始做某件事后就好好的做到最后的礼仪做的很好呢。

【没必要装作没事一样，这东西的优点就只有携带起来方便。一点味道都没有，吃这东西倒不用担心自己的嘴馋起来呢。

嘛，这也无所谓了，怎么样？适应点学校了吗？】

【啊啊，多亏了鸢丸和苍崎的照顾。】

毫无委屈的笑容，鸢丸的表情也终于放松下来。

草十郎确实不是普通的迟钝。但也因此，他表现出来的表情一定不会说谎的。

对鸢丸这样一个似乎不会利己的人来说，草十郎像细小的毒。

“…………所以苍崎才躲着他吗？”

鸢丸心里这么想着，吃了一口手上的饭团。

虽然是冷下来的白米饭，但是却有十分柔软的口感。又让鸢丸震惊了。

【嗯？等一下，照顾你的不就只有我吗？苍崎只是在你转学那一天对我说了一句“他还不熟悉这里所以麻烦你了。”就干了这么点事吧。】

【……………为什么你那么生气？】

【不是，所以说啊，在你习惯学校之前在背后守着你的可是我，苍崎只是把全校学生里面的弱势群体聚集到学生会室里而已吧。

麻烦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干——】

说到这里停下了，鸢丸自己也感觉到自己说的话像个傻瓜。草十郎说的对，他没什么好生气的。

【嘛，算了，确实如果对苍崎说我累了就没有后面的事了。

知道吗？

那家伙，为什么把你塞给我？】

【因为是副会长吧。】

被这么说了，鸢丸帅气的脸阴了下来。

【我说啊，为什么副会长非得要小心翼翼的照顾一个转校生啊。

唉，算了。有机会的话从苍崎那里问一下吧。也能知道一点那家伙的本性。】

鸢丸臭着脸把手里握着的饭团握的更紧了。

明明是干燥的米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嫩嫩的。说是握出来的，不如说是被什么东西包着的米饭。不是靠力气把米饭压在一起，而是职业级的，温柔的把材料集合在一起做出来的饭团。

【比起这些还要说这盐的量，配料里别有一番玄妙的酱油量更是——食欲渐渐涌上来了啊，大脑在产生食欲——哦哦——】

【鸢丸，脑子里想的东西已经说出来了。】

【不，还没有吃惊道那种地步。

那，草兄弟，这个，有馅吗？】

询问一下这个意想不到的味道。

顺带一说，鸢丸还只是吃到饭团的外面，还没有吃到里面的馅料。

【嗯，蚂蚱馅的。】

【坑爹呢！】

咳哇，这么咳嗽着的副会长。

想着山里长大的草十郎肯定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习惯。但是蝗虫怎么说也太……

【可恶，在我吃之前说好不。难以置信的好吃弄得我完全想象不到啊。】

【啊啊，刚才是在骗你的。】

瞬间，互瞪着的两个人。

【其实是鲑鱼，再怎么说，蚂蚱还是有点……】

【——哦，哦哦，是呢，放心了。再怎么说，蚂蚱实在是……】

【啊啊，在这种大都市，想找蚂蚱真是……】

【…………】

本不在意的台词，意外的让鸢丸打了个冷战。

【…………真是的，到底哪个是在开玩笑啊？该不会真的只是恰好没找着吧，真不像你啊。草十郎。】

【你说了苍崎的坏话……】

低着眼睑，不高兴的握着饭团的草十郎这么说着，确实这么说了。

鸢丸哑然盯着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喃喃说着什么的草十郎。

【喂，刚才的话可不能就这么听过就算了。我说了苍崎的坏话所以你要讨回来，是这么回事吗？】

【……………………】

嚼嚼嚼嚼嚼嚼

纯朴的乡下男孩无言的抗议，越来越增加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没跑了，太悲惨了，副会长头疼到好像被雷劈了一样。

【怎么这样，你这家伙，被苍崎迷住了吗？

是这样吧，肯定是这么回事吧，喂，别睡了给我起来。】

鸢丸从椅子上站起来，扶着草十郎的肩膀使劲摇晃着。

没办法，草十郎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睁开了眼睛。

【是呢……你还不知道一年前的惨剧。

知道了的话，就不会抱有这种必定会破灭的愿望了。】

【你的话里面太多误解了。这个先放放，比起这个，一年前的惨剧是什么？】

【——唔】

鸢丸突然冷静下来，好像是在考虑着什么事情，坐回到椅子上。

【没办法，虽然我不喜欢背后传人闲话。】

但是为了青少年光辉的未来也只能这样了，鸢丸这么自我肯定着。

【那是苍崎还是一年级的事情。

那时候大家都才刚刚入学，苍崎是什么样的性格大家还都不知道。

那家伙，光看外表的话毫无疑问是个美人。

也因此男生们高兴的手舞足蹈。】

但是，后面发生了不同意义上让人手舞足蹈的事情。估计所有人做梦都没有想到吧。

【四月，五月左右发生了让上下都骚动的大事情。

那个时候不论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都牵扯进去了。

混蛋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斗法，到后来发展到决斗，这也一样算是骚动吧。就算只是待在苍崎周围都够呛。】

【怎么就发生到这种不知所谓的事态了？】

【当然因为苍崎只有一个，而不认命的白痴有超过一百人。

一个一个请苍崎吃午饭都要三个月吧。

因此，首先是男生之间无聊的暗斗。】

【…………】

【嘛，听不懂的话就跳过吧。反正也就是些废物的事情，跟我要说的没什么关系。】

【于是，那种怎样都行的斗争过后，胜了留下来的家伙列队向一年级的女生说希望交往的事情。

苍崎那边是怎么说着来着？对方没有诚意？不对，是说没有勇气来着？反正就类似那样，无视了，认同的家伙一个都没有。

自然希望和她交往的人全被很有礼貌的当场拒绝了。】

【但是，在那群人中就有会错意的家伙。

三年级里有个家伙利用人脉不知几次的向苍崎表明希望交往。

…………大概，那家伙的脑袋有点问题吧。现在想起来，只能这么认为了。】

顺带一提，那个三年级的是前代学生会长这件事，鸢丸对草十郎保密了。

【从学校周围到苍崎家都硬要跟着。本来就觉得有点烦的苍崎终于也忍到极限了吧。话说，说点什么让对方忌惮的方法也没有吧。】

（渣渣注：这里背景是苍崎飞踹前学生会长的剪影）

【结果，那家伙自己自愿从这里转学出去，就这样从三咲町里逃了出去。苍崎也吃到了在家反省一个月的处罚。

传说中的血之公会堂事件就是指这个。

详细的情况就去问本人……………好像会很麻烦啊，去新闻部也行。那里的部长很会做事的，可以打听到不少有趣的东西吧。】

【…………鸢丸，那个，具体的表现只能是故意避开苍崎吗？】

【没办法的吧，理事长的儿子也好什么也好，对怕的事情总是会害怕的吧。不论如何也要从高中平安毕业才行啊。

那家伙都有精神创伤了，看到咱们学校的女生制服都会吓得忍不住尖叫。】

【………………】

嗯，草十郎好像明白了一样低着头。

鸢丸说的这些事情，草十郎之前完全不知道。

【唉，就这样吧。

比起这个，为什么会选择苍崎啊？草十郎。】

被这么问了，这次，草十郎抬起头。

【喂，你啊，真是喜欢苍崎吗？

如果只是心里咚咚跳的话，那不是恋爱的反应，那是吓的！草兄弟你再怎么呆，总有理由吧。】

鸢丸的话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那些先不管。

草十郎也不清楚自己对苍崎抱有的感情算是什么。

【也对呢，真奇怪，我明明对她还不怎么了解。】

这也是肯定的，自从创校日的熟悉校园以来，在学校范围内，草十郎和青子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草十郎就算想搭个话，青子早就径直走过去了。

前段时间的周一正好安排到一起劳动了，那也只是互相问问时间这种程度的对话而已。

【但是鸢丸，可能你不太知道吧。

时不时的，我会感觉到有人的视线，就算回头去看也总是找不到人。这时候心里会担心会想着一个人。

就像鸢丸你说的那样，只是在走廊上见过我。是不是仅仅只是监视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对我也只是顺便关心一下也不清楚。

但是，不管是什么，我对她的关心是真的。】

【而且，我也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苍崎虽然是那个样子，实际上，她帮助了我很多。】

他不服输的这么认真的说着，

听了这些的鸢丸稍微有些后悔了，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如果没听到刚才的那些话，鸢丸还打算找一个合适的女学生介绍给草十郎，希望能给他一个平稳高中生活。

本来，鸢丸也不是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类型。

对方可以利用的话就去损人利己，骗他来帮助自己。

没法利用的，或者无法判断是否可以利用的就保持距离。以上就是规司鸢丸的信条。

而对他来说，草十郎并不是可以从其身上获得利益的对象。是让人忍不住帮忙的人种。

鸢丸对友情并不疏远。

称为朋友的人并不一定是可以获得利益的对象。

……但是，草十郎是真的被青子迷住了。作为朋友，想要把这个事实改变真是比登天还难。

【哎呀哎呀，喜欢上一个人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吗？】

【没有那样的事，理由的话也有一个。

第一眼见到的时候觉得很漂亮。】

【啊？】

唉，叹着气把肩膀垂下的鸢丸。

【什么啊！说出来了很让人不好意思的话啊。也就是被外表迷住了对吧？结果只是外表吗？草十郎。】

【漂亮到把人迷住了，不是很好吗？

为了保证自己的魅力而努力的话，就可以从外表可以知道其内在。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哼。】

虽然也有强词夺理的地方，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

【……………没办法，知道了。这话题就此打住吧，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草兄弟选谁当自己的女人。】

然而，

在这里，鸢丸有一个重大的误解。

草十郎确实是对苍崎青子抱有好感。但也只是如此，并没有打从心底里喜欢啊，希望和苍崎做恋人啊之类的愿望。甚至可以说这类想法一点都没有过。而鸢丸就是弄错了这一点。

这个误解成了日后巨大事件的祸根这一事，不是神的鸢丸根本不可能察觉到吧。

【但是呐，还是让我给你一个忠告吧草十郎。

苍崎并不一定讨厌和她吵架的对手，反过来说的话，不管她对你多亲近也不一定就代表她喜欢你。我就是个例子。】

回想起过去的伤心事，鸢丸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这么说着。

【是吗？具体点呢？】

【哦，过去，那家伙本来挺自以为是的，最后终于做出一件让人举手投降的事情。

半年前的夏天争夺学生会长的时候，我和她在学生会里共事已经一年了。比起女生，我更把她当战友。

还在准备的时候就扬起右手扇了我一巴掌。我一直是棒球队主力的水平，还是被扭伤了腰。我之前还一直以为我会赢的。】

呼，鸢丸眼睛看着远方，开始把之后的事详详细细的说了出来。

【第二天，结果不用说那肯定比不过啊，做好了觉悟到学生会室一看，苍崎还是和平常一样。

然后，那家伙和我就开始担当会长和副会长了。】

听完了，哼~~这么发表感想的草十郎。

然后很有自信的这么说了。

【鸢丸，综合一下刚才的话，你也喜欢上苍崎了吧？】

一副认真的表情，说出了完全不知所谓的感想。

【没有这事啊！！！！！刚才说的话里面哪有那种甜蜜的要素啊！！！！！我啊，决定好不把那家伙当做女人看就是因为这件事知道吗？】

【什么嘛，不是啊。】

没意思，草十郎不小心把不满漏出来了。

…………这个男人的单纯估计没有下限吧。鸢丸把对草十郎的评价稍微修正了下。

【总之啊，我想说的是，苍崎青子并没有普通的“喜欢或者讨厌的标准”这件事。

对那家伙、那位公主大人来说，“好的事情就喜欢，看不惯的事情就讨厌”这种事情绝对没有。】

我会参考一下的，草十郎盯着表这么回答道。

聊得时间似乎有点久了，午休的时间剩下不多了。

【鸢丸，你想说的已经都说了吧？】

【啊？想说的？那种东西一开始就没有啦。】

【………………】

那为什么这个男生要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呢？这么想着的草十郎抬起头，开始了另一个主题。

【那好，那再陪陪我吧。有想要告诉你的事情。】

【？】

草十郎摆出一副至今都没有过的认真表情，用思索的姿势正对着鸢丸。

就那么握着吃到一半的饭团，咳。草十郎咳嗽了一声开始了。

【————实际上，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很严肃的话语，

草十郎开始尽可能正确的，把昨天晚上遇到的事情说了出来。

那又怎么了？

【静希同学，在吗？】

午休快要结束的12点50分。

在一向充满活力，热闹非凡的2年C班露了下脸，

…………对她来说只是普通的工作…………

苍崎青子这么宣告着。

虽然对青子来说C班是外班，但是青子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走了进去。

另一方面，和淡定的青子相反的，直到刚才还和争吃饵食的雏鸟一样喧闹的学生们突然安静下来，规规矩矩的开始往座位上走。

“……………什么意思啊？这个…………”

内心里不满了一下，青子开始扫视教室。

没有看到想找的男学生的身影。

没有抬起眼睛看她的家伙，想想也不可能故意隐藏起来。

【有里同学，学号12号的静希同学呢？】

青子非常事务性的提问道。

【啊？问我…………那个，静希的话刚才被鸢丸殿下带走了。】

被青子叫道名字的男学生，似乎对青子知道自己名字这件事很吃惊。楞了一下回答道。

虽然是闲话，鸢丸被叫做殿下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理事长的儿子…………是不可能的。纯粹只是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个王子一样。

本人似乎也很喜欢这个称呼。

【鸢丸吗？…………他和静希关系很好么？】

青子很意外的询问着。

班级成员则对这个询问很意外。

【好不好的，规司他和男同学的关系这么好的情况，至今我们都没见过。

啊，木乃美是个笨蛋所以例外。】

【就是呐，虽然开始殿下还是没什么话的样子，三天之后就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吵吵起来了。】

【嘛，对方是静希也没办法对吧。那家伙虽然很奇怪但是个好人呢。】

【对~呢，是个好人呢~草十郎。】

渐渐开始取回步调的2年C班成员又开始面对面的哇啦哇啦聊起来了。

暂且听着这些的青子突然调转身子，说了一声“那再见”就从2年C班出去了。

尽量简短清晰的，草十郎把话说完了。

午休也就只剩下最后几分钟了。

这时学生会室里是说完话一脸满足的草十郎，

和听完话面有难色的鸢丸，（）

【那，让我听听感想吧。】

想说的话全部说完了的草十郎。

鸢丸则是，说不出来是在发怒，还是在烦恼。抱着一副暧昧的表情用手指抵着额头。

【呐，草兄弟，你啊。并不是一个把别人当做傻瓜耍的家伙对吧？】

【真失礼呐，被耍的人是我好吧。】

通过这个回答，可以肯定这家伙是不会耍人的性格。

这么说是两个备选答案里面的一个了。

这一个就是，刚才听到的话全是真的。

或者说，草十郎已经非常疲劳了，累到都看见幻觉了这件事。

虽然鸢丸不论如何都希望答案是另一个…………

【草十郎…………直说了吧，我还是挺喜欢你这家伙的。所谓不会说谎的人类那就不是人类了。我讨厌人类，所以我挺欣赏你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说出了把人当傻瓜的话。我明天到底要靠什么才能找到能吃的午饭啊？】

【去学校食堂吃不就好了吗？】

不知所谓的一句话，鸢丸也放弃了，表情暗了下来。

【好知道了，直说了吧，那些都是幻觉。

就像把枯萎的花看成幽灵的家伙一样，如果接受不了这个回答的话，给你介绍个技术不错的神经病医生怎么样？】

【那就是你的感想吗？好的，那就好了。】

听了怎么解释都非常侮辱人的鸢丸的话，草十郎十分泰然的接受了。

【那些我也认为是类似神隐之类的东西。

但是，是都市的话说不定也有类似的东西。为了确认这件事才说起这个的。】

太好了，这么说着的草十郎把最后剩下的饭团平铺好，用布包了起来。

【…………喂，这么说是那样吗？

你该不会认为都市的人嘴里能喷火，手腕可以突然伸长是很普通的事情吧？】

【…………嘛，是不寻常，但也不是特别稀奇吧。我是这么想的。

这里有好多山里没有的东西，也有什么都有的地方。所以，只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说不定也有呢。】

看着一副认真表情的草十郎，鸢丸感到自己和他的文化程度差异大到让人头疼的程度。

连电都没有通的山坳里。

夜里和远古时期没啥区别。人类不是唱主角而是怎样都行的配角。作为构筑自然的一个部件而存活下来。而这个少年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要说是像婴儿那样无邪的成长也行，其实也就是让人不接触发达的文明这么一回事。

或者说，成长中完全没有多余的知识体系，质朴的世界。

都市里的生活在草十郎看来就是“至今为止生活中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的话 “只要发生了的事就全部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

【放心好了，确实这里到处都是些性质恶劣的家伙。但是这类像是使用魔法的家伙是不可能存在的。】

（渣卡注：游戏名其实也可以解释成使用魔法的夜晚，和这里鸢丸的话对应。）

【那就好，但是。。】

草十郎好像还有哪里不能接受。

…………确实，刚才的对话里面，鸢丸自己也有不能接受的地方。

有还是没有先放到一边，刚才听到的故事里面有非常不人道的地方。

【嘛，事情的真假啊，是不是看错了啊先放到一边。

就只从结果来说，是我们的学生在夜晚的公园里见到了杀人事件。而且杀与被杀的两个人都不寻常。

一个人拿着火焰喷射器，另一个…………嘛？什么来着？长刀一类的？可以把刀刃一样的东西一伸好几米？】

鸢丸皱着眉头重复着，草十郎明白了似的慢慢点着头，这件事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故事内容确实是在把听者当做傻瓜。

【很认真的问一下，不寻常吧？刚才说的那些。】

【草十郎，你这家伙，其实是在逗我玩吗？】

【不，完全没有。

但是嘛，城市里不是没有那种人吗？

那就是像鸢丸说的那样，梦里见到的。最近这段时间打工和考试复习都压到一起，可能有些累了。】

现在寒假就在眼前了，期末考试就在一周后。对草十郎来说这可是最大的敌人。

【我基本上做不来呢，就算是用别人好几倍的努力也还是追不上。而且你看，要是光盯着学习的话不就成了神经质了吗？】

【那只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啦，嘛，不管怎么说什么东西过度了都不好。至少在考试前，你把打工的时间缩短一点不行吗？】

【已经减少一部分了，但是年底打工的人好多都要休假，结果反倒事情更多了。】

草十郎无奈的耸了耸肩。

从刚才的话里面可以听出来草十郎最近很忙。

神经质之类的倒还说不上，说的故事可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白日梦吧…………而且实际上，那个确实是发生在深夜场景。

【感觉你很辛苦啊，草十郎。】

【啊啊，实际做了才知道，在都市里生活也很不容易。】

很认真的在困扰表情。

这时可以从每一个细节看出草十郎真的很累了。

【倒不至于说被你感动到我都要哭了，但是你还真是把烦心事挂在脸上的人呢。】

【？那是，心里累的话肯定会不舒服吧。】

这么说着，草十郎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

差不多午休就要结束了。

【鸢丸，时间到了】

【哦？啊啊，都已经这个时候了，没关系你先走吧，我另外还有点事。】

鸢丸摆出一副学生会成员也不容易的架势，草十郎很吃惊的盯着他看。

好像是在看一个无法估价的艺术品。

【好羡慕你可以翘课的身份呐，这样的话，鸢丸你不就可以在不喜欢的课偷懒了吗？】

【这可是重大诽谤啊，我翘课可不是为了偷懒，要叫做特权。】

副会长很意外的从椅子上站起来强调着。

转入生则没有被说动，斜眼看着他。

【喂喂，都那么说明了稍微给我理解一点行不行？

没辄，先坐下，听好，草兄弟。

同时拥有远超常人的英气与运气，也不会受到外界牵连，只需要专心精进就可以的我。岂不是要忍受从这里一毕业就又回归平凡这个事实？

太过分了。

老子的可以用家族背景风光风光的时间可就只剩一年了！就这么点时间了还羡慕个毛。

一般富二代官二代的七彩光环不是能罩一辈子的吗？为啥到我这就只有三年时间了？

还不爽我，给一群傻瓜当头，还要替他们算账这件事有什么可让别人不爽的。真是，我那像窗户纸一般的心都被卷进充满羡慕嫉妒恨的大人世界了，现在连渣都不剩了。对我这样的人还不应该多一点理解宽容吗？】

【————】

完全不掺杂任何玩笑的真心话，草十郎听得出来鸢丸这话是非常认真的。

草十郎不由的羡慕连这种事情也能一脸认真说出来的性格。“是这样啊，”这么接受了鸢丸的说法。

如果如本人所说那么他的主观想法还是挺正确的。

但是，

【哦呀，只要留级就能把那难得的权利多少再往后延长一年了吧？那让我来帮你一把吧，这点我可以保证的。】

仿佛要把草十郎那没骨气的样子一脚踹散似的，学生会室的门猛地开了。

冷静的一句话把平衡的空气一击打碎。

规司鸢丸本来持有的这个场合的支配权，电光火石之间就飞到了她手里。

【不，不用了，是我自己做的梦，靠我自己的力量还做不到所以只能在这里胡乱想想。】

【是吗？那就不要把刚才那样不害臊的话用这么大嗓门说出来。走廊里都听到了，副会长同学。】

这么说着，她…………苍崎青子走进了学生会室。

长长的黑发有一些凌乱，可能是因为是小跑过来的吧。

青子的视线没有落在一直坐在椅子上的草十郎，而是紧紧的盯着副会长。

【加油吧，鸢丸。】

差不多该回教室了。草十郎这么说着站了起来。

【……还真不讲义气啊，你这家伙。】

鸢丸在青子面前悄悄的小声嘀咕起来。

【但是真没时间了。】

【所以就说你不讲义气在这……】

鸢丸说话只说一半。

至今为止都怎么正眼看过草十郎的青子，这次也瞄了他一眼。

【要说没时间了我也一样，是你一直都太滥用职权了。】

这不像是抱怨，而是率直的意见。

【干什么啊，是有事找草十郎吧。】

【放心吧，找你也有事。】

【？】

似乎不是心理作用，青子的眼神里有杀戮的阴影。

鸢丸平时已经看惯了青子不高兴的视线。所以才感觉到，有着微妙的差异。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看来似乎有事情让苍崎青子比平时更不开心。

【静希同学，跑步和游泳，你喜欢哪一个？】

青子唐突的问了一句。

草十郎表情稍稍暗了一下，哪个都不喜欢，这么回答着。

【不行，选一个。】

【游泳的话，可能吧，但是，为什么？】

【因为你没加入任何一个社团。】

实际上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的意思也就是，这里没有草十郎提意见的余地。

【我们学校的校规，读过了吧。学生没有一个例外，全都要参加社团。

虽然这个校规不一定多有道理，但规定了就是规定了。】

【这太乱来了，抱歉呐，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是呢。】

简短的回答。

青子不妥协是常有的事，鸢丸躲在一边听着青子和草十郎的对话。

【————】

【————】

两个人一句话不说互相看着。

在第三者鸢丸以为沉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这样啊，被草十郎这么一句打破了沉默。

【我想苍崎也知道的，不，一定知道的吧。但也因为知道所以才这么强硬的吧。】

离开座位的草十郎。

从青子身边横穿过去，向走廊走去。

【那个，明天可以吗？】

【静希同学觉得行的话。】

我尽量，这么苦笑着，草十郎走出了学生会室。

观察完这一幕，鸢丸越来越替草十郎感到伤心了。

现在，青子的态度只能认为是在生对手的气，只有以这为前提才解释的了。但草十郎对这怒火全不在意，估计扇他一巴掌也不会在意吧…………就算真扇他一巴掌，估计也是这么回答然后走掉。

就算是草十郎也会稍微不满吧。

但是不论从表情还是动作都完全看不出来，鸢丸感觉见到了一流的演技。

【唉，但是为什么这么强硬啊，会长？】

鸢丸抬起头来看着青子。

青子保持着站姿，眼睛死盯着墙壁。

【…………苍崎？】

鸢丸提高了声音，青子还是没反应。

【喂——会~长~。苍崎——，青子女士？

……………喂，听见了吗苍崎青子！】

【吵死啦，不许啊哦啊哦叫我。】

（渣卡注：和月姬里面一样，青子不喜欢别人叫她全名。）

学生会室里响起了怒吼。

比刚才鸢丸的演讲声音还要大的，穿透走廊的美声。

【声太大啦，要说吵你也一样。】

开始耳鸣了，被怒吼了的鸢丸反射性的吼回去。

【男生的嗓门都比不过你，也罢，看来你睡醒了。】

【没什么，听到你说话了，太烦人了才没搭理你。让你闭嘴又太费事。】

【你这。。把我当成蚊子了吗，喂！】

【如果只是针对交流无法成立这一点的话，蚊子那边可能还好点。】

【喂，这是什么意思？】

【彼此，连对方说的什么意思都不明白，那对话还有什么意义，这不和全是废话组成的约会一样吗？】

【…………………】

从这话看来，对她来说恋人之间的对话全是没有意义的。

【…………问题是，对你来说有价值的对话，那得多有价值才……………唉，算了。

任何时候都很严厉呢，苍崎。】

【有点吧，况且现在也不是可以撒娇的场合吧。】

【难以想象呢，这两年来从来没有见过苍崎你有过撒娇的时候。】

【趁鸢丸你不在的时候都散布出去了而已。】

【是这样吗？果然还对那时候的事怀恨在心喽，学生会长。】

鸢丸所说的那个时候就只特指一件事。

今年夏天发生的，学生会室in武道馆事件。

【哎？这还真是够久远的话题呢，

老是记着这种怎么样都无所谓的事情太浪费脑容量了吧，本来你脑子里面能用的地方就不多。】

话题开始跑偏了，青子之前身上那股杀戮的气势也淡了下来。锐利的视线，和时不时散发出来让人脊背发凉的气氛也都消失了。

学校里能看到她这种表情的，目前也就只有鸢丸一个人了。

【给你个忠告，那件事我可忘不了。

…………只不过，刚才草兄弟提到了点白痴事。我也就顺便告诉他了。可恶，这么一想这不是连地点都一样吗？】

虽然把那件事拿来说，但其实鸢丸并不太想回忆起来过去的这件糗事。

另一边，苍崎青子皱起了眉头。

【等一下，

那些话，对他说了吗？】

【嗯，我从被你这家伙的“怎么过来竞选学生会长了？你不是长了一副副会长的脸吗？怎么看都是副会长的命。”开始，

一直到那个生涯最完美突刺结束。】

不知道为什么，“哦？”，青子叹了一口气，好像是在说如果不知道之前的事情就好了。

鸢丸不知道青子为什么会这样，青子自己也不清楚。

【那个确实是，会让人吓一跳的突刺呢。

身体在脑子之前就做出动作了。

话说回来，我之前说了那些话了吗？】

【说了，而且在我被送到保健室之后说着那正好，强制性的把我安排到副会长这职务上。】

从此以后，鸢丸就作为副会长，被选举中打败了他的对手指挥来指挥去。

【虽然这样也不错吧，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当会长。副会长更适合我一些，想竞选会长只是偶尔想试试成为老爹那样的混蛋而已。】

【心气好高啊，鸢丸是那种只要能做到就都去做的类型吗？

嘛，太过专心于会长的职务，等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成为优等生了的例子你也见过吧？】

【别说了，寒毛都立起来了。

猫要能摆架子估计就是你这样的吧。】

去去，鸢丸冲着青子挥着手。

男女生之间特有的互相争夺权利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互相说坏话而已。

【——那，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件事了？】

【哈？】

【半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为什么告诉他了？】

【啊？那个啊，

因为他总是傻傻的所以一时说溜嘴了——】

还是没有说告诉草十郎的原因。

草十郎喜欢青子，这一事实是不能说出来的。作为男人不用明说也知道。

就算，这是他的误会也是一样。

【比起这个，刚才那些话算什么啊？

你那么恨草十郎吗？】

【七天前的恨意还要持续到现在吗？我又不打算当什么公主。】

啊啊，你比起公主殿下更像女王大人。鸢丸把这话咽回到肚子里。

他在这两年里，也向苍崎青子学习了很多。

【既然不恨他，但刚才那是故意找茬想和他吵架吧。为什么？确实性子有些狂妄吧，但比那家伙还好的人可没有。】

【——————】

【喂给我等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好像在看脚底下白蚁的态度？】

【没啥，通过你说的那种台词，了解到你心底怎么想的，这是很自然的表现。

……………唉算了，不错的家伙，好人，这么说行了吧？

作为吵架的对手不是很合适吗？谁也不去憎恨他，对我来说可不一定。】

青子有话直说。

【别这样比较好，对你来说。】

鸢丸得出了这么个结论。

鸢丸已经适应了苍崎青子的跳跃性思维。毫无道理就讨厌草十郎的话那不管怎么说都没用的。鸢丸脑海里浮现出那张人畜无害的脸，终于

【但是草十郎可是喜欢你的，这样还讨厌他吗？】

还不到两分钟，就把自己绝对不说这件事的誓言打破了。

【啊——不，刚才的是…………苍崎那个。】

坏了，想要闭嘴已经晚了。

现在已经说出来了也没办法。鸢丸一边快速思考着，一边抱着一缕希望看着青子的反应。

【那又怎么了，喜欢谁讨厌谁谁都有的吧。

刚才说的这个，就算他说想和我关系好一点，我还是讨厌他那也是没办法的吧。】

不讲情面就说不讲情面。

喜欢的就说喜欢的，青子有感想就直说，就算想冲她发火也找不到理由。

【不是，不是在说那种好像朋友一样的感情。

不是那种喜欢和讨厌。是在说草兄弟他是真的被你迷住了这件事。】

鸢丸一脸认真的吼起来了。

但是，青子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样子看着他。

或者说青子现在是一副，好久之前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的钱包，终于找到了放心了的表情。

怎么会发生这事呢，这么自我怀疑的一瞬间。

那真的只是一瞬间。

【然后呢？】

好像是无所谓的事一样，青子平淡的问道。

像是在问：那种事，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

【然后？你还真问的出来，你连鬼都算不上了，恶魔。你还是女的吗？好吧，没听清的话我再说一遍就是了……】

这样的话也就不去管什么男人之间的约定了，鸢丸也放开了。

【那种事怎么都行吧，怪无聊的。】

她轻轻松松就把心里的感想舍弃了。

【………………】

鸢丸为了学校里还在健康成长的男生们，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搜索比恶鬼更合适的称呼。

【原来如此啊，跟他提起了今年夏天那件事就是因为这个吗？

嗨~，没啥地位还挺为朋友着想的嘛，殿下？

所以就把闻者惊心，听者落泪的关于我的传说告诉他了？】

呼呼，青子像妖怪一样笑起来。

鸢丸深深的后悔跟这个对手提起了和恋爱相关的话题，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向不知道在哪里的神忏悔了。

【对鸢丸来说是很正确的判断呢，就夸夸你吧。那么，都把哪些事情告诉他了，关于我的。】

拜托别一边笑眯眯的一边放出杀气啊。

【…………代表作，还有你在这个房间里做的这两件事。】

好好考虑过后，鸢丸这么回答道。青子满意的点着头。

【这种时候，传说还是挺管用的嘛。虽然又烦人又粘着不放。但是，可以把想法广泛的散布出去呢，以后可要注意这一点。】

每句话后面都带着红心一样，但那天真的笑容却让人禁不住打个冷战。

不论是愤怒还是欢喜，感情都非常极端的苍崎青子改用了可爱的语调。

鸢丸发现了这一新情况，所以这时候他知道他不得不要说点什么了。

【啊啊，我也很珍惜自己的性命的，不会再说出去了。

…………但是呐苍崎，你真的讨厌草十郎吗？】

明明已经知道应该避开这个话题了，但是鸢丸还是果断的挑战一把。

所谓男人之间的友情啊，有时候还真的比珍珠还美丽。

【嘛……不喜欢就是讨厌，但是这么说也说不通。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讨厌他。

所以不行呢，肯定的。】

不知道是冲着鸢丸的面子还是自己也在找答案，青子短暂的烦恼了一下后这么回答道。

不是立即就回答，内容也不是模板一样的答案，鸢丸也没有抱怨的理由了。

【是吗？嘛，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不管怎么说讨厌是完全感情方面的事情，彼此毫无理由的喜欢或者讨厌那也没有插手的余地。】

到此这个话题终于结束了，鸢丸向上天喃喃说着向草十郎道歉的话。

但是，

这个好像参拜一样的话语又把青子的兴趣勾起来了。

【……………等一下，刚才那个，什么意思？】

变成了心情很好的语调，

注意到这一点，鸢丸也用轻松的语调回答说：

【哦，那家伙也一样呐，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苍崎你迷住了，除此以外什么都说不出来…………哦，错了，本来就没有理由，说不出来也正常。】

鸢丸并不相信草十郎所说的“青子的外表很漂亮”这一说法，干脆就没提这一点。

【没有理由…………是这么说的吗？】

【啊啊，怎么了，不管我怎么说你的闲话都没用，而且我怎么说都不听…………对了，‘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对苍崎的关心是真的’之类的。‘我要帮助她’什么的，我说不了很准确，但大致差不多。

很明显和其他的混蛋不一样呢，就算听了那些传言，手连一微米的颤抖都没有。】

顺着自己的性子说话的鸢丸这时才注意到青子的变化。

她冷眼盯着墙壁。

那个好像看仇敌一样的眼神不知道持续了几分钟。

【……………什么呀那是，刚才也是这个也是，都是从哪听到的…………】

咯叽，可以听到咬牙的声音。

已经反感到极限，连站在眼前的鸢丸都已经进入不了她的视线了。

怎么感觉，现在还不能说草十郎被迷惑的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呢。鸢丸仰头看着天空。

【…………多少明白点了，为什么和那家伙这么合不来……】

青子没有听到这句话，一个人不知道在那里悄悄嘀咕着什么。连就在眼前的鸢丸也无视掉，青子专心编排着诅咒的语言。

【那家伙净做些我讨厌的言行，

怎么不管谁都说他是个好人、好人、好人啊。还有总奇怪的服软，一个一个都是冲着我的软肋来的。】

最后那些话有一大部分都是理所当然的吧，副会长心里这么想着看了看表。

——

时钟当然已经超过了一点了。

【知道了，已经可以了吧，说了那些话是我不对。

话说，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啊？话先说在前头，已经开始上课喽。】

【唉？上课了，为什么？什么时候？】

【呀，刚才草兄弟出去的时候，苍崎超讨~厌的瞪着墙壁的时候就打了上课铃了。这样好吗？学生会长，把第五节课翘了？】

【好你妹啊啊啊！

为啥不说啊你。】

青子怒吼着揪住鸢丸的领子，她已经快哭出来了。

相对的鸢丸投降一样举着双手，脸上却满是胜者的轻松。

【这是优雅的报复你把我当蚊子。

好好品尝然后记住吧，践踏男生纯情就应该绑在柱子上烧死，你这恶魔头子。】

【还是那么小心眼呐，亏你还是个男的。睚眦必报的胆小鬼。】

狠狠的绞紧鸢丸的领子晃起来，鸢丸的脑袋跟着一前一后的点着。

带着胜利者的愉悦，副会长笑的像个小混混。

【呼呼呼，谁都知道你的古典已经接近及格线了，A组的第五节课不用说也知道是啥，滕代婆婆喜不喜欢苍崎你啊？】

滕代是唯一一位资格很老的教师，不用说，她所负责的课程是古典课。

【撒，如果还有时间在这里揪着我的领子，不如赶快回教室上课不是吗？

真可怜呐，但要继续揪着也不拦着你哦。】

【可恶啊啊啊啊啊，找个缝把你塞进去啊，唉，就这么给我去死啊啊啊】

领子越来越紧了。

说到做到，在青子毫不留情的窒息攻击下，鸢丸感觉自己已经见到上帝了。

【——咳？！不，等咳——等下，真的快死了，现在还来得及，过了十分可就真算缺席了。】

青子急忙回头看表，

现在是一点七分，这个第二学生会室在二楼，从这到三楼尽头的A班，这段距离用跑的勉勉强强能赶上。

【算你捡了一条命。鸢丸。】

青子留下了这一句话。

鸢丸头疼的厉害，知道这句话可是玩真的。

【还有，放学后在这里等。

是真有事要你帮忙。】

话还没说完，青子就像隼一样从学生会室里飞了出去。

终于一个人了，鸢丸把敞开的门关上，锁好后做回到椅子上。

【…………真是，明明有些地方还是挺有趣的嘛，苍崎。】

咯呤，后背靠在塑料椅子上叹了一口气。

窗外是看起来很清爽的晴朗天空。

但是，感觉不到冬天的阳光的温度。

直射的太阳也好像病了一样。在没有暖气的学生会室里会不时地感觉寒冷。

暖炉之类方便的东西都搬到第一学生会室了，除了去适应这寒冷以外也没别的办法了。

【要是这种天气能持续下去就好了，

但是天气预报里，好像是说转阴之类的。】

带点暗示的独白之后，鸢丸又想起了草十郎。

想着阴天和晴天，到底哪个和他更像一点，直到最后也想不出答案。

都市的作风

今天的课程结束后，草十郎选了一条稍微绕远的道路向着打工的地方走去。

虽然中华饭店和鲜鱼店已经向学校申请并获得同意了，但还是有其他的秘密打工地点。

而且这可并不单纯是因为数量太多了才不申请的，这类打工首先是违反法律的。

而今天的打工则是其中最不合适的，社木车站前的柏青哥店。

把学校的制服换成店里黑色晚礼服一样的工作服，

工作首先是店周围的扫除。

作为三咲市脸面一样的社木站，有众多的大商场相互比赛一样胡乱耸立着。有拱顶的商业街也就那么陪着一起骚乱着。

聚集的人多了那衍生出来的东西也跟着多了。

有可以称之为浪漫的笑脸，

有可以称之为现实的流通，

也有更适合称之为现实的垃圾。

町里希望社木这里成为干净整洁的一块地方，结果反倒适得其反。

而有这样的店面更是如此。

在被认为本性恶劣的商人所拥有的建筑物前面，一天不论打扫多少次都会让人有抵触心理。

冬天的寒空下，草十郎把吸剩下的烟头收集起来，把传单拾起来，把空的易拉罐放进垃圾箱。

看起来在山里的生活也有像这样的工作，草十郎面带轻松，平淡的完成着扫除任务。

把店周围打扫干净之后，回到了店内，里面开着暖气，仿佛春天一样。

吵闹到让人眼花的骚乱。

横穿过充满浓重烟草臭味的店内设施，向着后台办公室走去。

【店长，外面的扫除已经做完了。】

【好，辛苦了。另外，二楼四十号机子的客人，你能不能去看一下。

总感觉揣着什么猫腻呢，那位大姐。】

人很不错的店长，其实是原黑社会成员。

毫不犹豫就把还是学生的草十郎招聘到店里的原因是心疼他是一个苦学生——才怪呢。

好像是因为店里的其他人都长的很吓人，所以需要有一个能让人安心的店员来帮忙。

【这样好吗？厕所还没有打扫呢。】

【可以可以，那里呢，是摄像头的死角所以必须要确凿的证据才行呢。

小草，现在我可是百分之百的确定有问题。你去那里看看情况吧。】

收到这个工作，草十郎把打扫工具收拾起来向着二楼走去。

这里的柏青哥店是典型的二层结构，大部分的柏青哥机种里面都有涵盖。

这里是地域密集型经济。虽然不怎么有效，但这个店还是起到了一些缩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的效果。

店里的客人也因此千差万别。

有来放松的人，也有靠这个吃饭的职业赌徒，还有想靠不正当手段小发一笔的人。

机器中大部分是八十年代流行的种类，游戏可以从电源系统外部用程序访问造成系统混乱，轻易可以中三个7的大奖。

当然店里不能很明确的判断出这种人，没有确实的证据光去说希望他不要来也没有用的。但毕竟是经营场所，从怀疑到处罚啊，都有相关的规定。

其结果就是，抓住现行犯那就是店里的正义。

对这些耍手腕的人就要靠老师傅认出来，对草十郎来说从原因到结果都完全不明白。

他所知道的只是，店里来了一个麻烦的人物，是个用不正当手段违反规则的人，这么一个事实。

上到二楼。

同样是有线广播和游戏声，甚至比一楼的场面更加混乱。

一楼有一百台机子，而二楼有大概八十台左右，空着的位置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到了。傍晚正是生意红火的时候。

店长所说的四十号在二楼正中的那一列。

若无其事的选择这一列入口，还是正当中的位置，而不是挑选靠墙壁的角落，这么看来确实是个中了大奖的客人。

【…………………】

只看了一眼，草十郎的直觉就感觉到不对。

也说不出她的职业是什么，而且如果要形容“特别”的话那她再合适不过了。

稍微可以感受的到，她身上带有强烈的幸运感。

在周边客人视线的沐浴下，她一句话不说，专心的操作着手柄。

年纪应该比草十郎大个几岁。

绿色的，完美突出身体曲线的西式服装。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类似连衣裙的一套衣服。

脚上的肌肤没有直接裸露着，而是穿了一双长筒袜。

细细的双腿美艳的叠在一起，如果不是在玩弹子球的话那真比绘画里的模特还要优雅。

黑色的秀发染成了红色，剪得短短的。清爽的眼镜和鲜红的嘴唇显得非常的果断。

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在这种狂热场所的美人。

她脚边是4个看上去就很重的大箱子，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好像很无聊似的，用好像陶器一样的手指把长长的烟卷送到嘴边。

【……………好像……………在哪…………】

这么想着的时候，对方的视线透过眼镜的边缘向这边，草十郎看了过来。

【…………！】

寒气在背部疾走。

条件反射想要冲出喉咙的悲鸣被自己用手死死的压住了。

“那个女人，是昨天的……”

被确信不了的直觉所催促，草十郎脱兔一样的转身逃跑了。

哪怕从这里早一秒跑掉也好，首先是一层。

虽然也想就这么跑到外面去，但还是最低限度的向店长打了声招呼：

【店长，我要早退，还有，二楼那个人没有问题。】

压抑着心里的动摇这么告诉店长，把学校的制服塞到纸袋子里后从店里飞奔出去。

因为是阴天的缘故，社木的商业街已经被夜幕笼罩住了。草十郎飞奔着穿过这里向着车站逃过去。

像箭一样穿过长长的阶梯，提前取出装有月票的钱包，通过检票处。

检票处那里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站在那里，或者走动，或者相互说着话。

其中可以看见横在自动检票机之间的车站职员室，里面坐着一个板着个脸的列车员。这里虽然挺吵的但是可以安心了。

也可以换句话说，这是都市的日常。

虽然曾经弄错了，但是草十郎昨天晚上看到的场景可不是应当看到的东西。

【——哈】

终于可以往肺里送点氧气了。

到这里就可以放心了，草十郎在这停住站好。

悄悄的向背后看了一眼。

好像理所当然一般，没有追在身后的危险人物出现。

“……………那，这么一想的话…………”

怎么就突然跑起来了？那个理由实在是站不住脚。

再说自己并没有精明到可以从人群中分辨出“危险的相貌”这个能力，相反自己总是呆呆的。

草十郎托着腮帮子想着事情，脚步自己走下了站台。

不巧的是下一趟电车还要10分钟才来，这里又乱哄哄的，没办法，像个大人一样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

再做一次深呼吸。

周围是和自己一样，等待电车的人们。

……………会追过来的“某个人”连影子都没有。

想太多了，现在，头脑终于清醒了。

但是，突然落下的两肩意外的沉重。

“…………已经很累了这我自己也知道，毕竟是自己的身体。”

比想象中更加沉重的疲劳感，让草十郎叹息起来。

下山后的生活确实十分辛苦，而这么坐着回想一下，却也不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身体上的疲劳应该离极限还很远。

这疲劳感应该是心的问题。

这里和山里可以说是处处都不相同。

把这些认清并适应是非常困难的。

适应还算简单，毕竟人类本身就是为适应而生存的生物，只要放着不管就会适应。

尽管如此，仍然很困难，原因果然还是认识这一方面。

【……………那个，总而言之，是很困难的事情。】

像是至今都没开过口一般虚弱的声音漏了出来。

说实话，草十郎对来到町里生活这件事还在害怕。

对都市生活的人们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他来说全部都是未知的事物。按道理已经不会对这样的不断出现的未知事物感到吃惊了。

“……………是吗……………疲劳的不是身体啊。”

【所以，看到了那样的幻觉。】

像是头晕了一样，草十郎小幅的摇晃着脑袋。

存在的事物就是存在着的，要向世界去学习现实。

虽然鸢丸那么说了，但草十郎还是把那件发生的事情当成现实来解释。

这里与山里相比简直是魔法的国度。

而且，就算真正的魔法使在这里生活也不奇怪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么想过，坐在椅子上两脚还是微微颤抖着，可以看出有多么害怕。注意到这一点也只能暂且由他去了。

会对自然以外的东西感到恐怖，似乎是儿时在山路上突然撞见野生的熊之后的头一遭。

【不，那时还不是这样的。

什么都没干直接就哭喊起来了呢，那时候。】

想起小时候意想不到的心灵创伤，草十郎终于微笑起来。

确实两米以上的野兽出现时，还咕噜噜冲你叫唤，不管是谁都会突然晕倒吧。

在山里生活的草十郎到底收到多大程度的生活压力不好说，但是几天前看怪兽电影的时候，还是觉得真正的野兽更恐怖一些。

这么想想的话，说不定还是能够继续说出这种程度的话我还能够忍耐这句话的。

【……………是呐，现在的问题是，嗯…………最后勉强听到的话是，“抓住了就好办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草十郎想问的还有更表面的问题，很简单就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个什么人。

草十郎碰到的并不像是都市传说之类的东西，想去认真的考察一下又太难了。也许是自己听错了什么，或者说是自己说错了什么也说不定，就先这么放着吧。

【城市的规则吗……………肯定会有谁来惩罚的吧…………】

这话感觉距离自己很远，好像是别人的事情，像是梦一样可以被干脆甩掉的事情。

草十郎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在视野转为黑暗的同时，之前的场景变的更加清晰了。

果然，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把昨天晚上碰到事情统统忘光。

再次睁开眼睛，呼吸已经完全平稳下来。

【话说回来，

被苍崎痛打了一下之后，鸢丸后面到底怎么样了？】

非常唐突的，涌上了这个疑问。

这时听到了声音。草十郎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长长的光柱引领着电车靠近了站台。

那一夜

总之，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没有月亮的夜晚，绝对不要突然向后转身————”

这个是教训吗？还是警告吗？

在很久以前…………那是我还不曾认为“现在的我是在梦中”的时候。

突然，明明之前没有碰到什么，却不安到让人禁不住落下泪来。这是我从祖父的工房里逃出来的那一夜里发生的故事。

祖父用比别人更温柔的微笑，轻轻的抚摸着我的头。

“——红色的死亡，出现在了你的身后。”

留下了这样，与其说让人安心，不如说让人绝望的话语。在这之后我回到了家里。

我从那一夜之后，确实感到了潜藏在背后的影子。

一直在远处看着我的什么人。

而距离也在一点一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缩短。

小的像点一样的气息，在感觉到那股气息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后背了。

当然，这是错觉。

转身后看不到任何人。

但是——从那一夜之后发生了改变。

像那时所说的不安一样，不会错，这一约定成了恐怖感的起因。

“High diddle diddle,The cat and fiddle,

The cow jump’d the moon;

The little dog laugh’d…..”

……………那时什么时候的事来着？

久远的儿时的记忆碎片。

像绘图日记一样被想了起来。

……………黑夜里祖父决定性的话语在耳边响起。

不管强风怎样吹拂，不管身边少女的铃铛怎样引人入胜。不吉利的话语都没有消失。

【……………到达了。】

身边的少女（爱丽丝）这么说着。

没有抑扬的语调，宣示了她完全作为旁观者的身份。

夜晚的公园只有她和少女两个人。

今天是她“今天的自己”的生日。

本应是值得纪念的处女战，却不得不说这不是一个很吉利的夜晚。

厚厚的云层像黑色的伞一样遮住了星星的光芒。

强风像是要把夜空撕裂一般，拉扯着重重的云彩。

公园正中立着时钟，时钟的两个指针像是想要寻找头顶的月亮一样直直的冲着顶点。

不巧的是，今天是没有月亮的夜晚。

冬天的空气，加深了深夜的狂暴。

光是吸入就要把体内冻伤的空气。

沁入骨髓的空气，就这么通过脊柱直接连接至脑髓。

连思考都被寒冷麻痹了。

指尖已经被寒气变为了化石。

我感觉到自己鼓动的情感就像火焰一样。

【把触觉转让过来吧……挺幸运的

那个位置的话有刻好的鬼火作为灯。】

有珠只是点头作为回应。

这时候，只是一瞬间，看了一下地面。

…………我的两脚在微微的颤抖。

本想说是因为寒冷才颤抖的，可惜我并没有自信做出这样的判断。

实际上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恐怖造成了自己的麻木……………“呼”的吐出一口气，继续这样被感情左右的话，我就还是一个十足的人类。

没有时间给我伤感，触觉从有珠那里转让了过来。

这个公园一带似乎铺上了一层透明的境界。

像感知外的绒毯一样，深深根植在地底并张开。

——沁入夜晚的，久远寺有珠的童话咏唱（鹅妈妈）。

那些感觉，和我自身融为一体。

触碰到了，右腕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好像有谁侵入了我的右腕。

这感觉像蚂蚁一样顺着右腕向上延伸。

慢慢的，不由分说的，到达了心脏。

把想要把它去除出去的冲动压制下来，并在决定好的位置，等待它确实的到来。

没有月亮的夜晚，

公园里只有小小的街灯，连黑暗的全貌都看不见。

蚂蚁的行进停止了。

离开了我的右腕，到达了我的心脏旁。

不需要动用视觉就可以看见潜入黑暗的入侵者姿态。

从这里向右大概三十步的茂密树林里，四肢着地的姿势。这时像招手一样抬起了右手——

【——在这】

我的感觉，和敌方的行动差不多同时。

身体猛的回转。

敌人的手臂像枪一样伸展。

瞄准脑后高速放出的凶器，触碰到了我头发。

因为有珠把结界转让给我的缘故，这一带的东西全部都可以被我感觉到，以最小的动作进行回避也变为可行。

毫无礼仪，野蛮飞舞着的发丝。

脸颊边缘，感觉到了小小的刺痛。

——死亡，触碰灵魂的感觉。

【————】

体内的血流开始切换成异常的循环。

以每秒一米的速度在体内循环的血液，被变质成架空元素。心脏仿佛变成了另一个生成机关，把我的身体作为一个回路利用起来。

无法用热量或者其他什么方法来测量的不可知的运动。

我顺利转变为了现在的我，人手未曾触碰的神秘。

或者说奇迹，作为童话动力的生命之火。

这个，被我们称之为魔力。

【——接续】

突然转身把敌人收进视野，举起单手对着敌人。

手腕代替意志做出行动。

我还是个初学者，不使用发音和动作就无法使用魔术。

魔术式事先在公园已经刻好。

我要做的只是将火放入魔术式而已。

体内生成的魔力会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流动着。

大部分魔术师都有其自己的方式，或有形或无形的，把魔力注入魔术式中。

像“放出”“击出”“流向”等等方式各有不同。我的话怎么说呢，这样——用自己的手弹出去的感觉。

【——点燃吧！】

高速就用高速来对抗，

伸长了数米的手腕连同敌人本身就这么被火焰包裹住了。

夜晚的公园发生这种事情都会联想到篝火晚会。但是火焰中皮影戏一样蠢蠢蠕动的东西却是一副人类的姿态。

不自然出现的火焰，消失的也不自然。

没有燃烧物体时发出的声音，也没有多少燃烧产生的臭味。

【——结界，还回去了，接下来要去确认尸体。】

对着旁边的少女这么说道，然后向着已经不再移动的人影走了过去。

杀掉了。杀掉了。杀掉了。

还不知道对方是谁，人的性命，已经由这双手夺去了。

这种，既没有现实感也没有在手中残留下感觉的事情确是事实，想咽下一口唾沫湿润一下干渴的喉咙。却感觉又硬又苦无法入喉，最后还是努力咽了下去。

【————】

我很冷静，心率是一分钟六十多下，呼吸丝毫不乱，头脑十分冷静的分析着。

注意到烧成炭状的东西就在眼前。

做好被反击的准备，慢慢进行尸体的确认。

……………很好，没有问题，倒卧在公园地面上那个，已经被燃烧成灰状。

【……………？】

但是有些地方很奇怪。

见到的第一感觉，是残骸的存在方式感觉不到生命的气息。

不会吧，急忙看向人影的脸。

那里既没有鼻子也没有眼，只有人体模特一样的纯白的脸庞。

【可恶，被耍了。】

大喊出来踹了人体模特一脚。

灰随着风飞散开来，尸体也风化了。不，说是尸体并不正确，这只是个人偶，本想诱敌深入的，看来这次又失败了。

……………真正意义上的处女战看来又要等到以后了。

【哈…………什么时候才能独当一面啊…………咦？】

这时候，偶然进入视野一个很熟悉的东西一掠而过。

对面滑梯的影子的形状很奇怪，总感觉，有其他的东西撑大了影子。

战斗的余热重新上涌。

我知道，那个“多余的影子”是什么。想出来这个答案连一秒都用不了。

【——是谁？!】

本不应该这么喊出来，可惜失败了。

那个穿着见惯了的高中制服的某个人听到我的声音后下了一跳，赶快转身，就这样以非常厉害的气势跑走了。

看起来简直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逃跑——

——不，这确实是在逃跑。

【快追，被看到了。】

急忙对伙伴这么说道，她也没有察觉到还有第三者存在。

相反的自己也无法移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刚才的战斗导致现在脚步还不能马上恢复。

【不行，被他逃掉了。

捉住什么的完全做不到啊。】

无法从容的完成任务。

这个现场如果被谁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站住，你这——】

脚的麻痹突然恢复了，急忙跑到公园外面。

……………真是让人惊叹的逃跑速度。

始终没有看清目击者的长相，而这时目击者也已经了无痕迹的消失在了住宅区的黑暗中。

【啊啊真是的，结界明明没有感觉到那家伙，怎么会……………】

当然，不管怎么抱怨那个穿学生制服的人影都没有回来的道理。

不由的悔恨起自己没出息，我停止了追逐。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公园会变为有珠的“森”。

在这里，一米以内特殊人物的确定，或者声音的确认将变得模糊，毕竟这是童话中出现的事物。

明明这一连串的事情都被他看到了，我和有珠却连对手的脸和性质都不知道——那只能认为，对手还有其他的手段。

【那个背影，是个男生呢。】

离开公园往回走，

因为太眼熟了所以确信，那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制服不会错。

想要着手调查的话知道这点就足够了，筛选自己学校学生的手段要多少有多少。

【……………话虽这么说，为什么要处理的问题一个劲的在增多啊？】

但不管再怎么笨，需要优先处理的顺序是非常清楚的。

必须要抢在奇怪的传言扩撒之前，把刚才那个目击者的嘴巴封住才行。

这个是最优先的，而且要迅速，不容质疑。

抬起头来，看着站在一边的有珠。

同样都是作为魔术师的身份被目击到了，要说危机的话她和我是一样的。

【……………这下，伤脑筋的事情又增加了。】

有珠凝视着人影融入的那块黑暗，与其说是冷静不如说是如同雕塑一般，没有任何反应。

…………是啊，变麻烦了。

没有起伏的声音，与没有月亮的夜晚真是让人厌恶的合适。

夜晚的少女们

苍崎青子，就是

唐突点说，我是魔法师。

怎么说呢，就是童话里那个只要一根手指就可以让奇迹发生，隐居在偏僻森林中的人。

虽然和人想象中的稍有不同，但有些巧合的地方，所以就先这么说吧。

另外要强调的是，没法骑着扫帚飞上天。

变身成动物或者和小鸟对话也是做不到的。

如今的魔术师们都没有这类像梦一样的能力。

虽然超越常识但又很现实。

不但不万能反倒很狭隘。

尽管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说了很多有的没的，我真正的职业也并不是学生，我还是会经常想象这些浪漫的事情。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秘密。

“所谓魔术师，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成果都隐秘起来。”

作为协会十大规则的首位，我也绝不能说一些我不知道有这项规定之类的话。

除此以外，还是要作为优等生去上学，其实，知道我还能继续上学是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

而不管是魔术师还是学校都全是些让人头疼的事。

尽管如此，还是要在每一件无聊的事情面前竭尽全力，尽量做好自己。

而且，这也只限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魔术师的时候。

作为职业生涯的秘密，在我作为优秀的魔术师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能够稍稍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认为这是非常幸福的。

唔，就算想把最重要的秘密告诉别人说“实际上我是魔法使”，也只会被当做无聊的笑话吧。

这种场景想象一下就会觉得很奇怪，保守这一秘密与其说是在遵守协会规则，更像是为了自己今后的的生活而做的。

把以上的事情和祖父说了，他抚摸着我的头。

也不知道是在表扬我还是为了表示他的无奈，只是感觉到这是他所做的很温柔的动作。

我把魔术——作为后继者从祖父那里继承过来是中学毕业的那一天。

回到家里的祖父说：

“你姐姐出去旅行了，今天开始你就是苍崎的后继者了。”

好像没啥事一般淡淡的语气。

苍崎家把魔术之类古老的东西传承下来了这一事我是知道的，说实话，我之前从没有想过这个任务会轮到我的头上。

魔术的继承只能传给一个血亲。

各种各样的事情决定了下一个魔法使的的责任由姐姐来承担，我对这件事情也无所谓。做好了普通的生活设计，未来规划之类的东西。

尽管对姐姐有些不好意思，但既然充满自由的人生送到我跟前了，我也就不客气的收下好了。

然而我还没有高兴多久，不得了的转变却已经在等着我了。

以前，我从没置身过现在这样仅仅存在侧目冷视的世界。

也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之前没想到的生活里会有高中生活的存在。

嘛，新开始的生活还算不错。

…………而从那时开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直到现在。

现在这个职位虽然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但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已经开始高中二年级的生活了。

在这期间完全没有和麻烦扯上任何关系…………为了我们的名誉我要说，算起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和同居人相互厮杀了（渣卡：你们俩感情真好，）…………说到我使用魔法的天赋，看来优秀程度也就那么回事，现在仍然没有打破新手墙。

作为人类，在头疼的时候，麻烦事总是接二连三的发生。现在也全是些让人对未来充满不安的事情。

我的生活，往后会不会一帆风顺走下去呢？

昨天的那个，是没有先例的事件。

【怎么样？】

回到久远寺的大屋之后，苍崎青子这么向久远寺有珠询问道。

没有紧迫感和危机感的声音，玻璃一样的黑色眼瞳则向她提醒着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脱掉没有色调的大衣挂到衣架上，青子坐到沙发上。

有珠隔着桌子坐到了对面。

【你那边呢？】

【不太好，过去侦查的只有七个而已，这些已经是能使用的全部了，也没有前置作业的空闲时间了。】

有珠的视线飞快掠过青子后，又回到了桌子上放置的箱子上。

【那天晚上，没有监视街上的家伙吗？

对街道的监视应该很完美吧，他们？】

【那是只限白天来说的，夜间飞行太危险了。】

连点辅助的活都干不好呢，青子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么说的话你又如何呢？明明早上还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呢。】

【嗯？啊，我这按着计划进行呢。

明天就能把他筛出来了吧，今天早上，鸢丸已经开始调查我们学校学生的回家时间了。

那个时间还在公园闲晃的家伙又不多，很简单的就能找出来。】

【这么简单就能做到吗？】

【能做到啦，学生会又不是摆着好看的，这种程度的数据很容易收集到的。这一个月的打工的时间，还有去亲密的朋友家的时间，按照优先顺序依次调查就行了。

虽然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这份名单，但现在也没时间了不是吗？所以，这类事情就拜托副会长去做好了。】

虽然这话有些多余，但这份机密文件能够做成，全是因为苍崎青子是学生会长才能做到。

光是存在就已经是传说级别的了，她作为全校学生都恐惧的存在，自然也是有其道理的。

【是吗？一如既往的，做的很彻底嘛。】

略微露出一丝惊讶的有珠。

同居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

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就倾尽全力去做的苍崎青子，有珠已经亲身体验过多次了。

【嘛，我事先也没有想到这个职位还能这么用。哎呀，这就是所谓的有备无患吧。】

尽管这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仍是特例中的特例。

这种状况是本不应该出现的。

【比起这些，找到原因了吗？结界闭合的这么不成功我可是头一次听说。】

青子凛然的视线变得非常强势了。

结界的相关工作是有珠负责的。

如果说昨天晚上麻烦的起因在于结界的话，那与其相关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就很明显了。

虽然她们是同居室友，也可以说是伙伴，但那说到底只是彼此利害关系一致而已。

要说两个人的关系，虽然也有家族背景的原因存在，实际上比起同伴更像是敌人。

说到底，苍崎青子和久远寺有珠是无法相容的。

有失误了就会被揪着不放，

有空隙了就会被攻击，

——如果有机会的话。

互相都知道这一信条，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必然会相互厮杀起来。

面对这样的视线，有珠堂堂正正的接受了。

就算是大男人在这样的视线面前也会退缩，但有珠的表情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变过。

【…………虽然是假设的话，但那个结界如果真的有疏漏的话，那到现在为止，像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已经遇到多少次了呢。】

【也是呢。】青子点着头，刚才那个问话只是从立场上来问的，青子其实还是信赖有珠的。

【结界的存在方式很完美对吗？】

【虽然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有珠依然用没有起伏的声音这么回答道。

所谓结界，就是指一个被封闭的世界。

在被封闭的场所内，不论用何种手段都无法与外界相联系，这一遮断的状况就被成为结界。

结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种类，

实际上把一片区域用墙壁隔离起来也算物理结界的一种，

也有把区域内的样子用镜子啊，雾啊，重重叠叠森林等隐藏起来的，视觉上的结界。

但是，结界为了把“内部”封闭起来，必须向“外部”报告这一异常性。

虽然也可以做到禁止进入，但却无法掩盖这一区域禁止进入这一事实。

毕竟，还有的人对区域中是什么样子并不感兴趣，但是对“禁止进入”的区域很感兴趣。

这样就本末倒置了。

所谓真正优秀的结界，是外界无法感受到任何异常，同时，无法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涉，而不得不被隔离出来。

昨夜，久远寺有珠在公园铺设的结界就是这一类的，可谓“理想的”结界。

【…………在那个场所用过的，至今无法想象能有谁能够进入那里。

能够将场所的周边隐藏起来，张开持续一小时的促进改写意识的结界…………虽然手续挺麻烦的，但确实是在一小时时间内能够做到使人避开这种程度的，是信赖度很高的结界。

有珠用的镜子也是一级品，不可能途中破掉的，事实上，明明感觉到进入结界的东西就只有那个人偶了。

这都做不到完美那什么才行啊，有珠？】

【……………我也不清楚，不像是制作森的失误。

森虽然需要几天的栽培才行，却也是至今都让人信赖的结界。但是既然出现了例外，那肯定是在哪里看漏了吧。】

这么说着的有珠的眼瞳，是在表示那个漏洞是自己的责任。

【……………败给你了，这样的话，最好的结果就是目击者是人偶师的伙伴。这样的话就可以说得通了。对手是魔术师的话，侵入结界什么的还是能够做到的。

问题是…………侵入时的违和感，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消除掉的？】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再想狙击她们的话就很容易了。

能够骗过有珠的结界就意味着，对方拥有比久远寺有珠更高级的本事。

——那也不得不这么认为，这不是一个现在的苍崎青子能够做些什么的对手。

【……………没有那种可能。

他是局外人，先不说椋鸟，罗宾（知更鸟）在后面追着痕迹。没有魔力的气息，所以也没有可能是被谁的魔力所操纵的牺牲者。】

短暂的希望被打破了。

那么，青子的质问也就到此结束了。

现在只能认为，是哪个人的运气太差了，跟昨天晚上的事扯上了关系。

“…………魔术师的秘密被看见了，还被目击者逃掉了，这可不是普通高中生应该有的烦恼啊…………”

啪呼，把后背全部靠在沙发上。

可悲的是，仰头可以看见的只有天花板的天井。

既没有风情，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青子越来越感觉到悲伤了。

【青子，已经做好觉悟了吧。】

同居室友超脱的声音。

青子的眼瞳依然向上看着天井，没有变化，只是呆呆的眺望着木造的风景。

【…………另外，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我代替你去做也是可以的。】

她冷酷的话语，带着真实、冷酷的意义。

这是让总在拼尽全力、诚实的青子慢慢咽下“原谅自己吧”这句宽慰。

绝对消化不了，更像个热铅块卡在喉头。

“…………是啊，觉悟什么的，早就做好了。”

自己说给自己听，这也是骗人的。

接下来要做的与上次和这次都不同，

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而对象的立场不同。

上次的觉悟，换言之是作为魔术师的觉悟，

敌人过来了就打倒他，

过来挑起战争的话就回应他，

这边和那边都同样是魔术师，方式上有错误的话那边也一样。就算这件事最后除了杀人以外不会有第二种解决办法，那也是双方都暗自同意的。

将杀与被杀放到天平上的行动。

对方也是她们也是，善恶的天平原本就没有准备。

但是这次不同。

对手并不是敌人，更不是魔术师，这边虽然有杀了他的打算，对方却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这绝对会变成和善恶相关的事情。

杀戮无关者，结果一定是自己失败。

作为魔术师杀人理所当然，经常会做并像喝水一样简单。

怎么可能，青子哼哼的笑着。

“因为是魔术师”这种理由和现实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不切实际，从一开始青子就没把这当成理由。

青子非常讨厌心里不能确信，情况也不了解就行动。

她开始行动的时候，一直都是在自己做了决定之后。

【唔，嘛，也只有放手做了。】

爽朗的说了这么一句之后，青子让后背离开了沙发，好像已经研究够天花板了。

青子还是平时的青子，有珠也就不说没用的话了。

【那好，这个给你。】

“奖励”，有珠就只说了这么一个词，取出了一个小瓶子。

一只手就可以握住的大小。

和少女细细的指尖不相衬的，水桶一样的，外观朴素的瓶子。

瓶子是半透明的，里面是空的。

表面可以看见把商标之类的东西强制剥下后留下的痕迹。

【这什么呀？】

感觉到其中的不吉利。青子斜眼看着，好像那是什么臭东西。

【收纳的小瓶，还多出来一个，给你了。】

【哈？】

【虽然名字没记住，但和中国小说中出现的那个是一样的。】

朴素的一句话，青子展现了惊人的理解力。

【是说莲花洞兄弟的故事吗？那，这不就和那个紫金葫芦一样吗？

虽然不想说的这么难听，但这个看上去像是哪个奇怪的感冒药瓶，还把标签剥掉了。真的就是那个？】

被这么一说，有珠好像也对小瓶的规格还是别的什么不满意，拿起瓶子仔仔细细的看着。

然后，好像想起来了并不是自己要使用似的，轻轻的把小瓶子往桌子上一放，

【不应该说是紫金葫芦，而应该是玉净瓶吧。】

【不是那个问题！我是在讨论作为魔术师的气质。】

【净在意些细小的事呢，我觉得只要不是正露丸的瓶子就行了。】

【——唔】

非常有说服力的回答。

【打开盖子，叫对方的名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对方还存有抵抗意识的话，瓶子会碎掉。要小心。】

淡淡做着说明的有珠，和锁着眉头的青子。

【稍微等一下，有抵抗意识就不行的话，是要等睡着了吗？】

【…………那还没有试过，还有人睡着了也会答应吗？】

【偶尔会有吧，嘛，确实很少呢，那种人。】

这么说的话，那就需要让对手进入的思维衰弱，不省人事之类的状况了。

【啊，对了，要注意用药啊魔术啊让他患病的话，这个瓶子也会碎的。】

【也，就，是，说，

这东西根本就没什么用对吧。】

【没什么用的是青子吧。】

说完，有珠就把视线放到了外面。

这等于在说，这个话题怎么样都行了。

【…………哈，倒是知道有珠你喜欢小道具之类的，对这个也有兴趣吗？】

我可不太想有这种兴趣啊。青子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问着有珠的兴趣。

【大概吧，

那么，要怎么办呢？带着，还是不带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青子沉默了片刻，然后把小瓶拿到手里，放到了口袋里。

嘛，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

虽然这话不像是我会说的

在那之后过了两个小时，现在是晚上九点。

两个人对话的场所从客厅移动到了日光室。这里有着和这个洋馆不契合的宽广。

【嘛，说真的，本来不打算拜托鸢丸的。】

桌子上摆放着砂锅。

在咕噜咕噜翻滚的热气中用筷子在砂锅中翻找。青子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说着。

今天的晚饭，是和洋馆正相反的和食。

像这种日式的，只需要买好材料放到锅里去煮就可以了的料理，多半是青子做的。

有珠坐在青子对面，依旧无言的把叉子放入到锅中。

【山城那家伙过来说什么“静希君还没有加入社团，虽然有些麻烦但能交给你吗？”，可真是没力气再要我把全校学生的活动范围重新整理一遍了。】

取出的丸子还和少女一样纯白，又把它放回到锅里。

没办法，取出来太早了，还没有熟透。

【然后，我也知道那个傻瓜正在忙着打工。

所以想找一个三四月份之前都能轻松点的，而且不用亲自去的社团。想着和这样社团的社长谈谈话什么的，万幸这样的社团一个都没有啊，这下有点头疼了呐。

喂，在听吗？有珠。】

因为餐具正含在嘴里，有珠没有出声而是把头上下点了两下。

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有珠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意见，既然青子说了，那就听着。

对此就满足了的青子倒也正好与之相配。

【然后教育我，那是个好人。可不能相信说这话的家伙，更难以置信的是鸢丸都把之前那件事给说溜嘴了。

那不是一个好人，只是一个呆子罢了。

……………而且，都被那么说了连火都不发一下算什么啊？】

想起了今天学生会室发生的事。

草十郎对青子这边所说的话，连反对都没反对一声就直接走了。

想起草十郎最后那个清澈的表情，青子嚼也没嚼，把剩下的山芋饼胡乱吞了下去。

【…………哼~这边也了解到一些东西呢。】

一句话概括草十郎的话，青子结束幼年期时获赠的那一句非常合适。

“小青子知道的吧，

能做到就算只有自己也要继续下去的话，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大概，那句话是在夸奖我。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残酷的评价。

因为，告诉我这句话的人的脸上，满是见到什么让人心疼东西的表情。

“——嘛，被说了那么奇怪的话，现在也无所谓了。”

尽管如此，这也可能会成为一生最为之迷惑的一件事吧，自己憧憬的人竟然会做出那种表情，给幼小的心灵震撼太大了。

【…………吵架。】

【唉？】

青子正举着筷子陷入沉思，有珠突然这样说了一句。

【抱歉，没有听清，吵架……是指争吵吗？】

点头，然后低下了可爱的脸庞。

【虽然只是根据你的感想把状况概括了一下。

也就是说，青子和那个人吵架了对吧。】

啊呜，有珠把最后的山芋饼送进嘴里。

有些超出预料之外，讨厌但是十分准确的见解。

【为……为啥这么说啊？！

我只是一秒都不想和那家伙扯上关系。根本不是为了吵架，也完全没有兴趣，对话也是能简短尽量简短。】

【那，为什么今天说起来了？】

【唉…………这个是…………怎么说，就只有你报告了今天的调查过程，除此以外总要有人说点什么吧。】

真的吗？除此以外真的就没有其他可说的吗？

自掘坟墓后自己跳了进去，不但如此还把土给自己盖上了。等青子注意到这件事，已经是在几个小时之后，说过晚安钻进被子之后的事了。

【好吧，我其实无所谓。

但是…………青子，是真的很讨厌那个人吗？】

好像在做什么神圣的工作似的，一直在默默吃饭的有珠这么问道。

表情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毫不关心，其实有珠心里觉得青子的态度很有意思。

青子没有注意到有珠的想法，

如果是平时的话应该很简单就能注意到，但是现在心里的混乱把那份余力夺走了。

【是真讨厌吗……那当然了，我都说过多少遍很反感他了。】

【是吗？具体点呢？】

【哈啊？具体点的话，这么做也没什么理由……】

说到这里，青子终于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了。

【……………唔……………嗯。。】

是的，完全没有理由。

第一眼看见那个乡下人，本能的就知道自己与他无法相容。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了。

本来没有理由的感情，和没有根据的决定之类的东西都是青子最讨厌的。

【嗯……………讨，讨厌的东西就是会讨厌的吧…………没有什么理由，我想……】

嘴上这么说其实是让人咋舌的讨厌，

……………让人奇怪的是，青子想不出讨厌草十郎的理由。

没有常识的他和现在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但这不是草十郎自己的过错。

不，草十郎反而做出一副顺应文明社会的样子，那就应该对他有好感才对。

总是在发呆，行动非常缓慢，也应该不是这些。

总是觉得他的活动啊言行啊慢半拍，但他也注意着要让自己的行动跟上步调，结果，并没有比别人缓慢的样子。

如果就这样给静希草十郎这个人物做一个相对公平的评分，内容包括和环境的融洽度以及人格，那结果很明显。

虽然不想承认，但就如大家所说，他是个毫不让人讨厌的“好人”。

【有些认真了…………作为人的缺点，真的连一丁点都没有吗？那家伙。】

不行的部分有山那么多，都暂时先保留吧。

刚才一直在忙忙碌碌不断开合的筷子，现在完全停止了。

怎么感觉越来越火大了。

没有理由就在反感的青子甩了甩头。

这可不好，不能容忍这样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分析一下静希草十郎，只要再强迫自己一下就行。

青子陷入自己的思考之中，有珠则仔仔细细的观察着她。

【…………我放弃了。】

小小的叹息。

【真不像你啊，青子。】

这一句话，对青子来说是毙命一击。

自己无法理解的头晕起来。

有珠吃完之后离开了房间，暂且先把椅子都排好吧。

暗地里的觉悟

但是，

虽然被毙命一击打中了，但一直趴在那里也不是青子的作风。

早早的把晚饭收拾完毕，让有珠先去洗澡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洋馆里没有人的地方是不会开电灯的，明亮的地方就只有起居室和少女们的房间。

二楼被黑暗包裹着。

格叽格叽走在长长的、全靠月光照明的走廊。青子到达了处在二楼东侧最靠里位置的自己的房间。

【——结论的话，

果然，不喜欢背后捅刀子。】

直到刚才走在走廊里，不，直到进到房间里都在思考这件事。

进到屋里时，青子很干脆的这么决定了。

【既然要做那就不要躲躲藏藏的，面对面堂堂正正的把理由告诉他。】

因为同情所以做了最大的让步，才怪。

单纯的只是对她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作法。

【很好，就这么决定了。】

确认了自己的意志，向旁边的书房走去。

【嗯~在周四这一层的冬至分类里，绿色的封面，还有……】

在无数的书本中毫不迷茫的取出一本。

从苍崎家运来的入门书籍，按照周一到周六分别放在书架中六个分隔中。

青子知道藏书的项目、分类、用途，再加上已经记忆好了。

必要的知识，资料的检索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作为书房的主人这是最基本的义务。

……好像很伟大似的，其实仅限管理这样很小的书斋。

处在别馆的图书室不论对青子还是有珠来说都是无法上手的魔窟。

如果仅靠这个书房里的书还不够的话，就只能和有珠打声招呼到别馆那里去了。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避开这个的，但……】

把绿色的，很厚的装订书放在桌上，自己做到椅子上。

死板，坚硬，感受不到温暖的桌子。

好像不应该是年轻的少女爱用的物品，青子并不喜欢这种骨子里都透露着一副洗练的东西，而喜欢豪华一点的物品。

古旧书本的页面在桌子上翻动。

“有珠那样结界我现在还做不出来……驱人必须要倚靠场所自身才行。”

例如在山里，

例如在林中，

例如，深夜没有学生的学校中，

就算没有给场所施加魔术，只要运气没背到极点就没人会来。只能找这样的场所了。

“想要荆棘的墙壁或者魔力的雾之类的东西围到周围也不可能吧…………切断后路，要怎么做？最好，既能够被看见又能对对方起到效果。”

嘀嘀咕咕说着自己的希望，青子浏览着书页。只写有初步术式的书里面不可能会有符合她要求的东西。

虽然不想说，她寻找的其实是搜索昨夜目击者线索的方法。

魔术既有其万能的一方面也有其有限的一方面。

从基础上说，地上已有的东西，现实中能够发生的事情，如果无视实现时间和必须经费的多少，都是可以发现或者实现的。

这个宇宙（世界）无法发生的现象，魔术也无法让它发生。

也就是抄近道来做等价交换。

靠人力可以实现的现象，就以个人的力量去实行——

这个是一般的魔术所用的方法。

单纯点说，这样把某一个巨大的湖带到这个洋馆里也是可能的。

但是，想要实现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事情，就算是只有指尖那么大小也是不被允许的。

例如说，要让青子个体放出和F-15战斗机加力燃烧室一样的热量，对拥有魔术式的青子来说，这就是不断向回路中注入力量并持续一个小时，这样就能在数值上与之相同。

能够导出与之相等，需要现实中也有引起这一现象的数值。

但是，要算与之相等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那这个等式就不成立了。

魔力作为架空要素，是在着火的那一瞬间潜入秩序的网中使其脱落来欺骗秩序的东西。

想让不存在于世的东西成型——让幻想侵蚀现实，这件事是不被世界所允许的。

“…………这么说的话架空要素就是并不依附于什么，本质就是欺骗。这么个意思吧。

仅靠魔力构成的东西会被当成幻想而很快消失……………典型的结界、荆棘之壁要想生成那些多多的荆棘，就需要用魔力一口气生成并强化荆棘才行。

魔力这类东西说到底，就像很好用的汽油，还有，点燃现象这一团火的火花之类的东西。”

【——怎么说呢，

还说架空要素什么的，我能做到的就只有基本的回路连接、魔力加工并弹出去而已啊。】

啊哈哈，一边这么笑着，一边检索着有哪些结界是现在的自己可以做出的。

虽然不清楚目击者的性质，但是同为一个高中的学生，叫出来的理由要多少有多少。

问题是叫出来以后。

“那样的话，问题就在于命中率了……没有一击解决，逃跑起来可就麻烦了。”

说实话，没有有珠的援助能不能做好自己并没有多少自信。

但是对手是一般人的话，只靠自己足够了，青子也拒绝了一切帮助。

虽然还只是一个半吊子，但青子也有作为魔术师的自尊。

书页按缓慢的节奏翻动着。

在啪啦啪啦的微小声音中，青子的指头突然停在一个页面上。

【找到了。】

小小的微笑。

这是存在于记忆一角的，只能进行破坏的单纯的魔术式。

【…………栅栏的话，做出来就行，

不是狩猎时常用的那种，而是让猎物无法逃跑的那种。】

在这一页夹上书签，站起来准备带到卧室去看。

突然感觉到视线，

夜幕中透过窗户，冷冷的眼睛里倒映出少女的身影。

那是倒映在窗户上自己现在的表情，青子冷静的接受了这一事实。

——消灭目击者的计划立即开始实行了。

不，计划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

这只是一项作业。

事先把栅栏准备好，然后把猎物引导栅栏里就可以了。

在接下来，就是不论怎么说都让其无法逃跑的暴力。

【好，有珠差不多该上来了。】

青子冰冷的心又恢复了热量，怎么都行的自言自语从口中说了出来。

有珠从进入浴室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二十分钟。

她洗澡就像玩水一样，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

有珠是理解不了洗澡情绪的类型，洗澡不单单是维护身体的东西。

就连最棒的温泉旅行，有珠也说“感觉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对这样的人青子也只能致以深深的同情。

【好了，浴室空了，然…………唉？起居室还有灯光？】

入浴结束之后，有珠很少再回起居室的。

话不投机的夜晚，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是她的风格。

【有珠，在吗？】

【————】

缓缓点头的有珠。

并没有在读书，看来她在等青子。

“……………这么回事啊，我还真是不被信任啊。”

哈，青子开始挠头了。

不被信任也好，担心也好。

久远寺有珠的表情太过平静了，读不出一丝一毫的感情。

【要问方针的话已经决定了，听吗？】

【…………见到你的表情就知道了，不用听也行。

虽然不会迷茫是一件好事…………但也是坏习惯哦，青子。】

小小的叹息。

这个黑衣少女这么明显的表现失望还真是少见。

【哎，没兴趣去搞暗算，就算要杀也要堂堂正正的，好好的面对面把理由说清楚之后再动手。

这样刷的一刀之后就只剩放着腐烂了，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这种事情，现在与喜欢不喜欢也没有关系了，

——但是，】

【成功率的问题对吧，我的命中率现在还马马虎虎。接下来的问题是场所的选择没有解决。

我还做不到像有珠那样，只能找一个物理上无法逃脱的场所……………有珠，有什么好意见吗？】

面对青子那边提问，有珠说着“是呐。”开始考虑起来。

用手指抵着嘴唇，表示她被问到了喜欢的问题。

【镜子怎么样？镜之国的话就可以永远关闭了。】

【…………你啊，在这方面没有常识啊。】

真是恶趣味，青子皱起了眉头。

同居人提出的值得批判的意见，完全无法参考。

青子很清楚自己能够准备的结界，不期望能够接近魔法的大结界，也准备不了。

【那也有其他的…………但是，只是在这使用的话还是算了吧。】

【你不说我也明白的，

啊——但是，对呢。

镜迷宫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坏坏的笑起来，青子直起了靠着墙壁的身体。

【thank you，有珠，全部流程都想好了。真是，还真有这种不聊聊天就想不到的事情呢。】

青子一副很高兴的样子离开了。

到底制定了什么样的青子计划，有珠也估计不出来。但看起来她是制定了一个很万全的策略。

【……………………】

同居人哼着歌向着浴室走去。

根据这一年半的经验。

黑衣少女知道，当青子兴高采烈的时候就不值得信赖了，接下来麻烦事也要多起来了。

【唉…………交给青子一个人就行了，是这样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起居室的。

知更鸟…………一样的鸟，唧唧唧，发出这样的鸣叫在家具上信步走来。

【…………是啊，既然她说了要一个人去做，把事情交给她也是正确的信赖关系，但是——】

黑衣少女抬起了手腕。

像是允许亲吻那样伸出了指尖，唧唧唧，小鸟鸣叫着飞舞着降到上面。

【虽然是讨厌的话，信赖和信用，这两个并不一样。】

无法说话的鸟，挺起了胖乎乎的胸口表示同意。

和相对不安定的同居人窃窃私语起来，当然，青子对此并不知情。

迎来夜晚

翌日，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模样。

一天的课程也平静的结束了。

寒假前的期末考试还剩不到几天了。

如今被严格的规律所支配的三咲高中，原本是一个把学生自主性放第一位的豁达学校。

正经的学生都是在学生会长的庇护下保留最后的正经。

爱热闹的学生，在个人权利的范围内，仅在放学后的一段时间里保有最后的自由。

而，作为这些自由学生的代表一样的男生，正是学生会的副会长。他认为这个学校的深层内幕有些奇怪。

【苍崎，在吗？】

规司鸢丸很阳光的推开了第二学生会室的门，这里是传说中主要用来秘密相会的地方。

虽然作为副会长大人，其实多是在学生会幕后，扮演可怜的杂务之类的角色。、

狭窄的学生会室里有一个人正等他，

学生会会长，苍崎青子姿势良好的坐在塑料椅子上，斜眼瞪着大声说话的鸢丸。

【这屋里还是这么冷啊，喂，这次买点暖炉吧。】

不想输给青子无言的压迫，鸢丸没话找话说起来。

【辛苦你了，话说你啊，知道为什么过来吗？】

【算是吧，不过，光是事务性的东西不觉得太冷淡了吗？不稍微说点闲话应酬一下太无聊了吧。】

鸢丸关上了门，做到了青子面前的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文件袋。

【这种时候就要说点没用的当作打招呼才行。这样才能显得很专业。】

【原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面对青子可能是刺人的回答，还差点同意了，鸢丸这是急忙晃动着脑袋。

就算鸢丸再怎么自由，这种间谍一样的日常工作还是免了吧。

【那么，调查结束了？】

【啊啊，就在刚才最后一个人也打听好了，详细的情况已经都在这个文件袋里了。你给我的，作为例子的文件也在里面。】

放在桌上的青色文件袋。

【是吗？】

青子拿起文件袋，浏览起上面的页面。

这时开始就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世界，鸢丸对此并不在意。

说白点就是，完全被无视了。

【………………呐】

【什么？】

【我这有个问题。】

【所以说，是什么？】

冷冷的沉默。

青子面无表情的检查着文件。

一般看到这样的青子都会想躲开，但是对此直视的才是鸢丸。

【苍崎，做这种事情很开心吗？】

【不可能会开心的吧，这种东西，做出来也没什么机会用的。】

【是吗，那就好。】

鸢丸表示接受了，带着失望的表情从座位上站起来。

【读到最后就能明白吧，没有取得什么确切证据。不但如此，昨天这附近没有学生这话也说过了吧，嘛，还不能确定呐。】

鸢丸摆出一副冷淡的表情对着门口。

我跟这件事没关系，就只差这么说了。

【——哦，对了。

说起来还有一个应该调查的还没去问，学期初以外的时间转校过来的转入生，苍崎要去调查的话应该能很快解决吧。】

青子只是稍稍抬了点头。

确实刚刚转入的学生没有包含进她的调查范围之中。

【正因为如此去调查调查草兄弟吧，

嘛，那家伙一般都因为打工回的很晚…………不，还看见杀人了，之前是说了这样的话吧，是不是在家里做了什么噩梦了？】

鸢丸阳光的发着牢骚走掉了。

【——哈？】

同时，青子手里拿着的文件掉到了桌上。

自己并没有这个打算，但不知道为什么，指尖失去了力量。

【……………怎么可能，不会吧。】

考虑太多了，这么对自己轻声说道，

但是突然产生的不安感也消失了，青子知道，这意味着这件事情和自己的直觉相吻合。

【——像个傻瓜一样。】

但不管怎么样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假设目击者是鸢丸的话，青子也会不加犹豫的把他杀掉吧。

但是，这次是他。

在这个“假设”联想的末端，感觉到了比所有假定都冰冷的自己。

青子手扶着额头思考起来，

接着很唐突的：

“关于选择的话，你经常要被迫从二者中挑选一个。

善良的愚者和丑恶的贤者，没有救助他们两个的手段。但可以选择他们中的哪一个，只有这一点，是你所拥有的自由。”

两年前，

回想起代替姐姐成为苍崎家的后继的那一天，祖父赠给她的话。青子小小的叹了一口气。

【——太傻了，跟个大傻瓜一样。】

对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嗤之以鼻。

本来，这样的话，咽回肚里才对。

青子把门锁好后，离开了学生会室。

和平时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和不同的学生互相打着招呼，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学校里仍然充满生气。

不用说正在进行社团活动的学生们，光是结束完活动准备离校的学生们，他们的说话声都让校园骚动起来。

至今仍是一副哭泣模样的灰色天空，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完全不必在意的问题。

混杂进这份喧闹之中，青子早早的走向校门口。

通过如同蜜蜂一样嘈杂学生们。

他们的谈话内容还是放学后的那一套。一脸认真的讨论用什么方法度过无意义、但充实的放学后时光，

真是不清楚他们所拥有的横冲直撞的劲头，做起事来一股傻劲，青子对这个倒是并不羡慕。

早在两年前，热爱这样自由奔放心情的自己就已经不知道消失在哪里了。

【……………我呀，根源上还真是冷淡呐。】

将围巾仔细的缠好，孤独漂泊的经验现在还有点少。

并不想寂寞的人却可以装作孤独，而那并不是孤独而只是拒绝。

“…………也是呢，所谓孤独也不是能够说清楚的东西。”

校门口比平时更加喧闹。

原因是站在校门口阴影里的男学生们。

他们隐藏在校门口的阴影中，贴近密谈着。吵吵嚷嚷谈论的对象似乎是路中间站立着的一名少女。

少女身上包裹着黑色的披风。

乍一看是很普通的服饰，但对三咲市的人们来说，都知道黑色披风下的服装是某个名门女子学校的服装。

而且，那个女校和三咲高中没什么缘分，不论是距离还是精神都相当的遥远。

她们大多数被要求住宿舍，在町中出现的事情是非常少见的。

大小姐学校的名声非常响亮，但实际夺人眼球的并不是礼园女学院的制服。

虽然只凭这个就足够让男生们骚乱起来了，但不止于此，因为少女实在太棒了。

并不能说她的站立姿势楚楚可怜。

站的直直的，似乎是准备一个人不断等下去。很有礼貌，让人以为是从画中走出来的。

看见这个姿势，青子可以断定这就是“孤独”。

“真是的，我们学校的男生们，也不回家，躲在阴影里扣扣索索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装作不知道，青子气势满满的穿过校门。

如果是平时就直接走下坡道了，今天则穿过了沥青路的人行道，向着道路另一端站立的少女走了过去。

【喂？！那不是学生会长大人吗？】

【可恶，是打算赶走她吗？她想待在那里就一直让她在那里又怎么了——！】

【话说是要发火了吗？要冲那位天使发火了吗？】

【就算是别的学校的学生，只是在校门外站着的话……………我觉得没啥问题…………但是…………】

【青子女士可是不会允许的，弄不好还会扇她一巴掌，说不定。】

背后的人们随便议论着。

并没有想着回头让他们闭嘴，青子走到少女面前，“呀”，突然抬起手打了声招呼。

【怎么了有珠？跑到这里来，我说过这里没什么好玩的吧？】

【怎，不会吧——————————————】

校门阴影处传来悲鸣一样的和声，当然青子把它无视了。

【有需要确定的事情————青子

那些人们，太烦人了。】

【知道啦，现在就把他们赶走。】

相对于有珠细细的声音，青子很清楚的、故意的大声说道。

当然，校门阴影处的人们肯定听到了。

【嗨，会长要过来啦？！】

【喂，别勉强了，躲在这的家伙快闪吧，我先逃回学校了。】

【不，但是…………那个女孩，是会长认识的人吧？让会长好好介绍一下，怎么样…………】

【哈哈哈，果然是一年级的少爷，还没理解了战场的真实性——好吧，死之前也算能有个好梦。】

过度集中在一处，把校门的阴影处弄得极度混乱的男生们。青子面对着他们。

【那么，应该是没有要参加社团活动的吧，只是要回家的归宅部各位，聚集在这里是要干什么呢？能不能告诉我啊？】

【咦咦咦咦！】

咚，背后出现拟声词的学生会长正死盯着他们。

【毕竟是在期末考试前，

如果是真有事的话希望能告诉我，该不会只是想眺望一下凤凰似的女学院的大小姐吧，没有这回事对吗？连出声打个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只敢在这看着，不可能的吧。】

“是的，实际上就是你说的这样。”敢这么直接回答的勇者一个都没有。连这种勇气都没有的人更别说出声去打招呼了。

【……………不是，我还有点东西落在教室了……………】

【在这就放弃了怎么行，还不如豁出去…………】

【去天文部借双筒望远镜怎么样？到屋顶的话就能观赏到了。】

【天文部才没那种东西！要有的话也是野鸟同好会。】

【啊哈哈哈，那个啊，上个月被会长废了，有时间爱鸟的话还不如把她给作了。】

【啊哈哈哈…………哈…………把她，作了？…………抱歉了，我今天要从后门走，善吉，等我……………】

【可恶，再见呐会长——，明天见——】

舍弃爱情光留下些话，男学生们夹着尾巴吧啦吧啦的散开了。

【玩的很开心啊，青子。】

【啊、能看出来吗？】

面对有珠的问话，青子紧跟着回答道。

事实上，三咲高中的学生们净是些不讨人厌的家伙，跟他们搞互动确实挺愉快的。

【——好了。

出现在这里也就意味着，知道什么了吧？】

【结界里残留的气息已经识别好了，接下来只要在这里确定一下就行。】

【这样啊，嗯…………有珠，什么时候到这的？】

【放学的时候。】

……………这么说已经有一个小时了。

对她来说，比起严寒，更辛苦的是在同一个场所站上一个小时吧。

【抱歉呐，勉强你干这个。】

【……………没什么，喜欢才去干的。】

说着这话的同时，她黑色的瞳孔还在看着通过校门的学生们。

有珠这个样子在校门口监视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了。

【并不是在等我对吧？现在要好好相处啊。】

嗯，有珠点了点头。

只把有珠留下的话，还是无法发现目击者。

如果找到和结界内残留的气息一样的学生，有珠就和青子一起回家，调查一下那个学生的出身。

【我的方法不行。】

关于鸢丸的调查结论，青子只把结果告诉了有珠。有珠没有说话。

对话也就到此打住，接下来就只剩在冬天寒冷的风中忍耐了。

……………无言的监视还在继续。

来到校门口的学生们，在离校的时候惊奇的看到学生会长和礼园女学院的学生这一对奇异的组合。

无聊和冬日的严寒也都来帮忙了。二十分钟后青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呐，有珠。回去吧，去黎明坐坐吗？】

有珠稍稍看了一眼青子，

黎明是青子很喜欢的咖啡店的名字。

【……………………】

或许是想要责怪还不理解状况的青子，或许是有珠同意了青子的提议。有珠的视线稍微挪动了一下。

这视线前的是——

【阿勒，苍崎也在等人？】

意识的间隙中突然出现的人物。

非常自然的，毫不刺耳的口气。不用说也知道是谁？

（渣卡注：这里有两人交换眼色的场景）

“——是吗，果然，就是这样啊。”

有珠背转过身，青子则是严肃的紧盯着终于过来的学生。

【那么，今天有什么事？】

你好也不用说了。

青子不高兴的视线投向了草十郎，又增加了几分险恶。

但是，青子的眼神对草十郎不适用。

【呀，现在要去车站前等游泳部的部长，这件事还要对你道谢。】

【？】

这还真是，要说意外还真是意外的一句话。

社团活动和道谢。

……………但是，把这两个组合起来。青子禁不住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说了什么傻事？只是没有什么根据。

【……………唔，道谢，是指参拜的事情吗？】（渣卡注：道谢和参拜相近。）

【？】

为了接下来交上好运，关于对学生来说参拜的意义。看来现在草十郎还不知道。

【虽然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应该不像你说的那么重大。

只是，游泳部到夏天为止都不怎么忙之类的话题。】

说起来之前有过推荐入部的事情呐，草十郎继续说了下去，青子掩藏起无聊的表情。

【当然的吧，把幽灵部员那样的学生介绍过去根本不行的，就算你再怎么忙，也要多往场地上走走，别只是说说哦。】

【原来如此，不是白费劲哦。】

面对心存佩服的草十郎，青子也没兴趣继续提意见了。

对她来说，找一个适合草十郎的社团，再和社长谈谈话这件事，是在白费劲。

【总之，给你添麻烦了。所以说声谢谢。】

非常感谢，说着这话草十郎低下头去，青子连忙阻止了。

【好了可以了，你现在道谢我很为难的。

……………那么，游泳部怎么样？准备加入了？】

锐利的视线，不知哪里感觉不太好。

草十郎感觉到青子的态度有些不对，但还不清楚理由。

尽管如此，总之先把最新的消息告诉青子。

【啊啊，当上游泳部的首席了。】

【什，什么——？】

预想以外的回答，青子不由的大吼起来。

…………吓人箱的化身也就这种程度吧。

意想不到的展开，青子复杂而扭曲的心一瞬间完全空白了。

【但，但是，现在不是才要去见面吗？】

【那个啊，那是要带我一起去社木的温水泳池。】

草十郎这么告诉吃惊的青子。

【……………话都连不上，游泳这么拿手的话，为什么推荐啊你入部的时候那么不愿意啊？】

【那当然是因为我现在不会游啊。】

【——————】

原来如此，又来这招啊，青子拿手指揉着眉头。

【…………静希同学，还记得昨天我问你的话吗？跑步还是游泳，哪个比较好？

虽然我的记忆很好，再让我确认一下。

你，确实是说了游泳比较好对吧——】

【啊，从以前开始，就开始想办法克服不会游泳这个问题。

反而是跑步比较拿手。】

“是吗？”青子说完这话就没力气了。

【我虽然想这一年就头开始锻炼来着，

再有三个月就是高三的身份了，还是个旱鸭子的部员也不好吧。

但是部长亲自过来了，说从现在开始教你游泳。】

草十郎很高兴说着的话语，青子并没有听进去多少。

“哈…………就是说，买了残次品还要赊账是吗？…………这下没脸见游泳部的部长了。啊，等一下”

【静希，游泳部的部长…………】

女孩子话说到一半就咽回去了，

这句话不能说完，如果自己说漏了奇怪的事情，那后面就麻烦了。

【…………唉算了，我知道了，不是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吗？虽然有点累人也不一定必要，但不快点跑过去的话对方该着急了。】

【鸢丸也这么说。苍崎今天和昨天，很少见的看起来很累呢，出了什么事了吗？】

【有点吧，怎么着都行。而且现在看来已经解决了。

比起这个……………你怎么看出来的？我真的看起来很累吗？】

为什么问起这件事？

对青子来说很少见。

没有理由，顺着惯性就说出来了。

…………虽说是没用的话，这也是最后的了。相信以后就不会有这样普通的对话了。

草十郎短暂的考虑了一下。然后用笑容代替了自己呆呆的氛围。

【是的，与其说是疲劳不如说看起来是一心想活下去。之前没办法的时候荒废的田地里出现了狼，在你身上久违的感觉到了那时候狩猎的气焰。】

当时真是万幸，还有

看起来就像找我有事一样。草十郎微笑起来。

【——————】

“不清楚”，青子用手托住脸颊。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现在的自己应该再往脸上多添几分笑容。

当然，犯不上干这种傻事。

【总之谢谢你了，那，明天见。】

草十郎显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举起手用真挚的声音和表情道了声别，走开了。

【等下，这边有话要说，听完了再走。】

青子叫住了要离去的草十郎。

自己克制住想要加入的温和元素，声音冷冷的。

【嗯？】

【是个没什么意义的比喻。

…………假设，你在肚子饿得快死了的时候，眼前有两只同样饿的快死了的动物。静希同学有一把枪。可以选择一只动物开火。右边是狮子左边是小猫，选择哪边是你的自由。】

有些像童话的质问。

残酷的教训，经常用相似的事情表述出来。

通过这个可以思考的更复杂而且不局限于故事本身。

但是，草十郎轻松的回答说：

【不，我想我不会开枪的。因为可以自己选择对吧？而且你看，饿着肚子大家不都一样吗？】

恐怕连想都没想吧。

这个是把心里真正怎么想的，用真诚、直白的话语表达了出来。

【……………你啊，应该能活的很久吧。】

【说的好厉害啊。对我说这件事的，大概你是第一个吧。】

和笑容一样不设防的话语。

【————什么呀，这是？】

不应该叫住他的，青子开始后悔了。

应该就那么目送他走开，就不用听到这个回答了。

然后，草十郎不停步的走下了坡道。

不清楚今天是不是特殊，也有夜晚才开始的打工吗？

留下青子和已经和背景融为一体的有珠。

【嘀嘀咕咕的…………这边的节奏都被打乱了，那个人畜无害的乡下人。】

使劲握住右手，青子自言自语起来。

不自觉的想把力气注入到身体的哪个部位，在这里无意义的提高了声量。

……………到底是想骂对方，还是想骂自己？青子自己也说不出来更分不清楚。

【青子。】

听到后面传来有珠细细的声音，青子这时也已经知道她想说什么了。

……………有珠至今为止见到任何学生都没有反应，唯独草十郎出现时变了表情。

【不说也没关系，是那家伙吧？目击者。】

冷冷的，

从嘴里吐出的声音好像在说陌生人的事情。

————狮子和小猫，

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她所说故事的结果，就是选择一个和自己不同的生物。

要说风险的话肯定是狮子那边大。把枪口对准那边的瞬间，就有最后被反击的可能性。

所以，瞄准狮子需要勇气。而端起枪的同时内疚感也消失了。

毕竟对手是强大的生物，人类这边也不敢说一定会赢，对它举起枪的话罪恶感会淡一些。

那么，猫的话又怎么样呢？它是弱小的生物。

不用说这比对狮子开火简单，但是，谁都会有不快的情绪。

从一开始就不对等，而且这种不讲理的的程度有些过分了。

对青子来说，草十郎就是那应该抱怨“不讲理”的对手。

“……………肯定，我也这么想过…………”

在学生会室害怕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时心里想的是：“如果这样也没办法。”但是走掉的草十郎的话语动摇了这一决心。

胸中的不快感，只是内疚而不是在踌躇。

静希草十郎是讨厌的人，弱小的对手，比谁都容易下手的对手。

但是为什么，自己却在迟疑

离开乡下，来到都市，没有栖身之地的转校生。

和其他认真的人不同，在这里消失了也不会引起什么骚动的人类并不多见。

杀了他的话，和拗断猫的脖子一样简单。

……………真是，反正都是头。

真是太幸运了，照着屁股一脚踢飞的话就会变得七零八落了。诚实点说，多余的麻烦也可以省了。

【…………不可思议，我，竟然讨厌起来，不对

——这样的，可不是我。】

不知道背后的有珠听没听到这些话。

但是，有珠对搭档的暴躁脾气并不在意。

【他，脖子上卷着布呢。】

像这样，说了一句完全没关系的感想。

有珠的话让青子啪的一声回过神来。

【脖子……………？】

【嗯，因为是游泳部的首席吧。】

有珠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正思考着这个问题。

【这么说起来……那家伙，第一次见面时就卷着布。在领子那里整齐的系起来所以不太显眼。】

完全不重要，也没什么意义的对话。

虽然什么新产生的问题都没解决，但青子的思想开始咕噜咕噜转起来了，也终于冷静清晰起来了。

【thank you，有珠，我冷静下来了。

也有干劲了，先下手为强，在那家伙开始说话前一下解决他。】

好嘞，青子转身离开校门。

总之，必须先回洋馆做些战斗准备才行。

【…………那也行，什么时候、在哪里杀掉他？】

……………小小的声音询问着无法在公众面前说出的问题。

有珠引起的这场骚乱所要确认的事情本来是由青子负责的。而这场骚乱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晚上，地点的话在大大的梦之国哦。】

没有理会有珠的责备，一个大胆的微笑浮现在青子脸上。

就像恋人约会时的微笑一样，不可思议又爽朗的勾人心魄。

魔女之夜Ⅰ

魔法使之夜（前篇）

布满云彩的夜空下，草十郎一如既往的徒步回到宿舍。

踏上楼梯走向二楼，踩在铁上发出锵锵的金属音。

偷偷的看了一眼放在宿舍的栅栏里面的自行车。

如果自己也有自行车的话就太好了，但是没有多余的钱。自行车有的话很方便没有的话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再稍微忍耐一下，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烦恼。

到达门前，抱好装着苹果的纸袋，取出钥匙。

“那个有的话很方便，没有的话——”

嗯？歪了歪脑袋？

自己无聊的话语被什么东西卡住了的感觉，拿着的东西只有苹果。在这之后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就没放在心上。

草十郎把纸袋放到洗碗处，打开了屋里的电灯。

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这已经比平时早回来了一个小时。因为在考试前减少了打工时间。

总之先吃一个苹果吧，草十郎回到洗碗处，这时和其他报纸不同的信封吸引了他的注意。

没有写寄信人，也没有贴邮票。

里面有一张信纸。上面也只写了有什么事和寄信人是谁。

内容比较简单。

【有话想跟你说，今天晚上到这里来，

因为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你过来之前会一直等着。

不用说其他没用的话——】

非常有主旨，简洁，而且凛然的文字。

寄信人那里写着苍崎青子。

还很礼貌的把等待地点的详细地图一同装在了信封里。

唔，只是稍稍歪了一下头，草十郎就离开了宿舍。

…………在那之后，

没有主人的屋内，被留下的信封自己燃烧起来，好像一开始就不存在一样，完全消去了痕迹。

80年代后半段，城市高速成长期暂时平静下来，进入了安定期。

街道向着现代化一步一步进行着。JR车站落成的那一刻也成为了新时代的代表。

作为三咲町的邻町，社木是另一个新生的标志性建筑。

它的名字是社木面包&kitsy land

三咲市最大的不良债权。

以后的泡沫经济被夸成花一样，最后成为了时代的残骸。

“这个町里的梦想和潇洒都不够。”

大概10年前。

作为社木的名人，在全国拥有多座工厂的“土桔面包株式会社”——简称土包（渣卡：没有“子”）的经营者，土桔由里彦（当时五十六岁）说了这么一句充满使命感的话语，把他位于社木郊外的私有地开放，着手建造要作为三咲市代表的游乐园。

这是命运的1981年。

完成花了3年的时间，充满梦想和滑稽的地域密集型游乐园社木面包&kitsy land开始了它短暂的生涯。

占地面积三十五万平方米。

入口处耸立着夺人眼球、豪华炫丽的旋转木马。

如同翻腾的龙一般把游乐园周围包裹起来的过山车。

挑战当时的建筑技术极限，增加了许多没用的最大限载重量的摩天轮。

“太完美了，这个游乐园所必须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由里彦被自己的工作遮蔽了双眼。

游乐园背叛了他的那份自信，虽然开园时的那份盛况可以用满园春色来形容。

但是，

没有想到的是。

梦想与潇洒的平衡，被他豪爽的弄错了。

不怎么样的粗制滥造，充满假货气味的原创吉祥物小KISTY。

完全超出需要的食品店和礼品店。

80年代初流行起来的大迷宫，而这里的镜子迷宫则是超越极限的难。

“Kistyland不是什么美好的梦境，只是噩梦一样的闹剧而已。”

各种专项杂志开始一一列举Kistyland的缺点，客流开始减少。

这时又发生了更糟糕的事，一位不走运的母亲弄丢了自己六岁的孩子，孩子在公园设施内遇难，总算是在衰弱致死前把孩子救了出来。

1986年，开园后5年。

业绩不断恶化，走向亏损。

小KISTY的爆红后的余生和与它绑在一起的由里彦老先生隐退后生活一样。KistyLand的经营十分困难。

就这样，让当地人十分惋惜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三咲市唯一一座游乐园，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

……………另外

还有些题外话，小Kisty的设计者，住在巴黎的（自称）阿策斯特▪都齐▪由里比，为了哀悼游乐园的倒闭，折断了自己的笔杆。

然后到了现在。

深夜零时的kistyLand，过去的繁华早已荡然无存。

玩具箱的一角，一个被堆放在这里的人偶，一个人寂寞的，仿佛还活着一样望着町里的灯光。

【原来如此。】

草十郎把一个标志和在过来路上捡到的《社木导游指南》叠在一起。

现在确实切身感受到了历史的浪潮，这里也是必然要衰败的地方，草十郎接受了这一点。

游乐园的正门没有上锁。

以前打工的时候过来过，那时候铁栅栏上还挂着锈迹斑斑的锁头。现在却没有，铁栅栏稍稍开着。

【————】

草十郎按照信上描绘的地图，悄悄进入了园内。

【…………有急事，到底是什么事呢?这么晚了，到底怎么了？】

说着并不像他该说的傻话。

就算是对世俗不太了解的草十郎，也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虽说这里已经成了废墟，但还是潜入了禁止入内的游乐园。

违法入侵，盗窃，抢劫。绝对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事情，要说是犯罪也确实是犯罪，但是——

【抱歉呐，没带着钱。

只是进去一下，对不起了。】

对他来说让他内疚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了。

眼睛上的油漆已经溶解了的小Kisty雕像，好像在啪啪啪的，拍着手。

穿过从眼睛里流出来红色油漆的吉祥物，草十郎向着夜晚的游乐园迈出了脚步。

掉色的建筑物。

满是铁锈的机械群。

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被制作出来的居民们。

与过去的繁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除了幽灵会来打扰以外无人居住的鬼镇。

——简直就是童话的化石。

这是由人一手制造的，也是由人丢弃的乐园的痕迹。

经济安定时，

人人的生活水平都能保证温饱，谁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狂躁骚乱的时代。这里就是那一时代的遗物。

【————】

草十郎在报废的游乐园里迈着步子，嘴里吐出白色的气息。

没有人的气息，和山里的黑暗比起来也不是那么可怕。

虽说都是郊外但还是有区别的，kistyLand作为游乐园的选址是很少见的选择了住宅区旁边的一块地方。

游乐园被树林环绕，那也毕竟只是人工的东西。教室的窗户关上了的话窗帘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越过围绕KistyLand的铁栅栏，是大概20米宽的稀稀落落的人造林，很简单就能回到熟悉的町内。

对住在都市的人来说，夜晚的游乐园是唤起恐怖的东西。但是对草十郎来说，这个游乐园和车站前的喧闹是同一水平的“恐怖”。

【在那吗？】

到达了静静的中央广场，地图指引往西走。

到达之前就先看到了以阴天的夜晚为背景，凹凸无序，焕发着威严和异彩的城堡耸立在那里。

废弃的游乐园中第一大建筑物。

如果说过山车是动的游乐设施的话，这里就是静的游乐设施。

KistyLand的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导致这个乐园关闭的魔之建筑。

一般的话，游乐园的迷宫分为两大类。

建的很广大使来访者迷路的大迷宫和，

靠着交错的光影使来访者迷路的镜子屋。

大迷宫靠其宽广，还有其冒险性，让多数来访者都对其感到快乐。

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其他游乐设施增加了更多刺激性，大迷宫渐渐开始衰退。这也是这种东西昙花一现的宿命。

新的东西被更新的东西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边，镜子屋倒是有着很长历史的经典作品。

只要学校教室那么大的场地就可以倚靠镜子的设置和光的演出让来访者深陷其中。

从成本角度考虑的话，镜子屋比大迷宫好很多，而且是一个长寿型的游乐设施。

虽然两者都在新世纪里消失了身影，但他们作为游乐园的代表游戏场所这一点不会变。

……………那。

既然如此的话，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如何呢？

那样的话，与其说是一个让来访者开开心心迷路的娱乐设施，不如说是一个让踏入这里的人全都无法返回的魔境。

而那个魔境指的就是这里，kisty mystery城。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想要入场的，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五。

西洋城堡规模的建筑物，纵深超过一百米，内部还分成三层结构。

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迷宫全部用镜子装饰，就算是熟练的人想要走出来也要三十分钟。就是这么复杂和宽广。

一旦踏入这里，从这时开始的半天里，掉入镜面恐惧症就是这个大迷宫的成果。而现在草十郎眼前堵着的正是这个——

【也不是完全黑暗呢…………还通着电呢吧。】

草十郎并不清楚镜子屋什么的，他只关心要去的地方有没有照明。

再一次确认从苍崎青子那送来的信。

信纸上写着“在镜子屋一楼的休息处等你。”

见面的地点确实就在这里面。

有没有电灯还在其次，从敞开的入口看进去，里面稍稍有些灯光。

看来没有搞错，草十郎从镜子屋的入口向内迈出脚步。

…………踩在砖道上发出卡兹卡兹的声音。

街道的喧嚣已经很遥远了。

时钟的秒针在数年前就停止了。

冬天的夜晚除了风声在没有其他动静。

是那种，如果第三者在就连吞咽唾沫和呼吸都要停止的寂静。

【…………那个。】

草十郎在镜子屋的入口处很唐突的停了下来。

【话说苍崎，在这种地方是要做什么？】

突然转向刚才走过的广场，不可思议的打起招呼来。

隐藏在垃圾箱后的身影突然趴下的声音。

片刻的寂静。

大概有一分钟，废弃的游乐园恢复了以前的安静。

终于，少女放弃了，从阴影里走出来。

【苍…………】

熟悉的面孔，不熟悉的穿着便服的身姿将声音止住了。

现在长发轻飘飘披散在肩上的苍崎青子，和草十郎所知道的她有些许不同。

凛然的身姿，带着很强的意志站在那里。

直接将对手贯通的眼神。

不能用清澈的眼神来形容，并不是错觉，实际上眼睛里闪烁着磷光。

像冰一样无机质的，矫健的少女。

欠缺危机感意识的草十郎也觉察到了这两种特质的不协调，嗅到了空气中飘散的不详。

要比喻的话，就是从妖怪故事里面走出来的雪女。

【…………苍崎？】

接着，草十郎后退了一步。

稍稍有些吃惊和违和感。

接着，这些和上次讨厌的预感混合到一起，总之先按都市的礼仪打声招呼。

【这样就见面了，有什么事的话先说给我听听吧，但是——】

【——】

没有寒暄，青子又往前走了一步。

这种姿态，这种气氛，唤起了草十郎模糊的记忆。

心中，相互交错的不安最终让草十郎确认无疑了。

虽然那时候只看见了背影，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夜里在公园里看到的身影和眼前少女的姿态多多少少……

开玩笑吧，这么像的身影不可能有两个。草十郎咽了口唾沫。

【要问有什么事的话，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因为里面没有逃跑的道路。在这里等待猎物进去，你进去的话我也就跟进去。】

结果突然就出了这种事，青子不高兴的说着。

“这样啊，所以选了一个见面的地方。”

万幸啊，草十郎心里打了个冷战。

意想不到的是自己还很从容，事情为什么会到现在这种程度，果然还是理解不了。

无视草十郎迟钝的反应，青子继续说道：

【——静希君，我呢，

对讨厌的人，和憎恨的人是一样的。

但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是成为敌人的条件。】

冰冷的双眸迸出了火一样的感情。

少女又往前迈了一步。

草十郎讨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杀气、怎么回事？…………感觉到的就是这种东西吧。

两个人的距离，感觉上正好5米的位置上停止了。

【从以前开始，我就并不一定把讨厌的对象当做敌人。

但是反过来，也想过把喜欢的对象成为敌人。

理由很单纯——】

接着，青子把右手举到眼前。

这不是错觉，透过衣服可以看到右腕放出了光芒——

【——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就是，我只会把，扰乱我感情的对象当做敌人。】

举起的右腕震动起来，

瞬间。

有什么视觉不好确认的不稳定物体，打到了草十郎左边二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等…………】

虽然发出青色的光，却像火球一样在眼前燃起火来。草十郎也终于明白现状了。

【稍微等一下，现在看见了不得了的东西了。】

在这节骨眼上里还有时间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切，打偏了吗？】

怎么这样，青子嘀咕起来。

青色的光把镜子屋的墙壁开了一个大洞，还熊熊的燃烧起来。

如果是打到人身上，可不光是掀飞头盖骨而已，可能整个身子都会被烧成黑炭吧。

【…………哈，在这距离上还打偏了，被有珠看到我就该自杀了。

但是这样就明白了吧？第二发要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

草十郎极快的转过身子。

理解不了的头脑开始空转，面临思考停止的危险。

眼睛里看到的是可以依靠的学生会会长…………长得很像的什么东西…………的样子吧。

两天前在夜晚公园里看到的那一幕再次闪过脑海。

草十郎对这事没有经验，再者，居住在法治国家的人们对这事都没有经验。

面对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杀人的凶器时，理智啊善恶啊或者梦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判断都停止了。

知道平稳的生活到此为止了，这也只是比吓呆了强一点的反应。

思考的东西就只有【生活至今的自己】的姿态而已。

在白纸上扎一个黑点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只是到此为止的姿态。

这就是被枪口对着的人类，一般会思考的东西。

【啊，饶命的话就别说了，没有用。

但是要说恨我的话就随便你吧，这是杀人者的义务，每一句话都会听的。】

没有用，也不是，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这样的情况。

本来，就不认为处在震惊状态的草十郎能听进去话。

能够确定的事就只有——对，理由先不管，眼前这个少女要杀了自己这一事实。

【骗，骗人也要有限度啊……………！

鸢丸那个傻瓜，什么叫“没有那种生物啊？”

实际上这不是有吗？这种好像怪物一样的……】

如果把这感想从嘴里说出来，那在这个瞬间第二发就会飞过来了。草十郎只能在心里这么默想。

把朋友骂了一通之后，自己也从麻痹状态转换到了恐慌状态。

但是，现在也绝对没有自己从容的时间。

“某一天，突然被某个人杀了。”

这可是，连一点过程都没有的非日常啊。

“但是，是这样啊…………都市里面也有杀人事件。打破规矩了就会被杀的情况现在就在眼前啊，这下可算是领教了。”

对还没有习惯都市的草十郎来说，现在可是极端现实的情况。

对他来说，被同级的同学杀掉的现实并不是什么值得吃惊的事情。

既然现在身处在频频传出人杀人新闻的社会，那现在这件事也是可能的。草十郎就这么接受了这一事实，他对青子的行为和动机不抱有任何疑问。

尽管如此，现在还是有一项让他混乱的的事情。那就是青子造成的发火现象。

【——————】

草十郎抬起喉头咽了一口唾沫。

这个反应，不管在谁看来都是被恐怖麻痹了的牺牲者所做出来的。

【就是这样，看来你终于理解了呢。

虽然不想多说，但看在你会死在这里的份上，

魔术本来就是应该被隐匿的东西——唉，这些怎么说也都是和你无关的事情。你就单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就行了。重要的就只有，我要，杀了你这一件事而已。】

好了，说完这些的青子再度举起右手。

机械一样的驱动声。

袖子下面的青色光芒回转起来。

这次的时间比上次的长————就是说，肯定，比给身后墙壁开了洞的那一发还要强。——感觉到这一点，草十郎的混乱加速了。

“不，等一下，也就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说那天晚上变成怪物的苍崎，还是说都市真的进不得，没有这些道理吧——”

思考已经混乱了。

咚咚乱跳的心脏。

——现在可不是光站着的场合了。

眼前的少女可不是跟草十郎一样的人类。

先不管那些，果然，就算接受了前面所说的，但再怎么想也是

【等下，杀人是绝对不行的……………！】

就是这样，再怎么扯都市的规则，要杀人还是免了吧。

【那种事情，我知道啊。】

【慢，等——！】

不太会看气氛的草十郎提出的意见，彻底的碰到青子的逆鳞了。

（4个魔弹的动画）

【呜啊啊啊啊啊——】

连续击出的青色魔弹和猛地转向背后的黑暗——镜子屋入口并跑进去的草十郎。

【哈——什么呀，刚才那是什么——？】

忘我的跑在长长通道中。

只有两米的全力奔跑就让人喘不上气，原因一个是初次遇到“从没有见过的事”受到的冲击。

再有对方是认真的，再迟一秒就会被飞过来的东西打死，这种现实的感觉导致的。

没有让脚步停下的时间。

草十郎身后毫不留情的脚步声正在逼近。

【……………但真是帮大忙了，这里的话多少能——】

或许能行，这么全力奔跑着。

从镜子屋的入口处的入口大厅到休息处，是一条细长的通路，大概二十米长。

就这样跑到休息处，剩下的就是找一个地方藏起来。

【得救了…………！】

到达了一个大大的空间。

这里是一层的休息处，有三个路口。

前往地下一层的楼梯。

前往一楼迷宫入口的路口。

前往二层的楼梯。

现在随便哪里都行，草十郎凭直觉逃向了去一楼迷宫的那条路。

【痛……………？！】

梆的一声，头撞到了透明的墙壁。

【镜，镜子…………！？】

【是啊，虽然很麻烦，但这样就公平了吧。

追的这边和逃的那边都有有利和不利的地方。】

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很高兴的声音。

没有躲躲闪闪的样子。

现在挡住草十郎的镜子上，映出了青子慢慢走过来的姿态。

【还有，一楼里面的出口已经被封锁了，不是结界而是物理方面的，有点做的过分的封锁，瓦砾？还是泥石流？算了随便了，总之如果靠近那里的话就会被卷进去，不想被活埋的话就别靠近那里了。】

【——、——】

靠近的脚步声听不出焦急的感觉，草十郎把手伸向墙壁。

可以看见二楼的楼梯。

青子说的内容很糟糕，一楼很不妙这种事情是可以确定的。

【嘛，就我个人来说，选那边就帮大忙了。形式上来说，因为事故死的话善后工作比较容易嘛。】

【…………！】

背后的是本体不明的生物。

在她轻松说话的同时，又举起了奇怪的右腕。

不清楚那是不是衣服上的东西，和少女的身体不相衬的一种奇怪的纹样显现出来。

皮肤下的血管。

作为身体的一种循环机能，循环着一种人类所不拥有的东西？

【————】

说那是伤的话，又有一种让人不快的感觉。

一瞬间停住脚步的草十郎，和避开那视线的追踪者。

【啊啊，这个？一般是涂上药隐藏起来的，今天是例外。叫做魔术刻印，是作为魔术师的证明之类的东西。你看，光不是在回转吗？这个是刚才的急球（snap）…………简单点说就是做出弹丸的东西。

今天感觉不错，我也只对魔力的使用效率有自信了——唔，大概还有三十回吧。刚才那样的扫射也做得到哦。】

感情很high还是别的什么，青子一副非常友好的口气。

【……………】

当然，说的可不是什么让人安心的内容。

【话说，你说的什么我不是很懂啊。苍崎。】

【不明白吗？还有三十发的事情？

把这些都躲开逃掉就是你赢了，至少，今天是这样的。】

“…………只是今天吗？明天还有吧……………”

紧锁眉头烦恼的草十郎。

也看不出很恐慌，果然从根本上就没有危机感的态度吧。青子也稍稍皱了皱眉。

果然这家伙理解不了，

【已经做好宣言了，自由时间到此结束喽。

虽然还没骂够，但，这边也没什么时间了。你也差不多该放弃了吧。】

总觉得，这个迟缓的情景剧似乎还是有某种意图似的。

既不周全也不乞求饶命，诅咒杀人者的时间。

…………青子本来是很公正的，但这次感觉很无聊，所以公正机能没有好好运作起来。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了，

——那，狩猎时间继续开始了。】

排除了感情的声音，冷酷的眼瞳盯紧了猎物。

这次青子是认真的要把自己杀死。这一现实，草十郎充分感觉到了。

魔法使之夜Ⅱ

长长的梦之废墟里没有一个游客，她无力的、亡灵一般静静的踏足了这一领域。

今夜无风，周围无人。

尽管如此还是有杂音传来，她把两手合起，得意的笑了。

合起的双手非常可爱，就像郁金香的花蕾一样。

横在入口处的职员室里有一个脏了的镜子，镜子映出了这个好像花一样的动作。

在它旁边，是锈迹斑斑的公告板。

【今日入园人数：2人】

【今日的XXXXX： 件】

饱受风吹日晒的公告板无心的写下一笔。

“今日的XXXXX”是从“死亡事故”等单词中选取一个相互替换的。

已经无法使用的记录表。

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用了足足十秒来考虑，她把新的数字填了上去。

【今日入园人数：3人】

【今日的死亡事故：1 件】

把差下的人数补齐，她露出了花一样的微笑。

……………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挪动了脚步。

镜子屋里面发出像狂想曲一样的杂音，早已超过了十分钟。

游乐园的入口处，一直保持着无人的状态。

就结论来说，

就算草十郎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也没有逃脱的道理。

但是，不知道哪里是计算好的，哪里是偶然的。

而这一结果对准备这一计划的青子来说也没有想到。

她想说的只有三条。

比想象中的要花时间。

比预想中的要顺手。

再有，选择镜子屋是一个失败，这件事。

对，要说有什么失败的地方的话，

镜子屋作为狩猎场，虽然在地形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半吊子的她透过镜子看向自己，稍微有些焦躁起来。

【呜啊！】

在青子的右腕放出光的瞬间，草十郎逃向了眼前的楼梯。背后是连续的青色闪光。

猎物忘我的爬上楼梯，猎人不慌不忙的追在后面。

【——跟预定一样，不这样的话，之前的准备就没意义了。】

很奔跑的草十郎相对照，青子慢慢走上了楼梯。

青子并没有跑着追赶猎物，而是和猎物保持着一段距离。

她对自己的命中率没有自信，对她来说最麻烦的就是猎物抱着你死我活的想法朝她突进。

保持十米的距离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

在猎物接近过程中能发十发，打中四发不难。

但是从刚才开始位置关系就有点棘手。

这个距离，这个广阔的空间，没法迂回的话就只有突击了。有微小的可能，被对方就这么接近空手战起来的可能性也要考虑。

现在，青子最大的武器就是右腕的魔弹。

它的缺点在于一旦生成，距离就无法保持了。

如果有靠近的情况的话，那就只有等猎物筋疲力尽，放弃的时候。

贯通腿部，射穿背部。

或者说，被这个迷宫所屈服。

当有伤的目标无法跑动的时候，这场狩猎才接近结束。

【————！】

另一边，草十郎忍住悲鸣在迷宫里面飞奔着。

不说以出口为目标，单是跑起来就很困难。

【疼！】

看上去是长长的延伸出去的道路，跑过去就会撞到镜子上。

急忙向右边转过去。

【好疼！】

草十郎揉着前额，伸出另一只手，确认了面前的墙壁。

【！】

一瞬间从左边飞过来了逗号一样的飞弹，擦着身子过去了。

【哈——哈——】

靠近的脚步声停住了，在想办法前先跑了再说。

现在真的很疲劳了。

可以闻到后面头发烧焦了的气味。

一定是自己运气好。或者说太差了。

如果运气也分种类的化，那现在这种事态肯定无法归类。

镜子屋的二楼是巨大的类似旋涡状的结构，从外往里面包围起来，总之不是向右拐就是向左拐。

走到之前就已经碰到尽头了，不断逃不断逃还是在被追着，蜗牛壳一样的断头台。

【………………】

压抑着悲鸣，抱怨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了。不论如何都要被杀了，但草十郎好像不明白这个道理似的。心想只要在坚持个几分几秒，自己努力的话说不定就能继续…………

总之跑起来，不论装上几次镜子都要跑起来。冲撞弄得自己眼冒金星，额头上已经流血了。尽管如此还是再跑。只有数秒的疼痛，鲁莽的跑起来跑起来，手已经被破碎的透明的墙壁割破。身体也已经觉察到了极限，告诉自己已经再也跑不动了。

【哈，哈——】

结果，仅仅六十米距离的全力奔跑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然而，怎么想都不该正面冲突。不管怎么异常都不过分。不知道是谁在开这种性质恶劣的玩笑，本来还决定了回头说我做的太过分了请原谅之类的话。头脑一片空白，身体变重了，又传来了撞击的声音，现在的话肯定是必须停下的时候了。

草十郎打了一个冷战，

头被打到了一样，被死亡触摸的感觉。

【————】

并不是说什么大话，草十郎知道这种恶寒一样讨厌的感觉。

毕竟从来到这个町到现在，还是碰到过一两次差点死掉的情况的。

在上下班高峰期，道路上汽车都混杂在一起的车站路口。对不知道交通规则的草十郎来说，那个状态和现在被追赶的状态没有多大差别。

他已经不是那种不知道生命和恐怖为何物的小孩子了。

一个人格已经定型并拥有知性的人来说，某一天突然被放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圈里就是这样。

对这个町来说理所当然的东西——为了保障安全设置的公共机构和规章，对他来说这是“未知”的威胁。

所以，要去习惯。

想要直接抱怨出来的不满有很多。

完全是不需要的东西，完全是无法估量其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充满危险位置的世界。

便利店里有许多的日用杂货，对他来说这才是最大的优秀“道具”。

文明到了一定水准之上，人类所拥有的危机感就会被麻痹了。

被温饱，便利进驻的街道从某些方面来讲，对在乡下长大的草十郎来说是毒一样的东西。

而且不幸的是，他没有享受便利的从容。

很容易搞错使用方法，引起一些唐突的，谁都不想的事故。都市的所谓便利一直都有一种违和感存在。

为什么？

自己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呢？

【——啊】

超过肉体极限了。

结果，直到今天才注意到自己的真心。

性命被人盯上的了，不知道是不是在这种状况下获得的启示。

…………是啊，唐突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可能会死的事件发生在眼皮底下也并不是多稀奇的事情。

本来安全就是需要支付一定代价才能得到的东西。

只要还活着就要时常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

比如，像夜晚的街灯那样。

到了早上，那很自然的就要收起亮光。

正体不明的凶器毫不留情的攻击着。

两天前的夜晚，被青色火焰包裹，并化成炭消失的人影又在脑袋里复苏了。

草十郎开始觉得这是快要死的人所看到的走马灯了。

总之先抬起头跑出迷宫吧。

但是，又为了什么呢？

【哈——哈——】

虽然真实的感觉到心脏的痛苦，但还是在怀疑真实性。

透过天窗看到的夜空就像是泥石流一样的青色染料，和草十郎所知道的的夜空既像又不像。

【——哈】

呼吸突然缓和了。

草十郎自暴自弃的笑了，他心里已经有些东西撑不住了吧。

因为，说到底，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了吧。

尽管如此仍然在催促着腿向前进。原因就是对面的镜子又映出了她的身影。

追逐起来就像猫和老鼠，草十郎在镜子迷宫里遁逃。

那个，奇怪的没有现实感的感觉被逼跑了，留下了几分实感。

第九发光弹，在草十郎的正右边点燃了。

光并没有被镜子反射而是爆炸了，引起的冲击打到了草十郎背对着的墙壁上。

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离“死”最近的一发。

【疼……………！？】

呻吟着倒在地上。

背后电击似的疼。

没有出血，只是“疼”的程度已经很幸运了。

但是，身体不管怎么努力也动弹不了。

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都还没到极限。也没有到疼的起不来的程度。

但是，倒在地上望向顶棚的窗户时，看到了昏暗的天空。

在胸中翻转的是还不成熟感情，身体自顾自的叹息起来。

……………啊啊，太难看了。

这种东西，从现在开始的一生，要一直持续看下去。

【——】

紊乱的呼吸，像热量消退一样恢复了。

简单点说，他已经放弃了。

并不单单是指从追赶在身后的脚步声中逃走这种行为。大概，还有更大的，更根本的问题，他也放弃了。

“嘛，被苍崎杀了的话，也不错。”

对静希草十郎这种人来说，已经决定了什么的话，就不由的把感想流露出来了。

……………还有些题外话，不夸张的说，这是对他来说，一生仅有一次的错误。

呆呆的仰望着夜空，草十郎听见了渐渐接近的脚步声。

【放弃了？】

到现在为止最近的声音。

这样就该落幕了，她走到倒在地上的草十郎眼前停下脚步。

镶满镜子的通道非常暗，不知道她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草十郎什么也没说，仰望着眼前的杀人者。（渣卡破坏气氛，青子穿的是黑色紧身裤和连衣裙。）

【…………不想回答倒是也没关系，不太像你啊，一般不是该问问为什么要杀你吗？】

表情隐藏在阴影里的青子这么说道。

【————】

草十郎的眼睛猛地睁大了。

被这么一说，才注意到这确实是很自然的疑问。

多少通过气氛了解到大概是“秘密被知道了所以要杀你”的情况。但自己被追赶成这样，从人情上来讲至少要听听理由。

【…………是吗，确实是这样吗？】

“啊”这么肯定着。

十分寂寞的愿望,草十郎的表情显示他已经放弃了。

稍稍思考了一下。

【但是没有必要说了。我不想听，那种东西。】

像大人一样，冷静的声音。

【————】

要说巧妙，确实是很巧妙的回答。

【——是吗？

那，要杀了你。死亡，不怕吗？】

【肯定会害怕啊，毕竟很疼嘛。】

草十郎很尖锐的抗议起来，

【唔。】

青子的表情变得不高兴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性格随便还是别的什么，少年对自己的感想很率直。

【那就是怕喽，就算是我也感觉会怕。但是抱歉呐，忍着点吧。

人要没了骂骂我也没关系，现在的我确实该骂…………在这方面跟你一样，都没有普通的道德观。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连人也要杀。】

淡淡的声音，草十郎的手指抽搐起来。

原本完全放弃了的草十郎，听到这些话并没有表示同意。

【杀人什么的可不好。】

【所以啦，我说过我也知道的好不好。】

青子的右腕抬了起来。

刻印的光照到脸上。

不用说，她的脸和平时一样。

既不哭泣也不微笑。

排除掉感情，到哪都是孤独一人的少女。

…………忍耐一下，不可能做到的吧。

草十郎知道平时的青子，对他来说，这比任何表情更能反映青子的痛苦。

【…………抱歉，稍微等下，好吗？】

【怎么了？到这时候悲伤才涌上来吗？要是逃跑之类的可不受理哦。】

【————】

青子毫不留情的反击，让他的表情终于缓和下来了。

舒了一口气，刚才看到的痛苦似乎是误解了。青子果然就是青子。

对此很高兴的草十郎笑了起来，不用说，是除他以外难得一见的笑容。

【还以为能听听遗言什么的，是我天真了。

话说，现在像个小傻瓜一样笑一笑当做遗言真的OK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那里站着的人，是苍崎你的朋友吗？】

草十郎用手指指着青子背后。

【哈？】

这招也太老了吧。青子心里这么想着。这里是舞台的话，那纸扇子都该扇出来喊CUT了吧。

…………但是草十郎并没有在装的感觉，再说这个男的也不懂什么新的旧的。青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你啊，在说什——】

一板一眼的性格还真是幸福。

还是很在意，青子把目光转向手指着的背后。

——在那里的是。

叽、

带着这个迷宫里不存在的木质的笑容，缠有“不幸”这一诡异气氛的“她”。

【——人、偶？】

从暗处隐约浮现出来的是有着双手双脚的异形。

那个，不说话站在那里，就算从这里看过去也知道造的很精美。这件事的异常性瞬间就呈现出来。

伸长，伸长，伸长。

太多的“未知“让青子的思考停止了。

避开，这一选项并没有出现。人类因为有理性、知识的缘故，对“第一次见到的东西”很迟钝。

【————啊啊啊啊！！！！】

青子口中传来了悲鸣。

无视十米以上的距离，魔的一击。

从里面的通道里出现的“她”的手腕击中了青子的背部。它的手臂既纤细又迅速，不知到到底能伸多长。

【——】

青子猛地撞上墙壁，痛苦的声音被咽了回去。

另一边，伸出的手臂飞快的收回到“她”身上。

【苍崎！】

草十郎立刻站了起来。

手足并用的跑到咳嗽不止的青子身边，扶着她站起来。

【——】

这轻轻的重量，让草十郎稍微困惑了一下。

在草十郎看来，青子平时总是威风凛凛的，所以在想象中，青子的身体里肯定是塞满了东西。

所以，在碰到她的时候草十郎还在确认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力气。但实际上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一个少女理所当然的重量。

……………另一边。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构造，“她”正在把伸出去的手臂收回来。

伸长到十米以上的手腕、不知道增设了几倍的肘关节正在咔叽咔叽的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没事吧？】

【…………别这样。我不明白了，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青子自言自语的要离开草十郎的手。

中途，青子膝盖一软就要跪倒。在她膝盖触地之前，草十郎更早的把肩膀伸过去帮助青子站起来。

【别勉强……………那么，认识那家伙吗？】

草十郎紧紧盯着对面，距离这里十米的地方，一个人影令人厌恶的站在那里。曾经伸长的手腕，还差一点就完全恢复原状了。

【……………是啊，和一个跟它很相似的家伙是赌命的伙伴。】

青子回答完，试着用手去确认自己的后背。

【丝——！】

手才伸到一半，就传来一股被火灼烧的疼痛。

“…………疼倒是挺疼，但是，只是被打了一下吗？…………

明明是那么完美的奇袭？还是说，在这个距离就算被打中也无法造成致命伤？……………没有这种可能，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作用没有看到……”

青子估算着背后的损伤程度，开始整理自己乱掉的呼吸。

疼痛和呼吸很快就恢复了。

至少能应对现在的情况，运动机能没有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说到更深的伤害——

【苍，苍崎！那个。】

【知道了，闭嘴。】

昏暗中青色的光芒闪烁着。

配合青子的呼吸产生的魔力，开始往右臂集中了。

如果说魔力是燃料的话，术式就是点火装置。

对青子来说，这不过是两天前夜晚的再现。

那个人偶的手臂再伸过来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循环术式，生成魔力弹击出去。

相距十米的格斗战。

能不能躲开对方的攻击并迎击就是生与死的区别，但是如果再有个两秒的话青子就可以准备的更好了。

“她”动了。

“她”一直低着头所以看不见表情，而在这个距离、这么昏暗的环境下也看不出来肉体的年龄。对青子他们来说，人偶现在和没有实体的亡灵没有区别。

伴随着格叽格叽的声音，人偶抬起了左臂。

动作很缓慢，好像锈住了一样。

之前伸出的右臂垂在身体旁边。感觉“她”隐藏在长发下的嘴角微微的笑了一下。

“——和右手的用途不一样，左手才是来真的——！”

【静希，躲开…………！】

青子一下撞开草十郎，猛地一甩右手。

“她”的左臂也在同时伸出。

时机很完美。

一秒之后，青子的魔弹就要直接击中人偶的凶器，沿着轨道在敌人的本体上炸裂了。

——前提是，如果魔术式能够驱动的话。

【————？】

青子以毫厘之差躲开了伸过来的手臂。自己的魔术没有发动，能躲开对方的攻击实在是万幸。

“被算计了，最开始的攻击是为了这个啊。”

太可恶了，青子咬紧牙关努力思考对策。

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人偶还留有一个手臂，它的伸出的手臂收纳回去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用说是绝好的机会，要打的话只能趁现在了。

剩下的右臂打过来就再躲开一次，总之现在先靠近在说——

“Vivimus in somnus.Solitari putris in inferos.

（我在睡梦中成长，独自在泥土中腐朽）

Hodie mea obit die,et mea natus die .Te obire.”

（今日是我的命运之日，诞生之日。那，我们来见面吧。）

（生于梦境，腐于尘土，今乃宿命，今乃诞辰，呜呼哀哉，愿与君合）

沙沙的声音在回响着。

嗫嗫私语着诗一样的东西，对魔术师来说是能够保证视觉程度的魔力残留思念下来的。

歌词使用拉丁语写的，多少含有诅咒的音韵在里面，本来是用来诅咒憎恨的对手的语言。

“Mea anima immortalitas.Autem mea future necataeram.

只要我的生命不灭，我的未来就只有杀戮。

Manes sum.Animae definire ambiguous est.

我是亡灵，生命的提议早已模糊。

Te odi,et tea mo.Conveniebamus in somuium ipsa.”

憎恨着你，珍爱着你。请吧，让我们梦中相会。

（吾命不息，则杀不止；吾乃亡灵，缘何言生；恨之爱之，会于黄粱）

……………这些是，人偶自己对自身咏唱的。

诅咒将生出诅咒，被害者反过来诅咒加害者，负的连锁将不断回转。

…………那个咏唱就利用了这个循环。

只不过这是一出独角戏。

像让自己中毒一样异类的动力源。

可以确信的是——那是去诅咒“诅咒”本身，借此来维持一定动力的永动机。

【什么呀这是，等级是不是太高了…………？】

青子把对抗这条选项干脆的彻底舍弃了。

并不是反击，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纵身离去。

【愣着干什么？你也过来。】

一把拉过被一连串突发事件定在原地的草十郎，青子全力向着镜之国的中心跑去。

两个人的背后传来什么东西不断碎裂的声音。

“Proximum mihi neglegentia.Omina nos peccatoribus,

（邻人对我毫不关心，）

Et omnia nos homos,et omnia nos peccatores.

（我们都是罪孽深重的同类）

Venite mea domus,Luto similis somnium,

（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需要家乡）

Et pulvi similis cottidie.Cordem privo.”

（逝去如淤泥，言语似尘土。剜出这个被胸膛所丢弃的心脏）

“你，去死吧”

青子忍耐着背部的疼痛，在镶满镜子的道路里面奔跑着。

目前正处于附赠品状态的草十郎手被青子牵着，也在奔跑着。

【苍崎，伤怎么样？】

【…………没什么，只是让脊柱麻痹的程度。内脏没有事，好像也没有出血。】

嘛，重要的神经倒是被废了。青子在内心里嘀咕着。

和草十郎不一样，青子没有撞到透明的墙壁上过。

不像是眼睛很好的样子，而是把镜子屋的构造都记在脑子里面了。

【……………你说没事，怎么可能知道的？】

【毕竟是自己的身体，身体管理可是基础中的基础。】

草十郎紧张的询问着，青子则是一副很无聊的样子回答着。

左转之后就是这个回廊的楼梯了，到那的直线距离已经很短了。

到那里应该正好三十米。

现在先要走十五米转过转角才能直通过去。

【那家伙是，那天晚上的…………】

【可能吧，我认为是一个类型的，这么贵重的自动人偶一点都不爱惜，用完了就丢，看来是很有钱的主。】

【………………】

唔，草十郎皱起了眉头。

虽然很感谢青子把所有提问都好好的回答了，但这边听是听了，里面那些没有听说过的单词还是让草十郎很困惑。

【苍崎，停下，已经跑了很远了。

那家伙被拉了一个拐角了。稍微休息一下吧。】

草十郎因为很挂念青子的伤势所以这么提议着。

但是青子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回过头来。

【能从刚才那个距离攻击过来的对手，领先一个转角根本没用，至少甩开两个转角才行。】

这样啊，草十郎点着头。

这个话题先放放。

【那个，为什么带上我？】

【让你逃了怎么办？傻瓜。】

朴实又简洁的回答完，青子斜眼鄙视着一脸平和、呆头呆脑的猎物。

两个人又转过一个拐角。

已经甩开了两个拐角，终于停下了脚步。

青子调整着呼吸，用手去确认后背的伤势。

虽然青子之前很肯定的说“完全没事”，看样子那是在逞强。

不知道为啥，本来不会看气氛的草十郎这时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的沉重。

【…………】

草十郎抱着手臂，站在青子身后。

目前是山中无老虎的状态，趁着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尝试把握自己的现状了。

首先，自己正被苍崎青子追杀。

在自己险些要被杀掉的时候，幸运的遇到了突发事件。突然出现的人物是在两天前的夜晚，被青子烧掉的“可以伸长奇怪手臂的人”。

虽然看的不是清楚，但还可以认出是个女性，所以用“她”来称呼。

“她”的攻击让青子的背部受伤，青子暂且逃走了。

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青子拉着草十郎一起跑了。似乎是为了防止草十郎趁着混乱逃出去。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也就是说——

【苍崎，你还没放弃对吧？】

【那是当然的吧。那样的家伙，就算有两个也能留下来一半的魔弹，对付你的话足够了。】

青子流利的说着，很严厉的看着草十郎。

她身体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可以无视的程度。现在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

但是，青子眼中透露出来的激烈情绪，把一切都否定了。

“魔术回路有好多地方都短路了，那个右臂应该是能够使回路混乱的妨碍术式。”

本来是应该因为危机而颤抖的情况，青子的拳头在颤抖却完全是因为愤怒。

妨碍术式是初步的初步，只对刚出道的半吊子能管用。

如果是青子的同居人那个水准的话，这类干扰堵塞什么的，在接触手臂的时候就会被弹开。而且与之接触的对手的回路反倒会被干脆的烧掉。

从根本上说，连接其他魔术师的回路，这种行为和亮出自己的心脏一样危险。在同卓越的魔术师同行进行魔术战时，这是不会起任何效果的垃圾机能。

尽管如此，那个敌人却装备了这个“多余”的机能。

在过去的数周里，敌人在三咲的管理范围内不断巡视，并得出了结论。两天前，正式的作为魔术师补上了对青子所做出对策的评价。

重要的是——

那个人偶，完全是在小看着青子。

【…………哼，作为敌人还真是正确的判断。】

愤怒还没有平息，沸腾的激烈情绪已经冷却下来了。

青子的表情完全不像一个十七岁少女，而更像是冷静的猎人。

【怎么感觉，比我那时还要认真呐。】

【算是吧，你那时候是在玩。】

【…………唔】

到底是该高兴好还是该悲伤好，草十郎很难回答。

【不懂的事情不管怎么听也听不懂，但还是想问一下。】

青子没有回应，紧盯着眼前的黑暗。

沉默开始沉淀下来，和恼人的黑暗缠绕在一起变得和厚重的棉花一样。

尽管如此，草十郎没有在意青子把自己完全无视掉了，仍然继续说着：

【苍崎，是要把那家伙杀掉吗？】

继续保持着沉默。

苍崎的行为好像是从黑暗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

【————】

没有回答，

影影绰绰的通道里，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

质问着罪责的草十郎和把他继续无视掉的使用魔法的少女…………僵持了数秒之后。

【——是的，这似乎是你的软肋呢。】

青子轻轻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着。

不知是不抱希望了，还是对此不屑一顾都可以理解，青子叹了一口气。

【软——什么？】

【自言自语而已，忘了吧。

而且，话说在前头，那家伙可不是人类。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那是倚靠自我意识活动的人偶。以前那个和这次这个都是人偶。】

嗯，草十郎率直的点着头。

不管青子的话可信不可信，先接受了再说。

【……………怎么感觉你很冷静啊。】

【怎么可能，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净是些想不通的事情。但是，人偶的事情可不一样，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

【诶？难道说，还看到过其他的自动人偶？】

【？都市的人偶不都是那样的吗？】

【什——】

青子勉强忍住了啪叽一声摔到地上的冲动。

是这么回事啊。神要是想做个呆子，那估计就是这家伙了吧。

想野生保护动物那样被隔离在深山里的转入生，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见到的东西全都异想天开的瞎联想起来的外国人。

汽车那样的铁驼子都能动，人偶这样的东西能动也没啥不可思议的。

…………也因为如此，说不好。

对他来说，那天晚上上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

作为都市到处都有的景色，说不定那并不是值得和别人说的事情。

【…………败给你了，要是有机会真要看看你脑袋里面装了什么。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听起来口气狂妄是当然的吧，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被我袭击的时候多点不同的反应才对的。怪物啊，太奇怪了啊什么的，不过要是你的话估计说一句“还有这样的事啊”就算完了吧。

……………感觉我像个傻瓜一样啊。】

紧张的她在一瞬间恢复了平时的表情。

对了，这样的话就使用点更不一样的方法好了，说不定就可以选择一条谁都不受伤害的解决办法了。

但是已经太迟了。

基本上，人生没有后悔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

弄错一点细节或者仅凭自己想象乱来就会使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关系都已经涉及到现在这种程度，她已经不能指望草十郎能够帮忙保守秘密了。

……本来应该是另一种情况，选择最好的办法，最后皆大欢喜。

毕竟，人和人的关系就只有不断相互误解而已。

按照愿望编织的东西最后往往会变成别的织物。

——就休息到这里。

苍崎青子和草十郎，两个人从互相自我介绍并认识那天以来，完全没有对话的日子到此结束。

毫不照顾他们的感想，拐角那边流淌来了耳鸣一般的细语。

“Nemom mea funus meminit,cui dolet exstinctus.

（谁都没有察觉到我的葬礼，悲伤的人也已消失）

Initio erraveramus.Dum vivimus doloris.

（从一开始我们就误会了，活着就是痛苦）

Nemo juvarem est.”

（有谁，能救救我吗？）

注意到镜子上出现了对面拐角处的敌人。

【…………现在不是悠闲聊天的场合呢，总之现在的距离——？】

（渣卡注：这里是人偶眼睛变红，发出红色咒弹的背景。）

和青子鲜亮的青色魔弹不同，让人联想起怨恨的红色光芒。

“咒弹……………？！”（渣卡注：和远坂的一样。）

一瞬间的闪光，比伸长的手臂速度更快。

这时已经好好的确认了敌人的样子，青子本来已经沉静下来的感情一瞬间又燃烧起来。

【从刚才开始就这么碍事。】

没有躲避，青子倾尽所有愤怒伸出右臂与咒弹对抗。

展开的雾一样的东西并不是魔术，而只是将魔力倾倒出来形成的障壁。

飞来的一个咒弹威力瞬间消失了，做出来的墙壁像是燃烧三大桶汽油形成的热浪。

如果是人偶的手臂的话应该可以轻松突破这层墙壁。但是对没有实体的“诅咒”，魔力的障壁可以将其弹开。

膨大的魔力使用起来非常浪费，可惜对现在的青子来说，没有除此以外的防御手段。

【……唔】

而且这个能保护好的只有青子。草十郎用手押住了嘴。

对青子来说影响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诅咒，对不是魔术师的草十郎来说十分有效。

似乎是理解了这一点，人偶没有把视线投向青子，而是投向了青子背后那个预定外的人类。

【你这，和这家伙没有关系吧……！】

又猛地一甩手臂。

仅仅数秒，青色的磷光形成了防御诅咒的墙壁。

在这个间隙，

像是要指出忙着张开障壁的青子那样，人偶举起了右臂。

【看来还是有关系啊，要逃了。】

在死的火箭弹放出来之前，草十郎猛地把青子抱起来。

【唉？】

不知道这些剩下的力量是藏在哪了，草十郎背对着人偶跑开了。

轻快的像是在岩石间蹦跳的小鹿。

草十郎无视青子的抱怨跑过两个转角。已经接近二楼的中心了。总算停住了脚步，放下了青子。

【…………好了，到这里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下了。】

呼，草十郎喘息着。

说的再怎么轻松，抱着一个人跑肯定会呼吸加快的。

青子完全理解不了似的盯着草十郎的脸看。

【…………你到底多有体力啊…………】

道理上说不通。

如果还有抱着自己逃走的体力的话，在之前那里摔倒的时候，应该还可以站起来继续逃跑的。

【啊，因为那时候已经放弃了。】

不加掩饰、直率的话语。

命悬一线的状况下，草十郎平时总是傻傻的气氛果然也变淡了。

【…………放弃了？为什么？】

【嘛，已经忘了，那种事情。】

不太想说，草十郎把脸背过去，礼貌的回答着。

看着他的侧脸，青子感觉稍微有些痛。

【比起这些，苍崎，刚才突然就感觉很难受……

那个红色的光，怎么说…………？】

【……………诶，魔术的一种，被称做咒弹。北欧诅咒的一种，虽然对有魔术回路的我没什么效果，但对没有抵抗手段的你似乎很有效。】

【——什么嘛，对苍崎没有效吗？那，危险的就只有那手臂了吧。】

【……………】

对着不知道为啥放心下来的草十郎，青子咬着牙根，抑制着要突发的感情。

……………在这里又不能吼出来。

毕竟，为什么现在自己会非常不爽的呢，想变成话语说出来，但是不管什么怎么说都不合适的样子。

【是呢，需要注意的就只有能伸长的手臂，果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

这是真实的感想。

对平时的青子来说不是一个构成问题的对手。

但是，之前青子不小心被对手介入了魔术回路，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比这个人偶更棘手的对手了。

现在的青子没有攻击手段。

就这样等着对手的魔力用完也不行，对手是诅咒的永动机。

就这么被追着跑的话，就只能等到哪方先跑不动了为止。

…………就好像刚才的我们两个人呢，青子自嘲起来。

瞥了一眼右臂。

残留的魔力量还有一半以上，这也只能是放着好看了。

为了好玩追着草十郎，结果现在以这种形式受到惩罚了。

“…………还真是吓住我了，要说存在还真是存在着呢，神大人呦。”

稍稍犯了一下傻，青子很快把意识切回来。

无法攻击只留有燃料的自己。

拥有无尽动力可以永久追杀的杀人机关。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再明白不过了。

剩下的就看自己什么时候能恢复了。

【…………苍崎？】

【抱歉，在考虑事情。那个，记得是…………好了，找到了，静希，那里有个岔路，知道吗？】

【？】

青子指向的地方只能看见通道的墙壁，看不见什么岔路。

而且这一层都是左转的构造，青子所示的应该是右转的道路。

【本来二楼的中心有下到一楼的楼梯的，那个已经被我破坏用不了了。但是这里造的很能糊弄人，仔细看的话也有右转的道路，只有上级人员才知道的抄路。注意找一下，到一楼的楼梯那里有近道的。抱歉了，接下来你一个人去吧。】

青子背对着草十郎走了几步。和逃跑的右转近道正好相反，面对着人偶追来的长长的通道。

【那家伙的攻击是不加区别的，必须在这里破坏掉才行。魔术师和魔术师同类之间的争斗倒是无所谓，随便把一般人卷进来肯定是不行的。

那家伙的目标应该只有我，结果先不管，这样就能痛快的解决了。】

青子胜了的话人偶将被破坏，

青子输了的话，达到目的的人偶就会停止。

不管是哪一个，都和已经离开的草十郎没有关系，草十郎也就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青子说的就是这件事。

非常事务性的，完全在说其他人的事情一样。

【运气不错的话就能找到入口呢。那就到这吧，明天见。】

连草十郎都看出来她在逞强。

但是没有阻止她的时间，也没有那个必要。青子在转角处消失了。

【——好了。】

麻烦的事情要正式开始了，青子心里默默念道。

这次的人偶和两天前在公园打倒的那个在品质上区别很大。

光是能够自动咏唱的永动机就是很稀少的东西了，手臂能够伸缩倒还不算什么，两只眼睛还是由能够将诅咒投影出来的水晶制成的。

按日本货币换算的话，应该是能够达到九位数的超一级品。

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古董的价钱。

既然是作为战斗用的，应该动用更为便宜，更加适合战斗的使魔才对。

竟然把这么高级的物品用来杀人，可以肯定那个人偶的主人和至今为止的“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变态。

“Vivimus in somnus.Solitari putris in inferos.

Hodie mea obit die,et mea natus die.Te obire.”

（渣卡注：这次没日语注释了，翻译不能）

【——过来了呢。】

发出沙沙声响的八音盒。

自己诅咒自己来获得动力的自动人偶接近了。

通道大概长十多米，青子等待着人偶从最里面的转角出现。

在这里和对方决战不是为了让草十郎逃跑，绝对不是。

青子确实是认为现在的自己无法从那个人偶那里逃掉。

假设逃走也要选择场合，就算非常幸运的从镜子屋里逃了出去，但也只能到那时为止。

跑到没有障碍物的外面一眨眼就会被追上，被从背后穿刺死掉吧。

魔术被封禁的现在，从人偶的手上逃走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现在就只能选择将其击退了。

虽然状况不容乐观，但对面也一样。

在这些细细的通道里面，青子无法逃跑。反过来说，人偶也无法拿出全速。

机械的缺点。

突然的加速或减速，对那个时代的自动马达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的事情。

【——连接】

像断线的魔术回路中注入魔力。

…………血液的流动、魔力的供应完全安定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想组成魔术式很困难。

用魔力加工右臂，只能草率的把硬度提上去。青子的武器是用细细手臂作为钝器。比锤子厉害，威力不如球棒。只有在靠近的情况下才有效，否则完全依靠不上。

要怎么办，接下来只能靠战术了。

之前什么武器都没有准备，现在这只手臂并不适合战斗。

最简单的战术就是利用镜子把自己藏起来，再从死角发起攻击——但是，这行不通。

因为，那个人偶本身没有视觉。

人偶并不是依靠视觉情报观察世界，而是根据周围的地形状况。

和在黑暗中栖息的蝙蝠是同一原理，发射超声波，根据音波的反射测量周围的地形的反射定位法。

那个咏唱也起到发射音波的作用，对人偶来说，墙壁就和透明的板子一样，从阴影处偷袭“她”不过是个笑话。

“……………想靠近也靠近不了，在接近前就会被察觉的…………用魔弹从远处狙击是最好的办法…………用咒弹攻击的话，FIN的一击还是能够躲开的。”

咒弹起源于北欧神话，单纯而且适用性很高的诅咒，最方便的地方在于只要“手指指着”，就可以让对手的身体恶化。

尽管只是一工程的魔术，效果也只限定于“病”。但咒弹中还是有最深奥的，作为秘术的存在。

称之为“FIN的一击”。

不是疾病，而是使被打中的对手心脏停止的死之诅咒。

【………………】

背后受伤的神经变得敏感了。

失去武器的小姑娘，和持有瞬间致命奥秘的自动人偶。

不管谁见了都会认为被杀的是自己这边吧。

不管怎么想，她，现在的苍崎青子缺乏能够使自己生命延续的手段。

而且——

是幻觉吧，背后出现了一股恶寒。

【——】

青子静静的，努力集中全部精神，忍耐着经常出现的错觉。

青子咬紧牙关发出咔叽咔叽的声音。

啊，但是，脖子后面有被什么东西的手指爬上来的感觉，背后的那个幽灵看着她笑了。

到现在这个时候就算要逃，敌人也已经在眼皮底下了。在脑海里预测五秒后的情景，十回战斗有两回是自己被打倒的结果。

…………两回，青子的预测比当下的现实更现实。

…………做了十回预测，两回。想象的画面没法保留住，好像看见了自己不太真实的尸体。

【————】

收到人偶的诅咒而倒地的自己。

眼球像河豚那样突出出来，从五官里滴滴答答流下血水。两回，两回，两回，就算只有一回也无法忍耐，竟然有两次的死亡。自己的精神都快不正常了…………

【——，——但是】

抑制住了扭曲的如同螺丝纹一样的心。

青子做了几个深呼吸，一边想着就算死了又能如何，一边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

——想起了半年前那个白色的夜晚。

这种程度，不算什么危机，什么都不算。

半年前在久远寺洋馆。从浓雾中出现的白蔷薇猎犬，在十回中能杀掉自己一百回都不止。

似乎是青子的错觉，因为那黑暗似乎使诅咒消失了。

距离的话大概有十米。

少女模样的人偶在对面的转角处出现了。轮廓和看不清楚的黑影相互融合。

人偶既不做开场白也没什么侦查。没有任何征兆就已经击出了诅咒。接下来和青子预测的一样，魔力的雾削减并防下了这一轮攻击。雾只能持续数秒，趁着这个间隙。

“——来了。”

伸缩的枪，瞄准青子的脸攻了过来。

【binggo】

侧脸躲过了凶器。

因为已经对人偶的攻击模式已经有了经验，才将从死角攻过来的攻击以毫厘之差躲过。

有术者进行操纵的先不提，自主行动的人偶，机能是有限的。

从这个距离就使用这种攻击，如果这个杀戮机器只是按照设计好的流程图来行动的话，就还有机会。青子赌了一把自己的运气。

“能行，就这样下去——”

在伸出的手臂缩回去之前，对人偶进行突击。虽然胜算不高，但值得赌一把，总之先把局势掌握在自己手里。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青子这边倾斜。

十回预测中死去的两回，是在那个间隙里被FIN一击打中的情况。

（扎卡注：人偶抬脸使用技能的背景）

就像这样。

人偶的攻击模式，和青子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一瞬间将身体移动起来，

在青子躲过人偶的手臂的下一个瞬间，本体不明的重量，朝着青子的腹部猛冲过来。

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使用咒弹攻击，而是用肩膀从正面撞过来。

但是，那个推进力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明明那个人偶不可能有什么让自己飞起来的机能的！

“哈——哈——！”

忍耐着强烈的疼痛来保留最后一点薄弱的意识，青子这时才发现刚才攻击的是如何做到的。

“刚才的，不是推进力，是牵引力…………！”

没错，人偶的手腕并没有回到本体处，而是就那么穿透了墙壁，把本体拉了过来……！

“怎，怎么可能——！？”

青子强制按下自己的惊恐，抱着必死的决心站好。

腹部、横膈膜都被打到了，冲击还造成自己的双眼开始发黑。人偶出奇的轻，也因此，骨头和内脏并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损伤，但还是无法呼吸。气息能够运转的根源还是在于冷静，再有两秒就可以恢复了，不，不对，认真来说是竟然还要再花上两秒才对。

不对不对，冷静下来，已经冷静下来了，眩晕导致无法好好的把握位置关系，好的，现在呼吸和视力的恢复先往后推，总之先把身体——

“知性是废物，虔诚是负担，啊，我们的本质是掠夺。理性全被抛之脑后，痛苦的就只有脑髓。”

头部的斜上方处响起了驱动的声音。

“脚，快动起来……但是哪边，该往哪边…………？”

被死亡的手触碰了。

“救赎我等，救赎我等，救赎我等。”

伸手就能够到的距离。

彼此都是下手就能杀了对方。

“——要快点到这家伙右臂的死角里去！”

青子仅凭着第六感转向了人偶的右侧。

人偶的右臂还继续插在墙壁里，肯定无法发起攻击。判断的很正确，眼前的黑影也消失了。

“Intellectum non necessitas, et pius non necessitas.

(弃掉你所谓的正确，省省你所谓的虔诚)

O nostrum essential auferati earmus,

（我们是相互吞食的野兽，所谓生，不过是个装饰）

Ratia figure tantum est.Doloris initium encephalon”

（所谓知性，不过是小小的败者。）

转过身体站立起来，这下该轮到这边出手了。青子抬起头。

“唉——？”

一瞬间，她看见了在镜子迷宫中，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让我们，死吧——]”

格外鲜亮的光芒。

墙壁上刻上了如同抓痕一样的裂痕。

人偶使出王牌。让青子体内奔走的血液浓度上升的原始对魔术。好不容易才在致死前逃开了。

【……这，这家……………】

人偶自己完好无损。

只要心脏停止就算完成任务，对物质的损害并不是很强的诅咒。

人偶每一次攻击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奇异招数，没有时间给青子发呆了。

现在就是反击的事机。

右臂还嵌在墙壁里的人偶把握不好平衡。要赶快趁“她”没有办法防备的时候一脚踹上去。但是，青子膝盖一软倒在了地上。

“Vivimus in somnus.Solitari putris in inferos.

（我在睡梦中成长，独自在泥土中腐朽）

Hodie mea obit die,et mea natus die .Te obire.”

（今日是我的命运之日，诞生之日。那，我们来见面吧。）

猛然涌上来一股呕吐感和贫血。体温异常的低。

“糟糕…………这家伙，把诅咒散布出来了……”

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人偶周围的东西都被诅咒卷了进去。

作为人偶动力源的诅咒之歌，构成了让接近者招来疾病的防御体系。

如果继续在这个距离收到诅咒的话。先不说持有魔术回路的青子，像草十郎那样的人身体会很快崩溃的。

青子连忙催促着瘫软在地的身体从人偶身边跳开。

【才不会输给这种…………】

集中精神从诅咒的倦怠中逃开。

【————啊】

但是，贫血并不是由诅咒产生的，而是自己已经到极限了。青子的血压跟不上了。

绝好的位置关系。

跳开的青子面前，是左臂也像箭一样伸出去的，和自己有着同样脸庞的人偶。

…………凶器分毫不差的朝着青子的心脏射了过来。

但是，在那之前。

【当心。】

听到这完全没有危机感的声音，青子还在想怎么了，身体就被横着拉了过去。

伸过来的手臂再次掠过空气。

人偶急急忙忙想把手臂再次收起来。他趁着这个空隙拉着青子的手一溜烟逃走了。

胡乱的在迷宫里面瞎窜，等到离开人偶足够远之后，草十郎停下了脚步。

【这个，想想的话。】

应该已经走了的人却在这个通道里，光是看见气就不打一处来。而且他还一副他有他自己考虑的样子，用幽默的口气说道：

【明天，看来要很忙呢。】

“所以，不如今天就把准备都做完怎么样？”

还在继续着这样和状况完全不同步的提议。

【——————】

青子沉默着。

顺便也好好发发火。

不是因为实在理解不了这个男的的精神构造，也不是因为他好不容易逃掉了却又要跑回来，更不是因为他一如既往糊里糊涂的台词惹得自己焦躁不安，

…………怎么说呢，在那一瞬间。

手被拉着的时候，什么也思考不了，什么也做不了的事情。青子原谅不了这样的自己。

尽管如此。

【你？精神还正常吗？】

顺着这股气势，把这些话说出口了。

【还是说你是想自杀了？我也是人偶也是，都不过是把你当做要杀的对象而已。

至少我不是你卖弄恩情的对象。

话说在前头，我可不会因为被你帮个一两次就改变主意的。】

也是呢，草十郎点着头。

【苍崎就是这一点不可爱。今天晚上算是彻底知道了。】

【————】

青子对这句话还有些不满。

【但是你误会了一件事，稍微纠正你一下，那家伙的目标并不只有苍崎你。不光是你一个人，我它也想杀。】

青子眯起了眼睛，斜眼看着草十郎，像是在说那是骗人的。

【听我把话说完……我为什么这么说，一楼的入口处不是有个细长的通道吗？那里已经不能走了，我想逃也逃不了，没办法了才回来。】

青子勉强相信了。

如果是这样，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作为敌人，做到这一步上，还是值得称赞的。

【而且，完全把我当做敌人看待了。那个人偶，刚才就一直斜眼盯着这边。

…………不，虽然只看了一瞬间，但那完全没想着给我留活路。苍崎也小心点好，大概，那家伙肯定是一张非常可怕的脸。】

【——对我这么亲切还真是谢谢了。】

【嗯？怎么了，这也不是别人的事情吧。

苍崎和人偶，就结果来说，不管哪边赢了都要杀了我吧。】

【…………是呢，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肯定要消灭目击者的。像我一样。】

【是吧，但是，我可不想被那家伙杀死。】

【唉？】

草十郎很干脆的这么说着。

草十郎的话听起来就像在鼓励青子一样。青子抬起头来。

……………这样，终于注意到了。

草十郎的脸色很不好，比刚才还更严重了。

【等一下，你没事吧？】

【嘛，大概不会比喝了一升酱油更难受吧。】

他继续一副轻松的口吻说着和场合不搭调的笑话，但是额头上浮现的汗珠更密了。

“……………这样啊，因为刚才接近了人偶吗…………”

那个圈子内的诅咒能让青子突然出现呕吐感，草十郎进入了肯定不会没事的。

…………青子为自己粗线条的洞察力咂舌。

因为他老是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自己也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你啊，没想过就在下面躲起来吗？那样做的话不是更安全一点吗？】

还真是不明白你啊，青子说着。

【这话可轮不到苍崎你来说。

——嘛，现在也不是可以详细说话的时间，差不多该追过来了。】

草十郎看向了通道。

…………镶有镜子的黑暗之中，隐隐可以听到八音盒沙沙的声音。

【刚才在一楼就想过了，你要是被干掉了我也一样要死。那不如，先想点办法对付那家伙吧。】

【你，…………在说什么呢？】

明明是已经明白了的事情，青子故意又问了一遍。想搞清楚草十郎觉悟的程度。

如果还是像之前那样半吊子的口气的话，那现在就在这里结果了他。青子瞪大眼睛看着草十郎。

【提议，我帮你把那家伙打倒的话，能不能放过我？】

【…………我说过不会因为你帮帮我就改变主意的吧？而且，你又能做什么？】

【那就要靠苍崎你来想办法了，很拿手的吧，这类事情。】

对同伴做到知人善任就是领导者的工作，

本来就把握不了现在的状况，也不清楚自己和敌人的差距。这样的人思考“能做什么”这件事本来就是错的，草十郎对此很肯定。

【————】

就像他说的，了解草十郎，也知道人偶性能的就只有青子了。

因此，把青子的指示当做“现在自己应该去完成的事情”，全力去做。这就是草十郎想说的。

自己近乎放弃思考了，但是，草十郎的提议在承认自己的无力之余，也等于给予了青子最大的信赖。

【——那，会百分百的听从我的指示喽。】

【是的，而且，这不是感恩啊义气之类的。

一个人做不来的话就让两个人一起来吧，这既不是善意也不是好心。而是类似交易的那类东西吧？】

纯朴的眼瞳在诉说着物物交易的纯朴信条。

【————真是的。】

…………这个少年还有着这样的智慧，还是被鸢丸当做呆子了。

绝对不是嘴巴被堵上了，青子一点都笑不出来。完全被草十郎打败了，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还真有毫不后悔的败北啊。

【劳动就有报酬的道理吗？这样的话也说得过去。唔，虽然不想说——】

离追兵过来还有一段时间，青子哎呀哎呀的耸了耸肩。

像是舍弃了迷茫，青子脸上挂上了看起来很邪恶的微笑。

【——还不错，正合我意。】

要对草十郎投以同等程度信赖。

【还真是严苛啊，你给的任务。】

草十郎这么说着，青子则好像出一点声音就会被杀似的，静静的跑走了。

漩涡迷宫的终点大概在二楼的中心，现在那里就只有草十郎一个人被留了下来。

“说实话，还有一个准备好的装置没有用过。

虽然自己也想过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过了半天你都还没到游乐园，就顺便由着性子做出来了。”

“……………？装置，准备给我用的？”

对着像松鼠那样抬起脑袋的草十郎，青子轻松的点了点头，把珍藏的最后王牌解释给草十郎听。

“地下的支柱那里刻有一个类似着火装置那样的魔术刻印。如果在中心支柱那里点火的的话，就会让其他准备好的魔术刻印连锁起动。

在受到打扰之前做出来的东西。直接把魔力一口气敲进去就行啦，就这样，走吧。”

“…………”

尽管草十郎面对青子不想有太明显的表现，但是还是显露出一抹不安。

“……苍崎，什么‘就这样’，我不明白的。可以的话稍微明确一点好吗？爆炸的范围有多大还一点都没说呢。还是说是我太仓促了？”

“不，那个……本来只是想做个保险的。想着追你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找不着了，干脆就把楼都爆了好了，之类的，哈哈。”

干什么就要干彻底一点嘛。青子不好意思的笑着挠着脑袋。

“再怎么说这也干的彻底过头了吧！”

对着青子的暴虐行径，草十郎也忘了状况，直接把心里的感想说了出来。

【……什么呀，这不是正好吗？多亏准备了这个才能做点什么不是吗？】

听起来草十郎似乎认为这样的协力关系和一张白纸没什么区别，像个傻瓜一样发着牢骚。青子只管一个劲的跑进通道里。

作战很简单。

青子利用右拐的近道避开人偶下到地下一层去。到达中央的柱子那里，向好不容易做出来玩的魔术式里直接注入魔力，然后离开这里。

从魔术式启动，到崩坏扩散到镜子屋全部范围要不到一分钟，在那之后的倒塌还需要一分钟。

……对已经把迷宫记好了的青子来说是勉强可以逃出去的、非常紧张的时间表。

关于人偶在入口处设立的结界，按照青子的预想，强度不会太大，柱子的连锁爆破可以轻松的把那个结界吹飞。

就算是更加厉害的上等结界，整个建筑物都歪斜了也绝对会消失的。只要地下的魔术式启动了草十郎的逃跑路线就可以确保了。

最后，是重要的靶子了。

那个自动人偶并不适合在这个充满遮蔽物的镜子屋里是活动。从它的构造上来说，是不能在这个地形里全速移动的。如果在倒塌的时候它在二楼的中心附近，绝对会被卷进倒塌引起的碎片中去。

剩下的问题就是，到青子到达地下之前，需要想办法把人偶牵制在二楼。这件事。

“……要让你去当目标呢，静希。至少拖住它三分钟吧——”

从青子到达地下一层，到启动魔术式为止。在这段时间吸引人偶的注意力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或者，至少在一楼的广大空间里把人偶困住，这个作战也能成功。

青子百分百知道草十郎的位置很危险。但是从青子手下逃了那么久，草十郎的运气和脚程都不是一个傻瓜能做到的。

“……嗯，如果只是逃的话，说不定——那家伙会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吧。”

在迷宫的岔道里面奔跑着的青子，不禁对不在这里的草十郎生出来几分期待。

——另一边，

虽然应该听不到青子的声音，草十郎仍然在故意挑起必死的追杀。

他用自己的方法尽量让自己的心跳平稳下来。

最重要的是冷静，作战本身很简单，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青子的指示很简短，实际上也很容易理解。

“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尽可能慢的沿着通道绕上三四圈。

岔道在镜子的接缝处，掌握好这一窍门。从这里开始第六个，第三个，第七个，第二个岔路向左转就行。这样来来回回的绕弯比较安全。”

……主要就是绕着圆形跑马拉松。

保持着人偶只有伸出手臂才能够到的距离，让它勉强可以追踪到自己。敌人应该会坚持追着走的。

虽然是很单纯的行动，但对草十郎来说却是个玩命的差事。

再加上，建筑物开始摇晃之后要全力的去寻找出口。怎么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

【……这可不能说是没事吧，明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草十郎用一顿一顿的生硬动作，从转角处露出头来。

……转角的另一个尽头传来了之前听到的八音盒的声音。

先在这里打一下照面。然后从右侧的近道超到前面去，环状的捉鬼游戏现在不得不开始了。

【…………！】

来了，草十郎摆好架势。

注意到了，注意到了。

不要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伸过来的手臂，草十郎又想起了青子的说明——

【咦？】

话说回来。

一开始的岔道是第几个来着？

第三个，第六个，还是第九个——

【——】

不对，

怎么感觉全都错了似的。

明明刚才还全都能回想起来的，太紧张了。草十郎咕噜咕噜摇着头——

他突然注意到自己面前追踪者的动静，似乎突然离开了。

而且是以飞快的速度，卡其卡其的声音消失了。

【……怎么？】

人偶的轮廓非常奇异，草十郎不禁哑然。

哪曾想到，本来是美少女形象的人偶变成了一副从构造上来说不可能的形状。

下到一楼来直接就变成了“认真模式”。

【啊——不，那个。】

不好办了呀，穷途末路的草十郎小声嘀咕着。

连后悔自己失败的时间都没有，人偶的身影就一溜烟消失了。从草十郎眼前跑开了。

“上来就把任务搞砸了。”

……无奈的这么说着，这下立场什么的都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啊。】

一个人很困扰的歪着头。

草十郎好像青子就在身边似的，对着昏暗的通道说着话。

同时，青子好不容易到达一楼大厅时，正确的把握了状况。

不用集中注意力去听。这的游乐设施正炫耀自己的奢华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沙沙声。

哈哈镜之类的奇怪镜子面前，听到了令人绝望的噪声。

【……那个小子，别说三分钟了，这不是连十秒都没有吗？怎么回事？】

没时间了，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

本来想只是逃的话应该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还是这副模样。

【——脚步声不只一个——就是说，从两条腿切换成多只脚走路了吗？】

几个人的脚步声在迷宫里回响着，凭借声音，青子可以想象出用六条腿在通道里奔跑的巨大蜘蛛。

敌人的移动速度肯定也是今非昔比了。回声定位又是专门为这种黑暗中的环境定位而生的。在镜子屋里，比起依赖视线的人类，自动人偶可以以高出几倍的精确度来把握周围的环境。有着这个优势仍然追不上青子的原因在于，使用两脚的方式走路在小角度的方向转换上有很大的硬伤。但是如果使用多只脚的话就可以增加安定性，而且速度也会凌驾与人类之上。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混乱的情况仍然要坚持思考，迅速的在脑海里搜索对策。

准确点说，现在谁胜谁负还不知道。

在这里停住的话只要十秒就会被追上了。入口处的结界就算是对现在的青子来说也是动动小拇指就能解除的小儿科。先不说魔术，只要将魔力注入进去相互中和就能解除了。

青子全速奔跑的话大概能持续三分钟左右，论耐久力的话不管怎么看都是人偶比较强。

想到的选择肢有三条：

1. 出口就在眼前，逃到外面去。
2. 到比二楼更加复杂的一楼迷宫里面藏起来。
3. 跑到地下室去，做口袋里的老鼠，等着人偶追过来——

【什么嘛，净想些没用的。】

其实早就决定好了。

确认一下站立着双脚的力气，风吹拂着头发。做好觉悟，少女冲向了眼下的黑暗。

不论如何，结局将会很华丽。

镜之城也将迎来自己的终章。

入场者是两人。

使用魔法的少女向着镜之城的心脏所在的地下一层跑去。

自我控制的古董危险的追在身后。

一分钟后，微弱的电荷开始在城中奔走。

地下一层，最深最靠里的主休息室里的一根水泥柱。被少女倾尽全身魔力一记直拳打在上面。

这根柱子的作用应该并不是用来支撑镜子屋，而是主要起到象征性作用。但是这一拳就要使镜之城崩溃。这种好像幻想一样的直拳，在数秒后就将使幻想变为现实。

这是一个简单的点火魔术，能使刻在城四周和地基上的魔力压缩、解放。

装置将转化成电荷，来保证同时发动。

说快也快，说慢也慢。

历经了两年的岁月，一直在抗拒毁灭命运的梦之城，看到了临终的铁锤。

——那是，好像充满喜悦的声音。

即将失去生命，没有游人造访的镜之城将要迎来的，最终也是最大的表演时间。

青子的魔力被转化成电荷，使刻在支柱上的魔术式启动。并连锁式的，要停掉这座建筑的生命。

【……辛苦你了，但是比想象中的要坚固一些嘛，这样的话还能多撑一分钟。】

地下一层的中央广场，

没时间调整呼吸，青子让魔术刻印全力回转起来。

已经知道没办法组成魔术式了，两只手都被青色的光芒所环绕。

……混乱的呼吸不可能简单的恢复。

地下一楼的中心，在到达中心支柱那里前，她就已经被追踪者跟在身后了，一百米用时十三秒的速度，已经毫无疑问破了自己的短跑记录了。

尽管之前停下脚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状况了，现在的心脏还是咚咚跳个不停。

【……追过来了，跑到地下的话也没法逃跑，

也是当然的了，到最后了才逃跑什么的，不可能放着不管的吧？】

我是该反省了，青子对着听不懂话的人偶说着。

到这个建筑完全崩溃还有一分钟。

如果被留在这里，那双方都会被埋在瓦砾下了。

对那个人偶来说这样就ok了。

本来就没有生命的东西，把作为目标的苍崎青子杀掉就是她唯一的目的了。

……是的，

敌人从一开始就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青子对自己的天真感到愤慨。

对着不怕死的对手就要夹起尾巴逃跑吗？这样也太不像自己了。

“Vivimus in somnus.Solitari putris in inferos.

（我在睡梦中成长，独自在泥土中腐朽）

Hodie mea obit die,et mea natus die .Te obire.”

（今日是我的命运之日，诞生之日。那，我们来见面吧。）

“……哼，是不是有自爆的觉悟了，那家伙。

六条腿走路的话就没法使用FIN的一击了吧，诅咒的魔力补给应该跟不上了。”

……对，虽说是永久机关，但也是在魔力消费量控制在一定水平的永久机关。这么使用的话燃料很快就会空了，作为电力的诅咒循环也难以为继。

人偶所被赋予的种种机能就是为了达成目标后燃尽而存在的。

这是物品的荣耀，拥有知识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到。

只为奔跑而生的野兽的觉悟，人类连接触都会被烫伤。

“……真是可惜。

还以为这种乱来的做法只有姐姐才想的到，但既然有了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这边可是一点和你陪葬的心情都没有。

反省已经结束了，也给予了足够的敬意。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要上了，就在这——】

被打伤的，几倍的还回去。

想溜冰一样的滑行在右脚爆发出来，目标只有一点，从正面给予正面打击——

对面的迎击是瞄准心脏的诅咒一击。

毫不担心燃烧殆尽，以求使用最大力量将心脏打破。

“——呼，——！”

再看到对方的反应的同时，青子用尽全力猛踹一脚地板。

长长的头发像尾巴那样甩动起来，少女的身体像旁边跳了过去，

【——丝——】

太过勉强的横向移动让身体失去了重心，青子赶快挥动手臂帮助自己支起身子。

【…………】

散弹擦过了肩膀。

收到诅咒的左肩像被烙铁烫了一般。

没关系，不管现在的姿势多么不利，至少躲开了“FIN的一击”的直击。

【——！】

（渣渣注：人偶的手臂伸了过来。）

“弹开……!”

忍着疼痛和被破坏的平衡，重新站起用了0.5秒。

抬起脸的瞬间，举起带着魔力的拳头一拳打向伸到眼前的凶器。把人偶的手腕弹开了。

【准备——！】

如果人偶有意识的话，现在肯定会睁大眼睛的吧。

太令人惊叹了。不仅是这一连串的动作，更令人惊叹的是少女无法阻挡的坚强意志。

【粉碎吧！】

罪恶世界的凶器被弹开了。

仅凭少女的力量无法完全弹开，凶器的轨道被稍稍改变了，掠过了长发。

Initio erraveramus.Dum vivimus doloris.

（从一开始我们就误会了，活着就是痛苦）

Nemo juvarem est Nemo juvarem est Nemo juvarem est.

（谁赔我，赔我，赔我，赔我，赔我，赔我——！）

咏唱的诅咒开始夺去青子的力气。

【哈——】

喘息没有余力去生气了。

稍显脆弱的防卫机能打压下了气魄。

【踹上去——】

带有浑身魔力的右脚踹上了人偶的胸口。

人偶轻的超出青子的想象。

不，应该说完全没有重量。

自动人偶的重量是由起内部构造——重力源的大小决定的。

拥有自动咏唱永动机的古董却好像没有身体似的，可以看出其优秀程度。

“……Venite,Venite,Mea sepulchrum veniteeee……”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的墓穴，欢因因）

断断续续的诅咒

被青子狠狠的踹到了天花板上，加上垂直落下的冲击使人偶慢慢停止了。

内部构造发生了歪斜，作为动力源的自动咏唱循环被打乱了。

【要恨就很设计者去吧，被一脚就被踹坏了，要是再重一点的话……咦，呜哇？】

天花板就落到了眼前，引起的冲击把青子的思绪唤了回来。

“……话说回来现在，怎么弄的掉下来这么一大块？”

脑袋还在慢悠悠的忘我梦游的过程中，镜子屋的倒塌已经开始了。

【——对了，待在这里可要遭殃了。】

这可不是享受胜利喜悦的时候，更没有闲工夫去同情了。

再这么下去就要变得和人偶同样下场了。

青子自身还没有时间去想象自己生还的未来，状况就开始恶化了。

【得赶快，加油啊。】

尽管如此还是用最大的善意拍了拍已经无法动弹了的脸颊。

作为大概数秒钟交战的报酬。

呼吸因为兴奋和紧张还是没有恢复平稳，青子就这样向着出口跑去。

崩溃的恶化程度是以秒为单位的。城的中心因为失去支柱而开始对折起来，被自己的重量压崩溃了。

【碍事！】

所以，想从地下跑出去十分的困难。沿着迷宫的最短路径往出奔跑的青子，途中，为了破坏掉落的天花板停下了一次，为了对付堆起来的瓦砾再次停下了一秒，接着是第三次。

楼梯上堆积起来的瓦砾堵住了道路，用魔弹将其粉碎了。

自动人偶的妨碍电波已经消失，之前的对峙让人偶的大部分机能都被损毁了。

【————】

屏气向前急冲。身处险境的紧张感，让大脑的运转速度也提升了数倍。

掉落的天花板也是缓缓的落下。就像是死前的走马灯。对现在的青子来说，一秒的时间相当于五秒。高度集中的神经使感觉到的时间延长了。

从破坏掉的地下一层上到正在崩溃的一楼。

青子赶在被瓦砾埋葬之前爬上了楼梯。

目前还能进入大厅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

重要的作为出口的通道呢——太幸运了，还没有倒塌。

“好了，终于到了……”

入口的通道没有沉入地下。有地下迷宫结构的地方只到大厅为止，所以入口处的通道不会倒塌下去。会崩倒的只有天花板，到最后都会留有落脚处的。

尽管如此，这靠运气的逃脱到大厅为止是个不容易的比赛。青子自言自语着继续向前跑去。

这场赌局是青子胜了，幸运站到了她这边。

从这开始就把剩余的体力全部调动起来，向着外面冲刺。

【————】

但只过了0.2秒，青子就停下了脚步。

心里天真的责任感。

甩掉脑海里（）的想象，青子向着通道跑去。

“……话说在前头，可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会合。

这不是什么高级的作战。彼此，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赶快跑向出口。”

这句话是仅仅五分钟之前说的。

他则带着稍许不安点着头。那副表情——不知道该怎样面对。

“切，我这是怎么了，现在只想着快点跑就对了……”

这个道路也不安全。

背后已经开始向着迷宫那边崩塌了。而且，现在连回头的时间都没有。

建筑物的强度已经快到极限了，自己的运气肯定也快用完了。

到现在了还没有什么伤势已经是破格的幸运补正了，到现在已经一根稻草都背不了了。

身上的挫伤，晕眩，扭伤，到了这种程度已经和死亡联系到一起了，只要从背后往肩膀上拍一下就GameOver了。

——可是，

【——啊—】

……她的瞳孔放大了。

透过落向地面的镜子碎片，苍崎青子看到了顺着通道爬过来的“死”。

她又从地狱里爬了出来。还能活动，还能诅咒，

和青子一样爬上了楼梯，用和青子同样的眼睛，看着孤立无援的青子。

人偶的手臂飞了出来。

青子并没有回头，而是通过镜子的反射看着对方的动作。

“Iis salvatio Iis salvatio Iis salvatio Iis salvatio”

伸长，伸长，伸长。

这次躲不开了，没法躲了。

长着同样脸庞的人偶还在继续咏唱。

“我们都是罪人，

逝去如淤泥，

言语似尘土，

剜出心脏丢弃它。”

“【你给我，去死吧】”

【——，什。】

瞬间，青子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

最后看到了不得了的景象。

【吵死了，混蛋。】

他板着一张脸，不知道从大厅的哪里窜了出来，把人偶伸出来的手臂破坏了。

愤怒的表情和他真是不相衬。手里拿着作为武器的灭火器。肯定是之前想找什么东西当做武器，从迷宫里面拿的。

……不，比起这些。

虽然之前没有想到过，他还在大厅里面难道是为了这个理由？

【静希——！】

青子停下了之前发誓绝对不会停下的脚步，忘我的伸出手。

【那家伙放着不管就行了，快点。】

草十郎赶快扔掉灭火器跟着跑起来。

破坏掉堵塞土堆的道标

砂石无法阻挡的先行者的背影。

在崩落的通道里全力奔跑的身姿。

……镜子屋弥留之际的悲鸣。

到处都是轰鸣声和粉尘，KistyLand的标志性建筑，皇者之城，就这样缓缓落下了帷幕。

堵上生死的决斗也结束了。

也许是情感，也许是命运，两个人被什么东西在一瞬间连系在了一起。疲劳的身体被萌发出来的奇妙连带感包围了。

……耳鸣也消退了。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奢华的游乐园也失去了色彩。

似乎还能听到崩塌的回响透过废墟渗透出来。青子对着身旁的说：

【…………喂，还活着吗？】

【嗯。】

【切。】

很可爱的咂了一下舌。真实的想法却不是这样。

【……苍崎，那家伙，怎么样了？】

【就和看到的一样，现在变成了乱起八糟的尸体了吧。】

【——】

面对青子的没心没肺的回答，草十郎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好，不这样的话。”

【但是，要担心那个人偶不如先关心下你自己吧，静希？】

草十郎的灾难，眼下还要继续下去了。

【……苍崎，你小时候是不是很爱欺负人？】

【没有施虐的兴趣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是，你明白你现在的立场吗？】

青子站起身来，露出一副甜美的微笑。

语气和表情明明都很温柔，草十郎却感到一股让人寒战的冷气。

【……我没脸说这个了。】

【不能不知道哦，那个提议是有大前提的，这可是交易。结果你丢下你的任务跑掉了。】

【知道了，所以我说没脸说这个。】

草十郎羞愧的背过脸去。

咦，还和小孩子一样。

【——】

青子对着草十郎的执拗有些不知所措。

……恐怕，也有可能是。草十郎并不是对青子，而是在生自己的气。比起青子不肯放过自己，自己没有好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更让草十郎后悔。

【——————哈】

青子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几次。

……眼前的少年作为好人的程度还真是没边了，另外也对自己天真的认同了他这个优点感到无语。

【那做好觉悟了吗？】

【……那种觉悟做不出来的吧，但既然是约定也没办法。结果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做成。】

确实，青子期待他完成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完成。

但是，在镜子屋崩塌的时候和青子的相互一瞥。

当做诱饵的任务完全的失败了，按道理来说他也无可奈何。

……专门去找灭火器作为武器。

迷宫开始倒塌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跑出去，而是在大厅里面停下了脚步。

和毫不犹豫直接就向出口冲去的青子正相反，草十郎选了一条不太聪明的做法。

“……唉，这样也好。”

天真也好，不知变通也好，反正青子感觉到很满足。

因为确实是被草十郎救了。

在那种状态下还有继续等下去的勇气，就算只有一秒也是值得称赞的。青子在心底微笑了下。

“……分配给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售后服务做得倒不错。这边还是要遵守约定呐。”

暗暗点了点头，青子猛地站了起来。

【约定的话，嘛，也不可能一直都遵守的吧。】

【？】

少女尽量装出无情的样子，向还躺倒在地上的少年伸出手。

【最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帮了我一把，就给你一点特别优惠好了，今天晚上不会再对你出手了。】

【————】

少女不好意思起来，把脸转了过去。

少女的侧脸和创校日以来所见到她都不一样，令人难忘。是少年来到这个町以来首次见到的，少女优美的脸庞。

【————什么啊？】

感觉到了草十郎的视线，青子鼓起脸颊不高兴了。

【啊，不是，青子这么信守承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嘛。】

握住青子伸过来的手。

青子感觉到草十郎还坐在地上，说着：“这句话轮不到你说。”一把把草十郎拉了起来。

【对了，说是今天晚上不出手了。明天呢？】

【谁知道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

青子耸了耸肩，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那动作很奇怪，草十郎也笑了起来。

一起到死亡线上走了一圈的两个人。现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的说是连带感好呢，还是一瞬间构筑的友情好呢。虽然可能只限今天晚上，但是包裹着两个人的空气分外的和睦、温柔。

之前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但这深冬夜晚的噩梦到这就该结束了。

两个人跨越过了各种险境，从镜之国里面逃了出来。

……但是，在那之前。

【——你真是太任性了。青子，这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吗？】

仿佛是鸟儿婉转美丽的啼鸣声、又像是毫无感情的机械音。

【——有珠。】

……略带颤抖的声音，从名叫青子的少女口中漏了出来。

一袭黑衣降落在游乐园的广场上。

……夜晚还没有结束。

少女的名字叫做久远寺有珠。

让同为魔女的青子都感到恐怖，令所有目击者都无一例外地被抹杀，夜的化身。

魔女之夜Ⅱ

魔法使之夜（后篇）

那是，在他听来带有淡淡乡愁的旋律。

过去在这个世界常有的东西。

对沉默的他来说这就是全部，让他坚信不疑的认为会永远存在下去的东西。

曾一度开始，又一度结束。

由梦境播放的，宣告人们应该回归到现实之中提醒。既朝气蓬勃，又感觉有点寂寞，不可思议的音乐。

回响于夜空。

编织成歌喉。

挖掘出他们如今已经迷失了的乐园。

被人们舍弃的诸多梦境，被世人遗忘的往昔偶像，回应着青色小猫的鸣叫声。

——那是名为“夜之飨宴”的铃铛。

（渣卡注：有珠使用的魔法道具。青色小猫的外形）



所有的童话，一切的不可思议都会被允许。

比魔法更接近魔法，久远寺有珠的魔术。

【——你真是太任性了。青子，这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吗？】

少女如同黑色的猛禽一样从时钟台上降下来。

细细的手指像是在梳理羽毛一般，整理好乱掉的衣服。

【——有珠。】

青子的声音里有着些许的紧张。

……直到刚才还平稳的空气在有珠视线的注视下如同阳光下的薄雾。

“那个女孩，是之前的……”

草十郎开始在暧昧的记忆里搜寻。

因为离得比较远看不清长相，总感觉在町里见过她几次。

可具体在哪见到的又想不起来，奇怪的紧张感总是在扰乱思维，无法好好的集中注意力。

【——没想到，我一直都认为有珠你是伙伴呢，不是说今天晚上就交给我吗？】

青子拉好架势，向前走了半步。

无意识的，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另一人。

【————————】

有珠的沉默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睥睨地面的眼神没有一丝感情。

（）说不出的不安和重压支配了整个广场。

“……铃铛……？”

注意聆听的话，能够听到不知道哪里的铃声在响。

顺着铃声寻找声音的发源地，竟然是从地底下传来的。

【呐，苍崎，那个女孩。】

【闭嘴。】

【——————】

唔，似乎是不能打扰她们，草十郎只好听话的闭上嘴。

是认识的人吗？草十郎是想问这个。

想死吗？青子的回答是这个感觉。

【……是呢，以为是伙伴、但还是有微妙的不同吧。我只是有不好的预感所以过来看一看。并不是怀疑你的能力。】

【那还真是谢谢了。不过既然要来的话能不能再早一点，你那不好的预感看起来还挺准的。

——唉，算了。就像你所看见的，这边已经自己解决了。

现在也不早了，快点回去吧有珠，不是说不会怀疑我的能力么？】

两人的视线交错了。

有珠暗暗有些不快，表情冷冷的。

青子则堂堂正正的挑衅回去，仿佛在说如果有不满就直说好了。

【……不，我改变主意了。

难得有机会，两个人一起回去吧，青子。这样才比较像你。不想回去的话，就跟我说说人偶的事吧。】

【哈？什么叫像我不像我？

好了好了快点回去吧，爱丽丝。躲在屋子里慢慢做你该做的椋鸟去吧。】

【……】

可爱的嘴唇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黑衣的少女似乎并没有生气，而只是呆立着。

【……青子，虽然我不想问的，你是认真的？】

沉默

共同生活了近两年之久的同居人的问话。

【————】

【……发呆么，不是之前说了要保守两个人的秘密吗？不是那边还是个半吊子的青子说的吗？还是说改变（）了。】

【没什么，不是（）而是我的心情问题。

再说了，方针什么的不是要根据不同场合进行改变的吗？心情更是如此。你才是，一旦约定好了就一定要遵守。什么呀，太老古董了吧。】

相互凝视的两个人。

两个人都不准备退让半步。

这是挺悲哀的事情，两个人之间只存在协力关系，完全没有涉及相互理解的领域。

尽管如此，友情的形状还是有些微妙和特殊。要是两人的意见有冲突的话，不先把一方碾碎是没办法继续的。

青子就是青子，有珠就是有珠。现在这种情况，她们之间那种怎样都行的友情已经被干脆的抛到脑后了。

【……对了，现在说的这些难听的倒是挺像你的。】

少女又叹了一口气，显得比刚才更失望。

【语言上的争吵就放在后面吧。

对我来说，只要那边的那位不在了，就足够了。】

终于，

细细的手指做了一个像在牵动缰绳的动作。

“嗯？”

目标并不是青子的性命，之前至少见过“自动人偶”的草十郎，面对这个“不可思议”也瞪大了眼睛。

……青子的暴力举动，活动的人偶。

这些虽然都超越常识，但也都是从现实中存在的东西中派生出来的。草十郎对这些事情只是觉得吃惊，并不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从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通过没有任何关联的动作突然出现了叉子，这对草十郎来说，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这个戏法让草十郎看呆了，面对少女袭来的魔术连一根手指都没法动弹。

青色的光芒从斜刺里飞过来把它弹开……然后，借着势头把叉子不留任何痕迹的粉碎了。

【啊，坏了。】

条件反射的出手了，这下糟糕了，青子反省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不单单要曲解口头上的约定？还准备打破规矩吗？】

……别说是寒凉的深冬空气了，就算是冰点以下的程度也无法让有珠冷静下来了。

虽然有珠看上去很冷酷，实际上，比青子还容易激动。

她最在意的，是使魔的操作。

如果是不小心弄坏了的话，就会受到一周左右无言的抗议。

如果是带有恶意故意把使魔破坏了的话，不管这边说什么都一定要报复。有珠就是这个性格。

“哎~呀……虽然已经准备好要对着干了，终于还是碰到逆鳞了吗？……”

啊啊，自己都对自己的傻瓜程度感到吃惊了。青子倒是感觉爽快了。

既不打算解释，也没有后悔。

如果要说破坏了规矩的话，有珠也一样。

【青子】

【唉，怎么说呢——】

反倒是做事干脆了。

因为，闹成现在这样从各种方面上来说都没办法了。

青子丝毫没有想过破坏自己的规矩。

虽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但那也只限于刚才没控制好力度这方面。

【对我来说，这家伙如果今晚死了的话会很困扰。

为什么，改天再来杀他不行吗有珠？没什么关系吧，就只有一天。】

对她来说，在那一瞬间包庇嫌疑犯S是理所应当的正义。

【那就是你的私心？】

【抱歉，就算是滴水之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

【比和我做的协定还要重要？】

【啊啊，根据时机和场合的不同，是的。】

站在一旁的草十郎已经没有人权了，只能眼看着两个少女越吵越凶。

首先把感情切换——不，首先燃起怒火的是黑衣少女那一边。

【——好，我算是明白了青子。

我要在这杀了他，

你要在这让他活着。

——也就是说，想要和我战一场，对吗？】

“……哼，这种事，不可能会这么想的吧。”

拼命忍住了这些不争气的话。

青子知道有珠的魔术。

对于那小巧的身体里到底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神秘，青子可是有着惨痛经验的。

要说胜算的话，可以说连影子都没有。

而且一旦说出带火气的话来，久远寺有珠就不会留情了。

不管是同居人也好，朋友也好，哪怕是她最喜爱的血亲。只要作为魔女开始了战斗，这个少女就是一个冷酷无比的怪物。

青子像是要鼓舞自己似的向前走了半步。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后退了。目击者早已无关紧要，事态已经不是争吵那么简单了。

对于她们两个人之间那好像是友情的关系来说，实力是次要的，精神的对等才是关系成立的主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要贯彻真正的“自己”，就不能想着妥协和蒙混过去。

【当然，我不想杀了你，也想让那边那个傻瓜活下来。而且——】

魔术回路全部呜呜作响的奔走起来。在之前的人偶战中沉睡的身体开始动真格的了。

【而且，不管怎样，我们到最后还是会成为相互杀戮的对手吧。】

依靠斗志克服了对强敌的恐惧——！

青子的魔术是用自身的身体——魔术回路作为枪身将魔力击出。非常简单的魔术式。

吹起风沙，断开水流，劣化出缺陷。并不是这些自然干涉。

将魔力这类架空的运动予以加工，变成热量来击出。

因此，魔术的破坏力和青子汲取的魔力量呈正比。

把草十郎作为对手时候使用的魔弹是一工程的。不需要咏唱的最低限度魔术。

目前，青子作为主武器使用的魔弹分为三个工程。

而现在用的是第二种。

起动魔术刻印，加入简略咏唱的二工程魔弹。

但是，

青子如此集中精神制造出来的魔弹，在碰到少女的瞬间就像雾一样消散了。

【——————】

切，青子咂了一下舌。

本想出其不意的速攻——使用加入简略咏唱的魔术，结果还是打破不了有珠的防御。

【还是那么坚固呢，那个壳。有珠你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了？】

青子隐藏起自己内心的不安，继续挑衅着。

有珠似乎很中意青子那份不服输的劲头。

【还真是睚眦必报。

照这个势头下去，吵的事情都和一开始不一样了……

我还真是被你吓到了，竟然是为了这么无聊的理由。作为人类来说这一点也确实挺让人喜欢。】

微微的一笑，

少女露出打从心底感到钦佩的微笑，左手的手指指着地面向上一抬。

刺出、刺出、刺出、刺出。

无数的“枪”突破广场地面的砖块刺了出来。（渣卡注：刺出的是叉子和盘子）

【静希，快往后跳！】

【？】

青子感到喊了也来不及，在草十郎反应过来以前就抓着他的手往后跳了一步。

从地面涌起的器物像是有意志存在似的，追逐着不断后跳的青子他们。

“枪”以守护的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逼着青子和草十郎远离了时钟台。

【——咦，这就完了？】

只往后退了不到十米。

刺破地面出现的凶器的攻击规模，比青子预想的要小很多。

为了保护少女所站的时钟台而出现的这些餐具，看上去就像为了烧死魔女而堆在十字架下的柴火。

“……一般来说，不是要反过来吗？为了不让我们逃跑，应该把‘枪’立在周围把我们围起来才对……？”

青子和草十郎背后就是安全的道路。

照这样两个人就可以顺着路跑到游乐园的入口处，就这样逃回到町里去。

【这样好吗有珠？抱歉呐，能逃跑的话我也会跑的。】

逃到町里就是青子赢了。

青子就只要求今天晚上能够放过草十郎，如果他能逃回到街上的话，青子的目的也就达成一大半了——

【？】

——尽管如此，有珠仍然对眼前的目标看都不看一眼。只是爱惜的取出一个小瓶，好像那是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

【绿色的……烧瓶？

那个是——糟糕了，总之先攻击——！】

魔弹被餐具防住了。

青子的脸上，一丝从容的表情都看不到了。

……没错。

要说成长的话，青子确实是在成长。

在这两年里不断的学习魔术，也渐渐有了手感。

不论是同居人的性格，还是魔术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

所以——最好的战术就是想办法让自傲的有珠上个当。

【啊——】

……魔法小瓶的瓶盖被打开了。

脸颊感受到了微风的抚摸。

夜之飨宴在新的主角登场之前夹着尾巴逃跑了。

——不知从那传来的

令人怀念的，芭蕾舞步一样的脚步声。

【假、的吧——】

那可是，

作为见习魔术师的青子都不曾体验过的奇迹。

已经死去的东西再次苏醒。

活着的的东西睁开眼睛。

被浓雾包裹的森林深处。

潜伏在沼泽地里的喷火蜥蜴。

木偶们成为了迎来午夜零时的礼物。

久远寺有珠细细的手指温柔的，像在抚摸年老的花猫脊背一样使全体游乐园变换了面貌。

【那好——好好在这里玩吧，青子。】

……往日之梦的垃圾场，重生并变化成为只存在一夜的王国。

这就是侵蚀现实的不死魔物。

一旦被解放出来，就绝对不会让猎物逃掉的暗黑童话。

【虽然不知道你想往哪跑，既然想逃的话就逃给我看看吧。

——如果撑过了今天晚上，就算是你的胜利了。】

……令人绝望的战斗开幕宣言。

装填了亲切与慈悲，还有天真无邪的欢乐。黑衣的魔女对着朋友笑了。

这样一来，游乐园就取回了往日的光辉。

无数的灯饰撕裂了黑夜。

唱片的声音从广播里传了出来。

旋转木马咕噜咕噜的转了起来。

……不用说，这些都是本不可能出现的场景。

如果是炼金术的话，是可以使魔力变换成电力使设施动起来的

——但是，

就算是提供了电力，已经坏掉的东西仍然不可能苏醒。

少女调和并不是化学式，能够把真理都融掉的，就只有魔女的大锅了，除此以外都无能为力。

“……麻烦了，有珠的玩具之前也见过几个，这次的这个跟其他的都大不一样。”

【——接续】

被不安笼罩着的青子向右臂的刻印注入了火花。

魔术回路决定了魔术师的基本性能。

刻印是对行使的魔术加以辅助的演算装置。

这是半吊子魔术师青子的最强后援。

虽然效果会有一定的劣化，但只要使魔力通过刻印化的术式就可以进行再现，这也是青子作为苍崎家后继者的证明。

【——行使二层，直流数纹】

刻印的纹样转换成再现术式的形状，并连接上自身的魔力回路。

就像变更列车的路线一样，形成了数十个回路。

将这些尽可能迅速的，且尽可能谨慎的组合在一起。

无咏唱的魔术无法集中久远寺有珠。

之前的魔弹就已经测量出有珠防御壁的强度了。

这次要使用之前五倍的，二十吨的冲击去叩打。

有珠身边时常漂浮缠绕着的浓雾就是守护她的障壁。

只要两者碰撞了就绝对可以贯通。

然而，这样的话威力也只相当于照着胸口的心脏打出一记刺拳。

最坏的情况也就只是被打落时钟台，而已——

【那个，差不多可以了吧。】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男的糟蹋了进入杀戮模式后的紧张感。

草十郎从刚才开始就一副为难的表情交替观察着青子和有珠。

【还有，你们是在聊什么？】

像是在问“怎么去车站呢？”一样。

【——】

虽然很想吼回去，但是草十郎一副认真询问的口气还真让人发不出火来，反倒是愣住了。

“……难以置信，我要适应他啊……”

青子忍住想要叹气的冲动，集中意识到刻印的起动上。

【交涉不成功，双方都有点脑袋充血。

在那孩子看来，是个好机会也说不定。总之现在这个游乐园已经成了某种想要我命东西的肚子了。】

【？？？】

草十郎歪着脑袋，那意思是能不能请你说的再简单一点。

【我虽然恨那孩子，但最终也不过是想把她抓住而已，不论如何都不想杀掉他。

……总而言之，就是看你和我，能不能从那孩子手底下活下来这回事了。】

【怎么能这样？】

【嘛——就是这么回，事！】

对读不懂气氛的草十郎喊出来的瞬间，青子将浑身的力气从右臂射出。

目标并不是草十郎。

如果是不久之前的青子，很可能就会对草十郎进行扫射了，但现在站在时钟台上的黑衣少女更加优先——

【——？？？！】

青子太过吃惊了以致来不及把握状况。

现在的情况是最快/最大威力的魔弹被防住了。

这还不算什么。

如果有珠认真的进行防御的话，应该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但是现在出现的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飞了过来保护了有珠。

马？飞蝗？不对，毕竟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那种生物。

那样子就像是——云彩一样的一群东西，将整个夜空都挤满了。

【怎——】

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以不可能存在形式活动起来。

少女并没有赋予它们电能。

也没有那个必要。

被破坏，被遗弃的它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遵从人类的法则。

那即是，童话的侵略。

自动人偶与之相比倒显得温柔了。

自己行动的人偶可以说是魔术的成果，而且，仍然遵守着人偶的存在方式。

而这些活动着的，获得了新生命的他们。已经不是人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了。

器物变成了生物。

模型有了畸形的变化。

随着浓密到可以被肉眼看见的魔力之雾慢慢扩散，过千数的怪物们热烈欢迎着入园者。

【——！！！？】

被背后走窜着的战栗催动着，青子用一工程的魔弹扫射起来。

忘我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

【————————】

旋转木马的骑士在空中飞舞。

绿色的蜥蜴集中在一起吹出火焰。

烘烤面包店再次开张，从烤炉里走出了人类大小的烤面包。烤面包组成了一个个小队开始进军。

【——苍崎，后面！】

青子和草十郎渐渐被包围起来。

观览车悠悠的将周围的一切都轧到轮子底下。

被泪水打湿的Kisty乘坐着一辆破烂一样的车辆沿着轨道奔驰。

全是些被过分歪曲的幻想。

黑衣的少女驾到，背后就是五彩斑斓的游乐园。

啊，不是这个。

不会是这个，青子忘我的思索着这些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对了，就是那个。】

从有珠那里听来的mainstar的使魔们。

那个使魔即便在那其中仍能够保证进入前三名，它应该能够引起类似这样的现象。

【童话中的怪物，Flat Snark……！】

【苍崎，跟你说了，后面！】

【——！】

幻想生物受到青色魔弹的攻击，变成木屑四散开来。

青子的魔弹威力有所提升，但也不光是因为这个，这些幻想生物并没有人偶那么结实。

【静希，这边！】

青子拉起草十郎向着时钟台的反方向跑起来。

【等一，苍崎？】

【抱歉，在这行不通了，快逃吧！】

【那要往哪逃？！】

【哪都行，总之先尽量跑……！】

好像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一样大喊着，青子全神贯注在道路的拓宽上。

耳边充斥着悲鸣。

这些阻隔着……更确切的说只是集中在一起的幻想生物被魔弹击飞了。两个人赶快从包围网中逃了出来。

飞散的魔弹就像是青色的火花。

青子他们拼死奔跑在波纹装状砖道上。

战场上的信赖感远远超过吊桥效应的效果。

两个人都只是全力跑着，别说是像样的对话，连眼神交流都没有。目的地直指游乐园的出口。

这些异常都只发生游乐园范围内。

那么，只要能跑到外面去就算帮了大忙了。

但，

战力差距，从数字上说是两人对数百人。

或者说，一人对数百个。

草十郎完全派不上用场。面对袭击与其说是人，更像是任由摆布的人偶。

【刚才那下没关系吧？

那个“哐”一声掉下来的大钳子。】

青子一边把阻挡在前面的怪物击碎一边喊着。

没办法回头，更没办法停下脚步。

【算是吧，就差一点！】

追着青子脚步的草十郎，嗓门都变尖了。

——倒回到五分钟前。

两个人毫不犹豫的突破了广场的包围网。

游乐园居民们的“觉醒”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大个的东西想要动起来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

【LUCKY，看来是到了早上就会变弱的类型。】

青子语气很轻松，一个偶然出现的杂鱼被打到了一边。

就在这时，

【唉？】

两个人头上突然伸过来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一个全长18米的龙虾坐镇在龙虾专卖店的屋顶，伸过来的东西是它的钳子。

【！】

那钳子就像是真正的断头台。

红色的甲壳类生物以非常惊人的速度追着青子他们横穿过西餐厅。

【静希、调头，这边不行。】

穿过龙虾店很快就可以到达正门了，但是两个人被巨大的龙虾追着越跑越远。

好不容易迂回过去却发现那里聚集着一大群怪物正等着他们。

【算是吧，就差一点！】

还以为会被它从脖子上切过去呢，脑袋险些就保不住了。草十郎向青子吼了回去。

【……前面！呜哇，什么啊这是，烤面包吗？】

【看起来像是呢，总之就是下级士兵哟！】

青子停下了奔跑的脚步，让魔术刻印全速回转起来。

“距离七、六、五十米……！

那种程度的只要Snap就足够了……！”

滑过砖道的时候右臂一闪。

放出了魔弹之雨。

比起威力更注重弹数的一工程魔弹，阻挡在面前的怪物们被爽快的击飞了。

【——苍崎，还有那边！】

【知道。】

装饰着诸多电灯步行街上，缭乱开放着青色的火花。

由青子开出的扇状弹幕。从空中向下俯瞰，她的身姿就像是无数繁星飞散的烟火。

烘烤面包一类的游乐道具像姜饼娃娃一样被炭化消失了。

“能行——虽然数量上被压制了，但只要保持这个状态就能逃出去——。”

【静希，你那边呢？】

【没有，是空的！到这里的话应该可以从入口的东侧逃出去。】

在放出让同样水准的魔术师气喘吁吁的魔弹数之后，新人魔术师从敌人的包围中突破出去。

……另一边，

一只小鸟仔仔细细的观察着这一光景。

唧、唧唧唧、唧！

青色小鸟降低了自己的飞行高度进入到主人的视野里，发出尖尖的鸣叫声。

少女面无表情的听着它的报告。

【……没关系，和预想的一样。

虽然也有攻击、破坏的能力，和青子魔力的使用方法还是不能相提并论。临时造出来的使魔，成不了对手也没办法。】

唧唧唧，知更鸟蜷缩起羽毛。（知更鸟又称歌鸲，原文为鸲鸟）

不知道是在批评夸奖青子的有珠，还是在嫉妒被有珠夸奖的青子。

就算是作为主人的有珠，也不能读懂小鸟全部的鸣叫声。

苍崎青子还是一个半吊子魔术师。

直到半年前还被当做和魔术毫无关系的普通人养育的少女，和从出生起就被当做魔女养育的有珠相比，不论素质还是经验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本来都不是一个次元的对手。

魔术水平的竞争中十回有十回是有珠的手腕更高一筹。

但是，这是战争，以相互残杀为目的的话又是另一回事了。

久远寺有珠并不是战斗向的魔术师。

苍崎青子则拥有专门用于战斗的武器仓库。

纯粹用魔力决胜负的话是青子更占上风，这一点有珠也承认。

青子在使用魔力方法上出类拔萃的擅长。

魔术回路的规模明明比有珠要小，回路回转速度却很快。构造的耐久程度、魔力的质量、燃料的使用效率都非常好。

这就是苍崎青子的特性。

高度的魔术式有着种种的缺点。

简单的魔术式则只需要将魔力流动起来，青子仅仅通过两年的实践就超过了有珠。

……不知道天才的是她的劲头还是理解力。

她的使用的魔术也并不强，可怕之处在于“快”。

不愧是苍崎家出身的人，天才射击手的名号并不是浪得虚名。

【但是，很遗憾。】

面对面互射的话有珠没有胜算。

不，本来像魔弹这样的原始魔术，久远寺有珠就从来没有学习过。

她是典型的人偶师。

与战斗相关的全部事情，都交由如同手足的使魔去做。

【……青子，注意到限制时间了呢。

但是不管怎么借用魔力来提高她的魔弹——再有七、八分钟就要崩盘了。】

唧唧唧，知更鸟像是在点头一样叽叽喳喳的飞了起来。

游乐园陷入她的支配之下已经过了将近十分钟。

在地上奔跑着的青子他们，差不多也该深刻的体会到这绿色的雾气都能生出些什么东西了。

【静希，正门是在这边吗？！】

【昂，从那个店拐过去就是。】

虽然说不上是全力，但也是在没有片刻休息的情况下一直跑了接近十分钟。

气喘吁吁的两个人飞奔过拐角。

KistyLand说到底也是游乐园。高中生全力奔跑的话大概20分钟就能绕一圈。

本来就是地域密集型的露天游乐园。但是。

【————————】

【————————】

……就像这样。

游乐园的东西全都有了变化，到处都是变化后的居民。

【苍崎……】

【什么啊……】

【……虽然我不想说这话。这个游乐园，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

没错，还不是弄错出口了，或者地形发生变化了那类现实性的失误。

所有的东西都被扭曲了。

游乐园本身就像是生物一样，到这时仍然在不断扩大着规模。

【——苍崎】

注意到包围网的坚固程度又增加了一层。

把后背交给草十郎，青子拼命抑制住自己的恐怖情绪。

草十郎要惊慌、要恐惧也没关系。

但是青子决不能这样。

是她引发了现在这种状况，也是她拉着草十郎上的贼船。她有这个责任。

绝对不能在这里陷入恐慌。

“……没关系，我要冷静……”

游乐园总是有尽头的，远远的可以看见模模糊糊的铁栅栏。

月之油（Flat Snark）不可能没有限制，逃到外面去应该是个正确的选择……

在现在看来，离外面大概还有一千米——

已经不要命的跑了太久了，青子和草十郎都有些喘不上气。

接下来的一公里，如果不休息一下的话肯定到中途就得停下了。

【……苍崎，身体，没关系吧？】

【咦？】

背后传来的低语把青子拉回到了现实。

【虽然没什么事……多少，还是要休息一下。】

【……赞成，从这不休息一下就往外面走，还是不要干的好。】

【——真没想到，还以为静希你要一直往外跑呢。】

说完，忍不住笑了出来。

背后的战友非但没有恐慌，还在认真思考怎么打开现状。

【那稍微往建筑物里面躲躲怎么样？】

【……虽然不想进去，但是也没有办法。】

烘焙面包的包围网。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好说，但是对青子来说突破包围逃进建筑物是很容易的。

问题是——

“……问题是，要选哪个店——”

要考虑变化中的游乐园特性。

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

重要的并不是建筑物的强度或者复杂度——

“对呀，选单纯的那个应该就行了……！”

【静希，那边！】

青子一脚踢飞了怪物们，向着收银台飞奔过去。草十郎紧跟在后面。

【躲在收银台里！】

像西部片里的枪战场面一样，青子他们把收银台当做盾和怪物们对峙着。

【bingo……！这里就没办法Snark化。】

确认了敌人的样子，青子也缩进了收银台内部。

【苍崎，那些家伙怎么样……？】

【在店周围打转转呢，理由很简单，那些家伙进入不了这里的。】

【？？】

看着草十郎不可思议的样子，青子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胸口也随着一上一下。

放心了，还有就是因为疲劳搞得自己的喘不上气了。

【总之这里是喝茶休息的地方，这里虽然是游乐园内部但可不是用来游玩的场所，对那些家伙来说这里可是鬼门关哦。

收款机啊、料理工具什么的也都是最近才有的东西，又不是拟人化的吉祥物。要想Snark化，就不能离文化圈太近了。】

【斯纳~克？】

【那些家伙的名字啦，起名字的不是我而是有珠……应该是她吧，虽然觉得这不太符合那孩子的性格，嘛，总之就是个名字。】

可能是因为到达了安全的地方冷静了下来，草十郎津津有味的支起耳朵听着。

原来如此，一副很懂的样子点着头。实际上肯定什么都不懂，青子又笑了起来。

如果是平时的话可能会觉得讨厌吧，但是今天知道了他奇怪的真面目，反而感觉到很温暖。

【先不管那些。青子，状态很好呢。】

把青子的笑容错认成她的从容了吧，草十郎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

虽然是连锁的误解，现在也没法纠正过来了。

【咦？你也能看出来吗？我的魔弹威力上升了这件事。】

【那肯定的，毕竟在镜子屋里被那个追的来回跑。和那个时候的动作一样，但是危险度明显不一样了。虽然很讨厌但还是能知道的。

但是这样好吗？我记得，你说过是有数量限制的。已经击出去好多发了吧，还没到二十、三十个吗？】

【——你啊，时不时的，是那种呢。】

【？】

不知不觉的，青子对草十郎有了新的认识。

【什么都没有，

我的魔弹威力上升之势单纯的魔力浓度问题，从刚才开始这里不就烟雾缭绕的吗？那些全部都是魔力哟，你就当做是击出魔弹的原料好了。】

魔力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由魔术师肉体生出的小源。

充斥于大气之中的大源。

这个游乐园现在，是充满着大源的童话之国。

对一般人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对魔术师来说却是可以随便使用术式的乐园。

【这么说就不用留意还剩下多少魔力了，只需要注意伤势和体力就行了吧？】

【……嘛，要说我个人的职责就只限这些了。】

太好了，草十郎松了一口气。

在草十郎看来，青子是可以把怪物们一把扫开的、这个游乐园里最强的BOSS。

他所担心的就只有用尽魔力这件事，既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相当于有了百人之力了。

【有靠的住的东西确实是挺高兴的，可惜只是空欢喜一场。那些个杂鱼，都只是一些会动弹动弹的破烂而已。

先不说Snark的本体，如果有珠再拿出其他的童话怪物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其他的童话怪物？……除了把游乐园变成这样的家伙以外，还有别的吗？】

【对啊，名字叫作Ploy Kickshaw。是那种违规到让我这样的魔术师都不忍直视的存在。不可能的梦幻故事，被时代抛弃的传言也可以再现。】

【？？】

你不也行吗，为什么不说呢？草十郎的表情似乎在这么说。

【我说啊，我们可是非常现代的魔术师哟。

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敌不过现代兵器更是理所当然的。二十世纪——嘛，各种各样的战争之后，兵器的进化已经超越了我们。

但是那孩子不一样，是那种不管人类的技术再怎么进化也不会受到一丝影响的怪物。

比如说，那边不是站着一堆姜饼娃娃吗？

自动手枪对那些家伙来说起不了作用。大概连手枪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那里，青子从收银台向外面一指。

【有珠的使魔全是跟空想揉合在一起的神秘。因为前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和通常的物理法则相容不了。空想和现实不是对立的吗？就是这种非常理所当然的理由。】

【原来如此，姜饼娃娃说的就是外面那些活动的烘烤面包啊。】

青子说明的大部分草十郎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只捡着自己能听懂的东西听。

【…………话说回来。

他们和近代兵器的相性是最差的，就算是火箭弹都没有效果。因为意义没办法沟通，秩序也没办法共存。

对童话的怪物来说，他们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不懂其意义的东西，碰都碰不到它们，接近就会像雾一样散开。

能够对他们起作用的只有同样神秘的“魔力”。已经是完全的概念空间了，或者说是概念宇宙——】

【——————】

【…………那个，

总之，它们的防御是传承下来的，要遵守特别的规矩，单纯的强大力量、强力的魔术效果很差。如果不是针对原来童话里的弱点的话就没办法打倒它。

比喻成希腊神话里的阿喀琉斯就很好理解了吧……知道他吗？】（弱点在脚后跟的那个）

草十郎咕噜咕噜摇着头。

【这样啊，如果平安回去的话，正好让鸢丸教你，虽然挺老套的不过有着不错的寓意。那个】

……尽管感觉到草十郎离完全明白还差的相当远，但他还是以他的方式在尽力的把握现状。

“童话的怪物”看起来并不像青子或者镜子屋里的人偶那样可以直接逃掉。

确实，现在眼前的光景只能认为是他们在谁的噩梦里迷路了。

但是不对，草十郎想着。

【果然，还是苍崎你比较恐怖。】

【你丫想死是吧？】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草十郎的沉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话说在前头，现在包围着我们的全是些废物。

对有珠来说，那些个面包人啊，花车啊，龙虾屋的顶棚啊，所有全部这些东西都没有价值，比不上我击出的魔弹。

明白吗？那些活动的吉祥物，都只是些赠品。是有珠解放出来“童话的怪物”吹的一口气一样的东西。】

【——吹的气？这些东西吗？】

【……我也无法想象。

但是这就是现状，只有一只“童话的怪物”就让我们束手无策了。也因为这个，有珠再追加一只的话就该放弃了。】

【还能追加……这些没有限制的吗？】

【那孩子每次都舍不得放出来，应该是还能再放出几个用来阻拦的……毕竟有成立的条件嘛。

比如说有那种没有河流就无法醒来的怪物，这个游乐园虽然有喷水池但是并没有河，对吧？是必须要遵守原来的童话的，那孩子的使魔。】

【童话吗？像床头故事那样的。】

【这个游乐园没有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有的话，有珠就该拿出直接压制型的童话怪物来了。】

青子无视了草十郎双手合十的动作。

【——那继续说了。

有珠魔术的基本是鹅妈妈……你可能不知道吧，英国的儿歌。抱着游玩的心，内容是那种民间的童谣集。

但是，那个系的Ploy Kickshaw并不可怕，大家都那样，不知道为什么进入到魔术这个范围里面了。】

【……虽然不想听，但这个不是那个系的吗？】

【鹅妈妈是底层的某种创作系童话。

……有珠的妈妈很喜欢，这个系的不论哪一个都很不寻常，我这样的魔术师看到了都得五体投地。

然后，让这个游乐园活过来的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系的。

大概是叫做Flat Snark的家伙。……我也只是听说过，详细的地方并不清楚。】

【——————】

把涌到嘴边的不满咽了回去。虽然草十郎想说别用这种系啊那种系啊这类暧昧的说法来说明。但想到这些台词牵扯的事情并不是他应该触及的。

【等一下苍崎，你没太注意听那孩子的说明吧，为什么？】

【呀，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那时候我还不太相信有珠说的话。

总觉的她是在把我当新人看不起我，摆架子拿自己的魔术在我面前显摆，之类的，啊哈哈哈哈。】

不用说，看不起人的其实是青子。

守护有珠的怪物是“货真价实”的。这一点在青子见到有珠不久之后体验到了。

青子亲身体验过名为MainStar的魔女对魔术世界来说是多么异端的存在。

【……那听漏的内容是？】

【可以张开十分夸张强力结界的玩具哦。虽然有珠继承的玩具有山那么多，但这个在那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可以使童话中被遗弃的东西、被忘却的东西再次复苏的家伙，至今为止都没有被击败过。也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无法触碰的东西”。】

【？不是叫做布来特四那克吗？】

【那个也是别名，总之都是些完全不知道原型的东西啦，每一个个体都有几个别名。而要说Flat Snark的本体，也是这里面最乱七八糟的。

——你啊，知道刘易斯▪卡罗尔的《斯纳克之猎》这本书吗？】

【不知道，话说路一丝卡落耳是啥？】

【……要从这开始啊……那个，是牛津的博士，还有，对，是个有特殊性癖的妄想绅士，吧？唉，这些都随便吧，说他太浪费时间了。】（渣渣注：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记作者，本身很喜爱七岁女孩子，终身未娶的牧师。青子应该是把他当萝莉控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留下来的著作。

《斯纳克之猎》讲的是一群冒险家为了捕捉一种叫做斯纳克的莫名其妙怪物到处奔走的故事。

就像卡罗尔自己一样，极尽挖苦之能事，支离破碎，莫名其妙，没有结尾。让人头疼的一本书。一帮人在岛上不断受苦，终于找到了叫做斯纳克的东西，结果发现的主人公们突然消失了。整本书也就这么结尾了。

本来是为了讽刺那些跑来跑去寻找“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人类——但对这个游乐园来说，没人能说清楚在这里谁是主人公，谁是怪物吧。】

另外青子没有说，Flat Snark还有其他的俗称。

不可知的岛，五次元平面。

这并不是从有珠口中听来的。而是从过去被斯纳克破坏的魔术师们那传出来的。

从数学方面来说，斯纳克不能用图表理论来解释，会出现矛盾，绝对会得出平面图表不可能出现的结论。

这个世界无法能证明“不存在”的平面，也不能将其命名。只由反论构成的不详存在。

拥有这个名字的“童话怪物”，没人能够知道它的本体也是很没办法的吧。

……还有一件事，青子没有说。

Flat Snark是能够成长的“童话怪物”。

本体至今还不知道隐藏在哪里，为了像现在这样把游乐园完全变成童话之国而不断的向外吐出魔力。

【……嘛，被吓到了也没办法。】

【没什么，简单点说，Flat Snark的力量就是“童话世界的再生”。对这个游乐园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毕竟，这里本来就是仿照童话建造的游玩场所。】

……假如这里是办公区的话，Flat Snark不可能这么危险。

最多也就是在大楼的玻璃窗户上映出恐龙的影子而已。

【啊，所以这里才安全——嗯？】

什么粘粘的液体噗叽一下滴到了草十郎后背，让他注意到了“某种变化”。

【啊、啊——】

抬头向着天花板望去，结果和那东西对上了眼。草十郎在他思考应该怎么办之前就跳了起来——

【苍崎，快出去！】

他自己率先跳出了收银台。

【白痴，要干什——】

受到他影响的青子为了阻止他等同于自杀的白痴行为，也直起身子。

在这一瞬间她也注意到头上到底出现了什么东西。

【！哇，糟——！】

【啊，太危险了……！】

啊呜一下闭上的巨大嘴巴。

明明不存在吉祥物的快餐店大声叫唤着，这个店已经变成了的怪物。

【真是的，为啥要在顶棚上画一个小丑啊，这家破店。把费的这些劲放到普通的地方不行吗？那么喜欢小丑的话画到入口上会死啊？】

跑开的青子忍不住骂起来。

……这里已经不存在安全的场所了。

好不容易残留下来的文明圈也在一刻不停的被童话侵蚀。

游乐园迎来了斯纳克化的最终阶段。

获得生命的并不只限于吉祥物，像之前那个快餐店一样，建筑物也都变化成生物的样子。

过山车变成龙的摸样，围绕游乐园嗷呜嗷呜的翻滚着。

【——————】

青子和草十郎呆呆的仰望着膨胀到八十米左右的摩天轮。

好像是注意到他们没有买票一样，大量的姜饼娃娃向着两个人冲了过来。

【这帮家伙，还来得及整理队形！】

可以呼啦呼啦进行大举进攻的素材已经准备完毕，包围网一层又一层的包裹起来。纯粹的人海战术，不难想象，这并不是需要担心资源枯竭的乱来。

【怎么感觉怎么做都拿他们没辙啊苍崎！这帮家伙不断在增加。】

【去找斯纳克的本体，童话的怪物都有作为本体的器物！把那个破坏了的话应该就能从这个游乐园里出去了。】

【本体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童话的怪物都是现实里不存在的东西！

像是以前都不存在的奇怪家伙啊，或者现实里不可能有的东西！那就是本体！】

【说奇怪的家伙，比如呢？！】

【这还问，

有生命的人偶呀，在空中飞的玩具汽车之——】

不断放出魔弹的青子停了一下手。

嘴上不说，但青子知道他们离奈何桥有多近了。

看上去像是“童话怪物”的东西现在已经挤满了这个游乐园。改变了形状、自己活动起来的物体全部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对呀，要说奇怪的东西，这里每一个都很奇怪。】

“混进这些东西里面了吗……？”

青子小声嘀咕着，不可能是这样，然后咬紧了牙关。

Flat Snark是张开结界的怪物类型。

既然要统领如此数量的使魔，那就说明本体的防御力已经很低了，又或者是绝不可能被看见的本体。

……再加上，是以“无法触摸的东西”、“本体不明”这类故事作为原型的。找到了本体后，应该就能被轻易的击溃它。

“……反过来说的话，只要找到了我们就赢了。

那么脆弱的家伙是混在这些杂鱼里面吗？不是说藏木于林——”

像这样被流弹干脆的吹飞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应该不可能会出现在青子他们的面前。

斯纳克的本体应该是藏在更安全的地方培育着这个游乐园。

“……但是应该在哪里看着才对。

斯纳克是作为书主体的东西，一般来说如果不能把各处的情况都收入眼底的话就没有作为主人公的资格——”

那么又在哪里呢？

想的简单点，那个摩天轮是最安全的，以前也是象征着这个游乐园的“主题”——

【苍崎，把那孩子抓起来不行吗？！】

这条突然的提议让青子瞪大了眼睛。

像青子在不停思考对策一样，草十郎似乎也在自己的脑海中不断翻找着办法。

草十郎的提议很简单。

既然找不到斯纳克的本体，那把作为斯纳克主人的有珠打倒不也可以吗？

有珠还在时钟台上没有动过。

就算在这里，也能看见她在月光照耀下的身姿。

【这个绝对不行。杀了有珠也没法让Flat Snark停下来，还会让这乱七八糟的情况溢到外面去。

再说了，让我杀那孩子根本下不了手。能把她打个半死倒是挺不错。】

姜饼娃娃听到有人说主人的坏话气的直发抖，冲上来结果被残忍的烧的渣都不剩。

……两个人同时把后背靠在一起整理着呼吸。

好不容易找到了目前状况的解决办法，最终还是被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姜饼娃娃弄的消沉下来。

另一边，像是要确认猎物是不是还好好的活着一样，物品们围绕着青子他们不断观察。

是到面包屋把碍事的烤面包都杀掉呢，还是去肉店把绞肉机碾碎呢，是去把旋转木马串起来游街示众呢，又或者坐上嘎啦作响的海盗船去航海呢？

好像是为了补上休眠两年的空缺，这些物体的欢迎意识非常旺盛。

【……能先问一个问题吗？】

【是啥？简单扼要点，我正在想事情。】

【哦……这帮家伙怎么说呢？总让人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是因为那孩子的兴趣吗？】

【……应该不是你想的那样，它们讨厌人类应该是因为游乐园的怨念和Flat Snark的性格。基本上都不是正派的家伙，有珠的使魔们。

啊，但是——】

就算这么说，青子还是无法否定有珠性格的恐怖。

【那就行了……话说回来，青子你在想事情？想到阻止这些的办法了吗？】

【只能干瞪眼还让你有所期待真是抱歉呐，嘛，其实把你杀了不就完事了吗？】

【那可不行，总之现在先逃吧！】

【唉？等，静希！？】

——突发的情况让青子瞪大了眼睛。

至今为止都只是跟在青子身后的草十郎强拉着青子的手向着那堆烤面包冲过去展开了突击——想单纯靠力量突破包围网。

【太，太乱来了！

现在干这些你在想什么呀————？！】

草十郎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充满干劲，无奈跟在他身后的青子也只能抱怨抱怨。

只能依靠体力的草十郎绝对无法突破包围网。

青子马上转过身子，用魔弹的扫射帮草十郎清理道路。

【呼、哈——！】

终于摆脱了包围，又全力奔跑起来。

这样的话就只能按照当初的预想，把目标定在游乐园外面好了。

……嘛，先不管这些。

【怎么了啊？！之前明明都死心了。】

草十郎现在的反应让青子完全理解不了。

【现在和镜子屋那会不一样了，行了，别管了快跑吧！】

【哪不一样了？我也要杀你，有珠也要杀你。不论理由还是结果，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

虽然青子也在想这件事有什么好生气的？但还是克制不住自己。

一定是想听听一头扎进姜饼娃娃堆里的草十郎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浆糊吧。青子这么解释给自己听。

【我说，现在虽然在一起往外逃但拜托你不要误会好吗？！

话说在前头，明天到了我还是要杀了你的。如果不想死现在就离我远一点比较好！】

【所以又说了现在的话吗？说到底，被青子你杀了就算了，我可不想死在那孩子手上。】

【所以说为什么啊？】

【你看，我见都没见过她！话也没说过一句！】

【哈——？】

本来沸腾的激情，一瞬间冷却下来。

太过简洁而且无关紧要的理由，让青子的愤怒完全消散了。

【没见过……？】

对草十郎来说，如果对方是自己很熟悉的人就算被杀也没关系吗？

越来越不懂他在想什么了，青子皱着眉头继续跟在草十郎身后。

时钟台上，少女监视着使魔的成长。

Flat Snark。

被遗弃废物们的救世主。

给予注定腐朽下去的物品们短暂的希望，行径只有蝗虫般的掠夺，品质低俗恶劣的“童话怪物”。

虽然是自己的棋子，有珠还是看不下去斯纳克的恶心癖好一样挪开了视线。

知更鸟围绕已经变得有一个街区大小的游乐园转了一圈。现在正在向有珠报告着现状。

【……是吗？想跑到外面去。】

青子似乎是在优先考虑少年的安全。

早晚要做的事情往后拖哪怕只是一天，也绝对不改变自己已经决定好的事情。确实很像青子会做的事情。

【太可惜了，还想着如果是青子的话，会把我和时钟台一起烧掉呢。】

叽叽叽叽，青色的小鸟张着小嘴鸣叫着。

是不同意青子会像主人所说的那样做呢？还是在认同青子不得不这么做呢？

在别人看来哪个解释都有合理的地方。

【无聊吗？】

话题突然转到自己头上，把知更鸟吓的直打哆嗦。

唧唧唧，使劲震动着翅膀的动作似乎在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啊”。就像是慌张的学徒一样。

【……这么有人气还真是少见。

好吧，既然是难得的玩耍，那就再稍稍把气氛炒热一点吧。】

保持着一副冷冷的表情，少女取出了一个小小的器物。

是一个金属色的装饰蛋，可以听见卡其卡其的读秒声在蛋里面回响。

知更鸟知道，这个“童话的怪物”虽然很难和Flat Snark相提并论，但如果是个人战，这个装饰蛋可是最恶心人的。

【一路顺风。赞歌的时间就设定在二十分钟吧。……像往常一样，破坏的时候谨慎一点。】

随着魔女呼出的一口气，塞满了祝福话语的装饰蛋消失了。

猛然间，游乐园里吹起了强风。

“如果只是想杀了他，单靠我一个就足够了。”

仿佛不想把这些事情纳入视野一样别开了目光，不知为何，有珠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青子他们向着游乐园和外面的分界线不停的奔跑着。

阻挡他们前进的物品数量在不断减少。

离通到外界的东侧铁栅栏还有不到三百米。

运气不错，到栅栏那里的道路上没有阻挡他们的巨大建筑物。

如果那个摩天轮马上过来堵住道路的话，青子他们就只能等着游戏结束了。但是摩天轮在开始移动之前似乎还有些许的犹豫。

现在出现的都是些可以轻易被青子的简易魔术轰飞的东西。

“这样的话，说不定——”

青子整理着呼吸，挣扎着向铁栅栏靠近。

因为一直在使用充满游乐园的魔力，青子本人的魔力差不多还是满的。

身体内的魔术回路状态也十分饱满，就算要使用一次全力魔术也应该没问题。

【——？】

这时，青子视野的上方，一个似乎不同系统的东西漂浮在空中。

那东西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草十郎斜上空，维持着三十米的高度跟着他一起移动。

【静希，等下。】

【啊啊，刚才就注意到了。】

似乎比青子更早就注意到了，草十郎皱着眉头用余光看着上空。

毕竟是紧紧跟着自己的东西，不在意的话反而奇怪。

浮游物的直径有一米左右。

十重二十重的回转光芒在陶瓷状的表面跃动。

【……是蛋、吗？】

草十郎没有自信的喃喃说着。

【蛋……？说到蛋的话——破碎的蛋？】（渣卡注：Humpty Dumpty，）

魔弹打到浮空的蛋上像芝麻一样被弹开了。

像这样——理所当然的把干涉无效化的特性，不会有错，是“童话的怪物”。

【果然规则外的攻击破坏不了呢……

静希，绝对不要把目光从那东西上面挪开！

听懂了吗？不论发生什么都要一直看着，就算只是用余光看着它也没关系。】

【啊、哦？！】

确认草十郎收到了自己的指示，青子加快了速度。

……那个和名字一样，是破碎的蛋。

坐在墙上蛋男爵。

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蛋要掉下来的事实。在挪开目光的瞬间就会落下摔成碎片飞散开。

【就像歌里唱的，众多碎片就算是国王的军队也无法将其复原——】

这个是鹅妈妈里一首叫做Humpty Dumpty的儿歌。

那个蛋的目标是草十郎的话，草十郎把视线从它身上挪开的瞬间就会掉下来爆炸……！

不管怎么想，炸开的都只能是些麻烦东西。

鸡蛋一样的形状、门一样的装饰、刻在上面的诗文也都很让人在意。

既然是蛋，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孵化。

就算一直盯着，如果时间到了“里面的东西”也会出来。那时候该怎么办？情况越来越不乐观了。

【苍崎，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现在跑的这么累——】

【别考虑后面的事。静希你啥都别管，只要注意蛋就行——】

就在蛋出现的紧要关头，一堆姜饼娃娃也冒了出来。

【碍事——！】

前所未见的烘烤面包大军蜂拥而至，青子则使用更加强大的火力向它们通扫射——

但是。

【切，真经烧啊，这帮——！】

Snap不管用的话，就放出利用刻印的魔弹。

利用术式的风压甲弹。

如果说之前是机关枪的扫射，那现在这一发魔弹就是大炮的一击。

撑下snap攻击的烘烤面包受到奔流的魔术攻击后碎成了粉末。

【呜哇……】

当然，姜饼娃娃被破坏的渣都不剩。

砖道上铺设的砖块散落的到处都是，露出了下面的路基。

附近的商店也只剩下铁柱子化作骸骨一样立着。

和姜饼娃娃墙壁相比，不管怎么看都是青子破坏造成的阻碍更多一些。眼前的惨状让草十郎不由得不安起来。

【嗯？躲这么远是什么意思，那边那个？离这么远不是找死吗？

喂，说你呢。过来！话说在前头，要是被这些东西围起来你直接就玩完了。拿你当人质又没用，也不符合我性子。再说了攻击还怎么区分打的是啥东西啊。】

也是呐，草十郎点着头。

拿草十郎当人质也没用。就算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能从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里体会到。

【也就是说，现在不管哪边都很危险喽？】

【……你啊。】

虽然草十郎那一如既往的天然让青子有点生气，但也有点佩服他。

草十郎太老实了。

现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他的视线仍然好好的跟着头顶上那颗蛋。

【这样的话就放心了。

虽然理解能力不怎么样，但只要说一次就老老实实的遵守。你也是有优点的嘛。】

【先不说这些。苍崎，如果是我的错觉那还好，刚才那些面包，是不是变硬了？】

【……算是吧，那些家伙在一点点的变强。大量生产已经上了轨道，可能就把提升质量做为重点了吧。

亏你能注意到呢，从现在开始这些面包就不好对付了。看起来那些面包直接还是有个体区别的。

虽然我不愿意细想。但说不定还会涂上果酱啊，包上莴苣什么的。最后没准还能合体呢。】

听起来是玩笑话，但青子的眼神很认真。

状况已经不容乐观，草十郎感觉到了至今为止都不曾有的颤栗。

【那，会变成镜子屋里那个人偶一样恐怖喽，这些家伙？】

【没错，要是变成那么高等级的面包人就算不用管你我也顶不住。话说回来静希，那样的东西你能打得过吗？】

不可能不可能，草十郎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把头摇的和拨浪鼓似的。

【对吧，那快点，不管怎么看都没时间了。】

青子急促的深吸一口气，催动自己的脚再次前行。

视野的远方，距离雾气缭绕的铁栅栏还有三百米左右。

……如果就这样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没准真能平安无事的到达那里。

抱着这么美好的希望，草十郎跟在青子身后继续前行。

但，希望一直都是转瞬即逝的。

他的希望连三百米的距离都没能撑到。

现在除了用“天涯海角”以外，其他语句都无法形容游乐园的尽头的情况。

数十个之多的地平线波涛汹涌的林立着。

既像翻滚的乌云，又像飘扬的绸缎。

又或者像是流露出呻吟声的美唇。

过于奇幻，过于童话的景象，阻止了草十郎他们从这个世界出去的行动。

——就像是，

巨大的拉洋片盒子里的最后一张，青子不禁这么想着。

【————】

当这骇人的光景出现在眼前时，青子不自觉的放弃了一切思考。

……啊，这下不行了。

在层层叠叠的地平线面前，终于，向名为斯纳克的绝望岛屈膝了。

游乐园有尽头。

像青子他们所知道的的那样，分隔开游乐园和住宅街的铁栅栏如今也好好的在那里待着。

铁栅栏大概高了两倍，总觉得上面的装饰也变得很结实。这些还都在预想范围内。

哪怕铁栅栏也斯纳克化，那不管一层还是两层全都给轰了就得了。正是抱着这样的气势，才支持着青子走到了这里。

……然而。

眼前这宽广的东西，已经无法称之为边界了。

将这异界与外界分隔开的海洋。

只有一两层的话马上就能打破。

有十层、二十层的话也许还能想办法勉强前进。

但铁栅栏就像潮汐一样一浪盖过一浪。

如果把自己残存的魔力和游乐园内满溢的魔力，用能将魔术回路和魔术刻印烧断的程度运转起来的话，这样明显违背十戒的行为，应该能做出强力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攻击。

【——但是，那也是结束了。】

把这个海洋割裂之后，青子连站立的体力都无法留下。

……在这之后的命运不用想也知道。

游乐园的居民绝对无法原谅在这里哐叽哐叽大肆破坏的青子。估计会像啃食蜂蜜的蚂蚁一样，把无法动弹的少女撕得四分五裂吧。

些许的后悔从气馁与疲劳之中渗了出来。

青子承认选择从游乐园里逃出去这一条路是自己的错误，她转身面向一路跑来的道路。

金色的满月之下，铁骨蜿蜒起伏，聚集在一起像铜丝工艺品一样。

游乐园变成巨大的“怪物”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有珠所在的广场也因为聚集着大量使魔的而无法靠近。

站在身边的少年头顶之上，表面毫无变化的Scratch [Dumpty](http://en.wikipedia.org/wiki/Humpty_Dumpty)（蛋）轻声重复着简单的话语。

【——苍崎！】

【静希？】

听到少年的呼唤，停止的思考又开始转动起来。

……但，那也只是一瞬间。

作为魔术师的青子对现状已经足够了解了。

那份绝望业已从少女那里把“抵抗”的选择连根拔起。

【到正门去吧，虽然在这里毫无办法，但入口应该能比这边好一点。

是叫Flat Snark对吧？你不是说这家伙也有需要遵守的规则吗？那么，就只是职能的问题了。铁栅栏自始至终都被当做无法通过的墙壁，那正门说不定还有作为出入口的功能存在。】

草十郎没有陷入恐慌。

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很好的把握住斯纳克的特性这一点很厉害，青子从心底里感到佩服。

拥有一颗冷静、做好觉悟的心灵。

【……也是呐，确实有门的存在。但是到那里太困难了，连最弱的烘烤面包现在都变成那样了。

广场呀入口呀肯定聚集着更高等的怪物。大门那里说不定还有比那个游览车更高级的怪物在呢。记得有一个巨大的小Kisty在呢，正门那。】

【……苍崎你不去正门那里吗？】

【算是吧，和那边比起来，这边还更接近现实一点。】

【？】

青子瞥了一眼波动的铁栅栏。

“活着逃出去”这个目标已经无法做到了。

但是在那之前，剩下的另一个约定更为优先。她在心里这么决定。

【现在要把这些铁栅栏给破坏掉，你就从这里逃出去。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

简短的话语、平淡的语气把全部事实传达了出来。

言下之意是，青子和草十郎，只有一个人能够逃出去。

【……难以置信。

这种东西，只靠苍崎你一个人没办法破坏的吧？】

【单靠我是没辙呢，但是，现在这个游乐园也能算作同伴，有这么多燃料的话，我只要做枪身就行了。可以来一发特大问候呢。

……嘛，因为仅限一发，也就开一个洞吧。你用尽全力说不定能逃出去。】

要想从这个铁栅栏之海中开辟一条道路。

需要她将自己拥有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使用仅限一次的大咏唱，来发出最大射程的极限魔弹。

【————】

草十郎作为门外汉自然无法想象这到底需要背负怎样程度的负担。只是眼前模糊的浮现出青子被独自一人留在游乐园的身影。

……被留下的青子会面临何种待遇。

那个黑衣少女会帮助她吗？

虽然这么说很无情，但这决不可能。

青子为了帮助草十郎已经竭尽全力，但那个少女动起手来仍没有丝毫的迟疑。

有珠放过青子的情况只会出现在青子为了自己保命而杀掉草十郎的时候。

然而，

【离我远点，二十米左右吧。咏唱要费点功夫，不过在你头上那颗蛋表面熟透之前就能完事了。】

不用说，青子不会选择那条道路。

【请等一下，

虽说这样能让我逃掉，但是这有意义吗？】

【……确实没有，就算逃到外面，之后不管躲到哪，我想有珠都会把你找出来的。但是，所能做的挣扎就只剩这个了。我既然说过今天不杀你，只要还有能做的我都不会放弃。】

草十郎惊叹的同时，再次确认了那份强韧内心。

……也就是说是这么回事啊。

她并不是为了草十郎，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战斗。

【……嗯，是这么回事啊。

但是，就让我一个人逃掉可不像你呢。】

【什、什么呀，行了啦快闪开。】

不自觉的，青子稍稍往后退了一点。

直到一小时之前，青子还在想着要把这张脸的主人一举拿下。

【苍崎你还是这么要强，其他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吧。

既然你能破坏掉这个怪物一样的铁栅栏，不是还有其他更应该被破坏的东西吗？】

【没啦，抱歉呐，看不见的东西我可破坏不了。到最后连影子都找不到还谈什么希望，光是想想都让人打冷战。明白吗？现在比起去找Flat Snark，把这个墙壁破坏掉让你逃出去对我来说还现实点。作为我输掉之后最大的责任——】

【要逃避吗？】

草十郎握住了背对着自己的青子的手。

这一句话让少女的心沸腾起来。

真的和在心里放火一样。

猛地一击惊醒了自己，青子为自己的不中用感到羞耻，冰冷的手足也充满了血液。

【谁要——要逃的可是你，听清楚我这边是为了要让你逃出去才竭尽全力的！别太小瞧我了，动起真格的来我就把整个游乐园都轰了让你看看！】

【这样啊，那么，我这里逃了也没用吧。把这个气势用在你原本的目标上不好吗？我这边也会帮你的。】

【哈？帮我？你担心的这个才真没用。

好了，别废话了白痴！再说了，光是跑跑步就气喘吁吁的家伙能有啥用？】

【确实有些喘不不过来吧，但苍崎你不但累，背上更有伤。】

背部的伤痛苍崎本人都已经忘记了。

她的背部受到自动人偶强力的一击，现在也开始向青子传达无法无视的疼痛了。

青子只是单纯的，用铁一样的自制力把背部的伤往后延后了。

【你看吧。要说打赢魔术战什么的，我确实是帮不上忙。但要只是把你背到入口之类，我还有点用。】

【做不到的事情还是别说的好。

……行了，快点走吧。我都已经习惯这些了。但是你不一样，这样的事是第一次碰到吧？

所以，已经够了。】

少女说的话把全部都包括进去了，

少年想要帮忙这件事也是，

最后还是无法改变少年将要被杀这件事也是。

都已经够了。

草十郎还是没有放开手，反而握的更紧了。不知道是不是生气了，虽然表情还跟平常一样。青子皱起了眉头。

【确实，这种事我是第一次碰上。

但山里也是很危险的。我啊，连被鹿袭击的事情都碰到过。】

【——————】

少女是都市里的人，鹿，为什么这个名词说出来反而让人感觉这么假啊。但是，青子也知道少年真正做好了觉悟。

……确实。

青子转过头，草十郎正努力让自己冷静。

普通人这时候都陷入恐慌了，连好好对话都做不到。

但草十郎直到现在都在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是因为他在远离文明的山里生活的原因吗？

【所以请相信我，哪怕只有一点也行。】

不加丝毫掩饰的真心话。

简洁的把自己的感想从口中说出来，草十郎松开了手。

……少年没有说谎。

但那是多余的，少女并没有相信他。

因为，草十郎没有理由做到这种地步。

对现在的青子来说，所有的未来都已经消失了。

老老实实照自己说的逃掉就得了，为什么这个少年还要这样帮助自己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帮我。

再和我待在一起你就只能等死了。我最后说一遍，好好考虑下……你应该从这逃掉才对。】

【我知道的，但我不能走。】

草十郎并没有马上回答，青子其实在问不能走的理由，草十郎也注意到这一点。

对平时都呆呆的他来说是细致到值得喝彩的观察力。

【如果走了的话，苍崎就会死吧。】

说出来的理由可不寻常。

【那又怎么了，为啥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啊？】

焦躁的青子忍不住喊了出来。

少年稍稍考虑了一下之后

【——那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

回答的很轻松。

一副“为什么要问这件事”的表情。

……一秒，大概两秒之后。

这冲击太过出其不意了，让青子的时间都停止了。

看来留有王牌的可不光是有珠一个人。

刚才的那一句话，藏的比Flat Snark还深。

这个回答令青子整个人都呆住了。

单纯却很有说服力，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理由。

【——哈】

果然静希草十郎完全不懂，无条件帮助不知道要怎么杀了自己的对手什么的。

但是稍稍有一点，青子感觉掌握到这个少年的为人了。

鸢丸他们的评价，大概，并没有弄错。可惜的是

【你白痴吗？我可是很讨厌你的。】

好像有些不甘心，青子小声嘀咕着。少年则是已经知道似的，苦笑起来。

意气用事到此为止。

熊熊燃烧的心脏让青子的热血在体内来回奔走。

因为光在那争吵，马虎的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去想活下来的办法。

【……嘛，光想着逃什么的其实也不合我性子。好吧，就让你粘到最后看看好了。而且静希在旁边的话，一定有能做到的事情。】

嘴上说的挺轻松，其实青子眼里所看到只有迷茫。

当然，别说战斗什么的，连斯纳克的本体，青子都没有一点头绪。

如果自己再能干一点的话，如果能多积累一点修炼成果的话，说不定能有找出斯纳克本体的手段。

【……我还真是丢人，多少有点能把正体揪出来的头绪也行啊。】

无知，引起了不安。

说出这样软弱的话也没办法。

这不是自己能解决的问题，青子这么宽慰自己。

【嗯？什么嘛，只要知道本体就好说了对吧？】

【哈？】

青子一幅“你小子啥意思啊？”的表情。

【不是，要说奇怪的话就该是指那东西了吧？】

草十郎似乎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等下——知道了吗，你知道了？！】

【大概。怎么说，虽然早就觉得不对劲了。】

草十郎不想被别人听到，凑到青子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啊】

说意外也意外。

说理所当然也理所当然的“意想不到”传达到了青子那里，青子直觉感到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敌人的本体。那是Flat Snark的本体，也就是说——

密谈持续了十分钟。

斯纳克本体的考察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击破方法，两个人也都确认好了彼此的任务分工。

【那，从现在开始就要分头行动了。

不过像镜子屋那样的话还是饶了我吧。这个作战你可是重点。你要是再开始没一分钟就掉链子，可就真没辙了。】

镜子屋那里的陷阱作战失败让青子还心有余悸，特地提了一下。

从听草十郎的发现到现在，她已经恢复了原本的强大力量。

另一边，草十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集中精神。

青子注意到草十郎的认真。

【……那就好。听好，现在和刚才的立场可不一样，要是失败了死的不是我而是你那边。已经不能跟着我了，尽量慎重一点。】

【知道了。虽然这话到现在才说，但想想果然刚才逃掉才算是比较慎重呢。】

看来是他表明自己觉悟的方式是这样说出似乎带点恨意的台词。

【交给我吧。】草十郎点了点头。

草十郎不知道他的动作和他不搭调吧。青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真是，大傻瓜还真变成大人物了呢

——但还是交给你喽，我很期待哟，静希。】

我相信你，本来想这么说，果然还是不好意思。

青子背对着草十郎奔跑起来。

嘛，偶尔像这样出现打乱自己步调的事情说不定也不错。青子忍不住这样想。

——休息宣告结束。

新人演员拿到了新的剧本。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漫长的魔法使之夜，终于迎来了最终一幕。

**魔法使之夜12**

【——分别行动？那两个人吗？】

知更鸟的报告让少女有了稍许不安。

他们似乎正各自向不同的方向移动。游乐园的居民正在追那名目击者少年，再有几分钟就能抓到他并处理掉。

【……怎么回事？追的那个真是他吗？不会是青子假扮的吧？】

知更鸟耸着羽毛对主人的疑问不满的鸣叫起来。

自己亲眼看到的不可能弄错，向着广场方向跑过来的是青子，向过山车那边跑过去的是那个呆小子。

【这么说，青子丢下他了？

……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蛋男爵（Dumpty）还在跟着他吗？】

知更鸟自信满满的点点头。

如果是其他鸟就算了，夜视能力很强的自己就算从这里也能清楚的看见那位冤大头少爷。毕竟那家伙爬到了相当高的地方。

【蛋男爵（Dumpty）怎么样了？

……要吟唱到最后吗？难得碰到一次这么好玩的呆子，它是这么说的？】

Humpty Dumpty，在捕捉对象移开目光的瞬间落下并爆炸的定时炸弹。

如果对象好好的监视着它的话则无法落下，某种意义上来说挺绅士的“童话怪物”。但是在混战时没有比它更烦人的东西了。

【……嗯，光是不移开视线是无法逃离蛋男爵（Dumpty）的，只要表面的诗一完成门就会打开。

不论他逃到哪，蛋男爵（Dumpty）很快就能结束。】

跑到哪都一样，这个游乐园——不，斯纳克只要还没有被破坏，少年就无法逃脱。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青子这边了。

红口白牙说要保护那个少年的她现在是要去哪呢？

【……光是待在这里，没法掌握她的动向吧。】

无视在一边拍打羽毛宣告自己存在的知更鸟，少女环视着整个游乐园。

Flat Snark马上就要发育完成了。

和其他便宜的玩具相比，从根本上就不同的怪物。

对少女来说是无可替代的，贵重的三个使魔中的一个。

【……是的，交给你了斯纳克。

只要青子没有放弃，你就不必收手。】

少女没有动，

与桥之巨人、毒爪蜥蜴拥有同样久远的历史，至高的Ploy，Flat Snark。

由于它的名号与能力，使这件事可以放心交给它。

【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一个游戏。

一旦分出了胜败，就回到我这里来。】

“————————————”

主人的话语被雾气当成了耳旁风。

……有珠也知道它没听进去，毕竟Flat Snark是玩具（ploy）中最可恶低俗的小丑之王。

败者就去死，悲剧就要凄惨到看不下去。财产啊生命啊都输给垃圾，如果不是完美的破产就无法从中感觉到快乐。

“————————————”

似乎在冷笑的雾气变得模糊了。

没错，怎么对待失败的对手都不过分，那正是国王大人的特权，斯纳克不会抑制自己的欲望。

毕竟——

不管主人再怎么出声提醒，再怎么礼仪良好，再怎么光明正大，这边可是一丁点遵守的意思都没有。

**魔法使之夜13**

距离地面大概40米高。

向着游乐园中心延伸的骨架之上，一个人影正慎之又慎的确认自己落脚地。

【——、——】

压抑住自己的悸动和呼吸。

如今那样小小的动作都会对前进动作造成阻碍。

脸色苍白仍向着更高位置前进的人正是草十郎。

远远的向地面俯瞰下去，乘坐过山车的场地那里堆满了烤面包。

在入口处跑来跑去的他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增加数量，众多高举的手臂看上去像是在为爬上轨道的草十郎加油助威。

不过，肯定是快点掉下来之类的倒彩。

【……帮大忙了。那帮家伙，看来拿高处没办法呢。】

当然草十郎也不适应高处，但比起被那帮家伙包围起来，这样说不定还好一点。

追过来的就只有漂浮着的蛋。

草十郎大大的吸了一口气之后，微微向前弯腰，继续沿着向天空延伸的过山车轨道向上攀登。

这样就离地四十八米了。

相当于十六层楼房。

【、丝——……！】

强风拉扯着头发。

人类本质上是恐惧高处的生物。

特别是到了那种能让人联想起就这样掉落下去画面的场所，膝盖就会不受控制的抖动起来。

警戒死亡的本能会催促着回归到安全的地面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凭人力登上过山车的轨道，这已经超越了笑话进入幻想领域了。

气压和强风都在造成妨碍。

本能那传来的终止劝告，麻痹的手脚，衰竭的体力，混乱的思维。就算系着救生索，再往上爬五米所能想到的也只有恐怖两个字。

再加上，这个越来越痛苦的游戏。

就算只前进一米，肉体和精神的负担也在成倍增加。

【——好了，还差一点就到头了——】

精神负担先不管，专心注意身体情况的草十郎仍在继续前进。

跑到疲劳的脚步，呼吸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以及发软的膝盖。青子硬要说“草十郎那边不会有危险”，实际上没有比拖着一副疲劳的身体更危险的事了。

【……等一下，反过来说，就算我累了也能想办法完成，苍崎是这么觉得的吧。】

草十郎想到这，看着呼哇呼哇飘在空中的蛋笑了。

做的这些事真是太乱来了。

大概十分钟之前，两个人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那接下来，既然已经知道本体，就来聊聊要怎么废了它吧。】

看着露出得意笑容的青子，草十郎被背后泛上来的恶寒冻的一哆嗦。

……现在想想，那时候青子就兴致勃勃要给草十郎安排乱来的任务了吧。

【要怎么破坏？靠那个不就……】

拥有能打破铁栅栏通到外头的魔术，不用怎么考虑吧。这么想着的草十郎举起手。

他直到现在才说出关于Flat Snark本体的意见，是因为觉得“就算知道也无能为力”。

但是，现在条件不同了。

青子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能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估计一下的话，还有五十米的距离吧。刚好够不到。】

那不还是不行吗，草十郎的眼神似乎在这么说。

青子抚弄着自己的长发，用聚集着魔力的手指切下了一缕头发。

【不足的部分就靠努力和韧性吧。

你逃到高的地方去，尽可能就行。然后看准我发信号的时机把这些扔到空中，能行吗？静希只要做这些就好啦。】

说着这些话的青子，看她的眼神怎么都不是“尽可能就行”的样子。

她所看着的，是游乐园两大标志性建筑之一的云霄飞车。

【……也就是说，要和苍崎分别行动，让那些怪物们追着逃到高的地方去吗？】

【就是这样。你看，就是那些晃来晃去的过山车轨道，不好吗？】

游乐园里的恶魔有两头啊。

草十郎马上对着那副笑脸回答说【不好】。

【……我本来不愿意怀疑你，

青子你没有事先和那孩子密谋好，这样拐弯抹角的，实际上是想杀了我吧？】

【哎呀，被我杀了是挺好的吗？】

【……别抓着别人的小辫子不放啊。】

草十郎懈怠的回答道，听不出丝毫的正气。

如果照青子说的那样做，在被小Kisty吃掉之前就会死于过度疲劳吧。

【我又不是魔鬼，好啦，面向这边。我给你施个魔法。】

【？】

轻轻的接触

气息与气息，肌肤与肌肤相触碰的距离。

【——、啊】

哦咋系，接下来的声音听不清了。

这个对青子来说是相当平常的魔术。

对草十郎来说则是让头脑一片空白，温柔的一次突然袭击。

【——空气的重压（轻轻的，弱弱的），胸中的颤抖（好好的，快快的）。】

【先于光芒，迟于暗影。（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快一点，快一点）】

通常的声带无法发出这样的声音，有什么特殊的和声回响在草十郎耳边。

……如果可以看见语言的色彩，那这个肯定是和她名字相同的颜色。

疲劳的身体和过热的血液慢慢的冷却下来。

【鸟翔于空，鱼戏于海，你在彼岸。（飞舞吧，遨游吧，跨越过去吧）】

【疑问、不安抛于脑后。旅途的一步是曙光。（滴答滴答，鸣响警报）】

【闪亮星光一瞬而逝，现于你内心之中。（星如常耀于天际，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实际只有五秒左右。

就在他还希望多感觉一下彼此接触肌肤的情况下，这一次意料之外的触碰就结束了。没有任何失败、不留任何余韵。

【好了！暗示成功啦！肯定成功了！这么顺利还是第一次！有珠训我的那些话偶尔还挺有用的嘛！】

青子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草十郎则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问一下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

【简单的暗示哟。暂时把你的恐惧心消除掉了，这样跑到高的地方也没关系。

你任务里最拖后腿的不就是你的动摇吗？恐怖什么的要是完全感觉不到了 ，那离地面多少米应该都跟在地面上没啥区别。】

【——————】

原来如此，纯朴的少年拿拳头砸了下手掌。

虽然青子说的很让人怀疑，但草十郎算是明白了刚才的迷之行为原来是为了什么。

【……哈。终于，到了。】

山一样的轨道顶点。

草十郎到达了离地六十米左右的高度，俯瞰着游乐园。

很快就发现了青子的身影。

在距离这里并没有多远的广场里进行着某种奇怪的作业。

青子的周围很安静。

姜饼娃娃们都跑去追草十郎了，现在似乎正在过山车入口那里摸索咋办呢。

距离这边，似乎已经超过一百米了。

【……都跑成这样了，本来应该一头汗了吧。】

额头的汗水瞬间就被深冬的寒风吹干了，衬衫里面则完全被汗湿了。

不单单是因为一公里长跑的运动量，里面肯定也包含着冷汗的成分。

【不过还好，接下来只要等信号就行了。】

完全放松下来。

靠这个方法青子就能把游乐园破坏掉。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比起这个，草十郎更多是因为多少还了一点镜子屋那时欠的而感到高兴。

青色的魔弹从青子所在的广场里升起。

【信号……！】

草十郎在轨道上直起身子，一个豪放的过肩投把口袋里一个难看的小包裹猛地扔了出去。完全没有考虑这里作为立足点太不安定的问题。

小包裹描绘着抛物线向着青子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不久就在空中解体了。

包裹里面是青子的头发和作为重物的小石子。

“到高的地方顺着风扔出来就行，接下来交给我。”

既然青子都那么说了，草十郎能做的就只剩等待结果了。

那一缕头发像是要守护它们的主人一样停滞在空中。

托付给草十郎的任务结束了。

尽管仍很在意漂浮的蛋，但草十郎也只能干看着。

草十郎叹了一口气，为了看清事情的动向探出身子。

【………………唔唔？】

视野的一角。

有什么，感觉能看到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向着青子所在的广场不断靠近。

【刻印、接续——

直流数纹、一层、两层——三层预备

魔力提供、固定大源

……循环良好，射角决定，术式安定，大体完成。】

砖路上刻上了纹样。

使用过去不曾使用的大咏唱，以此来行使过去不曾行使的大射程魔术。

胸中存留些许的紧张与高昂感，新人魔术师的手指开始鸣叫。

【——认定完成，魔弹形式，收束投射。】

青子半跪在术式的中心，仰视着头顶的夜空。

现在她的视野中已经没有半分变为童话之国的游乐园映入。

青色的瞳孔中只有一个无法触碰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一直很在意的事情。】

数分钟之前的对话。

在说完这个之后，草十郎说出了已经存在的事实。

真的是很简单的大家来找茬。

一小时之前的现实和如今的幻想，找出其中最小同时也是最大的不同。

【因为有云，还以为看错了呢——】

看见了本来无法看见的东西。

现实中本不应存在，这里却确实存在的某种奇怪的东西。

它在这个所有原型都发生改变的游乐园之中，堂堂正正地展示着自己正常的形态。

【今天晚上可是新月哟，苍崎。】

【说起来，你从一开始就注意到那个形状了吧。】

到月亮那里可是有三十八万公里的距离。

如果真的能连距离都保持一致，那还真是一个不会让别名蒙羞的怪物呢。

但是，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姿态了。直接表明正体就行。

要隐藏正体是因为处在能够够到的距离。

那个怪物在拟态的同时，就在表示存在依靠人手到达的可能性。

【这边的最大射程倒是能超过六百……】

那样的话就需要拼劲全力。

将这个游乐园中的魔力全部动员起来，露一手让你见识见识。

青色的火花点缀了夜空。

看着自己随风飞舞的头发，青子像是要抓住虚空一样伸出右手。

对魔术师来说，自己的肉体是最高级的触媒。

如果是女性的魔术师，经年累月蓄起的长发就变成了特别贵重的强力燃料。

操纵只要在脑中默念一下就行。

青子猛地把张开的手指紧紧握住。

【三层展开！全术式、连接启动——！】

明确的挑战书被拍在空中，将青子同月亮连接起来，

雾气卷起了漩涡。

看到空中出现的青色魔术式，高高的怪物露出了獠牙。

【难道、看穿了……？】

在有珠注意到那个变化的同时，青子和斯纳克两者都向对方表明了明显的敌意。

【……这样吗？那就是青子赢了，请立即回来。

确实让雨云消失掉是罗宾做的太过了，有这么大的目标——斯纳克？】

无法阻止雾的集结。

漂浮在夜空的月亮，绝对无法原谅这个极度傲慢的魔法使。

自己作为夜之王只能受人崇敬。竟敢亮出这么明显的挑战状，这口怒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斯纳克！】

伸手赶开慌慌张张飞来报告的知更鸟，少女凝视着改变了形状的黄金之月。

制止的声音传达不到。

“童话的怪物”无所忌惮，拥有强大的力量，面对那个小东西竟然要夹着尾巴逃走——

提炼魔弹的炉心在呜呜作响。

回转体内的魔术回路。

青子催动着魔力奔走，架空之炎烧灼着青子的神经。

刻在地面的术式与青子连接起来。

术式的读取与实行和至今为止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输出力可不是那些所能与之相比的。

同样的工程使用如此程度的火力甚至会危害到术者。

或者说，作为炮身的自己有被烧毁的可能。

【——、但是，能行……！】

架空的热量上升到让人恐怖的程度。

心里没底的感觉让青子禁不住颤抖起来，但是不这样的话自己选择的这个战术就没有意义了。

青子已经无法移动了。

从草十郎那得知斯纳克本体的时候，她就放弃了“移动炮台”的优点，转而选择了固定炮台的道路。

不这样的话够不到。不在这个位置、这个角度把刻印固定下来的话，就无法狩猎斯纳克。

同时，这也等于在说自己没有“后招”了。

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那也没关系，青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准备全部完成，和火箭喷射等同的魔力涡流将直接攻击到那个月亮——！

漂浮在空中的第三层（头发魔法阵）成为了炮口，用来击出达到临界值魔力值。同时也作为准星对射角进行调整。

“……雾？”

被瞄准的月亮发生了歪曲。

像是嘲笑正在给魔力充电的青子一样，黄金之月展现了它的本体。

来——仰望宇宙吧，没有异能的无辜血统。

那才是魔天的一角。

绿色之雾、绀碧之云组成的暗淡朦胧、神秘之貌。

在魔术世界被称之为至宝、 一个王国与之相比都要逊色几分的至高幻想。

“那就是——Flat Snark!!!!”

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虚构。

“丝……还早——还早、但——！”

到现在还在犹豫可不行，本能这么高喊着。

暴露正体的敌人可是最高级的“童话怪物”。

剥露出的敌意展示出它在这个状况下仍然有反击的准备，

“这边已经动不了了……舍弃了逃跑的大咏唱，要是被率先攻击的话这边就玩完了……！”

因此，要在那之前击落它。

魔力有百分之八十，术式驱动正常，接下来只要扣下扳机就行了——

真的只要这样就行了吗？冷静的自己这么问到。

开始之后可就没法反悔了。

在这之前的战斗中，一个判断错误后连悔恨的瞬间都没有就结束了。0.1秒的迷茫胜利的天平就倒向了另一边。

遭遇痛苦的觉悟做好了吗？还有失误之后能够将错就错吗？

说起来最根本的的是你就靠那芝麻大小的魔弹能把月亮打下来吗——？

“随便吧——总之，行不行什么的以后再说！”

盯着月亮的双眸里充满了决意。

放出魔弹的瞬间，冲击全身的强大反作用力把这些念头都吹飞了。

【——正好

不用手下留情，来尝尝最强的一击——！】

瞄着天空的狙击手随着自己的气势，击出一发必中的超长射程魔弹……！

从地面发射的魔弹拥抱了第三层刻印。

作为青子分身的刻印放出了射穿月亮的光芒。

——但是。

光只击碎了巨大葡萄状的青色华盖。

可以匹敌瞬间火炎温度3000摄氏度的架空元素被直接归零……

【好、烫——！！！！】

身体受到大魔术残留的反作用力，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心脏也已经停止。

脑髓被剧痛和冲击所麻痹。

神经从末端开始坏死。

这些伤害全部被魔术刻印强制催动着开始复苏。

【哈、烫、啊——！】

“冰——！被冰防住了！”

眩晕导致的黑白视野中，青子确实看到了。

咽下口中的血沫眯起眼睛抬头看去。

在那里的是躲在冰盾后面的一个骷髅头，脸上满是嘲笑和暴虐的表情。

“攻击是不是太迟了，还是说应该再早一点……！？赶在做出盾之前攻击能不能行？！还是说，从正面攻击过去太无谋了……！？”

【怎么都行……！

一层、二层、再启动——！快！】

没有时间去思考，更没有空闲去迷茫。

集结游乐园中的魔力。

一边是青子，另一边是君临天下的月之颜。

青子凭直觉感到，现在冰之盾还未完成。虽然自己已经这个样子了，Flat Snark还未到达极限。

没错。所以才要——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术式的加速伤害到了青子自身。

在连接的情况下，术式负荷引起的裂隙将转嫁到青子身上。如今也只能忍耐了。

要说为什么——

“——那块冰，就算我拿出全力也赢不了！”

刚才的一击已经使双方了解了对方的战力。

魔力量虽然不相上下，组成术式的神秘度不同。

青子将魔力充到极限，也不过是打了那个冰块一个出其不意。

即是说，如果斯纳克将魔力汇集到极限的情况下，这边不论做什么都只能算是垂死挣扎……

【那，就在这之前——】

装填下一发。

向空中的第三层传达命令。

无视身体的负担，再次加速一层术式。

右手的一层负责吸收周围的魔力并储蓄起来。

覆盖游乐园的浓雾是斯纳克自身放出的太古魔力，将这些注入术式。

当然，和术式一体化的青子身体因为接受了超过容量的魔力开始悲鸣。

不，或许是欢喜的颤抖也说不定。

对魔术师来说，魔力是使神秘到达极致的推进剂。

体内时间的膨胀。

自我的融解。

由肉体开始的解放。

换句话说就是临死体验。

在这刀口的夹缝中，青子依然直视着现实。

“——————”

……那现实就是，用忍耐剧痛的意志去寻找机会。

不论是谁都能看出其中的差距。

苍崎青子作为炮身，想要削掉那个冰块未免也太勉强了——

“疼，疼啊——”

术式再次加速。

骷髅在笑。冰块并不是盾，而是不加分辨的把魔术师压成粉末的东西。能让游乐园全部陷落的冰块，并不单单要碾碎青子，也要踩扁在云霄飞车上的草十郎。

“怎么样——！！！！”

魔术回路接近极限。指尖的电荷岂止是烧灼眼球。

尽管如此仍然要扣下魔弹的扳机。

利用神经的传递速度强化魔术式。

单单一击无法击破防御，

没有从侧面攻击的手段。

那么，要使用的手段就很明白了——

“再接续，交流数纹……！”

第三层开始变换。

由直流变为交流。本来是在变换轨道方面具有优势的术式，现在单纯的偏向于数量……！

【接续，八芒星——！全界层回转——！】

青色的太阳照亮了整个游乐园。

最大输出的光弹冲向黄金之月，只为将其射落。

【你，这……！】

扳机维持着扣动状态，取之不尽的魔力源源不断的被射出。

“喝——啊——…………”

从临界点喷出了青色火焰。

但是仍然无法融解冰块。

温度不够，身体获取的魔力量还远远不够。

体内魔术回路的负荷让鲜血在体内奔涌。

“丝——都已经，这么费力了——

那家伙，还是要更，上……！”

这场战斗虽然成功夺取游乐园里充盈的魔力，但这里毕竟是斯纳克的庭院。

空间的支配率斯纳克要占到八分，青子则连两分都不到。

【不、行……停不下来……！】

“啊……”

冰之城坠落下来，以此来宣告此次战斗胜败的结果。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青子所能做的只有推迟这一结果。

好像还不明白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的青子连击出魔弹都无法继续。

啊啊，但是——现在仍有其他的手段。

现在把这些魔力全部用于防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有很高的几率。能够保住青子自己，而——

“……切，烦死了。

只要把这的魔力全部用上，不过一块破冰……”

失败之后青子仍然不肯放弃希望，继续回转回路。

魔力摄取过度导致时间如同停止了一般。

一秒的剧痛永远的持续下去。

在那之中，

“——唉？”

有什么东西，哗啦哗啦的。

有什么东西，从游乐园的阴影里。

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

“等、——”

全身汗毛倒立。

头顶上的冰块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

静止的时间之中，哗啦哗啦的，赤色的死亡接近了。

“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

恐怖撕裂了回路。

术式的形成出现了破绽。

那东西来到了少女的背后。

然后，

用沾满血液的双手，从后面贴上了青子的脸颊。

“！！！！！！！”

所有的感情，所有的自我都尖叫起来。

已经够了，随便怎么样吧，怎么样都行！

逃不掉就别逃了，

藏起来了就挑明了吧。

能用的话，那种东西能用的话，干脆就一股脑的用就是了。

对啊，

少女可是拥有着能够起死回生的王牌的。

那种破冰，那些破玩具什么的所无法比拟的奇迹，在那一天，好像开玩笑一样交到了少女手上。

/为了这个，这个赤色死亡杀过来了。

不使用就会灭亡。

不使用的话就会被冰碾成粉末。

那么，还踌躇个什么呢？

又没有什么使用的限制。

又不会因为等价交换失去什么东西。

只是，她将不再是她了。

就只有这样。

所谓人类，其实是很暧昧的东西。

脑内的电流每一分钟都会出现数十次的间断。“一直持续存在着的自己”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并不是特别让人羞愧的事情。

那并不是非常禁忌的事情。

“——啊！”

尽管如此，口中传出的声音还是充满愤怒。

红色的影子微微歪了歪头。

少女的尖叫听起来很遥远，不像是叫声。

使用魔法就能赢？什么都不懂还真敢说。

而且，说到底——

“那种东西，要怎么用啊——！”

那个魔法要怎么使用才算是有效的利用方法，她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我是傻瓜啊……！】

一瞬间的错觉之后青子清醒了。

像是看见了心灵碎片的幻觉。

最不争气的想法，反而激起了少女的自尊心。

【——要逃避吗？】

对啊，要说现在自己被将军了的话，那对方也是一样的。既然明白自己为啥会输，那只要实施对策就行了。这个绝对是可以实施的。确实是很乱来，但连试都没试呢就放弃更加不可原谅。

“……没错，

不管了，把要做的事情全都做了……！”

青子握住了已经没有感觉了的手指。为了解决脑海中浮现出的无解难题，青子认真的想赌一把大的。

开始后只要有一丁点的错误，在那个瞬间青子的身体就会蒸发掉。

啊，但是——

她，认识一个不会逃跑的少年。

就算陷入穷途末路也不肯放弃，情况糟糕到极点仍不断忍耐，既渺小又耀眼。她认识他，知道那强大的勇气。

没错，要承担这失败可不是她自己一个人。

那冰块掉下来可是会把整个游乐园都压扁的。

那个一脸平静，豁出性命去把钢丝走到底的人所做的努力也就全白费了。

“——真是。

那不就，费了这么大力气连为什么都不知道了么……？”

决心与自信，就像是迸发的电荷一样。

就这么硬被冰块干掉还是算了吧。

反正都是输还不如自爆掉呢，少女笑了。

因为太讨厌失败了还是省省吧。那样的话还不如在被干掉之前，孤注一掷到自燃成灰比较好——！

【接续解除——领域扩大、再接续——！】

“咕，丝——！”

体内的魔力不断奔流。

魔术回路临近分解。

魔术刻下刻印的可不只限于皮肤和肌肉，骨骼、甚至骨髓上都刻有文字。

【好——烫，啊——……！】

青子嘴角浮现出了戏谑的笑容。

太过疼痛让理性、基准都逆转了。

这也是当然的。

“什么嘛，想做的话还是能行的嘛，我啊……！”

自己的身体在迎来极限之前都在坚持忍耐，怎么能不夸奖一下呢——！

骷髅的面容察觉到了异常。

终于注意到空间的支配率正在遭到挑战，

但它还是傲慢的笑了。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竟然还会出现想在“魔力使用”方面挑战跨越千年的器物之王、Flat Snark的人——

【呼——、唔……！】

调整呼吸。

为随后到来的剧痛做好准备。

要击碎那个冰块。

能够使用的魔力量是相同的，但是却输掉了。也就是说——

“……在输出装置上还有差距。既然是输在了魔力的吸收和炮身的规模上。

那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增加术式就行——！”

【——再接续，魔弹形式——】

至今为止的反馈都无法与这次相比拟。

她的选择十分单纯，就是只是硬着头皮蛮干。

将两个术式展开到最大。

一层化为巨大的漩涡吞食着雾气。

二层将加工好的魔力从一端注入炮身。

【——我的构想还是太简单。

就只是击落什么的，太不彻底了。

都到这地步了，要把它击碎到连渣都不剩，才……！】

太古的魔力回应着术者的决心。

纹样如同大蛇一般翻滚蜿蜒。

魔力无声的举起了叛乱旗帜。

来——好好反省一下吧，贵重的遗产。

这就是开拓的最前沿。

再没有比这更加糟蹋众多的神秘，将所有的传统都被踩在脚底，不懂恐怖为何物的人类代表。

【借贷就到这了你这骗子斯纳克（渣卡注：原文为boojum，墨西哥的仙人掌树。似乎是斯纳克的别名。因为斯纳克的特性和这棵树有点像所以得名。）就如你所愿，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承担起消费/消灭的真理，所使出的最新魔法——！

常识外的光弹将冰之城溶解殆尽。

炮身却并没有被烧掉。

她对魔力的使用能力远超想象。

最大十万千米，相当于赤道两圈半的血管贪婪的接受了魔力，发出的高速魔弹竟然远远的到达了月亮——！

否 否 否 否 否！

月亮表面浮现出了死兆。

恐怖，或者说是愤怒的吼叫回响在废弃的游乐园。

对由幻想诞生的它来说，现实是如此的令人厌恶、如此的不堪入目。

【——哈】

那份垂死挣扎，让她确信了自己的胜利。

魔力的使用方法没有丝毫浪费。

魔力天平完全向着她的方向倾斜过来——

【魔弹形式——】

【大月食、收敛投射——！

一口气，贯通它啊————啊！！！！！】

碎裂。碎裂。碎裂。碎裂。

摩天楼散落成了灰尘。

享有“绝对无法到达”之名，让众多挑战者束手无策的绝望之岛。

这个，人类之力不曾到达过，并以此为荣的东西——放出了宣告破灭的绀碧之雾。

铺满冰块的天空开始崩坏。

狩猎斯纳克的魔弹穿透了月亮。

临终前的嚎叫像波涛一样，响彻了整个童话之国——

——就这样，决出了胜负。

浓雾无法继续维持，碎裂掉的冰块并没有掉落到地面上，而是随雾消散了。

连悔恨自己败因的时间都没有，夜之王就被魔弹击碎在王座上。

月之油。

无法触碰的东西，Flat Snark

让被废弃的东西复苏的一夜梦境，以自己的死亡，落下了噩梦的帷幕。

###### **魔法使之夜14**

【——呜哇，果然还是太乱来了。】

青子倒在地上仰望着夜空。

她现在连一根指头都动不了。

想直起身子却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身体各处都在发出悲鸣。

魔力已经空空如也，魔术刻印也停止了。

要想回复体力……连完全恢复最基本的身体机能都需要整整一天吧。

虽然说出来挺不好意思，但现在光是维持呼吸都很难。

与之相反，胸中满满的全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满足感。

毕竟，真刀真枪的挑翻了那“童话的怪物”中的一个。

尽管是仗着状况一直对自己有利，但总的来说，比起半年前手足无措的自己，明显有了进步。

“……话说回来，还必须向有珠道歉才行。

坏掉的就只有那些玩具（ploy）呢。”

没错，Flat Snark再也不会出现了。

把伦敦协会卖了都无法抵偿其价值的超稀少品。

可以称为魔术世界财产的秘术，被青子破坏的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

怎么说呢，在那种情况下顺势就下手了。

“嘛，算了——”

既然是彼此都认同的战斗，有珠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那位少女是那种就算内心有再多不满，也绝对不会做有损自己品格言行的人。

【呼——】

平静后呼吸也缓和下来，积累下来的疲劳如雪崩般爆发出来。

让人昏迷过去的困觉被青子的理性硬压了下去。

青子体内满是细小的伤痕，奇怪的是却没有一点外伤，这样休息个十分钟左右应该就能自己站起来了吧。

黄金之月在夜空中尚未燃烧殆尽。

“本体是油的东西么。那当然，现在还在烧——”

漠然看着天空的眼睛转而充满了愕然。

青子现在是一根手指都动不了的状态。

“……对了，找到斯纳克的那些猎人们，最后也一起消失了——”

还还，有。

还有十秒钟自己就要受到最后的反击燃烧殆尽吗？

——另一边，时间稍微往前。

在狂风肆虐的铁轨桥上，草十郎一副难办的表情凝视着地面。

【——嗯嗯？】

流露出的嘀咕声听起来可一点都不可靠。

他的视线追随着，地上躲避着幻想生物的视线在地面上刻下图形的青子和——

【……什么呀那是，这也太结实了吧？】

一直向着那边。

倒塌的镜子屋方向那里，好像有什么，之前见过的东西。

草十郎的任务……就是在离地六十米的高处把青子的头发扔出去，这样工作就结束了。

不是什么华丽的工作，而且毫不夸张的说，难的要命。

不但如此，在这之后要怎么从这下去。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疼。

再有比这更难办的事情，说什么也不能答应了。

【——不，但是，那个——】

草十郎手足无措的待在嘎啦嘎啦摇晃的桥上。

空中出现了之前不曾见过的骷髅头。

青色的光在地面上咕噜咕噜旋转，苍崎青子就在那个中心。

……然后还有另一个。

草十郎在这个位置无法看清的人影，朝着挑战月亮的青子不断迫近。

那个影子没有下半身。

仅凭着上半身，向青子一点一点靠近。

距离大概还有二百米左右。

不幸的是，因为是在青子背后爬行着前进，青子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影子。

【——就算离得有点远，那个——】

不会错，

那个绝对是并跟踪青子而非草十郎，直到这个游乐园的那个人偶。

【不，那个，但是，或者说，说不定——

这只是偶然，什么的，是不可能的吧。】

几种观点在脑内相互交锋，草十郎也很混乱。

那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膨胀的月亮和可以击出光弹的少女，最近碰到的全是类似的事情，全是让草十郎怀疑自己眼睛的事情。

【呜哇……！】

青子毫不留情的超远距离魔弹如暴风一般晃动着过山车轨道。

光是站着就可能被甩下去，要是掉下去可就活不了了。

总之，这个状况对草十郎来说太苛刻了。

从这里折回到过山车的入口处去提醒青子的注意么？不，没有赶上的可能，就算跑下去入口那里还有一堆烤面包在等着。

况且青子有可能已经注意到人偶，想拉近距离一击撂倒呢。草十郎也知道这种场合下不要去拖后腿。

【…………………………】

不论选哪个都不能光在这站着了。

1. 危险的可不是只有青子一个人，草十郎也已经被逼入绝境了。

“上山容易下山难。”

不管在都市还是在山里，向下的道路都很危险。

这条轨道则把这条俗语体现得淋漓尽致，向上爬就不说了，往下更是危险过分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功夫担心别人。

离地六十米的死亡之渊，这种事情可忘不掉，草十郎腿打着哆嗦说给自己听。

“……没关系，这些我也知道。但是——”

头一阵一阵发疼。

自己就跟傻瓜一样太乱来了，这些事情草十郎也知道。山坳里长大的草十郎，对危险比城市里的任何人都敏感。光是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紧张到哽住了喉咙。但是，草十郎很清楚的知道：

【苍崎肯定，没有发现那家伙……！】

草十郎一边发出像是哭一样的叫声，一边从高度六十米的铁骨上向地面冲刺。

【哈、哈、哈、哈、哈、哈——！】

在死亡道路上不断加速。

本来并没想要加速，只是在下坡的道路上速度不受控制的猛增。

【哈，这，有，快——！】

但，后悔也迟了，既然跑起来了就再快一点。毕竟真的没时间了，现在就算全力冲刺也赶不上。不光是这样，过山车的出口那里还有一堆姜饼娃娃正等着他，这样的话早一点晚一点对结果也没影响，反正会在出口那里被堵住。跑这么快也是赶着去死，根本没必要每一步去注意会不会掉下去。

【哈，所以呢？！】

那又怎么样？

草十郎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烦恼一股脑抛开。

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以上集中到脚上，早一秒也好，赶快从这里下去。

“别出错了，现在最重要的，可不是能赶上帮上忙这种结果论的时候——”

这种冲动，催动着僵硬的手足前行。

干涸的喉咙，混乱的理性，草十郎把“仔细想想”这个念头一脚踹开。

本性单纯的人类特点显露无疑，总之先不去想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障碍可不单单只有自己的恐怖。

【这种时候——！】

正把意识集中到铁轨上防止自己掉下去的时候，最差劲的捣蛋鬼出现了。

【！】

草十郎一下就感觉到那个蛋和之前有所不同。

有什么地方变了。

在注意到那个变化的瞬间。

【唉，根本不是左顾右盼的时候……！】

靠本能把踩空的脚步收了回来。

没掉下去已经是奇迹了。

从过山车轨道上冲下去就是这样的自杀行为。

蛋紧紧的跟在身边，虽然还有些空隙但是想要抓住就要冒着和吞剑一样风险。另外虽然没有时间仔细看，那个门一样嵌在内部的装饰，似乎稍稍打开了一点。

【啊啊够了，畜生！想干什么啊。这么——！】

这糟糕的状况让草十郎终于忍不住骂起来。

尽管这样脚下仍没减速。甚至还加快了速度，他斜眼看着和他并驾齐驱的蛋。

【哈——真是，奇怪。

都这样了，为什么——】

草十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嘲笑着自己。

青子咒语的效果……是不是因为这个？草十郎也判别不出来。

青子手指的感触，还残留在肌肤上。

那边的信赖啊期待啊，这边已经好好的感受到了。

……但是，这份冲动并不是那些东西。

这份高涨的情感，是更加深层的问题。

现在他自己也不明白，就算是眼前的事情，也无法填补其中的空白。

【很好——距离，现在还有二十米，不到——！】

草十郎跑在死亡轨道上，测算着正确的距离。

怎么样？

不用说，这个状况，就是唯一一场能够跨越死亡战役。

【哈——哈，哈，哈，哈！】

草十郎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快跑，快跑”的给自己打气。

真的是做不到，

自己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乱来的事情。

但这样也赶不上，而就算知道这一点也无可奈何。

【真是——为啥，要做到这种地步？！】

草十郎嗤笑着自问自答。

短时间的混乱，处于极限状态的高亢精神，让他袒露了自己的真心。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太简单了，他连想都不用想。

成功啊，报酬啊之类的太过美味了，和原始的心愿不相称。

他啊，只是。

“很好——”

这只是，他自己的奢望。

并不是周围环境强加给他的义务。

只是纯粹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耿直的遵从自己的欲望——

“上吧！”

【！？】

蛋要是有能够发声的话，肯定要大吃一惊了。

本来光顾着逃跑的少年，自己往外大大的跨了一步。

脚并没有向着轨道内，而是向着轨道外。

在轨道的边缘，带着杀气微微弯曲膝盖，凝视着漂浮在空中的蛋——

“能行——距离方面没有问题。”

奔驰的夜晚。

短短1.5秒的夜间飞行。

离地三十米没有安全绳的蹦极。

在掉落地面之前——

飞在空中的巨大蛋，变成了唯一的落脚点。

【呜，哇啊啊啊——】

草十郎死死的抱住蛋壳表面，喊出的声音既像是悲鸣，又像是欢呼。

……直到不久前。

没心没肺的魔女还说过，没有恐怖感的话其实在轨道上和在平地上没啥区别。

如果让那个魔女看到现在这幅光景也会哑口无言吧。

不管再怎么没有恐怖心，乱来和鲁莽可是不同的。

而且，这之后的行为更是，真的是让热血冲晕了头。

【拜托了，蛋。】

草十郎一边紧紧抱住蛋，一边把视线从它身上移开。

感觉正在急速坠落。

草十郎半睁着眼睛确认周围情况，在剩下一米左右的时候重新把视线转到蛋身上，最后从蛋上飞跃了出去。

——不，虽然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但在他看来，商场里电梯啊，靠不可思议的动力漂浮起来的蛋啊，都是没有多大差别的“移动道具”……！

【好嘞，没碎！

毕竟吃的东西可不能这么浪费喽！】

草十郎降落在了小广场附近。

玩命抄近道获得的成果不可能有比这更实在的了。

草十郎在着地的同时就跑了起来，没有丝毫停顿。

他脑子所想的就只有不断逼近青子的人偶。

因此，由空中降下的月光和因为被利用而怒火中烧自我破裂，碎片扩散的到处都是的蛋，都没有映入视野。

【苍崎——！】

【怎么——！】

青子的表情像是在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也为草十郎的最后一步注入了力量。

诗篇已经展开。

事到如今早已无法逃脱空心蛋的讴歌——

蛋壳的碎片乱飞一气。

刻在Dumpty上的“女王爱丽丝赞歌”很快夺取了五感。

【——那个是，那为什么——】

暂时消逝的感觉让草十郎大喝一声，冲向了横躺在地的青子。

脚步停不下来，说到底，没有感觉的话根本就无法靠自己的意志停下脚步。

【这人偶还真是死缠烂打……！】

交汇点发生了爆炸。

三种不同的残骸化为了闪光弹绽放在大地上。

……帷幕落下，败者们全部溃不成军。

如果久远寺有珠看到这结局可能会悔恨不已吧。两个人则间不容发的从这片混乱中逃了出来。

少年冷静的把握好这世间少有的多方冲突，只救出了少女一个人。

不断奔跑的少年并不太关心背后的结局。

【哈——还以为，会死呢。】

比起自己所创造的奇迹，草十郎更加关心自己抱着的少女。在确认青子平安无事后，放心的舒了一口气。

……这样一来，等待拂晓的明月已经落下。

童话之国的装饰开始溶解消逝。

回响于各个道路上的奢华旋律也是，

众多迎接来客的人偶身影也是，

所有的幻影都已消逝，变回了原本的姿态。

密密的，静静的，

沉寂于忘却之国，无法再次从睡梦中醒来。

【————————】

名为一夜之梦的余烬。

两人远远的眺望着照耀游乐园的电灯一个接一个消失。

草十郎躺倒在地面上，努力把体内达到致死量的乳酸一点点排除出去。

即便炸“蛋”的诗篇痹了痛觉，草十郎积累的疲劳也已经相当多了。只能躺在那里也是因为这个。

另一边青子虽然也很累了，但气息还是比草十郎平稳许多。现在正重复着深呼吸，为恢复体力做着努力。

【……那个。】

青子继续看着游乐园，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出声打破了平静。

这一变化出现的很突然，青子也显得有些做作。本来是应该面对面说这些话的，她却赌气似的在维护自己的面子。

【……你啊，是不是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

……在她接受死亡，准备化为永恒的那一瞬间。

在她冷静，客观的认为自己即将被月亮碎片贯通并以此作为结束的时候。

充满力量的呼喊声，把她拉回了现实。

……不知是因为什么，不知是怎么想的，也不管有多么乱来，他，救了自己。

而躺倒的青子却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成功的。能够的确定就只有，在最后的最后，草十郎完成了最棒的跟进这件事。

因为知道了这件事所以才想对草十郎说点什么，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总感觉说了就输了，因为这一原因，才有了刚才那不像样的态度和招呼。

当然幸运被搭话的草十郎完全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情绪去注意到她的小心思。

【厉害的，应该是，苍崎，才对吧。】

草十郎的回答随着胸口一起一伏。

现在光是把肺部的酸素排出去就要费尽全力，更别说把脸转向苍崎了。

【……………………】

少女用余光观察着少年的样子。

回想一下，少年的角色一直都没有改变。

不论是在镜之城还是在童话的游乐园，他都在斥责自己的无力，向着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不断努力。

他是那种对手认输就点到即止的人，和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大笨蛋不同，

……所以现在的鲁莽对他来说并不是多特别的事情。

【——提议，如果我帮你把那家伙打倒的话，能不能放过我？】

毕竟把他叫出来的是自己，草十郎却要装作忘记了这件事来这样提议。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

在旁观者看来，他只是个配角。

他并不活跃，也说不上没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但是，他那为了防止青子摔倒而伸出的手臂，对青子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算了

虽然我不想承认，更不想说出来。”

少年所做的努力已经不是一个配角所能涵盖的了。

真正做了不得了事情的是这个家伙，他所做的奋斗理应让周围的人都知道。

【——————哈】

【苍崎？】

“……真是，人畜无害也有个限度啊，都不敢小看他了。”

哈，青子为自己叹了口气。

但是没办法，刚才把青子从绝境中就出来的身姿，真的有点帅呆了。

【……嘛，虽然这么说，有点向着他。】

老实说，特地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帮忙，多少还是有点傻傻的。

调整好了呼吸，少女“嗖”的一下站了起来。

……实际上身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青子也有身为魔术师的骄傲。

因此，做宣言的时候没点威严可不行。

【静希，虽然之前说过“只限今天放过你”的话，那个，就当我没说过吧。总之，谢谢你救了我。】

青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伸出了右手。

既像是握手，又像是为了将坐在地上的草十郎拉起来。

另一边，

草十郎没有握住伸过来的手，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

这一夜，虽然有各种机会可以有眼神交流，可到最后也没看过一眼。草十郎的表情让她有点意外。

【什，什么意思啊，你这反应。】

这让青子感觉很不好意思，说话都不流畅了。

草十郎则一眨不眨的盯着这样的青子看。

【——————】

……问题是，这样被死盯着看，本应该会感觉不快的。但是青子却一点厌恶感都没有。

更甚者自己说不定已经认可他了，等等。这只想着青子的温柔视线——

【不是，不是在说那种好像朋友一样的感情。

不是那种喜欢和讨厌。是在说草兄弟他是真的被你——。】

“……啊……”

那个。

想起了那个本来丢在一边没管，已经忘记了的台词。

“不行，不是那样的！”

把鸢丸的台词在心中完全否定掉，青子对着草十郎直直的回瞪回去。

【那，那个和这个不一样！

你的事情，我根本就没关心过啦！】

嗯？草十郎歪了歪头。

【之前不是说过讨厌我了吗？】

青子唐突的发言让草十郎有点疑惑，但也没有什么怨言，淡淡的对应道。

【唔——】

……确实当面这么说过。

但那只是个托词，要是当真了会很困扰，而且比起这些，现在也不是讨论这些事的场合。

【不，不是那个意思啦！是说就算你喜欢我也不要有什么期待啦！】

也就是说她似乎不想讨论这件事。

青子脸微微有些发红，莫名其妙的吼了起来。

为啥还要为这种事情解释啊，麻烦死了。这样生着闷气。

……尽管如此，总之也把应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接下来就遵照礼仪，等着对方的回答就好了。

“不会和你交往的。”

淳朴的少年听到这令人心碎的台词，仿佛看到世界末日一样垂下了肩膀……

这样的场景没有出现。

草十郎像是在认真的思考什么事情。

【我，喜欢，苍崎你吗……？】

草十郎像是在念咒一样嘀咕着。

对啊，青子回应道。

等待回答的青子也感觉心里有只小鹿乱撞。在做过深思熟虑之后，少年深深的望向少女，清楚的说道。

【——为啥？】

……开玩笑，的吧？

他真的这么说了。

“什——”

也就是说，是喜欢，但也仅限于喜欢。

什么花前月下，什么男女间的浪漫，全部是副会长自以为是的误解，从一开始就没存在过。

“什、什、什——”

草十郎一副还在烦恼的样子，更让人感觉不好意思。

一股让青子从头热到脚的冲动袭来。

【嗯？能再听一遍吗？怎么了？】

【我，我这边才想听听呐——！！！！！】

“鸢丸你个，大傻瓜————————”

……就这样，别说解释清楚了，青子直接一记老拳揍了过去。

为了封锁现场，毁灭证据。

青子的脸红得快要烧起来了，借着这么一股冲动和对鸢丸的恨意，导致她这突然的犯罪行为。

击出的不是那种略带弧度的直拳，而是一记能够击落燕子的勾拳。

【啊……】

顺畅的手感让青子清醒了。

毫无防备的草十郎，和热血上涌的自己。

带着腰劲的一拳，把草十郎的意识完美的剥夺了。

【————】

草十郎倒在地上，嘴里呼呼的喘着气。

毕竟之前受到了诗篇的诅咒，刚才的一拳则是决定性的一击。

像是睡着了……虽然那睡脸看起来总是带点痛苦，苦闷的扭曲感，但青子固执的认为这不是晕过去了而只是睡着了。

【……嘛，算了。这样就和之前计划的一样了。】

唔，青子看着被击倒在地的草十郎，耸了耸肩。虽然中间出现了许多变故，总之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逞强的对象已经睡着了，藏起来的疲劳又再度涌了上来。

【呜啊……我还要走回去啊。】

筋疲力尽的青子终于也泄了气。

仔细想想，这样把魔力用光还是第一次呢。之前什么都没准备战斗到这种地步也是头一次。

不，说到底——

【我一个人的话，哪个不怵呢。】

不知在向谁这样小声的夸耀着。

本不应该这样自吹自擂的，面对自己的不自律。青子苦笑着耸了耸肩。

这也是那也是，都是托现在躺在旁边那位的服啊。

【……呐，没有听见吧？】

草十郎的呼吸声比晚风还要轻微，更没有回应。

这样就放心了，她用更小的声音继续说道。

【……那个，非常感谢。真的帮了我很多。】

当然没有回答，青子也没期待有回答。只是想把这些话说出来而已。

少女悄悄盯着少年的睡相。“好了”，转换气氛一样把手伸进了口袋里。

取出了从同居人那里得来的玻璃瓶子，大小用一只手就可以握住。“啵”的一声打开。

【但是，这和帮了我没关系。】

留下了比冬夜的寒风还要冷酷的话语后，她呼唤了他的名字。

虽然没有回应，但瓶子有了反应。

横躺着的少年软绵绵的歪曲了，同时感到瓶子的重量稍微增加了一些。

【哦，这个，怎么弄的？】

透过云雾状的玻璃，确实能看见有一个人影一样的形状。

久远寺有珠的道具可以让魔术师们头痛不已的神秘化做现实。

青子这样的魔术师无法做到的，让不现实变为合理的技术。

给装满的瓶子拧上瓶盖之后，少年就像变戏法一样消失了。

【……真是的，这可不是戏法而是魔法啊。】

青子一个人小声嘀咕着，眯着眼睛看向魔法小瓶。

瓶子的重量没有明显变化，青子也不明白里面是什么构造。但确实关了一个人进去。

这份轻巧就像是幻觉一样，没有一丝现实感。

与其说是人的重量不如说是风的重量。

如果把夏天的暖风用手收集起来，装到这个瓶子里的话，差不多会有这么重吧。

所以对她来说，草十郎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就像有珠说的。】

回顾自己想的这些事情，青子喃喃自语道。

【真是，不像我啊。】

没有平时那样讨厌的感觉，青子露出了微笑一样的苦笑。

世界是这么宽广，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打乱自己步调的对手，来相互竞争吧。

收起了自己的苦笑，把小小的魔法小瓶砰地一声弹起。她静静的走开了。

远远的响起了闭幕的钟声。g

世界平安无事的从歌颂之梦中睁开双眼。

失去主人的游乐园静静剥掉身上的装饰。

……就这样，迎来自己寿命终结的游乐园成为了少年和少女的回忆之地。它的任务也到此结束。

like a dog

昼梦怀乡

他仍然深埋在沉沉的睡梦之中——

那是一片熊熊燃烧的黄昏。

摒弃一切杂念。

无休无止的自我。

见之悲怆，言之忧伤。

悲伤与欢喜交织在一起。

人与人交互而生的尘世孽障。

也即是，无可救药的共存之声。

而远离这一切的，正是眼前这一遥远世界的风景。

既有对西天乐土合十参拜的人在，

也有对死后冥界低眉顺目的人在。

这红叶之海如桃园仙境般远离人世。

再过十年，

甚至数十年之后，它的存在方式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而这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风景。

山里人家的生活必须谨小慎微。

他居住的山岭没有一座显眼的建筑物，对面的山也一样。

只索取衣食住行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不去夺取更多的资源囤积起来。

即便有像蛇一样蜿蜒盘旋的山道，或者是不知怎样才能建成的，一直延续到山顶的石阶。都是以不踏入山中就无法发现的形式存在着

生活在这片群山之中的人们有这样一个方针。

人的生活活动绝对不能破坏这山中景色的一分一毫。

偶尔会回忆起我最喜欢这个季节这件事。

说是喜欢不如说是和自己的性子最契合吧。

明明冬天的储备等等要做的事情还堆的和小山一样。还要忙里偷闲走到山顶附近。

做一个深呼吸，呆呆眺望着斜阳的时候。可能是每天仅限两次幸福时光吧。

黄昏的山峦被夕阳尽染成红色。

日暮时分的风带着丝丝寒意，又是那么的平静。

离开大山只有不到两个月吧，那时的记忆却已经淡薄了，多少感觉有些寂寞。

随着记忆日渐模糊，自己像是不想输给这个现象一样不断不断的回忆，却没有任何效果。对别人更是无从说起这些。

能想起的只有这样的晚霞。

随着居住场所的改变，新的生活也开始了。

在那之中，景色勾起的思乡之情到底是自己的奢望呢，还是自己的留恋呢？

尽管现在的居住地是被高楼大厦包围的大都市，却只有这个记忆日渐鲜明。不免让人有些羞愧。

毕竟这是难得的新生活。

比起新大陆却更怀念家乡，就一个男人来说，是值得他好好反省一下的事情。

【这样啊，这是，梦吗？】

没错，不合时宜的沉溺在伤感中的情感似乎也停止了。

自己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本以为不会这样没有任何疑惑的把梦判断为肯定不是梦的。

梦境消失的瞬间，红叶叶尖一样的影子魏然耸立起来。

那是过去不曾见过的，如今已经熟知的混凝土建筑物群。

回忆也像这样，被如今的生活同化了。

本来，人类的记忆，人类的印象就会像这样渐渐劣化。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比起过去的种种，人类更加期待如今的现实。人类就是这种东西。

早晚这些过去的回忆也会被钢筋水泥吞没吧。

既不是无情也不是寡义。

既然有了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预感，如今就只要鲜明的梦见这些记忆感觉就很好。

不论是在山里还是在町里，时光固然都是转瞬即逝。

就算是24小时之后的今天，同昨天相同的风景却都已消失不见。

……类似的还有很多。

平复心情的时间什么的，想必她绝对不会提供的吧。

令人怀念的久远回忆就像美丽的海市蜃楼一般。

【……你是受人敬仰的观音菩萨吗？苍崎。】

因为轻微的眩晕闭紧了眼睛。

山的风景随着视野被隔断也消失不见了，与之相对，振聋发聩的声音响彻四方。

不光是他所在的山谷，那声音大到能让整个山岭晃三晃。

这也是肯定的，方才幻影一样的苍崎现在在山的那边高高的耸立着。

他确认了一下自己的状态，自己其实已经很累了，却仍然在全神贯注的倾听她的声音。

想要睁开眼睛却又是一阵晕眩袭来，只好继续闭着眼睛。

有点理解不了这时的气氛，她似乎正在和谁争论着什么。

是攻击的语调但并不激烈。

可能是在和对面的山争吵着什么吧，虽然那是座山。

如果是她的话，这种事完全有可能。他对这个想法连连点头。

毕竟是把月亮都轰成渣的暴徒嘛。

对话的内容这边有些理解不了。

他只是多多少少，漠然的，感觉到自己的人权理所当然的遭到了重大忽视。……就算是梦里发生的事情，这也有点太不像话了。绝对不能接受。

数分钟之后，

依靠极具魄力的争论，似乎是以青子那边的胜利宣告结束。

接着，暴风一样的话语又变的细不可闻了。

像是有另一个需要面对的场景似的，他的眼睛靠外力稍稍睁开了一些。

【——————】

略微吸了一口气。

和之前让人怀念的记忆完全不同，但是，却也不是多么惹人厌的风景。

不会有错，这里是那个游乐园。

对他来说最最鲜明的，过去的记忆。

很怀念那个被青子爆破掉的镜子屋。

同现实没有丝毫歪曲的游乐园，现在在这里的就他一个人。

不用担心会有谁追过来，坐在小KISTY的残骸上，抬头仰望着本该被击毁的月亮。

雪白，让人联想起玻璃的冬之月。

那轮明月，和想杀掉他的少女身姿重合到一起。

……既然是魔术师那就应该称之为魔女吧。那个瞬间她也确实像个魔女。

“杀了也没关系。”

怎么这样，十分自然的就把这蠢到家的话语说了出来。

【……不是，但是——】

这和魔女啊、魔术什么的没有关系。

胸中的空洞跟着响了起来。

她既然说了那样的话，他自然也就要这么回过去。

……那个时候，苍崎青子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正在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深深的睡眠宣告了终结。

说不定，这比梦境还长的回想了吧。

###### 相会之前

……而后。

在没有见过的屋子内的床上睁开眼睛的时候，草十郎大大的吸了一口气。

床铺的感触和公寓里地铺相比完全是两个规格，

更不用说那高价绒毯，拿高价壁纸装潢的整个房间的气氛更是……不对。

【——、——】

就这样瞪大着眼睛，硬把吃惊的悲鸣咽了回去。

吃惊的原因就是这个，

在被吓的一激灵的草十郎旁边，那个，黑衣的少女正坐在那里。

没有丝毫杂音的静寂。

草十郎继续躺在床上注视着少女。

不知为什么有了一种直起上半身的冲动，面对面的这么盯着她也不太礼貌吧，草十郎这么想着。

少女仍然坐在椅子上。

没有装饰的漆黑服装。

尽管如此却没有朴素的印象，虽然是单色，但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度。

这采用高级纤维制作的装饰，一定是专为这位少女而——

在草十郎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类似这样诗歌一样的感想。

少女坐着颤抖了一下，仍然没有动。

【————】

草十郎停住了，连呼吸都忘了。

看见少女的人会忘记呼吸，而原因，纯粹是因为吃惊。

纯粹是因为美丽。

这种，过于单纯到连理由都不需要的现象出现在和自己同样的人类身上，还是第一次。

远离尘世成长起来的水仙花，

或者是，梦境中描绘出的理想少女画像。

为了被鉴赏，为了被爱而存在的，少女的那种美丽。

和青子那种华丽的，生机勃勃的光辉不同。

要问为什么，生命终有尽头，人类必将老去。

而这个少女绝对不会允许像这样的结果——这样幸福的结局。

那是作为一个不断发生的奇迹而诞生，维持这一不变的形体直至消散的童话。

从诞生之日起，少女就被夺走了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她的生存方式本不会存在于世。

……过度美丽的东西结果却往往是残酷的。

对在山里长大的草十郎来说，经历过多次这样的事，这一点不需要别人教他。

【……看起来是睡着了。】

像是邀请草十郎那样，侧脸对着这边。

草十郎也知道这样偷看别人的侧脸不礼貌，但是管不住自己。

接着——

【……唉？】

这次心脏是真的在那一瞬间停止了。

少女并没有睡着。

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横躺着的伤员。

【……】

草十郎继续躺在床上，本来也能转转头什么的，他却脑袋空空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和少女一样无言的看着对方。

……看那透着一股奢华味道的轮廓，应该比自己年纪小一些。

相反，冷静的表情则给人一种成熟的感觉。

垂到肩膀的短发是不夹杂一丝杂质的漆黑。

像是要契合那黑发一样，大大的眼瞳也是炭一样的纯黑。

【……………………】

少女的眼睛不带丝毫感情的看着草十郎。

草十郎则被盯得无所遁形。

【……………………】

想要说点什么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也不是被蛇盯着的青蛙那种情况，只是在踌躇现在要不要和少女打声招呼。

而且，

就算是悠哉悠哉的草十郎，也知道这个少女和青子一样都是暴脾气，毕竟他亲身体验过这一点。

另一边，少女以少女的矜持保持着沉默。

专心的，心无杂念的，看护着躺在那里的异乡人……那样的感觉吧。

不知道少女在想些什么，草十郎也只好把这痛苦的沉默坚持下去。

草十郎所能知道的，就只有少女完全不在意这个沉默这件事。

也不能说这是什么惩罚游戏。

“……这要是苍崎安排的训练的话那还真够狠的……”

草十郎一边这么胡思乱想着，一边继续保持着视线没有移开。

说不定自己转过头闭上眼的瞬间，少女就会掏出不知道藏在哪里的刀子朝自己的胸口扎下来吧……

像这样的想象多的都没法一一列举了。

确实是让人痛苦的沉默，回想起游乐园里的种种更是让人感到不安——

但少女的魅力更让人心动，草十郎这么认为着。

纤细的身体和雪白的肌肤。

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眼瞳，仍显稚嫩的温暖脸庞。

少女身姿混杂有矛盾的两者，可以说是带有某种魔性。

【……？】

就这么和少女对望着，草十郎突然感觉自己之前见过这位少女。

比游乐园那件事还要再往前一点。

虽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但感觉之前确实见过。

【那个，虽然现在才说。】

自己的声音在冰冷的房屋里空洞洞的回响。

虽然打破了当前的气氛让人感觉有些抱歉，草十郎还是对少女说话了。

要光这么互相瞪着指不定要到什么时候呢。

……说不定想这样互相看着的人只有自己呢，说不定少女只是冷眼看看自己呢。

【这里是哪里，你又是谁呢？】

少女微微眯了眯黑色的眼瞳。

感情受到了伤害……似乎又不是这样呢。

【……】

没有回答。

果然不说呢，就在草十郎快要这么想之前，少女静静的抬起一只手。

【这个，是你的吧。】

冷冷的，歌谣一样的声音。

一卷白色的布缠绕在少女的手指上。

不用说草十郎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似乎也没有睡糊涂到连自己的东西都不认识了。

少女轻轻把布交给无言的草十郎。

草十郎拿起布，咕噜咕噜的把自己的脖子缠起来。

【……青子、知道这个吗？】

冷不丁的被问了这么一句，草十郎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他脑袋里想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情。

少女称呼苍崎青子为“青子”。

那么，青子吵架的对象应该就不是山而是她吧。

【嘛，谁知道呢？】

草十郎仔细想了想，尽可能真挚的这么回答道。

有应该知道的事，也有不知道也无所谓的事。

有应该告诉的事，也有不能告诉她的事。

草十郎不知道少女所说的“这个”是指的哪个，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面对少女的提问极其自然的微笑起来。

草十郎的回应似乎很对什么东西的胃口，支配整个房间的重压眼看着减轻了不少。

说不定比起草十郎，少女那边还要更紧张一点呢。

……可能支配整个房间的，就是少女内心的投影吧。

紧张感消失了。

草十郎想用手臂从床上支起身子。

毕竟要想继续谈话的话，那么躺着还是觉得有些不方便。

在起身的瞬间，体内的某种异样让草十郎吃了一惊。这也让他无法简单的坐起来。

一点一点的挪动身子，费了好大劲终于支好了上半身。

【……哎？还穿着外套。】

草十郎拿开盖在身上的毯子，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歪了歪头。

【非常抱歉，这么好的床铺，这太不合适了……怎么说，太浪费了。】

草十郎一副“既然这样还不如找一间差点的床铺再睡呢”的样子在那懊悔。少女则很意外的看着他。

看来，这对少女来说是非常意外的展开。

“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做啊。”

被不知所谓的好奇心所驱使，草十郎稍稍向少女那边转了转身。

仍然是半躺在床上的姿势，只是稍微调整了一些。

【那么，继续刚才的话题。】

对，这里是哪里，少女又是谁，不先搞清楚这个就没法开始。

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想不起来游乐园的事情，但总觉的太恐怖了不太敢回想。

【————】

草十郎的意志似乎是好好的传达到了，少女冷冷的把手背到身后。

【……】

【……】

两个人又开始沉默的互瞪了。

啪嗒啪嗒啪嗒。

外面响起脚步声，看来是有谁跑过来了。

跑过来的这个是谁，先不说少女，草十郎倒是连想都不用想就能知道——

【有珠！约定】

正如他所想的。

和这粗暴的一声怒吼一起冲进来的，也正如草十郎所猜测的，正是苍崎青子其人。

苍崎青子以一副校服姿态，长发飘飘的登场了。

凌乱的呼吸和因为心情不好而上挑的眼角，总觉得是哪里的修罗呢。

【有珠！】

被青子这么称呼的少女——有珠微微皱了皱眉。

……哈，说不定是在叹气呢吧。

【真早呢，青子。】

声音很冷静，与激动的青子正相反。

不用说她是在装傻。

【那是。太了解你的性格了，

根据这两年的经验简单想想，这时候不去管什么行为礼仪，先把麻烦的东西给废了的才是你吧。】

【讨厌呐，说的这么难听。】

有珠很平淡的接受了青子的指责。

一副不把草十郎放在眼里的态度。自顾自的说道.

【哈，到现在为止都吃过几次苦头了？

虽说是交给青子了，但惹出这么多麻烦还不如直接我来处理呢——那些理由我也听腻了。

你脾气急是你的自由，难道连把善后处理交给我的那点脑筋都不肯动动吗？】

【是啊，这样的话协力关系就连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擅自决定今后方针的人所能说的台词呢。

再说最后不是好好的解决掉了吗？

听好，最后赢了的可是我们，没逃掉来讨饶又是谁啊？自己说的话可要负责任，有珠。

还是说怎么着， 难道说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吗？不可能的吧。】

唔，有珠沉思了一下。

看来青子的质问戳中了有珠自己都没注意到的地方。

【总之，

这家伙的处理方式要等到他醒过来，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再做决定。再此之前这件事暂且保留意见。是这么达成一致的吧。

别趁着留守搞什么突然袭击好吗？】

【……那么，青子，学校那边怎么样了？

这才刚到中午吧。】

【想起来有珠的学校今天是期末最后一天，说家里有事就早退了。明明马上就期末考试了，真是，我在干啥啊？】

并不是在谋求谁的同意，青子自顾自的发着牢骚。

接着青子和有珠开始了对视。

不，准确点说是开始互瞪。

现在明显可以感到两人即将干架的紧迫感。作为第三者只能手无足措的干看着。

……但是

本以为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沉默，经过一分钟左右很干脆的结束掉了。

看来这种程度的别扭对两人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先到客厅去了。

你来向他说明吧。】

有珠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门口走了过去。

草十郎看着她的后背歪了歪头。

这是看到有珠手里拿着的东西后情不自禁的动作。

【……水果、刀……？】

一个很难用言语表达的凶器被握在有珠手中。

【有珠，虽然这话问的有点多余，你手里拿着的那个，是什么？】

青子问从她身旁走过的有珠。

【短剑啊，看了就知道吧。】

有珠面无表情的这么回答道，哒哒的离开了房间。

【………………】

算了，别去深究刚才那些对话是什么意思了。草十郎这么自我安慰。

**青子，太突然了。**

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紧张感随着黑衣少女的离去也消失了。

现在屋子里就只有躺在床上的草十郎和穿着校服的青子。

对草十郎来说，这是把积存的诸多疑问一起解决的绝好机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苍崎。】

【也是呐，会按顺序慢慢解释给你听的，你先等等。】

【脸上的麻痹已经消失了，呼吸也再次开始了，还有……这样我就放心了。】

青子满意的点着头坐到椅子上。

【怎么样，感觉？】

【……有点，发懒吧。】

草十郎无力的垂下肩膀，小声的回答道。

他没有说自己的左手无论如何也握不起来，手指的活动有些缓慢，生硬。他也知道身体还没有恢复。

另一边，青子吧嗒吧嗒的眨着眼睛。

吃惊……或者说，是在钦佩吧。

不管是有珠还是青子，草十郎都读不懂她们的表情。

【嘛，身体难受很正常。就算过了两天，只是睡睡觉肯定休息不过来的。

但是，还真没想到已经能说话了。

你身体比看起来的还要结实呢。】

【？……两天？】

【从那时候开始就只经过了这么点时间。学校那边已经替你请过假了，这点不用担心。咒弹的诅咒和Humpty Dumpty的诗篇都被我和有珠解开了。】

听到诅咒，草十郎啊啊的点着头。

说起来，还发生过这些事呢。还有，

【怎么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的。】

【啊啊，已经忘了，都已经睡了两天了。还真是挺可怕的呢，诅咒什么的。】

【……还真是没又紧张感呢你，之前睡得跟个蜡像似的好像是别人呢，明明一不小心就要这样跟石膏一样睡完这一生了。】

【……稍微等一下，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非常不得了的事了。】

【真是对牛弹琴，

嘛，详细的就不说了。之后要好好向有珠道谢哦。我的话可没办法解咒的。】

【……那牛还真是不懂事，

啊，但是，有珠是说刚才那个女孩子吗？

在游乐园，怎么说……想要杀了我们的那个女孩子？】

啊，是有这事。青子这么回答道。

【她，一直坐在这里的样子……这里是她的房间吗？】

草十郎再次巡视起整个房间。

连同自己睡过的这张床，整个房间都是他没有见过的西洋风格。

【不是哦，这里只是客人用的，好久都没用了都有些脏了。

话说回来，你刚才和有珠都聊了些什么啊？】

【——。

不，要说那是聊天，有点。】

草十郎把手放到嘴边，回想着刚才的情景。

……就像他说的，要说那是对话实在有点牵强。

尽管如此，回想一下的话总感觉已经说了有好几个小时了。草十郎忍不住微微苦笑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已经消除紧张了。

说不定苍崎你回来的晚一点反倒比较好呢。】

发自真心的一句话，让青子再次眯了眯眼瞳。

倒也知道草十郎并不是觉得青子来碍了事。但当面被这么说青子还是会觉得不爽。

更加不爽的是，自己竟然已经开始习惯起他的这种言行了。

【但是，所以说，也可能吧，你的人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千钧一发呢。】

什么意思？草十郎歪了歪头。

【就是说，你恰好采用了有珠喜欢的对应方式，还活到了现在。我是在说这件事啦。】

【？？？】

草十郎理解不了青子到底想说些什么。

尽管理解不了，这些事也并不是不能问。

【……话说回来，这里是哪里啊？

虽然问了刚才那个女孩子，但是她什么都不跟我说，苍崎的话应该会告诉我的吧。】

【这里是三咲町的幽灵大屋，或者称为久远寺宅邸更好一点。

是刚才那个女孩子……久远寺有珠所拥有的宅邸。我也住在这里。在这之后，你也就属于这里了，可别忘了哦。】

属于这里，草十郎稍稍感觉到这个词语有点不对劲。

【要说久远寺的话，好像之前听过这个名字呢……对了，商业街的大叔们经常说，好像是很有钱的大亨，什么的。】

【你这些话，如果你还想在这里活的安稳点到话，在有珠面可要省着点说。】

【……？】

今天都歪了几次头了。

刚才，好像又顺带有什么奇怪的词语蹦了出来。

【苍崎，你刚才说啥？】

【静希，我啊，可是绝对容忍不了那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和总是递不进话的人，还有没点眼力见的人也是。

好好记住这几点才行呐，如果你想在这里活的安稳点的话。】

青子露出一脸完美笑容，不紧不慢的说出了这么危险的台词。

当然，这对草十郎来说则是晴天霹雳。

【……是我的错觉吗？怎么听你说的，好像我要住在这里似的。】

草十郎看着青子，心中的不满诚实的表现在他脸上。

用他的方式来尽力推行的反政府运动。

但是，那脆弱的运动没有一点作用。直接被青子冷酷的视线瞪了回来。

【你啊，知道你的立场吗？】

【那个。】

要知道还用麻烦苍崎你吗？本想这么说来着呢——

这些话到了嘴边还是没说出来，草十郎摇了摇头。

本来不会看气氛的他，也知道现在应该自重一点比较好。

他也差不多注意到了青子很讨厌这种悠然自得的态度。

【……哈，也是呐，绕弯子跟你说你也听不懂。算了，虽说给你点时间再好好想想也行，但也没时间了，直接跟你说了吧。】

【听好，静希。

接下来要保证你始终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希望你暂且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

当然，也要把生杀予夺的权利交给我们作为条件。】

【什……！】

这也太蛮横了。草十郎忍不住要喊出来。

但是看青子一脸笑容，旁若无人的样子，似乎是在说你还是省省吧。

【是，是要和苍崎一起生活吗？】

因为要和苍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有些紧张，又有点期待——

不可能有这事的，只是单纯的替自己担心。

就算他再怎么老好人，光是自己差一点被杀这件事似乎还有点没法接受呢。

【这不是要人命吗？

这和跟冬眠的熊一起取暖有什么区别啊？】

这感想太失礼了。青子倒是一副平淡的样子回答说“没错啊”。

【偶尔做些比喻还挺贴切的呢，就像你说的那样，别想着去做什么傻事，肯定干不成不说，闹不好这次你的小命就真保不住了。

还有，住在这里的就只有我和有珠两个人。

那孩子，没有常识的程度比我还高上好几倍，不注意点的话可是会没命的哦。】

青子百分百是认真的。

虽然听起来像是骗人的，但所说的全是真的。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当然，作为被害者的草十郎没有接受这一提议的理由。

【等一下，苍崎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吧。

还说要监视什么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怎么就这样了完全不明白啊，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再说了为啥非得盯着我不放啊？苍崎你肯定都搞错了。

——不，等一下，还是说魔术师都是像苍崎你这样的？】

你们都这么旁若无人吗？人畜无害少年的眼神很是为难。

……看来青子要头痛的地方还有不少。

从他老实的样子和所思考的东西来看，草十郎真没觉得青子是一个魔术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所，以，说，就是怕你，像刚才那样，傻不啦叽的把我们的事到处乱说才要盯着你的。你这老外！】

青子猛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之前忍着没有发火，这下一直绷着的那根弦也啪的一声断了，让青子一下子爆发了。

草十郎看着这样的青子，啪的拍了一下手。

【这样啊，青子你不得不掩盖自己是魔术师这件事，所以才要杀我的。

嗯，这样的话就明白了。要监视其实也只有苍崎你们的秘密对吧，我的死活什么的其实只是次要的。】

【……。这还真是说到点上了，是这样没错，但说的还真是露骨呢。】

【但是，就算这么做也没什么意义的吧？

我还是得去学校，还有打工之类的。没理由一天到晚都窝在这间屋子里吧？】

【……………………】

看到草十郎一副挺现实的样子探讨这一问题，青子是彻底的服了，一时也想不出要怎么回答他。

真是的，这个男人还真是不知道自己的立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觉得自己能有那些自由呢。

【……不，我要冷静，要说这些虽然有点早，但这样也好。】

青子挺了挺身板。

实际上，青子也不希望像监狱那样把人关起来。

剥夺所有的自由把人禁闭在屋子里，这种方法和草十郎的约定不符。

第一、真这么做的话，那还不如早点杀了他呢。

对青子来说，所谓的“活下去”也包含了静希草十郎作为一个人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尊重。

【啊，……难，难道说，我不能从这个屋里出去了吗？】

bingo，那表情简直就要听见正确声效了。草十郎想到就说了出来。

向坏的方向想，看来终于开始挨点边了。

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青子的心情稍稍舒畅了一点。

【没事的，监禁生活什么的太麻烦了所以不会弄的。

也稍微考虑了一下你的自由，那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就交给有珠来想办法了，你不用担心的。】

【………………】

草十郎沉默着，“尽管如此仍然很担心”写在脸上。

【明白了吗？你的处境就是以住在这个家里作为前提来接受监视，这也仅限在找出解决办法之前这段时间。

比起二话不说就把目击者杀掉，这样更稳便一点。

……说到底，这是我和你的约定，别太斤斤计较了。本来和有珠一直搞冷战就够让我头痛的了。】

青子一边叹着气这么说着。一边很严厉的盯着床上的草十郎。

【但是可别搞错了，

在这里你的地位可是比最下层还要最下层，连看门狗都不如。你生杀与夺的权利从那天晚上开始就归我管了。现在就算是我的所有物之类的东西吧。

好了，现在明白你的立场了吧？】

被摆着着架子说了这么一通，草十郎趁青子没注意，翻了翻白眼。

虽然对不起青子，但一点都没明白。

在草十郎看来。尽管作为人类却被说的连狗都不如却也没啥可生气的，甚至还感觉对不起狗大人。自己和她的战力差距就算被说成兔子和猪的差距也没啥好反驳的。

【…………………………哈】

仰望着天花板，和自己住的那个便宜的公寓不同，用奢华的纹样作为装饰。

……先不管自己的待遇，单说住所的话毫无疑问是五星级以上的。

也就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喽。

像是说给自己听一样，草十郎嗯嗯的点着头。

而且——

“总之，我不会杀你了。”

那时，她确实是这么说的。

【虽然还有点接受不了，但我知道自己的立场了。

唔嗯，确实有过那样的约定呢。尽管还有好多想说的，也只好认了。

但是，真的想让我和你们住在一起吗？

苍崎你不拘小节倒还算了，刚才那个女孩好像很不愿意呢，我也有点……】

说到这，草十郎紧紧的闭上了嘴。

青子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气向这边瞪了过来。

【啊拉，静希还不满意吗？】

看着青子硬挤出来笑容的嘴角，草十郎感觉自己看到了绝望。

说起来，从刚才开始同样的事已经忠告过自己好几次了。草十郎这才注意到。

不光如此。

不管感觉多不现实，实际上，草十郎的小命现在就握在青子手上。

要是把她惹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草十郎像是在想别人的事一样，点了点头。

【……不，没什么。因为除了这样也别无他法了吧。】

当然，青子点了点头。

草十郎像投降了那样垂耷下肩膀。

【……唔，苍崎说的我都明白了。

但，我姑且再多问一句。我已经一点人权都没有了对吧？】

【真傻，那种没有实体的东西一开始就不存在吧。别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嗯，确实这个问题问的挺无聊的。草十郎自己小声嘀咕着。

其实在他看来，青子刚才回答的也是明摆着的事。

【……啊啊。是这样没错。

其实早知道是这样了，睁开眼之前就知道了。】

【？】

看着草十郎喃喃自语，青子投过去怀疑的目光。很快又放弃了。

要是对这个男的说的每句话都斤斤计较，那太阳都要下山了。青子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看来已经明白了呢。

那接着，终于要进入正题了。到客厅去吧。

不说明不行的事还有山那么多。

——那，一个人站的起来吗？】

【啊啊，刚才手就能动了。血液也开始循环了。走路之类的应该没问题。】

【是吗？那就没问题了。】

说完，青子一个转身背对着草十郎走了起来。

那个背影，无论看几次都让人赞叹她身姿的飒爽。

瞬间，记忆像落雷一样迅速回转。

【……也是呐。苍崎就是这样的人呢。】

不自觉的笑了起来。

尽管草十郎现在的状况并不好，连左右都分不清。但他已经很冷静了。

……现在的青子，和镜子屋那时的她不同。

不是那种、硬要死钻牛角尖的她。

麻利的动作和毫不踌躇的视线，总感觉很怀念呢。

和第一次见面那时一样，她本来的样子，好像有点不高兴，但又自信满满。

【好啦，快点快点。

有珠从刚才开始就在客厅里等了。】

她抢先走出房间，站立在微寒的走廊里。

【哈，苍崎你不知道睡久了有多难受呢。】

草十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费力从床上站了起来。

一直横躺着的身体，要站起来并走路反而充满了僵硬和痛苦。

光是往前走一步，骨头就嘎嘎作响，又麻又痛。

尽管如此仍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向青子走了过去。

对把痛苦的事情，严酷的事情全都无意识接受的草十郎来说，这次是有意识的接受。

总之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把自己的感觉不自然的抑制住还是很少见的。

【真没想到，你还挺结实的嘛。】

【谢谢，但是，心还是很柔弱的。】

【是吗？作为参考我会把它记在心里的，会尽可能对你温柔一点的。】

当然，青子的话语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柔。

没有在意颓丧的草十郎，青子开始在走廊里吧嗒吧嗒的走起来。

【————】

这时候，她好像想到了什么，停住脚步，紧接着转过身。

本以为有事忘说了，结果只是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那要走了，跟好我哦，草十郎。】

她飒爽的一转身，很自然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

她还不知道这时候的视野豁然开朗。

虽说她是魔法使，但这一句魔法的话语，作为说出它的当事人却一毫不知情。

他仿佛看到什么炫目的东西一样眨了眨眼睛，之后点了点头，追上了那个背影。

###### 玻璃小瓶。

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建筑。

洋馆分为三层，房间的数量比草十郎居住的公寓还要多。

但是，这份宽敞也有点难于处理。

房间数量和居住人不成比例。与铺有绒毯的走廊里的那份豪华相反，让人感觉很寒冷。

草十郎睡觉的那个客房在二楼的东侧。

下到一楼的楼梯似乎是在走廊的尽头，这个洋馆中央的位置。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注入了进来，看起来像废墟一样的走廊愈发的寂寞。

穿过洋馆的中部，向下可以看到一楼的样子。

楼梯是沿着墙壁建造的。

除了这个连接一楼和二楼的楼梯，二楼的大厅里还有通向三楼的楼梯，恐怕屋顶还有仓库吧。

青子没有理睬东张西望的草十郎，很熟练的走下了台阶。

前厅的建筑风格突然一变，是由白色和木材组成的空间。

阳光从天花板直射下来，把木地板照的明晃晃的。

墙壁是清一色的纯白，没有一点污渍。高高的墙壁更给人以坚固的感觉。

延续到二楼的楼梯，

好久没有使用过的壁炉，

电话机被随意的放在一边。

巨大钟表孤孤零零的铭刻着时间。

这里比起洋馆，更像是一座古城。

草十郎呆呆的看着这好像异世界一样的建筑，青子则冷冷的看着他。

【客厅在这边，别在那傻站着。】

她把手放到了楼梯旁边的门上。

大厅一共有四个门，从玄关看过去，东侧的门似乎是通往客厅的。

对面的西侧门则是通往洋馆的左翼。

南侧的门通往玄关。

北侧，壁炉的旁边还有一个门。

这个隐藏在楼梯下的门是通往浴室的，当然，现在草十郎还不知道。

一楼的走廊没有窗户，所以总体显得有些昏暗。

就如同，二楼是放置的诊疗所，大厅是远离日本的西洋城堡，

而一楼的走廊则是让人联想到旅店的无窗迷宫。

【……】

就算是来到都市时日尚浅的草十郎，也察觉到这个洋馆不寻常。

看来自己接下来就要和这个鬼屋一样的建筑打交道了，这还真是让人高兴不起来。

【那里就是客厅，里面是厨房。也能做些简单的料理。

客厅的旁边有日光房，这里代替餐桌……额，这些以后再说吧。】

说完，青子将手放到了昏暗走廊的一个门上。

扭转门把手的那一瞬间。

青子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草十郎一眼，那眼神又很快消失了。

没有任何耽搁，门把手被扭动了。

【久等了，那家伙已经答应了。】

青子进入了客厅，向已经在这里的有珠搭着话。

草十郎稍微迟疑了一下，踏步进入了客厅。

和走廊不同,客厅比想象中更有现代气息。

铺上地毯作为装饰的地板，革制的沙发，三十英寸的大彩电。草十郎也清楚这是符合一般家庭特色的风格。

在这家庭特色的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远离居家气氛的少女。

青子坐在了黑衣少女对面的沙发上。

留给草十郎的位置有两个。

是坐在苍崎青子的身边，

还是坐在久远寺有珠的身边，

【……】

草十郎迟疑了两秒，感觉两边都太危险。最终选择了站在墙壁旁边。

一张桌子放置在青子和有珠的中间。

桌子平平的没有放置任何东西，总感觉很冰冷。

【当事人也同意了，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吧，有珠。】

面对青子的确认，有珠不置可否。

就算在墙壁这边，都能感觉到看不见的牢骚和不满在激烈碰撞出火花。

如今草十郎更加体会到，她们关系的好坏，将会对自己的待遇产生重大影响。

【……也是呢，毕竟不把原因找出来也不行。】

暗色的眼瞳扫了草十郎一眼。

和视线一样没有抑扬的声调。

尽管这么说，反对草十郎住在这里的想法还是清清楚楚的表现在脸上。

【但是，你真的这样就行了吗？

游乐园里发生的事，肯定忘不掉的吧。】

有珠的声音里包含了责难和考验。

自己和青子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危险人物，要陪在她们这样来路不明的人身边什么的。

【虽然我也觉得那些跟做梦似的，但现在也清醒了。如果这样能平安无事的对付过去，那这样就是最妥当的。】

毕竟这样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啊。

面对草十郎这样的回答，有珠毫不关心的说了一句“是吗？”

接着一句话不说的把一样小物品“咯呤”一声放到桌子上。

雪白手指放置在那的物品是一个玻璃小瓶。

玻璃是透明中带有淡淡的青色。一看那颜色就知道是一个高级品。

有珠用让人联想到鹤一样的动作，拔掉了小瓶的盖子。

【………………？】

对草十郎来说，这个小瓶虽然是他第一次见到，但总感觉有些放心不下的地方。

然而可悲的是，很快就开始想瓶颈是怎么做出来的去了。

本来已经决定好彻底旁观的青子也提起了兴趣。

有珠又看了一眼有了不详预感的草十郎。

……少女的眼瞳，果然给人感觉含有某种魔力。

草十郎正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珠面无表情的叫了一声：

【静希】

{{{哈——啊？}}}

回应有珠那好像耳语一样招呼的同时。

他周围的景色好像被搅动一样变化了。

空气好像具有了色彩和形状一样浑浊了。

密度厚重的能缠绕在皮肤上，不能自由活动。就好像是空气变成了文字一样。

{{{——、——！}}}

吸进口中的空气，却有一种文字到了肺部的错觉袭来。

急忙捂住嘴的右手和压住胸口的左手，草十郎好像看得见它们又好像看不见。

之前在山里也碰到过浓雾，但这样连意识都拐走的事情还是第一次。

——要比喻的话，对。

虽然这么比喻有点不恰当，但就好像活生生站在报纸之中一样。

不曾体验过这样的方位感，首先听觉开始习惯了。

呼吸也恢复了，就是有点粗糙的压迫感。

自己应该没有被关起来，周围却异常的狭窄。

在对这突然的异变感到吃惊之前，草十郎首先本能的伸出手想要从这狭窄中逃出去。

但伸出的手只分开了空气。

周围并没有墙壁，这样本来可以放眼远眺的场所中，自己却感受到了“狭窄”。只能说已经超出常识了。

浓雾的日子会遭遇神隐——

他并不相信山里面口口相传的这个传说，但现在只能认为这里是货真价实的神隐领域。

接着终于，

他注意到了别的什么东西，

而这不得不让他大吃一惊。

本来，就不可能从客厅突然穿越到异世界去。

因为从透过雾气所看到的，就是他之前在客厅所看到的景色不会有错。

当时在场的两位少女——苍崎青子和久远寺有珠，还能好好的看见她们的身影。

但是，自己看见她们的方位很有问题。

地面是黑黑的，平平的水平面。

从这里抬头仰望就可以看见两人的身影。

完全没有现实的感觉，像积雨云一样大的少女，冷冷的看着这边。

根据屋子的构造，还有那里家具位置的相对关系来想，他难以置信的，坦率的把握好了自己的状态。

尽管已经有了游乐园那时姜饼娃娃的经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一事实。草十郎这时头痛不已。

不会有错，这里就是久远寺有珠取出的那个小瓶子的内部。

【真没想到。】

青子对有珠恶劣的性格有些无语，接着开始盯着放置在桌上的小瓶了。

【又变成两天之前的状况了，

只不过这次草十郎是醒着的。】

青子淡淡的说着。

“是这样吗？”有珠看了看小瓶，又看了看面前的青子。

【……有些意外呢，还以为青子会生气呢。】

【不，我也考虑了类似的事情呢。

毕竟一点魔术方面的知识都没有会很麻烦的。有珠想让他见识下的话，那我不会阻止也不会生气的。

……嘛，虽然这比我准备的要乱来好几倍就是了。】

这么说着，青子把视线从小瓶上移开了。

虽然装作一副对有珠的魔术不感兴趣的样子，实际上还是掩盖不住自己的兴趣。

小瓶里的人影似乎终于理解发生了什么了。啪嗒啪嗒的伸着手，全力奔跑一样挪着腿，等等。看起来就像是运行错误了。

小瓶的表面很浑浊，从外面看模模糊糊的，不清楚瓶子里面的情况。

【……话说回来，这个和给我的那个相比，完全是两种东西呢。】

【比那个要更细致一些。给青子的是一次性的、只能做到隔离。这个能互相听到声音。】

【哎。但是，真没想到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只是青子你听不见而已。】

淡淡的说完，有珠把视线落到了小瓶上。

同时，人影的活动停止了。

这么看来，只有有珠和瓶子内的异世界具有某种联系呢。

【……什么嘛，是只针对术者的特典吗。】

青子好像很无聊似的叹了口气。

有珠没有搭理青子。而是像要向谁问话一样开口了。

【怎么样？就算这样也觉得“是最妥当的”……吗？】

不用说，说话的对象就是瓶子里的人影。

之前的对话。

他说过在这个洋馆里居住也没什么意见。少女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确认。

“……上来就把人关在瓶子里追着问，这待遇也太不客气了……这孩子对洋馆的执着也是个问题呢……”

但是，青子也提议过把目击者诱导到镜子屋里，再堂堂正正的杀了对方。所以自己也没资格批评有珠的做法。

青子一直注意着不插手有珠感情方面的事情，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

紧跟着没过多久，有珠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看来针对少女的提问，人影那边做出了回答。

无法确认瓶中情况的青子无从得知他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但是。

作为对手的有珠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是被对方正确的话语驳斥的体无完肤的时候。

【……我没什么想说的了。】

少女瞬间瞥了青子一眼。

有珠微微点了点头，伸手拿起了小瓶。

【……真是。静希你啊，真是太好事了。】

像是忧郁的叹息一样，叫了他的名字。

拔开盖的瞬间，客厅的空气微微摇晃了一下。

正这么想的时候，之前只在墙壁上留有影子的少年，带着恍惚的表情出现在了墙壁旁边。

青子举起一只手，向着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草十郎招了招手。

【怎样？感觉如何？】

【跟你看到的一样，糟透了。】

不知为何，草十郎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

既不害怕也不吃惊，反倒是愤怒的态度。跟以前一样是个奇怪的家伙呢。青子暗暗这么想。

【……要不是之前见过那种做梦一样的东西，我觉我这次心脏肯定停掉了。

就算是难以置信的东西，干吗非要一个一个实践一下啊？魔术啊、可怕的东西啊什么的靠说的不就完事了吗？还有，苍崎你那危险的话语，我听到了哦。】

【危险那还真是对不起呢。但是，不能光听别人说，自己亲身有了对魔术的体验才是实实在在的。

怎么样？是不是太小看魔术了，草十郎？】

虽然有点不愿意。草十郎还是“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小看”，不如说是“不知道”更正确一点。

【但是，说是亲身体验什么的，也太胡来了吧。

刚才那下的麻烦程度，连青子你至今为止的乱来加在一起都比不过。】

【什、那是当然啦。肯定是比不过有珠的。

有珠的魔术就算在我们之中也是最胡来的，只能说是言语都形容不了的糟糕。】

【……真没礼貌，要说要人命的话，明明是青子那边比较厉害。

话说回来，你真的有想杀了他吗？

到底要怎样才能让被追杀的人说出“青子那边可能还安全一点”这样的话来啊？】

【那——那肯定是有想杀了他的，虽然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想说什么，但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说到底，这家伙连什么是危险的都不知道，非得被弄伤了才会注意到……不对，就算被弄伤了，也只会老实巴交的想“还好，没死就行。”他就是这种天然的傻瓜啦！

呐，没错吧草十郎？！】

【哎？】

突然被骂了一通，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回答说“嗯，是吧。”草十郎也确实是够天然的。

客厅里已经骚乱到不行。

【………………】

有珠呆呆的看着吵闹的两个人。

毕竟，草十郎已经同意了在洋馆里的监视生活。

要和以魔术为职业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他也已经亲身体验过这种事情到底有多危险了。

【唔嗯，嘛，既然这样的话。】

虽然有点看不出来，他也用他的方式好好思考过后，才明确的做出了回答。

【那好，终于该进入正题了。

虽然说了要监视，但要怎么监视草十郎呢？或者在那之前，你为什么要被监视，“魔术”作为其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让我们赶快开始说明吧。】

这也算是自己受教育的一个环节。草十郎说着“好啊”，做好准备来好好听一下关于新规则的讲座。

另一边，有珠似乎还是有诸多不满，执拗的保持着沉默。

【一开始就说过吧，你住在这里是肯定有时间期限的。

关键就是在期限来临之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我们的事情。再来就是没有自己擅自死掉的话，你就能正式恢复自由之身了。

呐，没错吧有珠？】

【……算是吧，如果不触怒我们的话，也确实是会有“自由”这种可能性的。】

【很好，上来就谈不拢。】

果然如此，草十郎点点头。

【有珠别说多余的，还有你也闭嘴。】

青子斜着眼睛看着这两个人，看来她要操心的问题还有不少。

【……我继续说了，

为了保守秘密而让你住在这里，而在这种情况下，二次灾害肯定无法避免。

既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难免会撞见不应该见到的秘密。有珠所讨厌的也正是这一点。】

说起来确实是这样。

在软禁监视对象的情况下，内部的秘密将无法避免的更进一步呈现在监视对象的面前。

【能稍微等一下吗？这样下去不是没完没了了吗？】

【放心吧，没问题。因为到最后，你会把我们的事情，连同在这里生活的记忆一起忘掉。】

【——能忘掉吗？】

【没错，从公园开始的所有事情，全都会忘掉的。

有一种被称为卢恩符文的魔术系统。里面有让记忆唰的一下消失的东西。

虽然在不人道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比起丢掉性命，还是消除记忆比较好对吧。】

【——苍崎，关于这个……】

【抱歉，反对意见通通驳回。

那，说到这最重要的忘却卢恩符文，很不巧的是，这不在我和有珠的专业范围内，从找文献再到学到手都需要时间。

也就是说，这就将作为监视的期限。

直到我们找到忘却卢恩符文之前，为了保命要好好的把嘴闭住哦。

有珠她不想这么麻烦，说是要把你的五感全破坏了什么的。

——静希，你不喜欢雕像一样的生活吧？】

【唔。】

青子说的这些事情，草十郎大概明白了百分之八十。最后的那个雕像生活的单词有点听不懂。但不管怎么发挥想象力，也想象不出来要怎样像小KISTY那样的来生活。

【唔，这确实是，不喜欢呢。】

草十郎一副复杂的表情点着头，“青子也一样吧”这么同意着。看来两个人之间的龃龉还很深。

【总之，最迟一个月，就能找到“忘却卢恩符文”了。如果只是使用一次的话，应该需要两个月差不多吧。

到那时为止，草十郎你就要在这里生活……本来是这样的，但要是你一无所知的跟着我们到处乱转的话，那我们也无法保证你的性命。

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肯定也不好受。

那么，现在就简单的告诉给你什么是现代的魔法使。

当然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误解也说不定。】

嘛，对这个山里孩子来说也不会有现代和过去的概念吧。青子对自己的台词苦笑起来。

【洋馆的事情先放到后面，首先先说一下魔术师的立场吧。

嘛，也没必要从一无所知讲到什么都懂。

反正你也是门外汉，把能够理解的事情好好的理解好就行。】

教师一样的话语，草十郎老实的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理解不了的事也就不用再问了。青子就是这个意思。

草十郎连这句话本身都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更不要说再问一遍了。也就老老实实的听从了青子的建议。

“这样就好。”青子点了点头。开始讲解。

这些东西真是说来话长。

【先从魔术师、魔法使开始说起吧。

魔术和魔法之间的区别什么的跟草十郎你没什么关系，你就把这些当做是别的物种就行了。

那，说到魔术师的话，他们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绝对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被同样是魔术师的人知道是不可避免的。但被像你这样毫无关联的人知道了的话可就有罪了。几乎是死罪级别的。】

【要说为什么，因为魔术是如果不隐藏起来、力量就会变薄弱的东西。

在希腊语中，“神秘”这个词就来源于“闭上”，所以魔术如果不再是有所限制的秘密仪式的话，那魔术也不能称之为魔术了。】（渣卡注：神秘（mystery）这个单词来源于希腊语的muein动词形式myein，意思就是闭上，具体为闭嘴和闭眼。）

【以文明来举例，如果不去探索未知的东西、不去开拓新的处女地。那将成为非常恐怖的一件事。魔术的隐藏跟这个是一样的。】

【“被知道了就要受到迫害，所以隐藏起来。”不是这样的。

是不得不做到未知才行，魔术师……更准确点要说魔术才对。

被公布出来的魔术将变得无力。所以才要隐藏起来。毕竟，这是为了魔术师的未来。】

【……魔术是怎么个结构我是不太明白啦，总之，如果自己严守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就会变弱对吧？

那苍崎你也变弱了吗？因为被我看见了。】

【不会，没什么影响的。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会变弱，所指的终归是全体，而且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跟个人没有关系。

吾当隐匿——这条不成文规矩被当做基本原则，作为规定变得具体起来，不知何时成为了绝对的规矩。】

【和文明社会的法律一样，惩罚犯罪和不道德的意识对人类来说不论如何都是很重要的。这就完全像是一种，为了守护全体的组织结构而构造出来的结论。

如果不对犯罪加以惩罚，这么放任下去的话，好不容易构筑起的社会不就没法很好的行使机能了吗？

而对魔术师来说，将神秘一般化、低俗化毫无疑问就是犯罪。就像是不道德，或者杀人——嘛，总之是良心遭受谴责的事，而且一定是重罪。

然后，魔术协会就是把这样一帮连个正常人都没有家伙们集中起来，并用规矩加以约束的东西，就像是个组合一样。

“让魔术成为不朽的奇迹”……怎么说呢，这不过是那帮家伙为了让魔术作为魔术永远的持续下去而制定的规则而已。】

【但是，这个规则是绝对的。

打破这一规矩的人，将无法再在魔术世界生活。

不，更实际的问题是，连活下去都很困难。

我们为了我们的……嘛，作为魔术师的生命？

为了守护这一点，不得不消除掉作为目击者的你。】

【——————】

【对此，虽然也很同情你。但既然知道了我们的事情，靠游乐园的事情可没法抵消掉。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判断决定杀掉你的，不是其他人的错。

要恨的话，当然就要恨我。】

【嘛，先不管那些。

过去，魔术师作为一个职业为社会所认知，而那些魔术则成为了带进棺材里的秘密。

虽然不知道这一情况是怎么发生改变的，总之，现在从事这一职业不得不当做秘密。

不光如此，协会还担心在久远的未来，魔术成为只能消费的东西并最终走向解体。】

【我们依靠人的智慧解析了自然法则，过去上天的领域也被称为宇宙加以研究了。

人净染指些多余的事情。协会的设立者可能相信着对神秘这类未知领域来说，魔术算是最后的壁垒了吧。

但就算豁达一点来看，魔术什么的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以上原因吧，魔术师隐藏起自己的身份将各自的秘仪不断传承下去。因为没办法将秘仪教导给旁人了，他们的子孙也必然成为了魔术的传承者。

我和有珠都是这帮不知延续了几代魔术师们的末裔。

刚才提到的魔术协会，就是将这些各自传承的家伙们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个大组织。对魔术师来说，相当于司法之神吧。】

【虽然协会中也分为各种各样的派系，但大部分魔术师都从属于伦敦魔术协会。

“吾当隐匿”作为了协会的三大原则之一。

由此形成了魔术师把秘密泄露给一般人的话就会受到来自协会的惩罚这么一种规定。

嘛，就算没有这种惩罚，为了自己和血亲所传承的魔术，魔术师也不得不消除掉目击者。】

那先说到这里，青子的话到此告一段落。

草十郎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整合着青子所说的。

【要继续下一话题了，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在那之前先问一下。

也就是说，魔术师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魔术。但是最近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变的重要了。而且，如果打破这一规定就会受到来自协会的惩罚。

……那也就是说，苍崎你们也加入协会了对吗？】

【没有，我们是自由人，姑且是和协会有联系吧。那也不过是因为协会是最有势力的。那帮家伙虽然没被拜托，仍自说自话的要守护魔术世界全体的秩序。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和他们撇清关系，只要作为魔术师破坏了规矩就会受到惩罚。】

【……明白了，大体上是死记硬背住了。】

【很好很好，就这样把对自己必要的那部分记好就行。

那，接下来就说说魔术吧……虽然这么说，我自己也只是现学现卖而已。】

【？】

【抱歉，忘了刚才的话吧。

——刚才也说过吧，在现代，魔术已经变得越来越是没意义了。

再早以前没有打火机的时候，只要点起一团火就可以算作是神秘了。但是这在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方便了对吧？你的话应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吧。】

青子这么问道，草十郎则是回答了一句“嘛”一脸不太高兴的表情表示同意。

草十郎也对那便利有着沉痛的实感。

在山里需要耗费一天时间的大事，在这里则很简单就能完成。对在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他来说，都市的生活本身就是魔法。

而要把这份便利当做常识来适应，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啊，但是，我觉得不使用道具就能生起火来是神仙才能做到的。】

【你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费多少事吗？如果买个火焰喷射器比那更方便呢？】

草十郎无法回答青子的问话。

人类为了能够做到像神一样的事情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如果轻率的回答这件事，可能是对她的侮辱。

【……只要看到刚才的事，都会觉得魔术什么都能做到呢。这么说来那是误解呢。】

草十郎悄悄的看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小瓶。

内心里松了一口气。

竟然被关在了那么小的小瓶里面。直到现在仍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

——但是，

【啊拉，这么说才是误解呢。

如果不是万能的，你觉得谁会去学魔术啊？】

青子充满自信的回答道。

【只要耗费时间和劳力，就没有魔术做不到的事情。

虽然其中也有“无法做到但是可以做到看起来像做到了一样”这样作弊一样的时候。

从这个世界诞生之日起，在它的允许范围内就没有无法完成的事。这时就该魔法登场了，将这一切重新改写。】

【我之前说过吧，魔术并不是让奇迹发生，那过程才是奇迹。

最后成就奇迹的就是魔法。】

【如果是伟大的魔术师的话，应该可以仅依靠个人的魔术让客机飞起来。

与之相对的，伟大的魔法使应该是能够使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的人。

……这么想的话，说不定我们最后都能成为魔法使呢。】

【……跑题了哟，青子。】

差一点就涉及到不能触碰的领域了。

一直在一边沉默听着的有珠，小声的责备起来。

【……有必要教的这么详细吗？

要教给静希的不是只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之后会变得危险吗？】

【抱歉呐，稍微说溜嘴了。

总之，所谓魔术师就是只要闲下来就会进行魔术实验的非人类。为了保护魔术——保护从自己家里继承下来的秘仪就算变成恶鬼变成妖魔也在所不惜。】

【必然，地下指挥所——是叫工房来着吧，工房也是魔术的机构不断积累，形成的要塞那样的东西。

为了保护秘仪，工房同时也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所有进入的人都干掉。

这个洋馆也是，和那种工房是同一种东西。

假如漫不经心的在这里乱晃，如果发生了刚才那样的事情，连我也帮不上忙。当心点黑暗，还有镜子里面也要小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

不教一下要怎么小心吗？草十郎只能在心底这么问问，就算说出来也不会得到什么有用的回答的。

【虽说多说了一些没用的，总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和我们的个人秘密扯上关系。

就算最后要消除记忆，也会有见到后消除不了的部分存在。】

【……原来如此，我知道这个馆里也有要遵守的规矩了。还有其他要注意的——】

正这么说着，草十郎“咦”了一声，转动眼球想着什么。

像洋馆里很危险，还有魔术是应该隐匿的东西什么的。

这些说明和让他变成这样的原因存在矛盾。说到底，既然是要如此隐藏起来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草十郎面前呢？

【抱歉呐，稍微打断一下，没问题吧？

魔术师不是结成了协会那样的组织了吗？那，为什么苍崎会遭到人偶的袭击呢？

如果那东西的主人也是魔术师的话，你们作为同伴怎么就打起来了呢？是不是有些地方没有说明到？】

【……本来想最后再说这个的。

一般来说，都不会相信之前说的那些话吧。一般人只会一笑而过吧。

就算亲身经历过，这么简单的就接受了魔术的存在，应该是不可能的——】

面对完全相信了自己所说事情的草十郎，青子很困扰的样子挠了挠脸颊。

坐在对面的有珠虽然没有流露出表情，但似乎也同意青子的看法。

【？很奇怪吗，这个？】

【很奇怪，

说起来，你从一开始就很奇怪了。

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吃惊，也没有觉得恐惧。最后还能说出我们有哪些地方没有说明。明明我说的都是魔法使什么的，为什么会相信我所说的啊？】

仔细想想，这些本来在镜子屋的时候就该问问他的。

那时候，草十郎只是对没见过的“魔术”这一现象表现出了吃惊，对使用魔术的青子则既不吃惊，也没有表现出不快。

被两位少女——不，两位魔术师用疑惑的眼神盯着，草十郎一副为难的表情。

在他看来，这没什么好抱有疑问的。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吧？苍崎，在山里，存在的东西就是存在着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就算找不到理由，就算没有相关的知识，那也没道理不去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吧？

而且你也说过吧，魔法对你们来说就是像打火机那样的东西。】

嘛，不过如今不一样了。草十郎补充了一句。

说起朴素的山里生活，草十郎发自肺腑的话语。

不光是苍崎青子，连久远寺有珠也感觉完全能够理解草十郎所说的。

不论谁都拥有撑起自己自信的那一份信念。

刚才的那番话语对这个少年来说，肯定是无法动摇的真实。

【存在的东西就是存在着的，吗？】

稍稍有点佩服呢。

不管这个少年本身有多么奇葩，从他把周围的事物就那么全盘接受的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是一直这么未经雕琢的成长起来的吧。

【也是呢，草十郎你就是这样的呢。

反倒是我们在干什么呢？轻易地决定不去相信应该相信的事。】

……就像是，初次见面的那次。

在那间教室里，这个少年也是把发生的事情全部认同并接受了。青子有些怀念的苦笑起来。

【那，打起精神接着好好听吧……

关于草十郎你的疑问，魔术师也有各种各样的，也有不属于协会的魔术师存在。这些家伙躲着协会的眼线肆意妄为，为了利益向其他魔术师挑衅、争斗。那个人偶的主人就是这一类的。】

【这帮家伙不会把我们当回事，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些待宰冤大头吧。

毕竟我们和协会只是协定关系，并不是协会的下属。就算我们被杀了，协会也不会出手相助吧。】

【？但是，魔术协会不是禁止魔术师使用魔术吗？】

【只要不是公开的，协会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说，协会还会鼓励魔术师同行在不暴露的前提下进行竞争。毕竟技术不经常用用就会生锈的。

……不过，这次我们遭到袭击是因为别的原因。是为了争夺我们所拥有的土地。】

【……土地？是这个家吗？】

【怎么可能，是这个三咲市一带的土地管理权。现在这个管理权属于我和有珠。】

【……土地管理、也就是土地的产权——？】

炫目的光芒让草十郎无法直视。

现在，在他看来，青子背后确实放出了菩萨那样的光芒。

就算是在出租公寓里生活了两周的草十郎也知道，在都市里土地的产权式非常伟大的东西。

【哦……哦哦……】

有钱啊——！

真了不起，草十郎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就在那感动到发抖。

【抱歉呐，不是那种东西。

我们所说的土地，是指魔术师的灵地所有权、支配权。

苍崎家虽然不大，但是是自古就在这附近扎根的魔术师，三咲町自然也在我家的管理之下。】

【我们所谓的管理地，也就是指容易对灵力进行干涉、集中的土地。这种土地一直都很贵重，是实践魔术，进行魔术实验不可或缺的东西。

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优秀的灵地，坚固的工房和众多的弟子。

可以说，拥有带有土地和宅邸的居住地是魔术师们的一个奢望。】

【————————】

已经实现了两个奢望的青子她们又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想着的草十郎催促着青子继续往下说。

【但是，这些管理地大部分都在协会的管理之下，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了。

附属魔术师或者没有土地的魔术师需要每个月向协会缴纳租金来租借土地。也就是说，这些苦工先生们需要尽力工作来报答协会。】

【但是，这里的土地在数百年前就属于苍崎家了，所以和协会没有关系。

说到这里就能明白了吧？

在那些自由的魔术师们看来，我们管理的土地可以说是最棒的肥肉了。】

……危险并带有一些家族关系的微妙话题，草十郎在心里点了点头。

【明白了，

也就是说，想要把苍崎你们的土地夺过去对吗？】

【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三咲的管理地是小之又小的。来的挑战者也是三流。

说到这次的敌人，不知道从哪来的三流魔术师这么有兴趣想夺取这里。嘛，这也因为你的乱入而休战了。】

【管理地的话题说到这里就足够了，青子。

静希也是，知道除了我和青子以外还有其他的魔术师就够了。

从危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战斗也有可能把他卷进来。】

【这个不用担心吧。

这家伙连一点魔力都没有，魔术感知也筛不出来他，地位看门狗以下的人类连战斗力都谈不上，不可能被瞄上的。

我们只要在找到“忘却卢恩符文”之前别让这家伙给跑了就行。】

【………………】

有珠无言的盯着自己的同伴。

有珠所说的“被卷进来”和青子所说的“被卷进来”有着深深的、残酷的不同。

青子依靠自己短浅的经验，就断言草十郎不会被卷进直接的战斗之中。

清廉洁白而且合理。

讨厌浪费的青子觉得对方也像她一样有追求效率的节操。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种在事情真正完结之前不会衡量自己正确与否的人存在。

【…………事情发生之前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不要到时候再后悔才好。】

忧郁的叹了一口气，有珠站了起来。

【等一下，你觉得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最重要的是你同意才行，我还没有听到你的回答。】

【既然你有你要遵守的方针，那你就遵守好了。

只不过我也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来。】

有珠一言不发的走向门口，

黑衣的少女推开门，在昏暗的走廊前停下脚步，

同时，

嗞呦，

【？！】

配合着少女的步伐，放在桌子上的小瓶浮到了空中——无情且毫不踌躇的碎掉了。

【……那时候，要是这么干就好了。】

清爽的声音让草十郎变得脸色苍白。

有珠的声音太过平静了，听不出她是认真地还是在开玩笑。

【我也忘记说了。】

少女侧过脸来，冷冷的看了一眼青子和草十郎。

洋馆的主人用那表情还要冰冷的声音说道：

【我还没有同意。】

留下这么一句话。可以想象草十郎的前途是多么的黑暗。

###### 在洋馆的生活方式

【……真是，这么拖泥带水的。】

对面的沙发上已经没有人了，青子也骂了出来。

不高兴的表情，显示现在的不爽度比平时的更高。

【说什么饶了你和让你住在这里完全是两个问题，那不让你住在这还能怎么办啊。

……看来也没有退让的意思。这时候就靠实力来硬的呢，那孩子。】

青子嘀嘀咕咕的说着什么，草十郎则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

刚才表明的决心——被弄的粉碎的小瓶——这到底算什么事啊！

【虽然草十郎你口头上说“消除记忆也可以接受”，实际上心里还是不痛快的吧。

……虽说能让有珠意识到他人也挺新奇的，果然要住在这里还是太困难了吗？

你睡觉的时候还好，看到你起来了，说不定刺激到有珠的施虐心了。】

【小心点呐，草十郎。

那孩子说不定正想着要怎么杀你呢。】

说着不得了的忠告，青子自己，似乎并没有再去说服有珠的意思。

【……怎么感觉，状况和那天夜里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呢，苍崎。】

不由的说了这么一句，“是吗？”青子轻轻移回了视线。

【不应该单单一句“是吗？”吧。

好不容易苍崎你放弃了，结果那孩子这不是充满干劲吗？像刚才那样对上眼神的话，我肯定逃不掉的。

你这不是半途而废吗？】

【那就为了不被杀好好努力吧。

嘛，有珠的理由已经不像游乐园那时那么迫切了，我觉得再过不久就会放弃了吧。】

【和苍崎那时候的理由不同，有珠的理由……？】

【哎，游乐园那时候是为了严守住秘密，这个已经暂时解决了。就算是有珠也清楚你不是那种没有底线、说话不算话的家伙。

不管怎么说，也没理由在严守秘密方面反对到这种程度。那孩子只是单纯的不希望你住在这里而已。有珠是因为这个才想杀了你。】

青子斩钉截铁的说着这些话语，她的眼神很认真。

而令人困扰的是，这些话里面没有任何骗人和夸张的成分。

【确实，那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呢。

……奇怪呐，这样的话用其他的方法不就好了。】

感觉对有珠有点抱歉，草十郎毫无根据的烦恼着。

青子很快就明白了这些话语的含义。

【比如说，在找到消除记忆的魔术之前，先把你一直关在刚才那样的小瓶里这样吗？】

青子的声音没有了之前昏昏欲睡的意味。

草十郎只是点点头作为回答。

事实上，对她们来说，这绝对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

【草十郎，我是不会违反约定的，还记得吗？】

她讨厌这种简单的办法。

平静的话语里蕴含着明显的愤怒。

草十郎清楚的知道这份愤怒是针对什么的，清楚到沉痛。

胸口的这份疼痛，正是后悔对她说出了那些话语而引起的。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足。】

草十郎突然的道歉，让青子又回到了平时那副不高兴的样子。

青子自己其实别说生气的理由了，连自己在生气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对这样的青子来说，草十郎的谢罪非常突然。

【……你啊，其实不明白的吧？

为什么突然道起歉来了。】

青子直直的盯着草十郎。

【？……阿勒，也是呐，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就是有那种感觉吧。】

说着我也不明白什么的，草十郎认真的回答道。青子也就没再说什么。

【但是，苍崎想说的我已经知道了。

所谓要遵守约定，就不能针对结果，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过程上。】

草十郎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就这么直直的说了出来。对着青子露出了微笑。

单纯的充满喜悦的笑脸，让人不禁也想要对他露出笑容。

【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光注重结果就行了什么的，不觉得很不要脸吗？】

青子害羞的把脸背过去，小声的这么回答道。

没想到草十郎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说了出来，青子感觉心里有点痒痒的。

如果是平时的话可能早不高兴了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反而有点高兴，只好背过脸去。

意识到自己的害羞有点多余，青子继续了被打断的话题。

【既然说了要放过你，那就不是心情的问题了，自然要好好的向完成约定努力才行。

如果草十郎住在这里能够让我遵守好约定，那就算和有珠闹翻我也不会松口的。

……要是光是威胁的话还好说，一直把你装在瓶子里算什么事啊？】

【这样啊，看来青子还没有说服那孩子的样子啊，这么说之前已经尽量说服她了吗？

啊，所以才在和她冷战啊。】

【……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能让我自己遵守约定。

嘛，就像你察觉到的，我已经把我该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努力了，随便你怎么做吧。】

被这么说了，“什么？”草十郎歪了歪头。

【我说呐，听好，虽然想方设法让她同意你住在这里这个办法的只有我一个人，但一连说了两天还没说服有珠，再继续也肯定不行。

我接下来就不参与了。

目前先尽力从有珠手下保住自己的小命吧，但也要这段期间做些能让有珠认同你的事情，而且是那种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情。好好干吧，草十郎。】

【神马！】

就这么交给我啦？！草十郎完全不知所措。

久远寺有珠。

不亲近他人的黑衣少女。

如果说青子是在现代隐居的魔法使的话，那她就是在中世纪实际存在的魔女了。

【苍崎，你，知道你说了多么困难的事情吗？】

【是呢，在这件事上我也很同情你。】

青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暂且就先说到这里。

【这下就大体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就算是为了你自己好，绝对不要再和魔术扯上关系了。说明就到此为止。

重要的就只剩今后的方针了，毕竟要在这里生活上三个月。

当初的目标……或者说最初的试炼，就是让有珠认同你作为同居人的身份。】

【竟然说是试炼，刚才是这么说了吧。】

【这种事情，你就这么说骗骗自己不好吗？要是进行的不顺利你可连个全尸都没有。】

青子说着没血没泪的话，走到了门前。

【啊，对了。

关于草十郎你的房间，已经在三楼准备好了。二楼大厅的里侧有个楼梯可以过去，从那走吧。这里也不是宿舍，没什么时间限制的。

但是，只有西馆是绝对不能进入的。东馆这边因为我的借用会比较安全一点，也还是不要到处闲晃比较好。嘛，基本上安全的就只有你的房间和客厅了。】

【什——关于这里的说明，难道就这么点？

苍崎你太奇怪了吧，我还以为能比魔术什么的说明的更细一点呢。】

掰掰。在青子快要从客厅里出去的时候，草十郎一副赴死的表情把她叫住了。

看着这样的草十郎，青子心里有点——怜悯吧。

【至少，怎么说，带我熟悉一下。】

【免了，太麻烦了。给乡下人当导游，就算只有两回也能撑着我了。

你又刚起来，总之今天先回屋休息去吧。

到明天早上，去学校之前我会带你熟悉的。】

【再说了，我又没那么闲。这一边只能等期末考试过后才能过来应付。

一周的时间，要么和有珠处好关系，要么抓住点把柄。不然的话，会被那啥呐。】

回见呐，终极鬼畜会长就这么走掉了。

【————————】

举起的手不自觉的一握一握的。

草十郎被一个人留了下来。这下真的穷途末路了。

像是为了鼓励这时的草十郎一样。

唧唧唧。

伴随着振翅声，一只青色的知更鸟毫无征兆的出现了。

胖墩墩的小鸟那清澈的眼瞳看着草十郎这边。

俗语中能带来好运的青鸟，就像是为了给草十郎的前途加油一样振动着翅膀。

客厅的电灯毫不留情的灭了。

青子把草十郎留在客厅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坐到床上后，积累的疲劳一下子爆发了。

草十郎是怎么样的不知道，青子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如临大敌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珠会被她耿直的性格所驱使拿出ploy也说不定，那样的话必须马上做出应对才行。

哈啊，叹了一口气。

这是因为和有珠的暗斗造成的——才怪。

【……是不是拒绝的有点过分了？】

唔，皱起了眉头。

她现在脑袋里思考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对那家伙太温和了也不好，

基本上，这样成熟点的应对方式应该不会错的……】

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安心的到处乱晃的话会很麻烦的。

让他胆战心惊的尽力呆在自己屋子里才是最安全的。

【嘛，要是错误的觉得“苍崎是同伴”的话会很头疼。

有珠也是一样，别把她当成人类比较好。】

很好，青子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

她的方针大体上是正确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抱歉呐苍崎，有件事想要问一下……】

离开客厅后连十分钟都不到。

没有一点危机感的草十郎可以说以最快的速度改变了态度，跑来敲青子的房门了。

【实际上，我想要出去。】

这就是这个男的想说的。

青子连骂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会在洋馆里乱晃的，事情结束了马上就会回来的。但是，如果有门限的话我觉得最好听一下。】

【但是，是想去打工对吧。】

为什么会知道？草十郎很吃惊。

其实真正吃惊的是青子这边。

【……唉，算了。

基本上，晚上十点，这个时间必须要在这个屋里。

在这之后不管你是要上夜班还是要在院子里办烧烤都随你喜欢。

还有，玄关并没有上锁。】

【……是我的错觉吗？

苍崎你很生气吗？】

【只是在气自己竟然把你这家伙当成担心的对象，我还真是没救了。

想出去就随便你吧，在那之前先把这个药吃了。】

【？？】

草十郎半信半疑的把青子拿出来的紫色药片放进嘴里。

是保健药还是什么？脑袋里这么想着。

【那我走了，苍崎，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

【啊，是吗？这次可别从窗户出去了。】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草十郎“啊哈哈”这样非常平和的呆笑着，向着大厅走去。

青子的眼中带着几分冷淡、几分不可思议，观察着那个背影。

【嘛，虽然比预定早上半天。喝了那个药的话，应该能到明天早上吧。】

哎呀哎呀的挠着头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怎么想也想不通他的行动原理。

一般来说，比起打工那边的休假，肯定是要更在意自己窝起来睡了两天的身体。

###### 或者说，像鸟一样。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草十郎回到了洋馆。

【好的，不管怎么看，从二楼大厅往上的楼梯就只有这个了。】

在日期更替、午夜零时之前。

草十郎疲劳的站在楼梯前，眼前展开了如此这般的景色。

【——————】

大部分事情都吓不倒草十郎……他也已经没什么好吃惊的东西了……而对这样的草十郎，眼前的光景，还是让他说不出话来。

这个分配给草十郎的屋子，

不管怎么看，

不管怎么粉饰，

都只能说这确实是一间屋顶里的小阁楼。

【…………】

唔，感觉到了关于自己待遇的一抹不安。

本来就净是些让人心情沉重的事了，这样的话还能坚持的下去吗？就在草十郎倒向铺有床单的床铺的时候。

感觉到了有一点不对劲，之前因为太小了又没什么特别的而没有注意到。

“天凉了多盖一层吧，这是一点福利。”

写在便条上的文字把青子一丝不挂的性格体现了出来。（渣卡：错的是输入法，不是我。我想输一丝不苟的。）

光是准备被褥就够周到的了。

在那上面，为了慎重起见又放了一条毛毯。草十郎很小心的把毛毯挪到一边，躺在床上仰望着星空。

天窗内有星星在眨着眼睛，看上去略微有些朦胧。

如果说山里长大的他有什么不满的话，就是星星还不够明亮。

虽然对这里和客厅的差距有些不知所措，但已经冷静了下来，也没有觉得沮丧。

这间屋子也有和他性格相称的地方。

尽管是还不熟悉的建筑物，但是比起町里的建筑，这里更让他感到安心。

是因为这里是建在山丘之上，丛林之中吧。

这里和他之前居住的山里的空气有那么一点相近。

【……啊，但是，家里面是怎么会出现雾的？】

歪着头想起了之前所见的光景。

草十郎在来到这里的途中，在二楼的大厅里看到了雾一样的东西。

白色的雾气作为走廊的一部分漂浮在那里，看起来像蚊群一样。

仔细盯着看，然后感觉看到了奇怪的风景，又走近了一点。

青色的小鸟非常突然，而且很不自然的从眼前横着飞了过去。而且是在馆内。

【——鸟？】

注意力被鸟吸引了过去，停下了脚步。

再回头看雾的时候，奇怪的景色已经消失了。

【……这个家，是不是有隙间啊？

明天问问苍崎好了。】

草十郎坐在床上，自言自语道。

透过天窗窥见的星光，小小的，又给人感觉很平静。

【唔，这样的话——】

呼，吐了一口气，将身体托付给床铺。

总之这样衣食住就都有了，床铺也比看起来的要柔软好几倍。

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然后草十郎很快进入了梦乡。

以上这些，是从他醒来再到他睡着期间发生的事。

在那漫漫长夜之后，今天这简短的夜晚也结束了。

……不论如何。

也许这么说有点太乐观了，但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该做的事嘛。

这样像野火烧不尽的野草一样的话语，

时间向前回溯五个小时左右。

在那两位魔术师当事人外带那位少年毫无结果的谈话结束之后，时间大概是晚上七点。

少女把同居人（青子）和闯入者（草十郎）留在客厅里，自己一个人走到了前厅。

要去的地方是洋馆的西馆。

作为同居人的青子因为怕麻烦而不会踏入那里，西馆是久远寺有珠的居住地。

前厅仅靠月光照明。

坚硬的脚步声在寒冷的月光下回响。

西洋风格的房屋里没有脱鞋的习惯。

有珠穿着长靴穿过前厅。

她只会在寝室休息的时候脱掉靴子。

【————————】

……猛地，有珠回忆起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因为很喜欢冰冷地板的感觉，在阳光强烈的日子会光着脚走在这个前厅里面。

直到受到父亲温柔的惩罚之前，她都无法放弃光脚走路这件事——

【……说起来，青子结果。】

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来到日本后认识的新同居人，从来不会对有珠言听计从。

“你要静不下心来我也没办法。”

还有过青子非要换拖鞋的事情。

对到中学为止一直在普通房屋里生活的青子来说，换拖鞋非常自然。当那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在前厅里移动的时候，有珠几乎要放弃和她一起生活了。

而事到如今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人类的适应性有时候真是优秀到不和情理。

相比现实的忙碌，反而是陷入往日的沉思更让人脆弱。

青色的小鸟停在了楼梯的扶手上。

小小的鸣叫声让少女停住了脚步，把视线转向了它。

【……今天晚上先放过他，现在是青子的问题。】

听到这不带感情的声音，小鸟歪了歪头鸣叫起来。

唧唧唧。

平时的主人肯定不会这样的，宽广的胸怀真让我惊讶。

【约定就是约定，今天晚上就先不追究了。

……青子和他，也就趁这段时间得意一下吧。】

本来是劝解小鸟的话语，内容反倒充满了不高兴的味道。

“决斗胜了的话就放过他。”

为了遵守这一约定，把少女胸中已经消失的战意再次点燃了。

【……但是，在这之后的待遇又是另一回事了。

只不过是赢了一场带赌局的游戏，光这样就想一直得意下去可就太遗憾了。】

由洁癖的性格衍生出来的完美主义。

这么看来，久远寺有珠很讨厌失败。

魔术的优劣什么的其实怎么着都行，而输了游戏这件事，让有珠至今仍愤愤不平。这也没办法。

推（对）啊，小鸟举起翅膀表示同意。

感受到有珠的不快，小鸟气势高涨的要去把草十郎给废了。

那梳理羽毛的动作，看上去就像是在向长官敬礼。

就这样，小鸟面对着主人。

唧唧唧、唧唧唧

轻快的鸣叫声，像是在说“明天一早，就去干掉那家伙吧。”

【…………对啊，要能找到理由的话，把他放进书或者瓶子里面就行了。】

但是，少女的声音没什么劲头。

虽然是像魔女一样毫不留情的话语，知更鸟仔细了品位一下，又感觉主人优柔寡断的不行。

【暂且先这样吧，但，这也仅限这一段时间。我的耐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再说了，青子也没资格这么麻烦别人。再过五天就该想明白自己的立场有多危险了吧。那样的话——】

到了那时候，在想排除掉他就很容易了。

有珠很清楚自己的室友是一个不会做梦的合理主义者。

处在这种状况下的青子，不可能一直这么过分的宽容下去。

青子在保护那名少年这件事上所分配的时间，最多不过三到四天。

只要时间一到，青子那边就会说着“接下来就交给有珠你来判断了。”这样妥协吧。

【是能等到那时候，又或者是我先忍耐不住了。

不管是哪一个，结果都不会改变。】

久远寺有珠不会允许这么麻烦的事情。

保护目击者？开玩笑吗？竟然还要让他住到这个洋馆里——

【……………………】

有珠的视线被漏出的浓雾所吸引，看向了上方。

壁炉的上方放有一面镜子。

挂着直径一米左右的镜子，挂在本来由绘画装饰的墙壁上。

镜子表面模模糊糊的像是云雾一样、暧昧的映照出前厅的样子。

【……没有了斯纳克所造成的的影响呢。

看来暂时控制不了镜的机能了。】

主人小声的自言自语，让小鸟高兴的鸣叫起来。

这样的话就不用我们出手了，把那个碍事的推进镜子里让他退场好了。

……或许，

如果这个小鸟没有发出这样的鸣叫声，有珠可能也想这么干吧。

【……………………】

少女无意识的回想起之前的对话。

“就算这样也觉得“是最妥当的”……吗？”

面对少女的询问，小瓶中的少年耸了耸肩回答道。

对自己来说，町里和洋馆没什么不同。

不管怎么说，对刚从乡下出来的他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没见过的东西”。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光看书上写的东西又远远不够，都市的规则又那么复杂。我也区别不出来什么是正确的。】

……那声音与其说是惭愧，不如说是充满愤怒。

有珠听不出他到底在对什么发怒。

只是。

【所以，到处都是危险的事这一点没有改变。

说的极端点，光是走在路上、和人说说话都让我很不安。我更保证不了自己在哪些事情上能干的不错。

但是，这里有人会在意我这样家伙，虽然在意我的理由挺危险的，但我真的感觉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少女的眼瞳略微暗淡了一下。

有珠无法漠视掉那些静静表露出的话语。

因为，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对他来说，都市里到处都是危险的话，那这个洋馆里真的“没什么”不一样的。

真的，没理由单单惧怕这个洋馆。

如果说这里和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只在于有没有作为同伴的某人这一点上了。

可以听出来，他说的全是真话。

既不是要讨好久远寺有珠，

也不是要依靠苍崎青子。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说“这里就好。”

【……现在他要是被镜子迷住了会很麻烦。

镜子的机能要专职在探索入侵者上，要是看他快被迷惑进去了就阻止他。】

预想外的话语让小鸟的羽毛直哆嗦。

少女把视线从镜子上移开，再次走动起来。

小鸟发出了抗议的鸣叫。

【这是你的工作哟，罗宾。这点事总能做好吧。】

回答完这么一句冰冷的话语，少女消失在了西馆中。

身后留下了明亮的月光，和

被这前所未有的变化预兆弄到哆嗦不止的青色小鸟。

# Are you for real

过去，见过一只非常美丽的鸟。

在晴朗的蓝色天空中，来来回回、盘旋着飞翔。

而这时，鸟儿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今早已是人类的时代。

我们在地上持续的增长、

我们的家在不断的增高、

我们的文明让黑烟从工厂的烟筒中四处扩散。

然而这些对鸟儿来说似乎无关紧要。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天空都不是谁的私有物。

鸟儿志存高远。

在古老自然的天空中，不断用力扇动着翅膀。

……但是，响起了铁的声音。

翅膀被击中，失去了平衡。

向地面坠落的姿态缓慢，残酷。

啊——即便如此，直到最后鸟也在振动着翅膀。

勉强睁着眼睛，看着天空，向干涸的地面坠落下去。

……这一景象，如今在梦境中见到了。

在心中留下了如此的印记，那又为什么，记忆是如此的模糊。

那只鸟——是什么样子的呢？

###### 还说过那种傻话呐

【好，今天课就到这里。

虽然已经给你们划好了总体考试范围，但是，这是仅限咱们班的。要对其他班级保密哦。就当做是我作为班主任的特权好了。

你看，要是现代国语的平均分什么的拿到年级第一的话，大家的腰板也能挺的直一些不是吗？】

哈哈哈，一脸平和的笑着说出这些话的山城指导员。

作为2-C的班主任，让暖人胸怀的关心弥漫到整个教室。

【老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喽。真正挺直腰板是老师你才对吧。】

【什么直不直的，这是面子问题吧。咱们山城老师净被理中老师挖苦了。】

【直说不就得了吗？你们这帮傻瓜脑子太笨了。不过也是，咱们班里拿手的全是体育方面的！】

【不对不对，光盯着考试分数算什么事、要我说那啥都不算。

老师也不应该死盯着那点考分，就算全班都不及格也跟我的人生一分钱关系也没有哇。

但是那边，还有另一位麻烦的大人要伺候啊。】

【是说大家选出来的的全校学生代表吗？那还真是吓人呢。

“考试分数低不是学生们的问题而是教育的无能，要是向教育委员会报告的话，不论何时我都能准备好。”成天这么威胁我。

还说过“即便如此还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话，就让我直接监督好了”。这个，作为学生该怎么应对啊？】

【————————】

本来和和睦睦的空气，一瞬间掉到了冰点以下。

2-C班的学生们，终于稍微明白点谁是真正的敌人了。

【啊……是这样啊，山城老师是学生会的顾问啊……南无阿弥陀佛。】

【不愧是建有后援团的女中豪杰啊，能很轻松的把一个老师逼离职啊。】

【果然如此啊。会长，肯定在年龄上搞猫腻了。这种魄力，完全想象不出来是同龄人——你看，和咱们班的女生一比更是明显。这，胸部这里。】

【老师~能让A班把木乃美领走吗？就领他一个人也行。虽然男生都是猴子，但这家伙的猴子程度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

【阿勒。但是青子女士虽说是在A班，但她成绩也就那样。也就中等偏上吧。】

【是这样没错，但是她又没去补习班，还要忙学生会的事，偶尔还去打打工。这样再能拿到年级第一反而感觉恶心吧。】

【也是呐，第一名还是交给副会长好了。】

【哈~哈~哈~，好了好了大家，闲聊就到这吧。注意隔墙有耳啊。

那好，拜托你们好好复习吧，成绩要是太差了，可是会让寒假泡汤的哦。

啊，再有，静希，有时间吗？】

山城指导员整理好教材，没有向草十郎招手直接走向了走廊。

虽然是休息的时间，但走廊里看不见学生的身影。

在这里可以听见学生们的骚动的声音，与之相比，走廊里静悄悄的显得很安静。

是因为没有窗户的走廊里有一种闭塞感吧。

对学生们来说，课余时间的休息地点是在教室内，这里成为了死角。

【有什么事吗？山城老师。】

【不，也不是什么大事。

考试前跟你这样说话可能有点不体贴，所以不用特别在意。话说回来，习惯学校了吗？】

【——————】

班主任的关心让草十郎有些吃惊，也让他感觉有些高兴。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这里草十郎净被不讲理的人折腾来折腾去。些许的关心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鼓励了。

【是的，对学校的构造啊规则什么的，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朋友也交了不少。】

【是吗，那就好。班上的同学都是些面恶心善的家伙，在这方面不要特别在意。而且静希你很好相处这一点也帮了大忙了。】

“令人厌恶的废物，身为教师却净做些无用功的混蛋”被青子这么严厉批评的山城指导员，也在用他的方式照顾着别人。

【打工也要适可而止哦，一般来说考试前这些都是要取消掉的，所以不要太勉强了。

还有，如果考试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和周围的人谈谈。自己一个人独自在那烦恼多半只是浪费时间。而且你看，学校里可以聊聊的对象还是不少的吧。】

那么再见，山城指导员举起一只手道别离去了。

淳朴的少年老实的接受了这废话一样的忠告，“原来如此”，点着头回到教室。

然后，

【什，想聊女生的话题！？】

一分钟之后，草十郎遵照山城指导员的建议进行了实践。

【差不多吧，确实是碰到难题了。我仔细想了很久后也注意到自己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太少了。】

“现在真是没辙了。”草十郎好像很遗憾的样子低下了头。

【不是、你竟然会想这些，吓了我一跳……唉算了，过来这边。】

木乃美把手搭在发愣的草十郎肩上，两个人一起躲到了教室的角落里。

虽然当草十郎一脸认真的提出“女孩子太难相处了给点建议”的时候，木乃美还以为他吃错药了。但仔细想想草十郎找他商量这还是第一次。

这个男人虽然作为打工处的领班，但是干大多数事情都没什么耐性，这次却是真的在烦恼。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必须要小心应对才行。

【那，做了些什么，you？】

【……从现在，可能才开始要做。】

【木乃美，假如吧，Mad Bear里来了一个刺鲀一样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很讨厌我，想把我从Mad Bear里面赶出去。而我又不可能从Mad Bear里面辞职。】

“毕竟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需要钱呐。”草十郎很有感情的说道。

木乃美姑且只能点头表示同意。

【……也就是说，想把那个女的赶出去？】

【相反，无论如何都希望她认同我。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不可能会讨厌那个女孩的。】

“唔”草十郎皱紧了眉头。

这个男人确实会这样墨迹，木乃美则“啊哈哈哈”笑着表示理解。

如果是和女性关系扯上关系，在木乃美芳助旁边可以使自己的优点特性提高三倍。

【——啊哈哈哈，哈—哈—。

什么呀，不就是想搭讪吗？也就是想处好关系没错吧？】

“唔？”面对木乃美提出的观点，草十郎很认真的思考起来。

他本人其实并不清楚搭讪是什么意思，然后点了点头。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到底要怎样才能和同年纪的女孩子聊得来呢？】

【什么呀？不是和班上的女生聊得挺好的吗？那还真是不错呢，弄得我都羡慕嫉妒恨了。

靠着你自带的天然属性硬上不就好了么？

不觉得山里长大的是一种稀缺属性吗？活生生的稀有种哦。】

【是这样吗？稀有种，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呢。

话说回来，在讨厌我的情况下到底要怎样做才好啊？虽然班上的同学都很亲切，但那可是刺鲀啊，不，还是说刺猬比较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要迎难而上呐，等待对方软弱的那一瞬间，一下刺过去就行了。】

“唔呋呋。”另一边草十郎的眉头则越皱越紧了。

【照你说的这样，肯定不行呐。】

草十郎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似乎是想找一种更好的比喻出来。

【笨蛋，女人什么的只要哄着点就行啦。

首先去打听下她的兴趣啊，看重什么呀之类的，接下来只要顺着来就行了。比起自己的事情要优先考虑对方方便不方便，这样先从外围开始攻略。】

【外围……周边吗？】

【肯定哒，在这之后，嘛，反正这个是最有效的。可以叫行贿吧？总之就是拿礼物钓上钩。

这时候需求和供给一定要合拍，就算讨厌你也会老实接受的。一旦接受了，剩下的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到目前为止我都在这里连战连败！”面对一脸热情的友人，草十郎也察觉到他似乎误会了点什么。

【——但还是有个问题啊，木乃美。

确实请客、或者收到类似这样的礼物会让人很高兴，但是】

【没有那个闲钱，对吧。我懂的我懂的。

……嘻嘻嘻，没办法。为了这样的静希，只能稍微给你介绍个不错的打工喽。】

【？】

两个人从教室的一角，向着更角落的地方移动。

木乃美把草十郎带到了周围没什么人的文件柜旁。

等草十郎知道这是为了让木乃美那恶劣的劝诱不被别人听见，已经是几天之后的事了。

那一夜，

洋馆的晚饭，一水的全是面包。

桌子的中央，软质面包像扑克牌一样堆积起来。

周围则放置着五光十色的果酱。

大碗中放着以莴苣为主料的沙拉。

旁边的小盘子里盛着各色各样的火腿。

虽然草十郎对一般家庭的晚饭还没有什么概念，但他也感觉到这些作为晚饭实在是太奇怪了。

老实说，不可能有比这更省事的晚饭了。

【啊，巧克力酱已经吃完了。

有珠，我没说过要买点新的吗？】

【……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屋子里呢。

第一，会吃巧克力的就只有你，自己的东西应该自己去准备吧。】

但是，对她们来说，似乎这是很平常的晚饭。

这里准备三餐的规则是轮班制，而今天是久远寺有珠负责。

而对有珠来说，所谓负责晚饭，平时就要把所用的步骤压制到最小才行，特殊的时候也只是稍微增加一点步骤加以料理而已……似乎是这样。

当然，草十郎并不知道有珠的这一套哲学。

在草十郎看来这是简单朴素的一餐。

再加上、

两个人之间没什么像样的对话。

日光房里流逝的，就只有餐具的声音，移动椅子的声音和时钟的声音。

顺带一提，草十郎已经吃完了晚饭，在客厅里观察着日光房里的动静。

【草十郎，九点不是有打工吗？想去就去吧，不用在意我们的事情。】

【啊，那我走了。】

对青子点了点头，草十郎披上了大衣。

又向日光房里看了一眼。

是错觉吗？好像正好和有珠对上了视线。

【？】

今天一天，有珠都在坚持无视掉草十郎。

是很彻底的不让他进入自己的视线。

可以当做是把草十郎当做碍事者在鄙视着吧，视线里并没有之前的敌意。

【……是在，看客厅的情况吗？】

草十郎滴流滴流的环视了一遍客厅，向着前厅走了出去。

确认草十郎已经离开之后，有珠不自然的把视线收了回来。

【——哈，好没劲。】

青子那非常露骨的表现出自己的吃惊。

这漠不关心装的也太假了。

【……怎么了，对晚饭有什么不满吗？青子。】

【不满意是肯定的，但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早就习惯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居然会这么坏心眼。

明明是要彻底无视的，却还要偷看对方的反应，不觉得太娘娘腔了吗？是要挖个坑等对方跳进来吗？】

【并不是要看他的反应，本来我就对他没什么兴趣。还有，刚才那是歧视性发言哦。说娘娘腔什么的太歧视女性了。刚才那种情况，你应该说“你的做法有矛盾”才对。】

【呜哇，你有这个自觉啊。】

有珠装作没听见同居人的指责，继续吃起了晚饭。

青子继续保持着惊讶的表情，一点一点的撕着软质面包吃起来。

【那我不作为苍崎青子，而是作为你的同谋问一句。

对有珠来说，没有一点能够让你做出放过他这一决定的判断材料吗？

虽然这假设肯定不可能，但假如他也是个魔术师，仍然是不论如何都不同意让他住在这间洋馆里吗？】

【要是这样的话会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该是认不认同他的问题了，而应该是没注意到这一点的我们挨两句骂才对。

……不过，刚才也说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假设，那同样，也绝对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必须要忍受他住在这里这一事实，就算是我，可能也有点迷茫了吧。】

【啊是吗？是这样啊。

现在就算我能说些道理啊、骄傲什么的让你冷静下来，最后还是要看那家伙的努力吗？】

【还是放弃吧，不论他做什么都是没用的。

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一点呢——】

本来，她就从未对别人放松过警惕。

作为能够将多种器物，多种童话再现的代价，魔女变为了讨厌人类的存在。

【那只是你自己过不去这个心结吧。非要把魔女的血统什么的束之高阁，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你娘娘腔的。

要是讨厌他的话就干脆点讨厌到底不好么？

我看不惯的就是你那模棱两可的态度，有珠。】

【模棱两可的态度……？】

【对，要无视就无视到底。就是在说这个。

本来是想顽固的死守着来着，却要打开城门，干劲满满的等着猎物大意了进来让你守株待兔。我作为你的同伴都看不下去了。

对那家伙，只要把门一关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样他不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吗？】

【……抱歉呐青子，能说的简单点吗？

你这个比喻，有点……】

到底想比喻什么呀？有珠想说的是这个。

看到同伴一副不自觉的样子，青子焦躁的情绪一瞬间超过了沸点。

【亏你还说你不感兴趣，做的这叫什么事？那家伙被那样躲躲闪闪的偷看，说不定会有什么奇怪的误会呐！

“有珠那样看着我，肯定也想和我搞好关系不会有错。那就好好的在屋里大干一场好了。”之类的。】

【——会变成那样吗？】

【会的，至少，是我的话早就冲上去说“有话对你说跟我到教室来一趟”了。这不早就可以完事了吗？你这黑寡妇。】

【……这样啊，我会小心的。

我也并不是想和他说话。我的话，与其说是在看他，不如说是在看他的手脚。】

【？手脚，什么啊？】

【手脚就是手脚啊，虽然他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呢。我有点在意那个，所以视线才忍不住追过去的。】

【那天晚上，游乐园的事吗？那家伙做什么了？】

【……】

有珠的表情变得有点不高兴了。

看来是唤起了游乐园败北的记忆。

【飞起来了，他

从过山车轨道上面，向着我的蛋男爵飞过去了。】

【啊啊，说过呢。趁势、飞了大概有一米吧，什么的。】

很幸运的，青子并没看见当时那个情景。

草十郎做出死亡跳跃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青子做出的暗示。青子还不知道这一点。

另一边，有珠在时钟台上目击到了这一场景。

虽然那真的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比起崩坏的斯纳克，

比起从地面击落月亮的青子，

那都是更加夺目的场景。

【但，那又怎么了？要为蛋报仇吗？】

【蛋男爵本来就要坏掉，有什么好报仇的。只是……人类的身体，真的能像那样动起来吗？】

是的，对和人类接触很少的有珠来说，草十郎的飞跃是头一次遇到的冲击。

和森林里的动物们相比，两对手脚的平衡感不知差了多少倍。

虽然是那样靠不住的双脚，尽管是那样无力的双手，却驱动着人类的躯体在虚空中像鸟一样移动。

这和一直在城市生活的人类头一次看到野生动物跃动所感受到的感动很相近。

【……你不用在意。我只是在想，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再看一遍那样活动的人体就好了，仅此而已。并不是对他有什么期待。】

【……原来如此啊，有珠的Ploy里面基本没有人形的，只是没怎么见过那种东西吧。】

哈~，青子的双肩垂了下来。

有珠那含情脉脉的样子，其实只是小孩子想要新玩具的好奇心而已。知道这一点让青子有点沮丧。

面对同居人的这种态度，有珠也并没什么异议。

就算是她自己，其实也并不清楚自己所持有的这份感动是什么。

【晚饭，明天我来做吧。

明明马上就要考试了却还吃这些寒酸的东西，本来还想临时冲刺一下，这下都没干劲了。】

【请随意，如果我不忙的话也会帮你的。】

洋馆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混入了异物而引起的变化，目前还没有显现出来。

第二天早晨早晨六点半，天空刚刚开始泛白。

冰冷的空气中，不知道为什么青子和草十郎一起去上学。

“听好，在洋馆的时候，要极力避免自己独自一人。”

青子就如同那个忠告所说的，像这样确保着从洋馆里出来的草十郎的安全。

……虽然是这样，

【好困。六点就要去上学，你也够努力的呢。】

【没有啊。是要花三十分钟给外卖工作帮忙。】

并没有考虑临近的期末考试，真是非常旺盛的劳动热情。

【比起这个，苍崎你会不会太勉强了？

没必要非得陪着我吧。】

【担心就免了，我会抽时间在学生会室里眯一会的。

都已经约定好了，到门口为止会一直陪着你的。】

在青子看来，

弄不好同居人已经装了什么陷阱。

虽然也并不觉得会在森林里面装些什么禁忌的陷阱，但还是以防万一。

至少在去的路上要陪着草十郎一起，青子这么想着。

要是有陷阱的话就在去路上解除掉就好。

一旦解除……话是这么说，但青子除了把陷阱轰到不能用以外也没有其他方法了……解除掉的话，暂且就可以确保安全了。

【嘛，回来的时候就没关系了。虽然不能认为有珠不会那么闲。】

【？】

夜间去布设陷阱，被解除了之后不加休息再在白天布设一次……她要真肯这么费劲的话，那这边怎么着都无济于事了。

出现那种情况也没办法。

那就说明对久远寺有珠来说，静希草十郎是值得做到那种程度的外敌。

甚至要那个少女践踏她所坚持的作为魔女的矜持也可以。甚至到那种程度。

【————】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不管青子如何竭尽全力都不可能守护的了这个少年了。已经铁板钉钉的事情再怎么想也没有用。

如果是自己能做到的就全力去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就干脆的舍弃掉，这就是青子作为人类的特性。

对她来说，这一方针是最大的让步。

离开了久远寺的领地范围。

直到走出山坡下的住宅地为止，两个人都在一起。

偶然的，青子悄悄看了一眼身边的少年。

【话说，在想什么呢？】

青子心血来潮的问了这么一句，而很意外的草十郎也察觉到了这一提问的本意。

“和有珠相处的怎么样了？”

面对这一难题，看来他是有他自己的考量。

按照朋友所说的，

面对这一难题大体有三种对应方法。

其一是外围。

“这方法很花时间，也最自然。

所谓人类，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点麻痹敏感的神经，培养出同伴意识。”

也就是说，目标并不是本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那人很重要的事物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不像是木乃美会说出的，十分成熟的意见。然而很遗憾，草十郎并不知道有主的嗜好。

虽然也察觉到这个洋馆对她很重要，但感觉如果随便的就给洋馆做扫除反而会起反效果。

在草十郎看来，自己很重要的东西肯定不愿意随随便便的被别人接触。

其二是内部。

“但是，果然直接对人出手才是最快的。像我们这样没有魅力的人就要依靠有魅力的外部装备了。

——没错，就是在说礼物啊，静希同学。”

即是短期决战。咔嚓，一击必杀。

赠与高价的礼物来改变对手的意识，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草十郎也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作战。

毕竟这个简单易行，对他来说很容易理解，这非常不错。

然而——难办的是，这个和一号作战一样不可行。

毕竟，前提无法成立是非常致命的。

“还有啊……嘛，你见过的吧，

我是不太懂是怎么回事啦，总之做的太过火了反而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就像殿下那样。

可不能让对方有‘我现在被冷落了’的意识哦，等交往了之后才注意到‘阿勒，我是不是被冷落了’这样才是最好的。”

说了半天还是完全不明白要怎么做，总之就是不要太勉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这点完全同意。

为了让对方接受而做出努力是正确的。

但是，草十郎也认为那是要分阶段的。

回想起过去要进入陌生狐狸的领地里的事情。

那时候只要把手里拿着的食物之类的东西放好，自那之后，狐狸的气息就消失了。

人表达善意，诚恳的方式各不相同。

单方面的善意有时候会成为负担。

尽管如此、

【没关系的，我在想呢。总之先思考下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或者想做的事情之类的。放心吧，我会好好遵守苍崎告诫我的那些方针的。】

【——————】

交给我吧，草十郎很自信。

完全靠不住的回答，青子也由此亲身体验到“真的没关系吗这家伙”是怎么个情况。

【想要学校内那样的扫帚？】

【是啊，可以的话介绍个便宜点的地方。】

【……静希你家，是宿舍吧，我不觉得你会需要扫帚那类东西啊。】

【不，有个很在意的地方想要打扫一下，另外要是有垃圾袋的话那就帮了大忙了。】

【虽说是要避免无端的花销，

嘛，随便怎么着吧，用我们的就行吗？要借去用吗？】

【不了，估计一天还用不完，还是自己买吧。

再说也是一直以来都想要的东西。有的话会很方便呢，扫帚。】

放学之后，在打工回来的路上。

时间是距离打工结束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下午四点。

“把临近考试的学生霸着不放算怎么回事？”Mad Bear的厨师长被会计这么狠狠的训了一通，只好哭哭啼啼的把草十郎送了出来。

然后，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可能，会左右草十郎的命运。

按照原本的计划，草十郎必须要等着青子结束学生会的事务后，一起放学再回到久远寺家。

但是，不知道草十郎是怎么想的，他开始向打工同伴，也是同年级的同学打听这附近有没有便宜卖扫帚的店。

【乡下人的兴趣还真是难以理解，没病吧？

咱们学校附近不是有个麻烦拉面店吗？那条街的尽头就有一家冲田五金店在卖。要是买一整套的话比西口的建材超市还要便宜一些。

……虽说跟我没什么关系，要用我的自行车吗？反正明天考试我也没处用。】

预想之外的帮助让草十郎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但是骑自行车爬上久远寺家前的山路想想就很困难，更何况还带着一堆的货物。

【不了，虽说很想骑骑自行车，这次就先算了。那明天学校见。】

向同学道完谢后，草十郎向五金店出发了。

目标是便宜结实的扫帚，还有大型的簸箕。

如果可以的话还想要平板车呀，加长的木棒之类的东西，总之想想就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想要买到手。

从午睡中醒来之后，少女就再次开始了工作。

久远寺家包含有别馆，别馆内部是作为图书馆使用的。

这里收藏着少女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书籍，令作为同居人的青子对进入这一领域也会踌躇再三。

如果说久远寺家是被时代抛弃的魔女之馆的话，

那这个图书馆就是被时代遗忘的童话之屋。

对操纵童话的年幼魔女来说，这里，必然可以说是相性极好的圣域。

少女凭借记忆在书架间巡视。

……然后

不知为何抬起头的时候，看见了奇怪的一幕。

【…………】

俊美的眉毛因为不满皱了起来。

在这之后的计划，没一项能按照预定执行了。

少女眉毛的形状像遮住太阳的乌云一样，一声不响的，盯着窗外那奇怪的一幕。

——不过，

虽说是在山坡上的洋馆里生活，但是对草十郎的日常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起床，打工，吃早饭，上学。

不习惯的课程，很少能休息的课间，下课。

放学，打工，打个小盹，起床，考试前复习。

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与本人的努力正相反，无情的不断流逝。

状况一如既往，不曾改变。

在洋馆内尽量和青子在一起，

还有睡前吃掉有珠准备的药这一点也是不加改变。

前者是出于对草十郎安全的考虑，而跟在青子后面。

后者，虽然这么说有点强词夺理吧，其实也是为了他的安全。

然后，今天早上草十郎一边一成不变的为同样一成不变的早上发着愁，一边泡好了早上的红茶。

【…………啊，说起来。】

虽然和有珠的关系没什么变化，但这里还是有一个挺大的变化的。草十郎的早茶，从煎茶变为了红茶。

厨房里备有各种各样的红茶叶，可是对草十郎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是没用且多余的。

当然，他用来泡红茶的是红茶包，泡好了自己喝的一杯之后，草十郎向餐桌走了过去。

桌子旁有两位先到的客人。

青子和有珠两人沉默的吃着早饭。

在久远寺宅邸里 ，早饭完全是个人主意。

两个人的早饭说的委婉点那叫朴素……说的直白点，早饭就只有坚硬的石窖面包这一种东西，准备起来连两秒都用不了。

青子她们偶尔会交谈几句，直到品完最后一口红茶，从桌前的位置站起来。

有珠已经放寒假了，会就这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青子则一只手拿起书包走到玄关，准备好去学校。

草十郎也会在收拾好餐具后，追在青子的身后离开洋馆。

两个人会这样走下长长的山道去上学。

三天的时间就这样非常简单的流逝掉了。

【话说，在那之后有什么动作吗？】

放学后的黄昏时分。

面对青子的提问，有珠保持着拿着牛角面包的姿势摇了摇头，简单的回答了一句“没有”。

【是吗，那敌方也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喽，找到魔术师本体的居住地了吗？】

得到了完全一样的回答。

看不出有什么失望的地方，青子一口吃掉了牛角面包，把叉子伸向了沙拉。

【这样啊，我考试结束了之后也会来帮忙的 ，在那之前只好麻烦你一个人来了。今天开始又不得不帮那个傻瓜临阵磨枪，实在没有时间。】

有时间去忙这个还说你没时间，有珠的脸色稍稍阴沉了一些。

【？没问题吧，有珠你都已经放假了，不是可以把一天全耗在上面吗？】

【…………】

确实有珠已经开始休寒假了，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全部花在作为魔术师的生活上。

只不过，最近几天因为某种原因光宅在图书馆里了。

自然没有专注于青子所说的“对付挑战者的对策”。

【有珠？在听吗？】

【……知道了，今天晚上开始，会开始这方面工作的。】

回答中混杂有少许的叹息，有珠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虽然有些东西很让有珠在意，有些话有珠很想说出来。

在仅仅两个小时之前，她又想要做什么。

有珠把这些发生的事情咽回肚子，离开了餐桌。

也有是私立学校的关系，三咲高中的寒假来的很早。

十二月中旬就会迎来期末典礼，校舍和学生们也就会趁这短短的时间好好排解一下积累了两个学期的疲劳。

当然，

对他们来说还有惯例的一道关卡，那阻挡住幸福的长假之前的期末考试，需要他们平安无事的跨越过去。

正在播放深夜节目的收音机。

省下了去厨房泡红茶麻烦的魔法瓶。

保护双脚免受冬季严寒侵袭的电热毯，作为宵夜的螃蟹面包。

类似这样的东西把青子的房间填的满满的，现在这里成为了通宵学习的强制空间了。

【期末考试的第一天，辛苦你了。

那么，做好掉层皮的觉悟了吗？】

【————】

嗯嗯，草十郎使劲点着头。

打完工回来之后，等待着他的并不是作为魔术师的苍崎青子，而是作为鬼之学生会长的苍崎青子。

时间回溯到大概半天前。

结束了第一天的期末考试，草十郎准备回到洋馆进行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计划。，

【今晚要把你关在我的房间。

啊，当然晚上的打工也要取消掉呢。稍微认真点，不可能就这么点分数的。】

而在他面前出现了带有青色火焰的笑容。

手里握着一张皱巴巴的卷子，那是草十郎的考试卷。

恐怕是从教职员室的山城指导员那里拿来的。

“嘛，毕竟是刚刚转学过来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么看来，肯定是趁势夺过来的。

于是，至今为止都睡在屋顶阁楼里的草十郎，今天只好来到了青子的房间。

不管怎么看这都有很多问题存在，毕竟青子也是年轻的女学生。对同年纪的男生进入自己的房间这一点，心里肯定也会有所抵触。

但是，这些在看到草十郎的考试卷之后就被抛到脑后了。

因为这，青子今天的不爽值增加了一半以上。脸上的青筋更说明她的愤怒已经不可能平息了。

【首先先完成自己复习，

你用那个桌子。】

青子背对着草十郎，面向自己爱用的书桌。

另一边，草十郎面前是一个便宜的玻璃桌。

【……感觉有好多地方不习惯啊，

呐，苍崎，那个蓝色的是什么？】

冷静不下来的草十郎看着倚靠在房间一角的吉他。

【感觉薄薄的又是蓝色的，肯定是苍崎你的东西。

……难道说，是武器？】

【是乐器啊那个，电吉他没见过，至少在音乐教室里见过和这个类似的木吉他吧，再有你再蓝色蓝色的说个没完，当心我揍你。】（渣卡注：蓝色和苍崎青子名字相似，老问题了。）

果然不是武器啊，把这个感想留在肚子里，草十郎也坐在了坐垫上。

【——————】

【老实一点行吗？明明平时看起来跟听力很好的大型犬一样蛮迟钝的。有什么让你很在意的东西吗？】

【………………】

这种情况下，要说迟钝也应该是青子。

就算草十郎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冷静不下来，那也要说两个人的迟钝程度在同一水平线上。

【啊，难道说是因为内部装饰？这个房间的家具等级和客厅的不一样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吗？

这里除了床以外，都是我在家里的东西哦。虽然搬过来已经两年了，还是没有融入这个房间吧。】

错误理解了草十郎慌慌张张冷静不下来的原因，这么解释完，青子开始了自己的学习。

快进一样翻动着书和笔记本。

已经没有别人介入的余地了。

被青子背影冒出的气息所压制，草十郎也打起精神，走向了桌子。

既然被完全的无视掉了那就安心专注自己的学习，草十郎也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在那之后过了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接近十一点，青子的集中力也终于开始涣散了。

看准这个时间点，草十郎向青子凛然绷直的背影搭话了。

【苍崎，打扰一下行吗？】

【嗯，什么？】

听到客客气气的声音，青子没有回头回答道。

虽然有所放慢，但青子并没有停止自己翻动笔记的动作。

【这三天，看见青子你们的晚饭来着。

你们的晚饭一直都是那样的吗？】

【是那样的啊，很奇怪吗？】

【唔……话也不是这么说啦，

但在学校里大家都乐乐呵呵的。谁带了什么饭呀，聊着类似这样的事，所以我在想，难道说……】

【没什么难道啦，并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才不和有珠说话的，我和有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青子背对着草十郎很平淡的回答道，但是一点也感觉不到青子说的是事实。

【餐桌上很紧张呢，

虽然我觉得青子其实是想和有珠和好的。】

青子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但是，草十郎遗憾的小声嘀咕，让青子有点意外。

【嘛，说餐桌上很紧张倒是挺合适的呢。

有珠往你喝的东西里面放了多少次墨斯卡林你都没发现，昨天还堂堂正正的往沙拉里混了七度灶之类的进去。

……真是，那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呀？】（渣卡注：墨司卡林是一种生物碱，用作致幻剂。分子式C11H17NO3。七度灶又称为欧洲花椒，是避雷的神树，别名雷电树。有关于它能解除魔力的种种传说。）

回想起之前的事情，青子一边翻着教科书一边忍不住苦笑起来。

【墨司卡林……？】

【从仙人掌里面提取的生物碱。要是有珠来用的话，就不是单纯的致幻剂了……嗯，我就先到这吧。】

青子这么说完，啪嗒，把第四本教科书合上了。

至今为止动都没动过的背影咕噜一下转了过来。

【来，现在该教你了。

今天考的这四门，真的是答的太有草十郎风格了，我都快晕过去了呢。】

虽然一副开心的语调，但是青子的眼神非常不高兴，盘腿坐着盯着草十郎。

【现国、地理、数学、电子工学

照这样继续再考两天，你就不用指望寒假了。要是这样的话头疼的可是我呢，实际上。】

【不，我也很头疼的。放假了还要去学校什么的，我可没兴趣。】

草十郎冷静的把错误订正回来。

【那是我的台词！你要是去学校的话，我这边肯定也要一直跟着去啊！】

虽然不愿想起来，青子联想到了山城指导员那张笑眯眯的脸。

【要是在以前，只要我还有口气，眼里就容不下一片红的学生。

本来是要从根源上给掰过来的，但是……】

【嘛，你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总之在分数上就稍微放宽一点。

再说我也是靠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人，没时间耗在教你这件事上。】

草十郎面对青子的宣言，很露骨的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

“我可不需要你管这闲事。”他的表情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说你啊，你觉得费事的是你还是我啊？】

“肯定是我啊。”草十郎认命的静静低下了头。

不管怎么狡辩都无法否认，就像青子所说的，要论辛苦的程度确实是她那边更高一些。

【……这次，真的给你添麻烦了。】

混合了认命和感谢的心情，草十郎匆忙的行了一礼。

【很好，放心吧，我也不是魔鬼。

不会要求你把目标定在平均线上的，要是照预定进行的话，三点你就可以去睡觉了。】

像是面对着值得嘉奖的学生，青子满足的点了点头。

对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的草十郎来说，只要还有这份率直在，大体上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想办法做到。

【……唉，我在安心个什么啊？

听好，静希？虽然没被拜托还硬要你你过来学习，但我还是很讨厌给人一对一教学的，因为太麻烦了。

好好的记住，这一次算是特例中的特例。】

青子像是对自己宣告一样的说道。唉~，草十郎有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青子看着这幅表情，不自觉的联想到“请把我带回家”这句话。感到自己还真是太小孩子气了。

虽然这么说，又不禁回忆起和草十郎初次见面的那个雨天。

……时间像沙漏中的细沙一样渐渐流逝。

【——结果】

青子的眼睛因为窗外透进来的晨光眯了起来，她已经不知道喝干了多少杯红茶了。

【花了一晚上呢，苍崎。】

不可思议的，草十郎接着青子的独白说了下去。

青子没有了平时的霸气。

通宵到天明，再加上一晚上都在对草十郎怒吼。这些疲劳造成了这一点。

另一边，草十郎倒是和昨天晚上没什么区别。

【……哎哎，太小看你了呢。】

【所以说，夸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值得夸奖呢……】

虽然青子晕晕的，但话语中有一半是真心的钦佩。

这个乡下来的还是能够抢救一下的。

保守点说，就算学习能力勉勉强强只有中学生水平。

但，如果是以检验理解、掌握所学知识的考试作为目标，并不是没有希望。

基本上只要把得分点死记硬背住就好。

就算再过一天就把学到的都忘了也要靠纸扇让他通宵记住，青子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接受草十郎的教官这一职务的。

……但还是有失误的地方，没有预先想到的是，这个学生非常的优秀。

四门课的考试范围复习完只花了一个晚上，不单单是这样，他还非常的热心，像是担心记住的东西派不上用场似的认真学习起来。

【但是啊，虽然这么认真是好事，你啊，在记忆这方面太花时间了。】

【这个就请放宽一点吧，毕竟至今为止都是靠身体记住的东西更多一些。】

【……】

没办法，青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确实，对山里的生活来说，比起知识还是经验更重要。

【……算啦，反正这下山城也不会因为你的成绩找你聊天了。

红茶、能再来一杯吗？】

青子疲劳的伸着懒腰，草十郎回应着“好好”站了起来。

似乎是购买了过量的红茶茶包，还剩下不少。

【真是的。苍崎你还真是浪费呐。】

怕被青子听见，草十郎小声的说道。

作为被狠狠教育了一晚上的反击，草十郎很高兴看见了青子邋遢的地方。

……而这些买的过多的茶包并没有成为累赘，反而成为了今天晚上的补给物资。这件事，草十郎现在还无法想象。

青子则是一副放松的表情看着没有危机感的草十郎。

【……虽说这也不错吧。不过至少，学学怎么泡立顿的红茶不行吗？】（渣卡注：立顿不用我多说了吧。）

听到青子自言自语的感想，草十郎赶快转过身来看着青子。

【果然味道会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嘛，要说的话我其实无所谓，倒是有珠，在茶的问题上总是纠缠不休。

——对啦，草十郎，和有珠搞好关系了吗？】

趴在还乱七八糟堆放着教科书啊讲义什么的桌子上，青子很开心的问道。

草十郎用带有恨意的视线看着这样的青子。

【就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能和她见见面，吃饭的时候你也知道是什么样吧。要怎么才能说是搞好关系了啊，苍崎？】

【是吗？我倒是觉得挺有戏的呢。

草十郎你不怕有珠，有珠也不那么着急找理由把你赶出去了。

不挺好的吗，这状况？】

【……你完全不懂啊，苍崎。

那孩子和我的关系，不是跟游乐园之前苍崎你和我的关系一样吗？到底要怎样才能说这是挺好的状况啊？】

【总之不是没有翻脸吗？

虽然只能算是单方面的关系，怎么说呢，是该说和有珠相处的挺不错的吗？找到理由的话就有可能和她相处好了吧。

那孩子已经习惯了回应反感，大概，是想放着等对手自灭吧？】

【？？】

青子抽象的说法让草十郎的头越来越歪了。

【你要是知道那孩子情况的话就很简单了呢，。

但是——】

即便知道了，要在那个立场进行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了。

【苍崎你也挺难的。】

说着，草十郎把两人份的茶杯那回到桌上。青子接过杯子，像是要把疲劳打消一样把茶杯送到嘴边。

【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除了认识那孩子以外还什么都不了解，就算是久远寺有珠这个名字也不能确定，这太有问题了。】

照着青子的样子把茶杯放到嘴边，草十郎的杯子里盛的并不是红茶，而只是单纯的热水。

【哼~，要我教教你那孩子的事情吗？】

青子半闭着眼睛看着仰坐着的草十郎。

青子的动作十分令人着迷，而草十郎，

【不，这类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去问本人。】

他真挚的，像是在面对着现在不在这里的人一样，很清楚的回答道，

【……也是呐。还真是，你真的选择了有珠喜欢的对应方法呢。

吶，我早就很在意了，你在客房和有珠说什么了？

再怎么和我有约在先，那孩子也不可能放着一个外人在那待上半天的。】

那时候——

草十郎回想起在客房里醒来，和有珠交谈的那两三句话。

他并不觉得那些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也不是什么气氛轻松的交谈。

那些谈话，怎么说——

【呐，说了什么让那孩子改变想法了？】

告诉我嘛，青子靠过来追问着。

【——】

唔~，草十郎皱着眉头一副为难的样子。

不光是不知道那些话对有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自己来说，那情况也够奇怪的。

还有一点也很在意，那些话对谁，起了什么效果。

【好啦，别跟个木头似的。保密什么的跟你一点都不搭调哦。】

青子一脸坏心眼的笑容，一点一点的向草十郎靠过去。

【…………】

怎么看也太过保持缄默了。

反正草十郎也早晚会知道的，苍崎青子也干脆把自己喜欢八卦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嘛，虽然不能说和那孩子都聊了什么吧，

和现在的苍崎比起来，既没有鲜花也没有浪漫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直到刚才苍崎你都跟个鬼一样，自己还没有察觉到。】

青子横过脸来斜眼看着草十郎，草十郎则一脸认真的正视着青子。

青子慌忙闪开了。

不用说，她刚刚才注意到两个人的距离已经近到身体接触的距离了。

【那、那也是没办法的啊，这样效率比较高嘛。

你看你，不看着你点马上就出错。】

青子一边嘴里不断抱怨着一边站了起来。

【确实是呐，感觉就像过去一样呢，好久没这么集中了。

你说这是特例中的特例，还真是挺遗憾的。】

【……你还挺轻松的嘛，那今天就别光应付考试了，再练练和有珠聊天怎么样啊，草十郎？】

【嗯，那是当然。】

草十郎很爽快的回了这么一句，青子一下子没词了。

本来是想挖苦一下他的，没想到会他满脸笑容的这么回答。

【方针改变了，先去搭话试试吧。

总之要是惹她讨厌了，就赶快结束就行了。】

草十郎这样说着，站了起来。青子盯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该说他的样子很值得依靠吗，还是该说他的动作充满了自信呢？让人不自觉的，对他有了些许的尊敬。

【总之今天我就一个人先回来，试试和有珠说话的。

苍崎你放学之后，还要去学生会对吧？】

确实如草十郎所说，青子还有临近寒假前的最后一个会议要开。

本来在等待会议结束的时候，草十郎会离开学校直接去打工。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工作。

这也是青子为了避免只有草十郎和有珠两个人待在洋馆里而采取的一点措施——

【等下，难道说你要一个人对抗有珠吗？】

【并没有没打算对抗啊，要比的话也赢不了的吧，那是有珠啊。】

面对惊愕的青子，草十郎很平淡的回答道。

【但是，我觉得要是苍崎在的话可能会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所以，今天你能慢慢和鸢丸做对手吗？】

【……………………认真的？】

青子试探的问道，草十郎轻松的点点头。

理解事态严重性的青子和，

说是不需要理解这严重性的草十郎。

由窗户透进来的晨光，将站在一起对话的两人分成了光与影。

哪个是被光芒照耀的，

哪个又是被黑影笼罩的，很难说清楚。

短暂的，其实只有数秒左右的沉默。

青子认真的凝视着草十郎脸庞。

【是吗，那就不阻止你了。】

青子这么说道。

之前沉默的意图，和内心的纠结都不留痕迹的消失了。现在是很有青子风格的冷静。

【……感觉你在生气啊，苍崎？】

【不算吧。那么，有什么想法吗？如果考虑的不周全可是不会管用的，对那孩子来说。】

唔，草十郎皱着眉头思考着。

确实光靠对话就想和有珠变亲密是很困难，或者说，感觉那是不可能的。

“话语拿不下的家伙就拿东西钓。”

作为他为数不多的聊天对象（包含一定的误解）之一，木乃美芳助给了这样的建议。

顺带一提，在联想到用木乃美的建议应对青子的时候，草十郎的感想是：

“拿东西钓苍崎，之后会很可怕的。”

【……嗯，原本我就不知道有珠的兴趣是什么。

仔细想想，现在的自己和有珠一点交集都没有。】

真头疼啊，草十郎抱起了臂膀。

【虽然这也是常有的事了，但你还真的什么都没考虑啊。】

【嗯，但是，嘛，我觉得不胡思乱想也挺好的。

向有珠说明这个那个啊，希望她理解我啊，我想要做的不是这些。怎么说呢——】

想法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草十郎烦恼着该怎么说出来。

短暂的思考之后。

草十郎“啊”了一声，微微点了点头。

【要说重要的不就是，我喜不喜欢她这件事吗？】

清楚的说出了难以说出口的感想。

确实，那是所有的前提。

并不是为了认同，

也不是为了获得回报的求爱。

首先，喜欢那个人，所以想与她接触。

那是不掺杂算计的，纯粹的心情。

但是，这只是作为人类的幸福。而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算计与妥协，私欲与相噬。

所谓用道德把非人的东西纠正过来才是所谓正确的人性。而对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这份清洁太过刺眼了。

……不，准确点说，是对不得不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是这样。

【……………………】

面对草十郎的话语，青子什么都没有说，一声不吭的站起来。

青子长长的头发飘飘洒洒的从草十郎面前走过。

【苍崎？】

草十郎叫住了她，青子身上不知什么地方正渗透出寒气。

青子已经打开了房屋的门。

【我要去楼下洗个澡，

你也回自己的房间去吧。】

没有起伏的话语。

草十郎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点了点头。

【行是行……果然你是在生气吧，苍崎？】

说完，表情回到了青子的脸上。

那并不是已经习惯了的，青子平时那种不高兴的表情，

【……是吧，你无心说的这些话，大概是惹我生气了吧。

虽然我也说不清到底是对什么在生气。】

【…………】

草十郎并不知道这原因出在自己身上。

看着这样的草十郎，在短短的一瞬间，她露出了草十郎至今都没有见过的表情。

【再见了。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了，就让我道一句别吧。

你太小看有珠了。

……但是，那同时也是你强大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无法放弃的毒一样。】

啪嗒、房门发出这样的声音，关上了。

透过墙壁，可以听见离去的脚步声。

没有暖气的走廊冷的像冷库一样，但是青子早已习惯了。

【——哎，为什么是我出来了。

顺序反了啊！一般，不应该是男的先出来吗？】

去去，被青子催促着，草十郎从房间里被赶了出来。

啪嗒，木质的房门关上了。

走廊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冷。

——嘛，比起冷库要略微好一点吧。

###### 童话之庭

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结束之后，草十郎一个人走在回洋馆的路上。

越往山坡上走，道路就越陡，森林也愈加深邃。

这已经持续了超过二十分钟，对当地居民们来说，久远寺宅所在的这个山丘除了山以外别无他物。

另一边，对草十郎来说要抵抗着自己走遍森林和走到山顶呼喊的冲动。

这里有铺装好的道路。

森林是密到可以确定太阳入射角度的程度，

没有陡峭的斜面，也看不到潜藏在密林里的动物。

在这不用傻乎乎的去害怕遇难，也没必要去担心迷路的事情。

【……真丢人。还这么想家。】

草十郎轻轻自责着自己忍不住的回忆起家乡的事情，。

搬到町里已经有数周的时间了，还是总在比较山里和町里的不同。

那时倒不会像这样自己批评自己。

这几天——在认识了苍崎青子之后，也终于注意到这是会给自己拖后腿的一件事了。

靠理由、理念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的一名少女。

只要眼睛追随着她的身姿，自己的脚步也自然而然的变得轻快起来。

而这个青子所居住的洋馆，则是活脱脱的和她不相称。

就算是在三咲町中也是格外异样的一栋建筑。

被称为幽灵屋的洋馆。

实际上，居住在其中的并不是幽灵而是魔法使，但是如果不纠结某些细节，这些谣言说不定挺正确的。

【……说起来，幽灵啊魔法使什么的，哪个都不是常识里的东西吧？】

明明自己是习惯不了都市生活的人，却没有算在内，草十郎哈的一声，甩了甩头。

不论怎样，该做的事都是一样的。

期末考试明天就结束了。

青子是有保护草十郎的责任，但这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如果可能的话，那草十郎今天就不得不要求洋馆的主人认同他作为同居人的身份了。

将洋馆团团围绕起来的树木的缝隙里，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林荫道。草十郎走过这条道路走到了玄关。

【——————好嘞。】

在玄关前做了一次深呼吸，草十郎走进了馆内。

目标是有珠可能会在的客厅。

但是，

迎接草十郎的却是一副预料之外的光景。

稍微走几步，就到了连接玄关和洋馆大厅的前厅。

在那个前厅里，一个人带着巨大的违和感待在那里。

洋馆的前厅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古堡。

没有丝毫人工的照明设备，全靠冬日里带有凉意的日光作为光源。日光就这样，由天窗那里垂下了光影。

木质的地板还带有清新的香气。

一袭黑衣紧靠着四角的大树。

少女就像文字所说的那样，把身体托付给洋馆。

像母亲的摇篮曲一样，平稳的摇晃着。

洋馆像是要守护少女的睡梦一样，把空气中的纷扰全部吞噬殆尽了。

在洋馆的阴影中睡眠的少女。

有珠总是躲避着他人目光，现在她的身姿成为了这个前厅里最鲜明的一景，魅惑着目击者。

【——————】

草十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这样仰望着天井。

……因为，出其不意也是分程度的。

少女纤细的身体依偎在暖炉旁，就这样睡着了。

虽然是美丽如画的一副景色，但这情况对心脏刺激太大了。

……无法感受到生命的睡眠。

太过安静了，那身姿里没有任何可以剥除的杂物。

在这寒空下，依偎着冰冷的柱子，她就这样被幸福包围着。

只要看到她，人们都会联想到名为死亡的永眠吧。

【……不冷吗，这孩子。】

呆呆的看着有珠，悄悄的嘟哝。

去拿条毛毯……这样可笑的想法，他连一丝一毫都没有想过。

与之相对的，他不由的考虑的是，去泡两人份的红茶。

静静的推开门，走到客厅。

有三枚药片放置在桌子上。

每天晚上回来要喝的，青子所说的那种药。

好不容易咽下了甜甜的药片，走到厨房那里，从数个红茶箱中选了一个，泡了两人份的红茶。

然后回到了前厅，少女仍然还在睡着。

尽量小心的，轻轻的坐到地板上。

地板的感触穿透裤子传达到身上，让草十郎吓了一跳。

暖炉旁边的话应该会很温暖吧，虽然可以想，但照青子所说，那个暖炉只是个没用的摆设而已。

青子和有珠似乎都不知道收拾暖炉的方法。

草十郎将托盘上的茶杯放到自己和有珠面前，慢慢的从书包里取出了古典的教科书。

【……苍崎生气了呐。】

回想起今天早上青子的脸，自言自语道。

还是完全不知道她发火的理由，还有那一瞬间的表情有什么意义。

先不管这些，草十郎很清楚，为了明天能平安的度过，不好好的复习准备一下是不行的。

多亏了青子，今天的考试有了稍许的变化。而明天的科目将更加困难。

草十郎不觉得今天早上还在发火的青子会在晚上再帮助他。

【就因为没考好而生气吗？感觉，这不像是苍崎生气的理由啊。】

一边嘴里抱怨着，一边打开了教科书。

似乎是打算在有珠醒来之前一直待在这里。

大厅里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

时钟的时针，森林的嘈杂都无法触动的午睡。

……经过了数个小时，草十郎静静的站了起来。

射入前厅的日光已经由白色变为了红色。

【差不多是打工的时间了。】

伸展了一下僵硬的背部，草十郎偷偷的看了一眼有珠。

不变的安详睡眠。

【………………】

草十郎真心烦恼起来。

是不是就这样让她继续睡下去，有珠是不是经常这样？草十郎在为问题这些发愁。

【……不，青子也差不多该回来了，没必要多管闲事吧。】

不论怎么想都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草十郎自己点了点头，离开了洋馆。

今天打工的地点是在三咲町的商店街，名为Mad Bear的中国餐馆。

那的制服全是由耀眼的色调组成的。

一头抽象的北极熊被纯橘黄色的围裙包裹着。用它强韧的爪子捏爆了中餐锅。

这一看起来像是山丘的标识是独创设计，在三咲町周边都不许有与之相似的标志。

这里是中国餐馆Mad Bear。

地域密集型，除了名字和logo以外，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的大众食堂。

这间老店顶着近年来家庭餐馆开始日渐消亡的压力，作为食堂每天都门庭若市。

对他们来说，和周边居民的••交流是很重要的。而外卖配送也是服务中的一项。

人称【Q（Quick）K（killer）S（service）•森林的熊先生 】

现在，草十郎主要的职责就是担任这里送外卖的工作。

他担任的是可以靠自行车派送的三咲町周边地区。就算是比较远的地方，只要前辈的万能50CC摩托车，大鳞大马哈鱼号出场，那就不算是什么问题。

【从社木那帮小哥那听来的。】

送外卖的打工仔在店里待机时，如果没有其他的工作会和服务员一起承担清洗东西的工作。

因为今天还没有到晚饭的时间，专门负责外卖的他们现在在厨房里其乐融融的洗着盘子。

【听着呢吗？静希。】

【听着呢，木乃美。】

身为学生打工仔的他们把双手探进巨大的清洗台里，热心的工作着……装作工作的样子聊着天，

【不光是和式的肯尼亚哦，好像连三咲町的大帝都和美食安娜都点了餐了呢。

那么想吃肉的话，去下市不就好了吗？怎么说来着，就算要整个的大个生鲑鱼外卖都给送。

怎么样，这不是明显很糟糕吗？是不是喂了些鳄鱼啊海豹之类的东西，那些家伙。】

【跟其他地方一比，我也觉得确实是挺少见的。话说回来木乃美，鳄鱼是啥？】

【鳄鱼就是鳄鱼啊。也是呐，你没见过实物。嘛，虽说我也没见过。

嗯，这次就借爬爬动物大陆非洲特辑的视频来看看吧。】

木乃美已经知道该怎么跟上草十郎的反应了。

正像这样东拉西扯着，订外卖的电话响了。经理麻利的取下听筒，确认着点餐种类和住所。

等他放好听筒，聚集在厨房里的外卖员们都把眼神别开了。

在这大冷天顶着风去送外卖，不管是谁都会敬谢不敏的。

【静希，虽然有点远吧，拜托了。】

经理似乎并没有对这帮没耐性的打工者们表示出失望，出声叫了草十郎。

【来给你，送货的清单。因为是特例所以别跟其他打工仔说呐。】

经理的手里是一张写有点餐清单和地址的便签。

接过这个，草十郎静静的摆了张苦脸。

【经理。】

【怎么啦？】

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了，经理直接看了回去。

【你有意见这很正常，但是，嘛，我也在这个商业街里干了好久了，也有被这样的白痴命令搞垮的时候。这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那，去冷库里拿东西去吧。】

经理极其自然离开厨房，“原来如此”，草十郎钦佩的看着他穿着黑衣的背影。

不管在哪，似乎都有这样奇怪的事情。

【好慢！】

晚上十点之后，

结束打工的草十郎稍微绕了点远，而迎接他的，就如所见到的，是愤怒的青子。

看到满脸不高兴的青子，草十郎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青子在生什么气，但和今天早上那不知道为什么生的气不是同一种。

【慢吗，这不是还差一点才到十点吗？

怎么了，苍崎？】

把双手抱着的纸箱放到地板上，草十郎看向了暖炉旁边。

在那里看不到孤独一人睡着的少女。

【不对，是已经十点了，你搞错了。

你还真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啊。】

【？】

【好了别废话了，到客厅里来。】

没管歪着脑袋的草十郎，青子径直向客厅那走去。

草十郎又抱起纸箱，亦步亦趋的跟上青子。

草十郎脱下外套，把外套挂到衣架上后走进了客厅。

有珠似乎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桌子上放着的是熟悉的药片。

【……没说清楚是我的不对，但你也要好好遵守时间呐。这可是以那个为前提来做的。】

给，青子把桌子上放的药片和装好水的杯子递了过来。

【？药的话出去之前就吃过了。

身体也没啥不舒服的，用得着这么慌慌张张的吗？】

【哈？为啥我们非得要管你健康不健康啊？】

【似乎是搞错了，你回来时候喝的那个药，说的简单点就是毒。

因为不是速效性的，大概要半天才会有效果吧。在那之前如果不抓紧吃新药的话，之前的毒就会在体内乱撞，出现猝死的情况。

有珠那家伙，硬说连这都做不到就不能相信你。】

【好啦，听明白了就快点喝了。

……嘛，我倒也没想到会这么麻烦。

最近还得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那之前先用这办法忍忍吧。】

【……说的太支离破碎了，总之我之前喝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

草十郎从青子那里接过药片一口吞下肚。

听到毒药什么的也没有害怕的样子。

“多谢”，似乎也没打算责备青子她们的霸道行径。

【真是，含毒制毒什么的，还真有古风呢，苍崎也是有珠也是。】

像是被点了笑穴，草十郎的表情又欢快起来。

另一边，青子则是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这样还能笑出来。

【今天回来晚是因为要去公寓拿行李过来。就是这么回事啦，之前要是有打个电话就好了呢。】

【……你说的行李，不会是指这些东西吧？】

青子指了指草十郎拿着的那些纸箱，“当然”，草十郎点了点头。

【既然不住了还要交房租不就成傻瓜了吗？今天跟房东说了。也稍微被问了一下什么时候回来什么的，说三个月没问题吧。】

【房租……？

啊，是吗。也是呐，我都把这事给忘光了呢。有珠听了也会高兴的，这下。】

爽朗的笑容说的就是这个吧。

一点阴郁都没有，直截了当，像是想到什么鬼点子的小鬼一样的笑容。

预感到会有不幸的事发生，草十郎不禁为即将到来的威胁感到害怕。

【但还真不少呢，行李。一箱还放不下吗？】

【是啊，有很多呢。比起这个有珠在自己的房间吗？】

【刚回去不久，虽然挺少见的在晚饭后留在这了，但似乎是没有等到呐。】

青子保持着厚颜无耻的笑容，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草十郎。

【没有等到……等什么？】

【那个啊，有人趁着有珠睡觉的时候擅自使用了没有库存的FAUCHON和Blue Calico。是不是等着要把这个不知道在哪的谁给剁了啊？】

【FAUCHON……是说那个茶叶吗？】

【对啊，我也被吓了一跳呢。虽然有珠经常随便找个地方就睡过去了，但准备好红茶再去睡这还是第一次呢。

还以为她有什么心事了叫起来一问，她也很吃惊。到底、是谁干的啊？】

啪，草十郎拿拳头砸了一下手掌。

他确实是准备了红茶，而之后则完全没有把红茶收拾起来的记忆。

麻烦了，草十郎的表情暗了下来。青子则很开心的看着他。

【这样啊……所以，有珠生气了。】

【当然，知更鸟都被牵连着扔出去了。】

【啊啊，要我的话也会生气。放着完全没有收拾，真是太不像话了。】

太失态了，草十郎很激动的自责着。

【重点错啦！听好啦，是因为自己的睡脸被看见了有珠她才生气的！】

【哎…………是这样吗，有珠她、我不觉得她会在意这些的。】

【你可能不在意，我们可是会在意的！】

嘎叽，青子的怒目而视仿佛发出了玻璃碎裂一样的声音。

“我们”、草十郎感觉到青子喊出这个词时其中蕴含的魄力。

【那是只限苍崎你们的情况吗？】

【世间的一般常识啦。自己不在意就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之后有你受的。】

【嗯。但是要这么说的话，在前厅里睡着的有珠不也有问题吗？总不能放着不管吧，那种情况下。】

【……你的好意心领了，但这怎么说呢，这个洋馆的主人可是她呀。

在这个洋馆里你所碰到的所有不入流不像话，失败失态的情况，责任最后都会押到草十郎你身上。

我说的这些，明白了吗？】

还是有点不明白青子说的意思，草十郎“嗯嗯”的思考着。

【——也就是说，这里是有珠的自治区喽？】

【没错，说的挺恰当。正确点说是我和有珠，领主想干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哦。】

笑着说完，青子做到了沙发上。

草十郎站在青子对面沙发的后面，回想着刚才的对话。

说是有珠的自治区、青子的自治区。那她们的家族、老家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苍崎，你的双亲怎么样了？】

草十郎忍不住把心里想事情的问了出来。

【还活着呢。是三咲町往下走四站地一个叫陶川地方的地主。师父是祖父，现在正在隐居，和父母住在一起。】

【……唔，这么听起来，感觉就像是个普通的家庭呢。】

因为说是魔法使的一族，草十郎似乎是想象了一些更破天荒的东西。

【父母啊，父亲的话似乎是在魔术回路制作方面并不很优秀。也因为这个，我作为第二代也就拥有了潜在能力，祖父是这么说的。实际上谁知道呢。

要说草十郎你所期待的一族，不管怎么想都应该是有珠。有珠她啊，跟我不一样是英国出身的。】

“话说的有点多，就到这吧。”青子截住了话题。

有珠的事要去向本人询问——眼前的少年这么说过。

这个方针，没理由在这里破坏掉。

【嘛，详细的情况你去问本人好了。有珠喜欢红茶也是从那里带来的习惯。

……说起来，为什么偏偏今天不泡立顿的红茶了？茶包泡茶不是更好吗？】

【不是苍崎你说的这样会比较好吗？

有珠会在红茶上面纠缠不休什么的。】

唔，意识到自己的失言，青子吞吞吐吐起来。

这家伙性格上粗枝大叶的，但总能注意到细节上的事。

【……嘛，算了。比起这个，明天放学后还要一个人回来吗？

我还有新年的活动要确定，说是要应付出一个年糕大会来，所以我明天还是会很忙的。】

知道了，草十郎点点头。

看来就算青子不说，他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

【大会倒是挺好的，但是苍崎你身体没关系吧？从昨天开始就没有睡过呢。】

【傍晚眯了三个小时左右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么说起来你状态也不错呢吧？马上就要接着昨天晚上的继续了。】

昨天晚上的继续，也就是一对一的通宵复习。

对从那时开始就没阖过眼的草十郎来说，这甚至可以称作是严厉的苦修了——

但草十郎非常高兴的露出了笑脸。

回想起刚转校过来那会，从暗处紧张的监视着自己的青子，和她那难以理解的照顾。

【好的，再说不管怎么看辛苦的都是苍崎你，这特例中的特例，我就心怀感激的收下了。】

看着他清爽的笑容，青子略微有些惊讶。

【……真是的，专挑一些没用的东西记。】

青子把视线从那笑容上移开，无奈的耸了耸肩。

翌日。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毫不拖泥带水的结束了。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十二月最大的难题就这样名正言顺的作为过去历史中的一笔抹去了。

但是，

对草十郎来说，最大的难题还在后面等着。

在町内和准备翘掉明天结业式的同学们告别后，草十郎进入了白犬冢的森林中。

回家的风景和昨天一样。

在这如同昨天翻版的气氛下，草十郎登上了坡道。

草十郎坚定的觉悟沸腾起来。

不光是因为今天是最后期限，更重要的是草十郎自己也想听听那个少女的话语。

不论多么艰难险阻，不管自己如何被无视，就算最后青子一脸坏笑的忠告 “惹急了把你放到镜之国里看你找谁哭去”变为了现实，也还是至少要打个招呼。

——然而。

等待着草十郎的，是有一半以上，多多少少已经预感到了的光景。

【…………这孩子还真能睡啊。】

让人感到目眩的即视感。

面对眼前和昨天如出一辙的景象，草十郎老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少女今天也靠在暖炉旁睡着了。

由正坐转变成的偏向一边的双足，就像是画本里见过的少女的坐姿一样。

比昨天要舒服一些的坐姿。

草十郎偶尔能发挥出奇迹般的观察力，很快就察觉到了猫腻。

“……学校里，鸢丸一个人在干什么呢？……”

草十郎偷偷的看了一眼刚刚走过玄关，好吧，振作精神，挽起袖子。

既然所有东西都和昨天一样，那自己也应该配合着这些来。

草十郎把书包放到一边走向了厨房。

当然是要和昨天一样，泡一些不拿手的红茶出来。

既然用FAUCHON会生气，今天就进行自我检讨，拿起了Jackson的fruit herb。

……遗憾的是，这就是现在草十郎的极限。

他并没有注意到有珠并不是对所用的茶叶种类而生气，而是因为草十郎无法很好的引出茶的香味而生气。

用茶壶泡好红茶后，回到前厅。

草十郎吐着白色的气息盘腿坐在暖炉前。

喝一口自己泡的fruit mix，从书包里取出了教科书。

虽然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但第一天的科目已经注定要补习了，果然这就是命啊。

前厅比室外虽然要温暖几分，但还是很难适应。严寒还真是关注着各种微小的温暖啊。

在被冬天的寒气浸染的大厅里，草十郎埋头在电子工学的讲义里。

因为选择这课的学生太少而被劝着选了这门课，不过因为高中这门课是从基础开始的，比起其他课程还有稍稍有趣一些。

【但是，就像苍崎说的那样。】

不加品尝的一口喝光红茶，接着倒了第二杯。

陶瓷制的茶壶在保温性能上很突出，红茶还是温的。

【看来自己真的做不好呢，在记忆文字描述的事物这方面上。】

呆呆的这么想完，草十郎开始继续阅读排列着的文字了。

前厅里没有电灯，光源全靠透过天窗照射下来的日光。

斜射的光源使前厅变得明暗分明起来，墙边的暖炉沉入了暗影之中。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浸染在灰尘中的废墟。

又或者是，黑暗童话中被遗忘的，褪色的插画世界。

在白色墙壁的房屋内，时间不为人知的不停流逝着，连太阳的目光都没有注意到它的脚步。

【——————】

就这样，时间顺畅的溜走了。

教科书阖上时发出的啪嗒一声，将雾蒙蒙的景象变为了现实。

草十郎伸了伸懒腰，缓解一下肩膀处的僵硬。然后兴冲冲地开始收拾起来。

把书本放进书包里。

有珠的茶杯就那样留在地板上。

把自己用过的茶杯放到托盘上后站了起来。

【打工的时间啦。】

没有丝毫拖延的动作，

“这种情况也没办法。”像是征得同意一样这么说完，很干脆的离开了睡梦中的前厅。

——眼看就要离开的时候，

草十郎听见背后传来的声音，停下了脚步。

胳膊就那样夹着书包，一只手举着托盘，转过身来。

有珠茶杯中的红茶泛起一阵波纹。

【呀】

草十郎用非常轻快的口吻这么打着招呼。

对象是坐在暖路旁拥有黑色眼瞳的睡美人。

有珠保持着自己仿佛雕像一样的睡相，静静的看着草十郎。

看着这样的有珠，草十郎现在才注意到有珠和青子的不同。

青子的话，虽然她的思想回路是迷，实际上表示的意思很容易理解。

她那注册商标一样不高兴的表情，先不说到底在对什么不高兴，关于她的想法倒是能经常反映出来。

与之相对的，有珠则连感情都不表现出来。

是在愤怒啊，还是在悲伤啊这些完全看不出来。

【你想，干什么——？】

像是坠落一样的问话。

她是在表示敌意还是在表示疑问，草十郎完全判断不出来。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她作为对手很可能使再现出那一天的夜晚。

粉碎四散的小瓶出现在草十郎的脑海里。

他很清楚如果回答的话很可能无法全身而退了。

片刻的犹豫之后，草十郎做好了觉悟。

但，并没有回答——

【也是呐，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坐吧。】

并没有考虑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只是单纯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

【………………】

没有回答，

黑衣少女一脸厌烦的表情看着草十郎，草十郎则干脆装作没看见。

再一次坐到地板上，把托盘放到一边，两个人的视线交错在一起。

有珠深不见底的眼瞳，依然没有容纳旁人的空余。

但，重要的是草十郎完全没有感觉到那份重压。

【那么、是什么……？】

【啊啊，虽说有点迟了，我想就这样一起聊聊天，和有珠你。】

明明之前说什么一句话说不清楚，草十郎这下倒是干脆的一句话说完了。

【和我……？不是和青子？】

【嗯？也对呐，虽然也很想和青子再多聊聊，但比起这个我更想三个人在一起聊天。】

有珠看不透草十郎的意图，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草十郎没有察觉到有珠的困惑，继续热情满满的推进话题。

【从苍崎那里听说她和有珠平常都不太说话，如果那是因为我的话我会感觉很困扰，但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会更感觉困扰。

难得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却不说话，我觉得太可惜了。】

像是仔细品味着自己所说的话语一样，声音里充满了感情。

有珠完全搞不清楚少年的意图是什么。

但是，能够感觉到他对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然而，

这愿望并不是由恐惧所引起的，这让有珠很意外。

【你、不怕我吗……？】

【啊啊，因为、我不了解你嘛。】

有珠睁大的双眼像是精致的玻璃制品一样。

对少女来说，少年的出乎意料已经达到了让她惊叹的地步。

非常率直的，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回答。

而这样极端欠考虑的回答，却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引起有珠的不快。

两个人的对话就到这里停止了。

不，之前那些甚至无法称之为对话。

少女不可思议的对这样舒适的沉默感到了厌烦，用眼神鼓励草十郎继续说下去。

少年则毫不胆怯的迎着少女的目光。

【…………话。】

【嗯？】

【不是说想和我说话吗？

那，想说什么……？】

能做到的话就让我见识一下，少女这样劝诱着。

少女挑起的话题对草十郎来说可算不上亲密。

她的鼓励像是故意为难草十郎一样，但是。

【那就，说说那只鸟吧，就是，那边那只青色的小鸟。

偶尔能看见它呢，是你养的吗？

还是说，叫什么来着，Ploy，是这么叫的吧。那只鸟也是有珠你的使魔吗？】

【————————】

瞬间，少女的眼瞳中闪烁起人类一样的色彩。

“那个废物”这样鄙视的视线。

【……那确实是Ploy，但那只废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虽说好久之前它就在这里了，然而我也不太了解它。】

【？那是它擅自住在这里的喽，在这个家里？】

【擅自什么的，我没理由会答应的吧。

……罗宾其实做不好自己原本的工作，虽说是这样，毕竟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尽管让它留在这里也只是失败的延续，最后还是网开一面了。】

【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住在这里不必非得有用处才行啊。】

【————】

面对那没有防备的笑容，有珠把脸转到一边不说话了。

剩下的时间里，全是草十郎单方面说个不停。

每天打工的事情，学校的事情，游乐园的事情，町的事情，房租的事情。

这样没有养分的单方面对话持续了二十分钟。

说到再也无话可说了，少年截住了话头。

【抱歉，我还有打工，该走了。】

……就像这样。

明明是难得的机会却这样干脆的放弃了，看来是真的什么都没想。

草十郎把托盘送回到厨房里，把书包放在前厅里向着玄关走去。

有珠没想到他会这样淡泊。

也因为这个，没想到就这样看到现在。

【——等一下。】

尽管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出声叫住了草十郎。

【嗯，什么？】

【…………那个

今天，你用了茶壶。】

【啊，嗯。反省了昨天的错误，所以用这个。结果，最后用的还是只有自己。】

【是吗，……那个茶壶是兼泡咖啡的，所以，和香草茶不相称。】

唔，草十郎的眼睛瞪大了。

这么说的话，似乎红茶的茶壶和茶杯还分种类，而且不同种类的红茶还定有各自的茶具与之相配。

【……还真深奥。

这就是那个吧，很难做好不习惯的事情。】

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不叫醒我？】

有珠并没有听草十郎说了什么，因为，这句话才是她真正想问的问题。

有珠打断了草十郎的话，这样问道。

“唔”草十郎像是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保持着沉默。

这么看来，不论今天还是昨天，他都完全没有过“把有珠叫醒”这个想法。

【……说吧，既没有想叫醒我，也没有期待我醒过来，为什么？】

有珠的视线里包含了杀意。

不论多么巧妙的谎言都无法瞒过她深邃的眼瞳。

黄昏时分的前厅，一转眼变为了判决生死的法庭。

谎言，应付托词都不被允许。

在这张嘴就会被贯穿心脏的气氛中，草十郎表现出的感情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疼痛。

尽管久远寺有珠的声音分外冰冷，他却再次拒绝回答。

少年漠然的联想到落到地面试图自立的雏鸟。

被抛弃的生物挣扎痛苦，既在期待那一缕的希望之光，又憎恨着希望的所在之处。

【不说不行吗？】

有珠轻轻的点了点头。

【那我就说了，其实我并没想那么多。只是单纯的感觉，把睡着的孩子叫起来不太好而已。】

【……我不想听你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我只是觉得既然在睡那就继续睡下去好了。虽然也想说说话，但那可以等到醒来之后，应该还有机会的。】

【……还真是轻松呐，听青子说她保护你也就到今天为止了。

能讨好我的机会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还是说——都已经被那样忠告过了，还是什么都不明白吗？】

什么都不明白，

已经约定好了，也知道事情的经过了，又同样作为人类聊过天了。

所以——应该不会被杀掉了。

如果基于良知、常识做出这种判断，少女就会当场作为魔女挥下制裁的铁锤。

对双方而言，这种无聊的误解都只会带来害处。

【那肯定是不会明白的呀，魔术啊魔法什么的，这么几天怎么可能就明白了。

我所知道的就只是完全按照有珠和苍崎说的去做而已。】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叫醒我，向我乞求自己的性命？”有珠的视线似乎在这么问。

有珠也知道，

这个少年没有唤醒自己，独自站起离去时看向自己的那个表情。那个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种情况也没办法——”

【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啊。

……也是呐。可能是觉得如果以后再没机会，那也没办法吧。

看到你的睡脸是那么的，觉得不能那么认为。感觉和苍崎所说的不一样，没法简单的联系到一起。】

虽然不能很好的用语言描述出来，草十郎还是把那时候的感想说了出来。

沉睡森林里少女的身姿，明明需要着某人，但又谁也不期望。

【……是吗。但是，这和静希是有联系的吧。

因为这个机会已经不会再有了。】

【机会是创造出来的。那为什么不会再有了呢？虽说今天是我自作主张吧，但并没打算乱来啊。】

【如果确实像静希你说的那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拒绝你了？】

【嘛，那确实是一个难点吧。】

草十郎偷偷的看向玄关那里。

虽然这行为没什么含义，但不这样不行。

【大概，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光我一个。我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这句话是在自问自答，但也有一部分是说给少女听的。

而有珠很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全部是他的误解，

向濒死的小猫伸出手去那种程度的，纯洁而又浅薄的，小小的善心。

这善心对有珠来说就像是荆棘一样惹人厌烦。

……胸口感觉到了久违的疼痛。

【……但是，我不会同意你在这里住下的。】

像是要把这样的心情隐藏起来一样，有珠稍稍低下头，这么说道。

对站着的草十郎来说，是无法注意到现在的有珠露出了和那时的有珠同样的表情这件事的。

【也是呐。这个肯定不是现在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会一口气非常干脆的解决掉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到那时为止，有珠一直讨厌我也没关系。】

【————————】

因为吃惊而说不出话，发出了那种声音。

到那时为止，有珠一直讨厌我也没关系。

这个话语，少女至今为止，不，只有一次，被这么拜托过——

【而且话说回来，不光是有珠，苍崎不也有不同意我住在这里的地方吗？

所以，想靠气势努力让你们认同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我自己的妄想。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与苍崎和你都是不同的。

所以，剩下的就只能忍耐了。

虽说会很难，但如果住在一起却没有相互打扰的话，就有让你们认同的可能性对吧？】

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如果做得到的话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有珠这么想着，“的确如此。”点了点头。

先不说他的想法有没有道理。

现在两个人已经谈过话了，在这个之后自己还宁顽不化可不行。

【假如，就算我在你旁边，你也能入睡吗？】

【会啊，如果是那样的话。】

草十郎笑着回答完，然后离开了前厅。

有珠没有再次阻止那个背影。

通过玄关走到外面的少年，转换心情向着打工的地方走去。

但是，在那之前。

【说真的，我觉得偷窥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像是有人告诉他似的，小声的这么抱怨着。

在草十郎离开洋馆大概两分钟之后，长发的人影悄悄走进了玄关。

一直在外面偷看屋内情况的，就是苍崎青子其人。

【……回来了？】

有珠一副生气的样子向青子打招呼。

不知在外面站了多久，青子的身体正因为寒冷打着哆嗦。

手套的质量不太好，或者公正点说，过度的严寒让手套根本起不了作用。因为这个，可怜青子长长的手指被冻得红红的

【刚回来不久。那怎么样了有珠？看起来聊了好久啊。】

青子一边哈着气让双手暖和过来，一边不知道为什么很开心的问道。

【………………】

看她一副坏心眼的表情，有珠很快瞧出来哪里不对劲。

【……你不觉得你保护过度了吗？

固执？还是说义务？】

【哪个都无所谓。

那结果到底怎么样啦？不是说不满意的话就拿实力说话的吗？】

【………………】

在兴高采烈的青子面前，有珠的脸色越来越暗了。

时间回溯到昨天晚饭那会，

因为前厅的事而产生的对草十郎的不信任，再加上对他的在意已经多到溢出来了。有珠强制向青子要求“明天也要让他一个人回来。”

今天的睡眠其实是靠药物做出的类似睡眠的状态。目的就是昨天状况的再现。

过程很顺利，但是结果超出她的预料。还有，爱多管闲事的同居人隔着墙壁替人捏一把汗。这情况可不好玩了。

再加上，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为了这种无所谓的小事生气。有珠自己都愕然了。

有珠盯着放在地板上的茶杯。

用洁白的手指描绘着茶杯冰冷的边缘。

【……确实像青子你说的，是个人畜无害的人呢。

虽然只有现在能这么说。】

装作没有察觉到青子内心的焦躁，有珠冷淡的把感想叙述出来。

似乎是说现在得出结论还太早。

【啊拉，就这些吗？还以为有珠要多说点呢。】

“快坦白”青子几乎要这么重复一句了。

有珠冷冷的盯着这样的同居人。

【青子，你藏起来了吧。】

满载着敌意，有珠追究起青子的不是。

前厅的空气冻住了。

两位少女像是在预测对方的出手一样相互凝视着。

【…………果然呐，真亏你能注意到。但是，唯有这个，我是不会让步的。】

青子拉开架势，死死的盯着有珠。

【我也没说要全部夺过来……也对，三成左右还是会留给你的。】

进入战斗态势的青子动都不敢动，有珠单靠视线就牵制住了青子。

【哼。由十份变成三份吗，那我必须要说几句了。】

【太贪心可是会要人命的，青子。】

有珠保持着自己威风凛凛的姿势没有动。

两个人就这样长时间无言的对峙着。

咯叽，青子懊恼的咬了一下牙。

这样下去的话，必然要在还没和外敌对决的情况下，先去面对同伴关系的破裂。

……再加上。

不管怎么想，不对的都是自己。

【……………………唉】

青子“切”了一声，承认了自己的败北。

【虽然挺窝火的，有珠拿六份，我四份，就这么说定了哦。】

青子不情愿的妥协了，有珠满足的点了点头。

【哦，再有。虽然房主是我，毕竟是青子把他招进来的。作为交换，收房租也是你的工作。】（渣卡注：你俩费半天劲说的是房租吗？）

【……行是行。啊-啊，真丢人。这种事情靠炼金术就好了，那样的话，不就不用想这些丢人的事了吗？】

【不是这样的，他也说过，要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了可是很麻烦的。】

有珠的话语里很奇妙的有一股现实的味道，“好吧好吧”，青子这么随便应付着。

两个人很认真的讨论起草十郎住在这里之后，应该缴纳的房租是多少。

魔术师本不应该讨论这些东西。

强逼着草十郎同居，还要强制收取房租。这已经超越欺诈，到了应该称之为暴力的程度了。

【但是，既然这么说，也就表明有珠终于认同他了对吧。】

很好很好，青子感到很满足。

【……还没有认同，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被结界捕捉到是我的责任。

也没法责备青子和他做了约定。】

【……约定，吗？】

回想起游乐园的夜晚，青子仰头看着天花板。

最多不过一周之前的事情，总感觉在那之后和草十郎的缘分变得坚固了不少。

还是说，从初次见面那次开始缘分就已经很坚固了呢。

对没有未来视的青子来说，这是无论怎么预测都无法得知的事情。

【嘛，先不说是缘分还是运气。

那家伙，虽然挺怪的但是个好人呢。】

并没想征求有珠的同意，青子这么自言自语道。

有珠则一脸不高兴的看着她。

可能是刚才的话语里有什么地方让她不满意吧。

【青子，知道那个伤吗？】

【伤……？】

没有细想就说出口了，有珠用细细的手指按住了嘴唇。

不理智的问出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珠也知道这件事不该和别人说，而且这件事是只属于自己的秘密，既不需要去询问也不需要去知道。

【？？】

被问了的青子歪了歪脑袋。

【这样吗？】

感觉心里的那块石头已经放下。

本来那猛然袭来针对青子的反感，这下也烟消云散了。

【——幸福的人。】

就这样，

没有说幸福的人是谁，有珠把已经冷掉的红茶送入口中。

然后，那可爱的脸庞做了一个很苦的表情。

【……难喝。】

无情的把茶杯放回到地板上。

少女的黑衣庄严的随着身体摆动。

菜鸟级别的红茶有珠只喝了一口，就走到客厅去了，纯粹只是想去换个口味。

目送有珠离开之后，青子犹豫的把留下来的茶杯拿在手中。

虽然放着不管也行，但草十郎泡的茶被有珠这么批评的，果然还是有点在意。

小小抿了一口之后，青子静静的把茶杯放了回去。

【……所以说用茶包啊，那个白痴。】

和有珠一样，青子做了一个很苦的表情，小声的抱怨着。